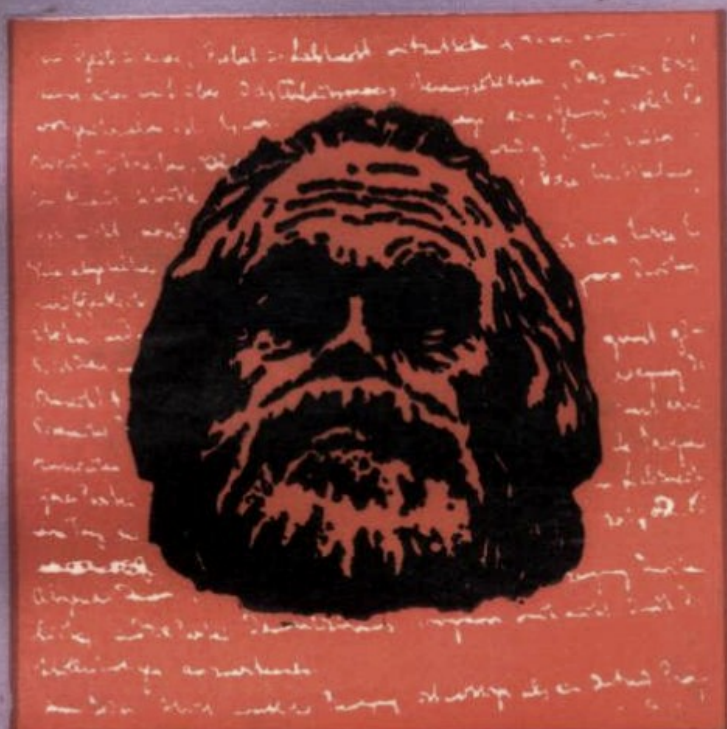




马克思主义 哲学史

上册

黄植森 施德福 宋一秀 主编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

B1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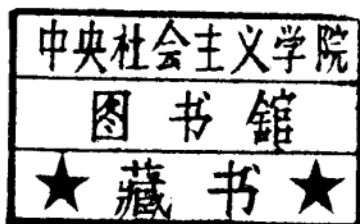
071810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上册

黄楠森 施德福 宋一秀主编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受国家教育委员会委托，由北大哲学系编写的一部高等学校文科教材。全书分上、中、下三册，共约一百万字。本书比较全面、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线索，比较全面、客观地评价了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及其战友、学生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主要代表人物的理论贡献、历史意义和局限性。

上册，主要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19世纪在欧洲传播和发展的情况，以及马克思的战友和学生狄慈根、梅林、考茨基、拉法格、拉布里奥拉等人的哲学思想。

高等学校文科教材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册)

黄楠森 施德福 宋一秀主编

责任编辑：苏 勇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6.25印张 400千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8年2月第二次印刷

印数：8,101—14,100册

ISBN 7-301-00362-3/B-034

定价：3.55元

前 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三卷本）是作为高等学校文科教材编写的。五年前我们就有一个编写马哲史教材的计划，经过五年的努力才写出这部书，我们既感欣慰，也深感学术事业的艰辛。

北京大学哲学系把马哲史作为一门科学来建设，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是在1972年，在周恩来同志号召大学恢复系统学科学习的时候，哲学系的几个同志集中在办公楼从事马哲史研究，写成了到斯大林为止的马哲史初稿，约五十万字，并油印征求意见。这个稿子不久经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研究所（当时在北大哲学系）的同志们修改后，第二次油印。1975年在这个稿子的基础上，在有关教师指导下，应届工农兵学员撰写了马哲史第二稿。1977年我国恢复高考和四年制正规大学教育，我系于1980年成立马哲史教研室，并为1977级本科生开设马哲史课程，这是我系开设马哲史课程的开始，后来又为马哲史专业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开设了马哲史研究课。开设马哲史课后不久，我系就计划着手编写马哲史教材。1985年这个计划被列入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文科教材编写计划之中，并被批准为文科博士点科研项目。目前这个教材可以说是我系教师在这几年的马哲史教学工作的基础上写出来的，也可以说是这几年的马哲史教学工作的总结。

不仅如此，这个教材也是同我国理论界近些年来马哲史研究活动分不开的。1979年开始，我系部分教师参加了我国第一本马哲史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的研究、编写和统稿工作，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学会组织的学术活动，1983年开始又参加了国家重点科研项目《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八卷本）的

研究和编写工作，以及其他学术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系教师打开了眼界，增长了知识，受到了启发，并把他们在这些活动中学到的东西吸收到他们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之中。这个教材也可以说是我系教师这几年马哲史科研工作的总结。

在这些教学和科研活动中，我们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是历史的产物，其本身也有一个产生与发展的历史。我们决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看成是超越历史、不受历史局限的一成不变的东西。它曾经是过去时代精神的精华和革命人民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发挥了无与伦比的巨大的作用，在今天，它要继续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和革命人民的思想武器，发挥更大的作用，就得反映现时代的特点和社会实践的呼声，以新的内容和形式来改变、丰富和发展自己。要完成这一任务，研究它的历史就成为一个必要的前提。这就是马哲史近年来在我国受到理论界的普遍关注而日益兴旺起来的主要原因。

作为文科教材，马哲史应该全面、系统、正确地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和发展的历史，既充分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发展线索，又恰如其分地评价它们的理论价值、历史意义和历史局限。只有这样的教材才能使学生深刻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树立起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信念。大家知道，这在过去是难以做到的，近年来，由于“双百”方针的认真贯彻，这已有可能做到了。我系教师在编写过程中，主观上力图写出一本真正科学的马哲史，但我们清楚，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究竟作到了几分，只能由广大读者和同行们来评定。

按例，教材均须专家审定。这次我们没有象过去那样召开审稿会，而是采取了书面审查的办法，另外也召开了一次由北京地区部分专家、学者参加的小型座谈会。审稿的同志们非常认真，有的同志写了长达二、三十页的书面意见。提供书面意见并参加座谈的同志有：李唯一、林伯野、庄福龄、徐琳、靳辉明、陈先达、张懋泽、崔自铎、杨春贵、马泽民、于良华、王卫国、苏厚重、

李醒民等，提供书面意见的同志有：张维久、张念丰、祝大征、鲁修文、杨瑞森、王复三、李茂、孟宪鸿、王荫庭、雍涛、金顺尧、金邦秋、余源培、商英伟、李辛生等，这里让我们对这些同志表示诚挚的谢意。在研究这些意见之后，各章作者进行了修改，最后由黄楠森、施德福、宋一秀统稿和定稿，责任编辑苏勇也参加了统稿和定稿工作。

本书各章的作者是：绪论、第十三章，黄楠森；第一、二、三、四章，赵常林；第五、六章，施德福；第七章，施德福、余其铨；第八、九章，余其铨；第十、十一、十五章，夏剑勇；第十二章，陈志尚、莫立波；第十四章，张翼星；第十六章，易杰雄、莫立波、王东、刘玉昕；第十七、二十章，宋一秀；第十八、十九章，许全兴；第二十一、二十二章，陈战难。

在编写的过程中，我们深感马哲史中需要重新深入研究的问题很多，审稿的同志们提出的宝贵意见中有一些我们一时还未能做到，统稿和定稿的工作也不能令人完全满意，本书的缺点和错误肯定不少，希望广大读者和专家们提出批评意见。

本书主编

1986年12月31日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条件	(9)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	(9)
一 19世纪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提出了重新认识 历史的任务	(9)
二 产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为正确地认识 历史提供了可能	(12)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13)
一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13)
二 自然科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15)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17)
一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	(17)
二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	(18)
三 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19)
四 黑格尔的历史观	(20)
五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21)
第四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创始人	(23)
一 马克思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23)
二 恩格斯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26)
简短的结论	(27)
第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转向费尔巴哈	(29)
第一节 批判宗教,论证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29)
一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	(29)

二	马克思为什么要考察古希腊晚期哲学	(31)
三	“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和黑格尔	(33)
四	“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	(40)
第二节 转向现实, 批判书报检查制度和林木占有者		
	对贫苦人民的迫害	(42)
一	马克思转向报刊工作, 直接干预社会现实生活	(42)
二	马克思思想的新进展	(44)
三	应该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这些新思想	(51)
四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和黑格尔	(56)
第三节 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 提出市民社会决定		
	国家的思想	(57)
一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研究	(57)
二	马克思思想的新进展	(58)
三	应该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这些新思想	(64)
第四节 区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诉诸人本主义和		
	无产阶级	(68)
一	《德法年鉴》的筹备和创办	(68)
二	马克思思想的新进展	(72)
三	应该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这些新思想	(80)
第五节 恩格斯转向黑格尔主义, 批判专制制度		
一	转向黑格尔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	(81)
二	在与谢林的论战中, 捍卫和继承了黑格尔哲学中的 革命因素	(87)
三	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 批判德国专制制度	(90)
第六节 恩格斯转向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		
	政治经济学	(92)
一	看到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作用	(93)
二	认识无产阶级, 转向共产主义	(95)
三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100)
四	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103)
简短的结论		
(105)		

第三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

主义 (107)

第一节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创立异化

劳动学说 (107)

- 一 批判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写作《1844年
经济学哲学手稿》 (107)
- 二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及其规定 (111)
- 三 异化劳动学说是当时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础 (113)
- 四 关于异化劳动学说的评价 (123)
- 五 异化劳动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128)

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

意识哲学, 建立新世界观的基础 (132)

- 一 为什么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 (132)
- 二 批判自我意识哲学, 揭露思辨唯心主义的
认识论根源 (135)
- 三 与青年黑格尔派在其他重要问题上的分歧 (140)
- 四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评价 (146)

第三节 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阐述

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149)

- 一 评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 提出
生产力是人类发展的承担者 (148)
- 二 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阐述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149)

第四节 恩格斯深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走向

历史唯物主义 (154)

- 一 英国的产业革命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155)
- 二 产业革命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157)
- 三 总结英国工人运动经验, 揭示英国工人运动的
发展趋势 (158)

简短的结论 (160)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问世(161)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

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创立唯物史观(161)

一 对物质生产的科学认识(162)

二 对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的揭示(164)

三 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的批判(172)

第二节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进一步阐发历史

唯物主义(175)

一 为什么要批判蒲鲁东(175)

二 批判蒲鲁东，进一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180)

第三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马克思主义哲学

问世(187)

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
产物(187)

二 《共产党宣言》表现了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
最彻底的唯物主义(188)

三 《共产党宣言》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193)

简短的结论(196)

第五章 唯物史观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巴黎公社时期的

运用、验证和发展(197)

第一节 1848—187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基本

特点(197)

第二节 唯物史观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运用、

验证和发展(199)

一 深刻分析社会革命的根源，验证和丰富了生产力和
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202)

二 阶级斗争理论的新概括(206)

三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208)

四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	(215)
第三节 巴黎公社经验对唯物史观的验证和发展	(219)
一 必须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政权代替被打碎的 旧国家机器	(220)
二 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 首创精神	(222)
简短的结论	(224)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资本论》中的运用、

验证和发展	(227)
第一节 《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及其意义	(227)
一 《资本论》创作的准备	(228)
二 《资本论》创作和第一卷出版	(229)
三 《资本论》创作的完成和第二、三卷出版	(230)
第二节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验证和 发展	(232)
一 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精辟概括	(232)
二 《资本论》在验证唯物史观中的独特作用	(235)
三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验证和发展	(238)
第三节 《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	(252)
一 《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	(252)
二 《资本论》中科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255)
三 《资本论》中关于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 同一的思想	(266)
第四节 《资本论》对唯物辩证法一般原理的阐发	(269)
一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	(270)
二 关于质量互变规律	(272)
三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	(274)
四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若干范畴	(275)
第五节 《资本论》中的系统性原则	(279)
一 整体性观点	(280)

二 系统等级结构观点	(281)
三 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观点	(283)
四 动态平衡和发展的观点	(286)

简短的结论	(287)
-------------	-------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系统阐发..... (289)

第一节 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 捍卫和发展历史

唯物主义	(290)
------------	-------

- 一 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 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
国家学说
- 二 批判拉萨尔主义, 提出“过渡时期”的理论和
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
- 三 批判“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 丰富和
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第二节 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第一部

重要著作——《反杜林论》	(308)
--------------------	-------

- 一 揭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 阐明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
学说的理论基础
 - 二 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论”, 全面阐发辩证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
 - 三 批判杜林在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阐发认识发展的
辩证法
 - 四 批判杜林的唯心史观, 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
原理
 - 五 批判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和攻击, 阐明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 六 《反杜林论》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想
- ### 第三节 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系统阐述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 一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二	7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 哲学概括·····	(354)
三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论述·····	(359)
	简短的结论·····	(370)
第八章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373)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研究。《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对唯物 史观的贡献·····	(375)
一	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	(376)
二	揭示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378)
三	论述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	(383)
四	阐明国家的起源、本质及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386)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产生后40年哲学斗争的总结。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	(390)
一	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391)
二	首次明确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原理·····	(399)
三	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详尽阐述历史唯物 主义的基本原理·····	(408)
第三节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历史发展辩证规律 的阐发·····	(412)
一	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全面论述·····	(413)
二	阐明社会意识的本质和作用·····	(416)
三	论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合力·····	(418)
四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也是科学的 方法论·····	(421)
	简短的结论·····	(424)
第九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贡献·····	(427)

第一节	狄慈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428)
一	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论述和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	(430)
二	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的论述和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	(433)
三	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论述和对不可知论的批判	(438)
四	在同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提出哲学党性原则	(443)
五	狄慈根哲学思想中的混乱和错误	(445)
第二节	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450)
一	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批判	(452)
二	批驳资产阶级的各种谬论,捍卫和论证历史唯物主义	(456)
三	对哲学史的研究和著述	(461)
四	梅林在理论研究中的缺陷和错误	(464)
第三节	考茨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466)
一	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解释	(468)
二	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471)
三	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473)
第四节	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477)
一	批判唯心史观,论证唯物史观	(480)
二	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论述思想观念的起源	(484)
三	批判新康德主义和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	(489)
第五节	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491)
一	论述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本质	(492)
二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	(495)
三	阐述历史辩证法的思想	(498)
四	论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501)
	简短的结论	(502)

绪 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史，顾名思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和发展的历史，它必须反映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及其各个原理的提出、丰富、修正的过程，但作为一门科学，它不能停留在对历史线索的叙述上，而要去揭示历史发展中的规律，换言之，它应该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然而，这不是马哲史的主要特点，因为任何一门历史、一门思想史、一门哲学史，作为科学，都应该揭示历史发展中的规律，都应该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那么，马哲史区别于其他哲学史的主要特点有哪些呢？

马哲史的主要特点之一是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即哲学发展史与革命发展史的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作为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哲学反映而产生和发展的，又是作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指导思想而产生和发展的，因此，马哲史与无产阶级革命史（包括建设史）有着密切的联系。马哲史离不开革命史，二者大体上是同步前进的。革命史是马哲史的历史背景中的主要因素，马哲史著作不能不用相当篇幅来谈论相应的革命形势，这是必要的，否则就失去了马哲史的根基，但马哲史毕竟不同于革命史，也不同于综合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它的任务仍然只是重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和发展的过程。因此，在马哲史中，理论发展与实践发展的统一是相对的。

马哲史的主要特点之二是以革命领袖作为马哲史的主要代表人物，马哲史的主要内容是他们的哲学思想的发展，这一特点是由第一个主要特点派生出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等人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成为马哲史研究的主要对

象，是毫不为奇的。但是，马哲史的内容不能限于他们的哲学思想，它不仅应当包括其他革命领袖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而且应当包括职业哲学家的哲学著作和哲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门科学，作为一个完整严密的科学体系，其建立、发展和传播无疑离不开职业哲学家的劳动，正因此，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个职业哲学家的庞大队伍便应运而生。这个队伍的任务不仅在于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而且在于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系统化、精密化，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这一任务不应要求革命领袖来完成。因此，完整的马哲史理应包括职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所做的贡献。

马哲史的主要特点之三是坚持与发展的统一，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过程不是一种哲学取代另一种哲学，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容和形式经历着改变、丰富、深化。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以前的西方哲学史还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的西方哲学史，都是一个学派取代另一个学派的历史，自古皆然，于今为烈。有人认为这正是西方哲学优越之所在，我国哲学发展也应走这条路。但是，这并不是科学发展的道路，如果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话，它的发展自然不会如此。一门科学在形成以前的历史，即前科学史，往往如此，一种学说推翻前一种学说，又准备被另一种学说所推翻，因为它们都是一些假说，在实践中得不到证实，最终的命运只能是被推翻（当然，它们不会毫无学术价值）。但一门科学在形成以后就不可能被推翻，它当然会发展，即被修正、被补充、被限制或扩大其作用的范围，等等。改变也许小，也许大，也许很大，但其根本的东西不会被否定。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门科学，也具有一般科学具有的这种特点，它总是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与其他哲学的发展不同的，而倒是与其他科学的发展相同的。

马哲史的主要特点之四是以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作为主要内容，辩证唯物主义实际上包含自然辩证法和认识

论的内容，这是由一些历史情况和哲学的性质造成的。作为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以历史观为其特别突出的内容，而由于无产阶级革命是历史上唯一由科学理论指导的自觉的革命，认识论自然成为另一个特别突出的内容，但是，哲学毕竟是世界观，而历史观与认识论又得以世界观为指导，因此，辩证唯物主义与自然辩证法也成为特别突出的内容。如果我们把辩证唯物主义看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内容，那么，自然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和认识论就是它的主要的分支，因此，马哲史主要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但是，显然，马哲史决不能限于此二者，其他哲学分支如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学、政治学、哲学史学等等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们经常探讨的问题，尽管各个分支学科都可以有其专科史，但综合性的马哲史也不能不包括这些分支学科的历史。

马哲史的主要特点之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同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几乎是同步进行的，这是由它与科学的相互依存的关系决定的。情况当然是很复杂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未必承认这一点，甚至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也未必承认这一点，但不能因此而否认这种关系。所谓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严格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因为它也是一种科学。它既不是自然科学，也不是社会科学，而是以二者为基础的第三种科学。作为一种科学，它与其他科学在性质上是相同的；作为最一般的科学，它与其他科学在一般性的程度上是有区别的。正因为它具有最一般的性质，所以它对一切科学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有人抗议说，这是往自己脸上贴金，西方的伟大科学家有几人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自己的研究呢？是的，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没有自觉的世界观，甚至有自觉的唯心主义的世界观，而这种状况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作出伟大的贡献，反之，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国家却多次出现过科学研究上的严重失误。但是，这些事实只能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

学关系的复杂性，而决不能否定它们之间的根本关系。试问，有那一个严肃认真的科学家在他的研究中不自发地或自觉地遵循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基本原则呢？又有那一个科学家违反了这些原则而不导致失误呢？当然，应该指出，一个科学家即使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也不能绝对地保证在研究中不发生失误，因为这里还有个理论与实际结合得怎样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科学的这种相互依赖关系（哲学以科学为基础，科学以哲学为指导）从整体说也是相互促进、相互推动的关系，这就导致哲学和科学的发展大体上同步的现象。

马哲史可能还有其他的特点，但以上特点已足以把它和一般哲学史区别开来。马哲史的分期，由于以上的特点，也区别于一般哲学史。一般哲学史的分期无疑大体上是与经济史、政治史、科学史的分期一致的，但差别比较大，而马哲史的分期则与这些史的分期差别比较小，特别是很难与无产阶级革命史的分期区别开来。但它毕竟是哲学发展的分期，因而又不可能与革命史完全一致。对于大的阶段的区分来说，马哲史与无产阶级革命史难以区分开来。而对于细小的阶段的区分来说，马哲史与无产阶级革命史则不是完全一致的。

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无论在生产史、经济史、政治史、革命史、科学史、马克思主义史上都是一个分水岭，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也是一个水分岭。在世纪之交以前，生产上占领导地位的是以蒸气机为动力的机器生产，在经济制度上自由资本主义达到了发展的高峰，政治上资产阶级建立了稳定的统治，科学上以牛顿力学为理论基础的自然科学占据着支配地位，马克思主义自40年代创立以来在西欧各国广泛传播并深入发展。在世纪之交后，世界生产逐步进入电力化和自动化的高度，自由资本主义逐渐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和平”发展为帝国主义国家间的激烈争斗和无产阶级的革命风暴所代替，马克思主义进入它的新阶段——列宁主义，并向世界各个地区普遍传播，

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已成为现实问题，在科学史上，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逐渐占领支配地位。在马哲史上也是这样。世纪之交前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系统化和在西欧各国传播和发展的时期，世纪之交后，随着整个形势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它不仅向世界各地广泛传播，而且要总结、概括新的实践经验和科学成果来丰富自己，还要进行体系建设，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自己的完整严密的新的科学体系。前一时期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841—1848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阶段，二、1848—1871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欧洲革命运动和政治经济学研究中运用和发展的阶段，三、1871—1900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和进一步传播和发展阶段。这三个阶段同欧洲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分期基本上是一致的。后一时期也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1900—1917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无产阶级革命中运用和发展并向全世界传播的阶段，二、1917—1945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次在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支持和影响下进一步传播和发展的阶段，三、1945年以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真正进入建设科学体系并在西方各国得到重新重视和研究的阶段。这三个阶段同世界历史的分期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把这些阶段分为更小的阶段，马哲史的分期与经济政治历史的分期就不一定一致了。例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如果还要分期的话，只能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及其思想的演变线索为标准，这种分期就不一定与历史的分期一致。到了20世纪，情况又远比19世纪为复杂。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和苏联的传播和发展诚然占居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但它在世界各国都有其传播和发展的历史。这些历史过程除了对各国大体都可以区分为上述三个大的阶段而外，更小的分期当然是不可能一致的，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4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在各国均具有自己的特点，其分期更是千差万别。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无疑也有其特色和特别的分期，而这对于我们具有十分重大的意

义，我们自然应予以细致深入的探讨和叙述。总之，马哲史的分期与其他种种历史的分期，是既有一致又有差别的。

关于马哲史的主要特点和分期存在着意见分歧，这一方面是由于关于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意见分歧，另一方面是由于马哲史本身作为一门科学，起步较晚，特别是在我国，它真正被作为一门科学来研究、建设和讲授是最近十年来的事情。马哲史也有其萌芽、创立和发展的历史。

应该说，最早谈论马哲史问题的人就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都论述过他们的哲学思想与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思想的联系与区别，例如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恩格斯的《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都谈到过。后来梅林、普列汉诺夫、列宁和其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都谈到过马哲史问题。把马哲史作为科学来建设，作为系统课程来讲授，在苏联始于50年代。苏联在50年代开始出版的《哲学史》

（多卷本）即以马哲史作为主要内容。我国第一本系统叙述马哲史的著作是1981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稿》。近年来，各综合大学和师范院校已普遍开设马哲史课程，学术界出版和发表了大量关于马哲史的著作和论文，马哲史的学习和研究受到广泛的重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兴旺发达的局面呢？这是由马哲史的特点以及时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哲史的需要决定的。

首先是理解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由于教条主义和个人迷信的影响，过去有的人往往把历史上提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看成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东西，而不把它们看成历史的产物，看成是随着历史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这些思想于是变成了抽象的教条和百分之百的真理。这种情况妨碍我们正确理解，尤其妨碍我们正确评价这些思想。而马哲史则告诉我们，任何人的著作及其思想都是时代的产物，都带有时代的烙印，从以后的时代来看，都是有是非得失可言的，都是可以评价的，因此，只有把它们摆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我们才能如是地理解它们，恰

如其分地评价它们，而避免过去那种食古不化的教条主义。

其次是建设、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同任何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要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的，不仅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有一个建设问题，那么，怎么样进行建设和发展呢？有两种作法：一种作法是：完全否定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及其思想，认为它们是过时的陈腐的东西，只能用“现代的”全新的思想体系来取代它们，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另一种作法是：对过去的著作和思想进行具体分析，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既然是一门科学，其基本观点是决不会陈腐过时的，至于那些需要补充，那些需要修正，那些需要抛弃，只能以现时代的社会实践为标准加以判定。这就是说，建设、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坚持统一起来，不学习和研究马哲史就做不到这一点。马哲史对历史上的著作和思想作了系统的描述，对其历史局限性和普遍性作了适当的评价，这就为我们在今天应该坚持什么、发展什么、怎样建设，提供了历史的依据。仅仅历史的依据当然是不够的，更重要的依据是时代的变化、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整个人类文化包括各种哲学的发展，但如果忘记过去的成就，忽视马哲史中的经验教训，我们就会在发展中迷失方向，犯“左”或右的错误，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设和发展产生更大的曲折，甚至倒退。

第三是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社会实践是检验一切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也是检验一切哲学的真理性的标准。各种哲学的是非，当远离社会实践进行纯理论的争论时，往往是难于判明的，但一旦用它们来指导我们的实践活动时，其是非利钝便昭然若揭。不管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在理论上有多少缺点和问题（这些缺点和问题当然是应该改正和解决的），它仍然是指导我国整个社会主义建设，包括物质文明建设、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不可代替的哲学基础。它的指导在过去和现在是有成效的，将来也会是有成效的。马哲史既然为理解和评价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需，既然为建设、发展和坚持

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必需，对于正确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于社会实践当然也是不可少的。还应该特别指出马哲史对于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

马哲史不仅对于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精神文明建设有意义，它本身就是精神文明建设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的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它的世界观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因此，建设精神文明包括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史。

没有一种作为理论体系的哲学有马克思主义哲学这样长的历史，没有一种哲学拥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有那样多的信奉者，没有一种哲学在社会实践和人类历史中发挥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发挥过的那样大的作用，它之所以能如此，因为它是一门科学。马哲史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胜利前进的历史，当然，它在前进中也有曲折，有成功，也有失败，但它不会最终失败，成为单纯的历史陈迹。它将发扬光大，日趋完整，日趋严密，不断增强其科学性，不断扩大其实践的威力。它生机勃勃，方兴未艾，它的历史的主要篇章不在过去，而在将来。我们相信，若干年后，当我们的后代重新编写马哲史的时候，人们将看到更加辉煌灿烂的篇章。

第一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

产生的条件

象任何理论思维（包括哲学）都是时代的产物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它所处的时代的产物。具体地说是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阶级斗争的产物，是批判吸收包括自然科学成果和社会科学成果在内的整个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结果。正如毛泽东所说：“由于欧洲许多国家的社会经济情况进到了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阶段，生产力、阶级斗争和科学均发展到了历史上未有过的水平，工业无产阶级成为历史发展的最伟大的动力，因而产生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宇宙观。”^①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

哲学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从来都有其产生的经济、政治条件。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它的产生，是以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和由此造成的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为基本前提的。

一 19世纪欧洲经济、政治的发展， 提出了重新认识历史的任务

18世纪中期，英国开始产业革命，工厂制度逐步代替工场手工业。到19世纪30年代末，大机器生产首先在棉纺织和其他一些轻工业部门占了优势，到了40年代，在轻纺工业和重工业的不少部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1967年横排本，第275页。

门已相当普遍地实现了机器大生产，完成了产业革命。继英国之后，法国也发生产业革命，特别是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的产业革命发展迅速，到19世纪在轻纺工业和重工业的不少部门，也采用机器生产了。德国比较落后，资本主义生产出现得比英法两国晚，1834年关税同盟之后，大工业生产才比较快地发展起来。但马克思恩格斯的故乡莱茵省，由于和英法毗邻，受它们的影响，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19世纪20年代就采用了机器生产，建立了工厂制度。

产业革命改变了人与自然的关系，大大提高了人们改造自然的能力，同时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扩大了人们之间的社会联系。

产业革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结果就是形成了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以及它们之间的对立、冲突和斗争。

产业革命使农村自给自足的经济瓦解，使工场手工业破产，使大批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变成工厂中的工人。同时形成了雇佣工人的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对这两个阶级的影响是不同的，它提高了生产能力，缩短了工人的必要劳动时间，给资产阶级提供了愈来愈多的财富，形成了财富在资产阶级方面的积累。同时，它却使工人除了劳动力之外丧失了一切，不得不靠出卖劳动力生活，受竞争规律支配，生活日益贫困，劳动条件日益恶化，形成了穷困、劳动折磨、奴隶状态、无知、粗野和精神颓废等等在工人阶级方面的积累。恩格斯对此作了专门的研究和极其生动而深刻的揭露。^①

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成了社会上最严重的问题，可是资产阶级却不敢正视，他们散布关于资本与劳动一致、自由竞争必将带来普遍协调和全民幸福等谎言来掩盖真相。他们完全丧失了革命精神，热衷于发财致富。他们活着就是为了赚钱，除了快快发财，他们不知道还有别的幸福，除了金钱的损失也不知道还有别的痛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69—587页。

苦。恩格斯曾说过这样一件事，他说：“有一次我和这样一个资产者在曼彻斯特街上走，和他谈到工人区的恶劣的不合卫生的建筑体系，谈到这些地区的可怕的居住条件，我说我还没有看到过比曼彻斯特建筑得更坏的城市。他静静地听完这一切，在走到拐角上和我告别的时候，他说：‘……但是在这里到底可以赚很多钱。再见，先生！’”^①这件事很典型的表现了资产阶级唯利是图，对工人的死活无动于衷的丑恶嘴脸。

资产阶级剥夺了工人的一切，使工人阶级处于极为悲惨的境地，但它却不能剥夺工人的思考能力，生活贫困化促使工人阶级去思考、去学习，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利益与资产阶级利益的对立，激起他们对资产阶级的仇恨，推动他们去反抗资产阶级。

工人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斗争经历了一个从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的过程。工人阶级第一次反抗资产阶级是在产业革命初期，即工人用暴力反对使用机器的时候。这种斗争的目的仅限于改善劳动条件，斗争的范围仅限于一个工厂、车间等，是有局限性的。它表明工人的觉悟还不高，还处在自在阶段。但这种斗争也是宝贵的，因为对资本家的憎恨心情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都是促使工人产生自卫要求的第一个推动力。后来，工人阶级就从砸毁机器，要求改善劳动条件，发展到成立工会、组织罢工、进行经济斗争。斗争激烈，常常发生暴力冲突。这种斗争表明，工人已经认识到资产阶级的统治是建立在工人彼此间的竞争上，看到了团结的必要，它是工人想消灭竞争的第一次尝试。它不仅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善工人的状况，而且还使工人进一步认识到资产阶级国家及法律的性质。恩格斯说：“罢工是工人的军事学校，他们就在这里受到训练，准备投入已经不可避免的伟大的斗争中去；罢工是工人阶级各个队伍宣告自己参加伟大的工人运动的宣言。”^②正是罢工斗争使工人阶级认识到法律是资产阶级为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12页。

阶级准备的鞭子，促使工人阶级从经济斗争走向政治斗争。1836年英国工人阶级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宪章运动首先向资产阶级的政权进攻，向资产阶级用来保护自己的法律围墙进攻。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广泛的真正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它说明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了。

法、德等国的工人也经历了由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过程。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工人两次起义，就由“工作不能生活，毋宁战斗而死”发展到争取民主共和国。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直接对准私有制和产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事实戳穿了资产阶级所散布的关于资本与劳动的利益一致的谎言，工人阶级的斗争要求重新认识历史。

二 产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 为正确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

产业革命所造成的经济政治条件，使阶级关系简单化，使阶级斗争、政治斗争与经济关系、物质生产的联系更清楚地表现出来，使历史的动因和它的结果之间的联系更清楚地表现出来，为正确地认识历史提供了可能。只有在这时人们才能揭示历史的动因，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恩格斯说：“在以前的各个时期，对历史的这些动因的探究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和自己的结果的联系是混乱而隐蔽的，在我们今天这个时期，这种联系已经非常简单化了，因而人们有可能揭开这个谜了。”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而从1830年起，在这两个国家里，工人阶级即无产阶级，已被承认是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当时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

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①对于这些阶级的产生，从前大规模的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起源，似乎还可以（至少首先是）归于政治原因，归于暴力掠夺，但是这对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来说就不行了。在这里，显而易见，这两个大阶级的起源和发展是由于纯粹经济的原因。同样，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也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总之，产业革命所造成的政治经济条件既提出了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要求又提供了认识历史发展规律的可能性，它们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得以产生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条件。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自然科学基础

哲学是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每一种哲学都必不可免地直接或间接接受它所处时代的自然科学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哲学也不例外，它也有自己的自然科学基础。

一 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

近代自然科学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起来的，它经历了两个阶段。从15世纪到18世纪它处于搜集材料的阶段，其研究方法是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把自然界的各种过程分成一定的门类，把事物当作既成的东西来了解，确定它是什么，而不是把它当成有生有灭的东西来理解，不是研究它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当时较发展的是力学。自然科学的这种状况给人们留下了孤立、静止、片面看问题的习惯，反映到哲学上就形成了形而上学的世界观。这时自然科学虽然有局限性，但它对自然界的细节认识深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246页。

了，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为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正确认识世界奠定了基础。

19世纪的自然科学本质上是整理材料的科学，是关于过程，关于事物的发生、发展，关于把这些自然过程结合为一个伟大整体的联系的科学。研究植物机体和动物机体中过程的生理学，研究单个机体从胚胎到成熟的发育过程的胚胎学，研究地壳逐渐形成过程的地质学都是19世纪产生或发展起来的。19世纪自然科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是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和生物进化论。早在17世纪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就有了能量守恒的基本思想，他指出，运动可以传递，而运动量是不灭的。1842年德国科学家迈尔和赫尔姆霍兹，以普遍的形式从理论上表述了这个规律。迈尔认为，力本质上就是因，由于因是不可灭的和转化为果的，所以可以推论力同样也是不灭的和可以相互转化的。赫尔姆霍兹认为，热和其他类型的能，其本身都是机械运动的各种形式，机械能守恒，所以宇宙总能量是常数。英国科学家焦耳通过试验把能量守恒和转化作为一个精确的、严格的科学定律确定下来。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告诉人们，在运动的转化中，失去一种质的运动的一定量，必定产生另一种质的运动的相当的量。运动在量上和质上都是既不能凭空产生，也不能凭空消灭，它揭示了整个自然界中各种运动形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物质统一性。

细胞学说是耶拿大学的植物学教授马提阿斯·施莱登和卢万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泰奥多尔·施旺提出的。施莱登于1838年宣布细胞是一切植物结构的基本的活的单位和一切植物借以发展的根本实体。施旺于1839年把细胞说扩大到动物界，他认为，有机体的基本部分不管怎样不同，总有一个普遍的发育原则，这个原则便是细胞的形成，一切有机体都以单一细胞开始有生命，并以其他细胞的形成而发育着。细胞学说指明，所有的动物和植物都是由细胞按着一定规律分裂、增殖的结果，而细胞本身的成分则是无机物。细胞学说既揭示了整个生物界的相互联系，也说明了有

机界和无机界的联系。

18世纪末德国、法国和英国都出现了各种不同形式的生物进化学说。德国自然哲学派就认为生物物种是世界精神在各个阶段的物质体现。法国的拉马克认为动物物种是一个接一个递传下来的，动物凭借一种内部的扩张力和从环境获得的遗传下来的新特性而进化着。英国的伊拉斯谟·达尔文认为生物为了维持生存或者为了争夺雌性而发生变化。后来，华莱士和查理·达尔文都得出生物通过自然选择而进化的结论。1859年查理·达尔文发表了《论通过自然选择或生存斗争中保存良种的物种起源》，标志着生物进化论问世。生物进化论指明，世界上各种不同的生物，都是由最简单的蛋白质、单细胞的胚芽长期发展、进化而来的。它揭示了生物界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发展的客观规律。

二 自然科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新世界观时还没有系统地研究自然科学，这不等于说他们不了解当时自然科学的发展情况，也不等于自然科学的成就对他们创立新世界观没有影响。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明确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是一本打开了的关于人的本质力量的书”^①。自然科学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为人的解放作准备，自然科学和关于人的科学是一门科学，自然科学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恩格斯在《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中也明确指出，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因此它们便一方面和哲学，另一方面和实践结合起来了。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启蒙时代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和实践的结合就是英国的社会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命，这里所说的社会革命就是产业革命。恩格斯在列举了一系列科学技术发明之后说：“这些发明使社会的运动活跃了起来。它们的最直接的结果就是英国工业的诞生”^①，“使用机械法和普遍应用科学原理是进步的动力”^②。

当时自然科学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影响，一是通过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哲学，一是通过产业革命。

自然科学对黑格尔的哲学是有重大影响的，在黑格尔的著作中有一个广博的辩证法纲要，黑格尔懂得：要从自然界和历史中举出最恰当的例子来确证辩证法规律。马克思和恩格斯熟知黑格尔，非常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不能不从中间接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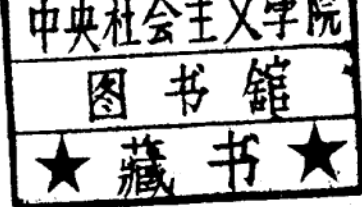
自然科学对于产业革命有重大影响，产业革命实际上是自然科学成果在生产上应用的结果。自然科学正是通过产业革命极大地改造了社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极其重视产业革命，他们在研究产业革命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时，不能不间接地受到自然科学的影响。

在19世纪50年代末，恩格斯开始系统研究自然科学。他在70至80年代写作《自然辩证法》，创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和科学方法论，就是以他对自然科学的系统研究为基础的，就是对自然科学知识的概括和总结。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恩格斯明确指出：“由于这三大发现和自然科学的其他巨大进步，我们现在不仅能够指出自然界中各个领域内的过程之间的联系，而且总的说来也能指出各个领域之间的联系了，这样，我们就能够依靠经验自然科学本身所提供的事实，以近乎系统的形式描绘出一幅自然界联系的清晰图画。”^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1—67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1—242页。



第三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

任何哲学理论虽然归根到底由经济所决定，但它的创立都需要以前人的思想为前提，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作为前提。”^① 经济发展对哲学有最终的支配作用，但在哲学本身所限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这种作用就是各种经济影响……对先驱者所提供的现有哲学资料发生的作用。经济在这里并不重新创造出任何东西，但是它决定着现有思想资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而且这一作用多半也是间接发生的”^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也不例外，它也是从一定的思想资料出发的，就是说，它也有自己的理论来源。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来源的主要有：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法国复辟时代的历史学家的历史观，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哲学思想。

一 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历史观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是反对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的战斗唯物主义者，他们在探讨历史发展规律方面作出了可贵的贡献。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是彻底的感觉主义者，认为人的一切感觉、表象和思想都来自周围环境的作用，所以人们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他们便有不同的思想、情感、才能和品德，便成为不同的人，“人是环境的产物”。“人是环境的产物”这一命题，包含深刻的思想，指出了正确的研究方向和行动准则，那就是不应该在人们的观念、思想中寻找历史的动因，而应该在环境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486页。

去寻找历史的动因，要改造社会不能停留于思想而要实际改造社会环境。如果根据这个命题的启示去思想和行动，必将结出丰硕之果。可是事情并非如此。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不懂得人们所处的环境是人们物质生产的结果，而把法律和政治制度看成是人们的环境，这样一来“人是环境的产物”就变成了人是法律的产物，“法律造成一切”。爱尔维修就说：造成各民族的不幸的，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完善。他们也不懂得一定的经济关系、阶级关系决定法律，把法律归结为理性，认为有好的理性就会有好的法律和政治制度，而专制制度常常是人们愚昧无知的产物。愚昧无知就是错误的意见。这样就得出了“意见决定一切”的结论，陷入唯心主义，陷入矛盾之中。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最根本的缺陷是不懂得人们的社会实践，人们是在社会实践中既改变环境也改变人，使环境的改变与人的改变统一起来的。不了解社会实践就不能了解人与环境的辩证统一关系。

二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历史观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探讨历史发展规律时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以圣西门为例，他从来就不大满意把历史看成是偶然性的领域，而是力图通过研究找出历史发展的规律。他说，对现在的任何一种孤立的分析，不管它作得多么巧妙，也只能得出一些极肤浅的乃至完全错误的结论。他要求研究人类过去生活的事实，以便发现社会进步的规律。圣西门在研究人类过去生活的事实时，发现了一个重要现象：产业的发展 and 阶级斗争在历史中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他说：“生产是社会联合的目的，因此指挥生产的人过去和将来总是站在社会联合的领导地位”^①。他认为15世纪以前的欧洲，农业是主要的生产部门，土地是主要的生产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516页。

资料，所以占有土地的贵族，在经济上处于支配地位，也就掌握着政权。后来随着工业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逐渐在经济上占据了支配地位，于是他们就要求把政权从贵族手里夺过来。在路易十一到路易十四统治期间，工业家阶级一直不停地同贵族进行斗争，并且把经济阵地从贵族手中一一夺取过来。法国革命以及在法国革命之后所发生的事件都是新的工业制度和旧的封建制度之间的斗争引起的。这里他用物质生产的演变来说明阶级关系的变化，用阶级关系的变化来说明革命和政权的更迭。这些观点的逻辑的发展应该引导圣西门把生产的规律看成是最后地决定社会发展的规律，并进而实际研究这些规律。可是事情并非如此。圣西门并没有意识到自己思想的意义所在，他没有从生产本身去寻找历史的动因，而是从生产之外去寻找。他认为决定生产的是劳动工具，而劳动工具是人的智慧的产物，产业的发展是人类智慧发展的无条件的结果，并由此走向理性决定一切。他说：“人的理性进步的最高规律——统治一切，驾驭一切；对于它，人只是工具……而且虽然这个力量（即这个规律）出于我们自己，可是我们很少能够脱离它的影响和使它服从我们，正如我们不能按自己的意志去改变那使地球绕日而行的力量的作用一样。我们只能够自觉地服从这个规律，了解它所预定给我们的那个运动，而不是盲目地服从它。……我们世纪的哲学意识所应完成的进步亦正在这上面”。^①他把注意力集中到理性的发展规律上，不认识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也就不能认识理性发展规律，这就使他只能从人的天性出发去说明理性发展规律，结果还是没有超出唯心主义的窠臼。

三 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的历史观

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继承了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些重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99—600页。

要思想。他们的一个重要贡献是看到了财产关系的作用。基佐就认为“为着理解政治制度，应该研究社会中的不同的阶层及其相互关系。为着理解这些不同的社会阶层，应该知道土地关系的性质”^①。但是什么决定财产关系，他们却不能科学地说明，不是把它归结为天性就是归结为征服。他们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看到了阶级斗争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法国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革命是阶级斗争的产物。他说：“在13个世纪的过程中，法国有两种人民：胜利者的人民和失败者的人民。在13个世纪中失败者的人民为着推翻胜利者人民的统治而进行斗争。我们的历史就是这种斗争的历史。在我们的时代里进行了决战，这个决战称之为革命”^②。当时旧制度的代表指责他制造邪恶情绪，他则指出看见阶级斗争没有什么了不起，否认它是令人可笑的。不过基佐对阶级斗争并没有达到科学的认识，他所肯定的只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斗争，而当无产阶级起来反对资产阶级时，基佐则不宣传阶级斗争而宣传阶级和平了。

四 黑格尔的历史观

黑格尔是辩证唯心主义哲学家，他的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形式上是抽象的，内容却是现实的，体系是保守的，方法却是革命的。黑格尔哲学的重要贡献就是他用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历史，从社会现象的发生和消灭去观察它们。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是服从于一定的规律的，他力图揭示这个规律。他不是人的思想、动机上去寻求历史发展的动力，也不满足于用相互作用去说明社会现象，而是努力透过人的思想、动机去寻找历史的发展动力，去寻找决定相互作用的原因。这样的观点无疑比从思想动机出发去说明历史，把历史看成是偶然性事件的堆积要深刻

①②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583页，第2卷，第527页。

得多。黑格尔提出了认识历史规律的任务,但是他并未解决这个任务,他没有找到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因,而是把历史发展的动因归结为绝对观念。这个绝对观念不是别的,正是人的思维过程的抽象表达。黑格尔没有超出唯心主义,他把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所推崇的理性从前门赶了出去,又从后门引了进来。黑格尔哲学虽然是唯心主义的,不能很好地说明历史,但是它还是以抽象的思辨的方式表达了人通过劳动产生的辩证过程。其中还包含丰富的现实内容,有巨大的历史感。当他感到绝对观念对说明历史无能为力时,他就转到现实的历史,求助于社会关系和经济关系。他认为斯巴达衰落的原因在于财产状况的极端不平等;古希腊城市内部“各党派”间的斗争乃是希腊经济发展的结果。他还告诉人们,关于一个民族的宗教观点和在这个民族中间发生的一切解放运动,都必须在这个民族的经济活动中去寻找说明;国家婚姻制度的产生也同人类的经济史密切相联系,“国家的真实起源,国家的第一次建立,同婚姻的确立一起,是完全确实地与农业的发生有关的,因为农业带来了……私有制”^①。恩格斯曾明确指出:黑格尔的“这个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②。

五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

费尔巴哈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者。他批判了黑格尔哲学,认为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实质上是理性化了的宗教,是思辨神学,它和宗教一样都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他用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与黑格尔的思辨哲学对立。他强调思维是人脑的产物,“没有脑的活动,我便不能思维”^③。他指出,人们在思维的时候,感觉不到、不知道脑与思维的联系,但不能由此得出思维本身不是脑的活

① 转引自《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4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95页。

动，“恰恰相反：对我说来，即主观上说来，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非感性的活动，那么，就其本身说来，即客观上说来是物质的、感性的活动”^①。他还强调思维是存在的产物，“思维与存在的真正关系只是这样的：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②。费尔巴哈认为，作为存在的存在的本质，就是自然的本质，自然又是人的根据。可见，他最终是把思维归结为自然，正是在这种思想基础上，他提出：“观察自然，观察人吧！在这里你们可以看到哲学的秘密”^③。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的根本错误就是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他要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正是通过这一颠倒，他否定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他不仅强调思维与存在的统一，思维统一于存在，而且强调人体现了这个统一。他说：新哲学“是思维的人自己。这个人是在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自觉的自然本质，是历史的本质，是国家的本质，是宗教的本质。这个人是在存在的，并且知道自己是一切对立和矛盾、一切主动的和被动的东西、精神的和感性的东西，政治的和社会的东西的实际上绝对同一”^④。这对于正确认识人的活动在历史上的作用，无疑是非常重要的。

费尔巴哈主要的工作是批判宗教神学。他认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了神，人把自己的本质当成了人以外的独立的、脱离人的、支配人的存在，当成上帝、神。所以，费尔巴哈说：“神学的秘密是人类学”^⑤，“人对于上帝的观念，就是个别的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95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5页。

③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5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6页。

⑤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1页。

人对于人类的观念，作为一切实在性或一切完满性的总体的上帝，不是别的，就是为人们所分有的，在世界历史过程中实现的那些人类特性的总体”^①。人把自己的本质给了上帝，人就空虚了、异化了。上帝、神是人的本质异化的表现和产物。费尔巴哈批判宗教就是要恢复人的权威、人的本质。费尔巴哈把神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这样自然而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人们是怎样把上帝塞进自己的头脑的，世俗世界怎么会产生宗教的，这个问题必然引导人们去研究现实，去批判地分析世俗世界，这就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当然费尔巴哈本人并未意识到这一点，是马克思揭示了费尔巴哈思想的内在逻辑，这个逻辑也推动了马克思思想的发展，对唯物史观的创立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新哲学创立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必然会有人来创立它。为什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而不是其他人呢？这与他们的主观条件有关。

一 马克思何以能成为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马克思1818年5月5日生于莱茵省，父亲是一个律师，具有理性主义、宗教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思想。马克思1830—1835年在特利尔中学念书，那里也盛行自由主义启蒙精神，他从小深受父亲和老师的影响。在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一文中就满怀激情地表达了自己追求自由、追求人类幸福的高尚理想。他说：“在选择职业时，我们应该遵循的主要指针是人类的幸福和我们自身的完美……人们只有为同时代人的完美、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33页。

为他们的幸福而工作，才能使自己也达到完美。……历史承认那些为共同目标劳动因而自己变得高尚的人是伟大人物；经验赞美那些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①正是这种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的理想和愿望，使马克思在《莱茵报》时期能关心人民的疾苦，挺身而出为他们辩护，又使马克思在《德法年鉴》时期转到无产阶级立场上，为人类解放而斗争。这是马克思能成为新世界观创始人的第一个条件。揭示历史发展规律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要求，新世界观是历史发展规律在无产阶级头脑中的反映，不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就不能创立新世界观。

面向现实，注意研究事物自身的特殊本质，是马克思能成为新世界观创始人的第二个条件。马克思转向黑格尔之后，就接受了他的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之发展就是事物自身矛盾的展开，应该细心的研究事物自身的特殊矛盾。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明确提出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事物的本质特征，要使事物本身突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②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反对用事物之外的一般理念、逻辑来说明事物，强调要研究事物自身的理念、逻辑，研究事物的特殊性。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正是由于面对现实，注意研究事物自身的特殊本质，才使马克思能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因为事物的规律只能通过具体分析事物的过程引出来。

勤奋好学，勇于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是马克思能成为新世界观创始人的第三个条件。马克思在大学时各科成绩的评语大部分写的是“勤勉”、“极其勤勉”。在短短几年内他先后研究过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学、法律、哲学、历史、社会主义理论、政治经济学等等。总之，在探讨历史发展规律寻求改造世界的方法时所遇到的重大问题他都考察，所涉及的学科他都研究。他能吸取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来丰富和武装自己。正因为如此，他才知识渊博，才思敏捷，发现新世界观，实现前无古人的伟大业绩。新世界观的产生以人类认识史中的优秀成果为前提，它要求有一定的思想资料，不能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没有渊博知识就不能发现新世界观。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证明，马克思深入认识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过程，也就是他不断批判继承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过程。

具有一往无前、彻底革命精神，不怕触犯当权者，不迷信权威，敢于在理论上创新，是马克思成为新世界观创始人的第四个条件。在博士论文的献辞中，马克思就通过对其未来岳父的赞颂，表达了他自己不在倒退着的幽灵所投下的阴影面前畏缩，不被时代上空常见的浓云迷雾所吓倒的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博士论文本身就是对偏见和宗教权威的公开宣战，对自由的呼唤。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为了捍卫真理，撰文直接驳斥莱茵省总督对《莱茵报》的攻击和责难。在《德法年鉴》时期，他明确提出要对旧世界进行无情的批判，不怕自己所作出的结论，不怕触犯当权者。正是有这种彻底革命精神，马克思才能发现新世界观。因为要发现新世界观就必须与传统思想决裂，与反动势力决裂，也必须与自己头脑中的旧思想决裂，这没有彻底革命精神是不行的。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的过程，就是他不断批判旧制度、旧势力、旧理论的过程，也是他不断清算自己的旧思想，在理论上不断创新的过程。

马克思之所以能成为新世界观的创始人的第五个条件，是他能站在他所处时代的最高历史水平上，注视并研究这个时代提出的最重大的问题，这就使他能把握时代的脉搏，跟上时代的步伐，创造出体现时代精神的最高水平的思想。如果马克思不是站在时代的最高历史水平上，而是把眼光局限于落后的德国，那就

不可能在思想理论上有所创新。正如马克思本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说的：“如果想从德国的status quo〔现状〕本身出发，即使采取唯一适当的方式——否定的方式，结果依然要犯时代上的错误。甚至对于我国政治现状的否定，也都成了现代各国的历史储藏室中布满灰尘的史实。即使我否定了敷粉的发辮，我还是要同没有敷粉的发辮打交道。即使我否定了1843年的德国状况，但按法国的年代来说，我也不会是处在1789年，更不会是处在现代的焦点了。”^①

二 恩格斯何以能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始人

恩格斯生于1820年，莱茵省人，和马克思处于同一时代，同一社会条件下。他和马克思一样才气横溢、智力过人、敢于追求真理，有为人类幸福献身的精神。但是他的家庭环境，所受的教育，个人性格特点和经历，又和马克思有很大的不同。马克思出生于律师家庭，父亲深受启蒙思想影响，具有宗教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主义观点，马克思幼年就受到自由思想的熏陶。恩格斯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个虔信宗教的工厂主、精明干练的商人，家里笼罩着保守的和虔诚主义的精神，恩格斯从小就受到这种精神的压抑。马克思性格刚毅，学习勤奋，善于思考，理论思维能力很强，在青年时期一直在学校钻研法律与哲学，精通理论。而恩格斯虽然也勤于学习，善于思考，但他性格活泼，富于想象，热爱生活，积极参加各种体育和社交活动，更长于观察，对新事物非常敏感。他中学没毕业就被迫从事商业活动，投身于社会之中，比较熟悉社会。这一切就使得马克思恩格斯经历了大致相同的思想发展阶段，但是他们达到这些阶段的途径又不尽相同。如果说从事文献材料的研究在青年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454页。

义,他的很多思想主要是通过研究文献材料得出来的;那么,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状况的考察则在青年恩格斯的思想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他的很多重要思想则是通过批判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状况得出来的。正是在英国,恩格斯看到了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作用,认识了无产阶级并转向共产主义的,也正是在英国,他看到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并开始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这些方面恩格斯都先于马克思并对马克思有重要影响。《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表明,恩格斯通过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的分析批判,已经接近得出唯物史观,而他与马克思的合作则使创立唯物史观得以圆满实现。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是有客观条件和历史必然性的,它是社会历史发展和理论思维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正如任何历史必然性都是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通过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实现出来的。表面上看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史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个人思想发展史,实际上它是由历史发展必然性决定的理论思维的发展史,当然这并不排斥马克思、恩格斯主观条件所起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史就是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是历史发展和理论思维发展的内在逻辑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活动、实践活动的统一。



第二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黑格尔 转向费尔巴哈

青年马克思一开始受费希特的主观唯心主义影响，很快转向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但他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经过《莱茵报》时期的参加实际斗争，使他对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产生动摇；通过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日益离开黑格尔唯心主义，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青年恩格斯是在批判宗教过程中通过施特劳斯走向黑格尔主义的，他和马克思一样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黑格尔主义者。到英国之后，在现实的影响之下，日益看到观念不是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力量，并转向了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第一节 批判宗教，论证自我意识的重要性

马克思是在转向黑格尔哲学之后，受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才去考察希腊晚期哲学的。他的博士论文是考察希腊哲学的成果，它表明马克思当时基本上站在黑格尔唯心主义立场上，又大大超过了黑格尔，同时也超过了青年黑格尔派。

一 马克思转向黑格尔

1835年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1836年转到柏林大学，开始学习法律，后来从事哲学研究，并逐渐转向了黑格尔哲学。马克思初始曾受康德和费希特哲学的影响，并且在他自己的文学活

动和法学研究中运用费希特主义的方法，效果很不好。费希特主义的方法的特点是，把应有和现有、理想和现实对立起来，用应有否定和批判现有，用理想否定和批判现实，而不注重研究现有或现实本身。正是这种方法，使得马克思的法学研究脱离实际的法和法的任何实际形式，只注意内容空洞的原则，思维和定义，走到了死胡同，这种方法也使得马克思的文学习作空洞而无内容。这一切使他看到了康德和费希特主义的缺陷，引起他的不满。他说：“康德和费希特在太空飞翔，对未知世界在黑暗中探索；而我只求深入全面地领悟在地面上遇到的日常事物”^①。他认为应该研究事物和对象本身，“必须从对象的发展上细心研究对象本身，决不应任意分割它们；事物本身的理性在这里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求得自己的统一”^②。这样，马克思就抛弃了费希特主义转到在现实本身中去寻求理念了，走向了黑格尔主义。马克思先前读过黑格尔哲学的一些片断，不喜欢它那种离奇古怪的调子，这曾妨碍他接受这种哲学思想。自从他认识到必须研究事物本身，在事物本身中寻求理念之后，他打算再重新研究黑格尔哲学，他把黑格尔哲学比做大海，想再钻到大海里一次，以便证实精神本性也和肉体本性一样是必要的、具体的，并且具有同样的严格形式，把真正的珍珠拿到阳光中来。1837年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分子组成的“博士俱乐部”，与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接触和交流，促使马克思更深入地研究黑格尔哲学并完成了向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哲学的转变。他在给父亲的信中说：“在患病期间，我从头到尾读了黑格尔的著作，也读了他大部分弟子的著作。由于在施特拉劳常和朋友们见面，我接触到一个‘博士俱乐部’，其中有几位讲师，还有我的一位最亲密的柏林朋友鲁滕堡博士。这里在争论中反映了很多相互对立的观点，而我同我想避开的现代世界哲学的联系却越来越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651—6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1页。

紧密了”^①。

二 马克思为什么要考察古希腊晚期哲学

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都非常重视自我意识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把自我意识看成是自由的象征，出于对自我意识的重视和对自由的向往，他们很喜欢希腊晚期哲学，认为它是自我意识哲学。马克思喜爱希腊晚期哲学是受他们的影响。

1839年初到1840年初，马克思开始研究希腊晚期哲学，伊壁鸠鲁这位古代杰出的思想家对于马克思有特别的吸引力，马克思写了7册《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其中5册上写着《伊壁鸠鲁哲学》，有两本封面佚失），并形成了全面阐述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的计划，但是这部著作并没有写，而是写了博士论文《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博士论文是通过一个例子来说明伊壁鸠鲁哲学与整个希腊哲学的关系。

马克思为什么要大力研究哲学，撰写博士论文呢？目的之一是他想在大学里从事哲学教学。这并不是为了从事抽象的理论研究，而是为了传播真理。当时马克思站在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立场上，把精神看成是世界的本质，相信随着精神的变革，现实必然会变革，这种世界观就决定了他把在大学从事讲学，传播真理看成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一般地说，大学思想比较自由，对于传播真理终究要比社会上条件更好，其他青年黑格尔分子也是这么看，当时急于让马克思写完博士论文以便投入反封建专制斗争的布鲁诺·鲍威尔，也希望马克思能在大学讲坛上占一席位。

马克思注重研究哲学撰写博士论文的最主要的目的还是为了论证自由，阐述哲学和世界的关系及自我意识在改造世界中的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6页。

用。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派产生于希腊衰落时代，这是自由精神遭到践踏，精神个性被粗暴否定的时代。这些哲学则要使人们在普遍的苦难和压抑中保持心灵的安宁，作不受外部命运支配的自由的人。当时的德国在基督教和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下也是不自由的，也面临着如何取得自由的问题。因此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派引起了青年黑格尔派、同样也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

以前存在着一种看法，轻视伊壁鸠鲁以后的希腊晚期哲学，认为希腊哲学在亚里士多德那里达到了兴盛的顶点，可是从伊壁鸠鲁以后就衰落了，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充其量不过是对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抄袭和庸俗化。在马克思看来这是一种偏见，他不同意这种观点，认为这是用“发生、繁荣和衰亡”这样空泛的观点来解释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这种解释会歪曲事物的本来面目。因为死亡与死亡不同，英雄之死与太阳落山相似，而和青蛙因胀破了肚皮致死不同，亚里士多德以后的哲学即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怀疑派就象太阳西落那样是光辉灿烂的，这些哲学不是希腊哲学的衰落，而是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成，是理解希腊哲学的真正的钥匙。那么，它们的重要性何在呢？马克思认为就在于它们都是自我意识的哲学。自我意识是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是自由的象征和体现。他说：“在我看来，如果那些较早的体系在希腊哲学的内容方面是较有意义、较有趣的话，那么亚里士多德以后的体系，主要是伊壁鸠鲁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这一系列学派则在其主观形式，在其性质方面较有意义、较有趣。然而正是这个主观形式，即这些哲学体系的精神承担者，由于它们的形而上学的特点，直到现在几乎完全被遗忘了”^①。他认为过去人们不理解这些哲学，现在理解这些哲学的时代已经到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95页。

马克思研究哲学写博士论文的另一个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批判宗教。在德国压制自由的主要是封建专制制度，而封建专制制度本身就浸透了宗教精神，并且利用宗教来实现自己的统治，宗教为封建专制制度作论证，封建专制制度保护宗教。正如马克思所说的：“政治原则和基督教宗教原则的混淆已成了**官方的信仰标志**。”^①由于封建专制主义日益反动，政治成了一个荆棘丛生的领域，所以反专制主义的斗争主要转为反宗教的斗争，而反宗教的斗争，间接地也是政治斗争。1835年施特劳斯写了《耶稣传》，批判了黑格尔的宗教观和基督教，它推动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宗教批判。这种状况促使马克思非常注意伊壁鸠鲁的无神论思想，在伊壁鸠鲁的笔记中，马克思摘录了他的观点，考察了他对自然现象的解释，并指出在伊壁鸠鲁看来特别重要的是消除神、目的论对诸现象的周期性的影响。马克思所以特别注意自我意识是为了批判宗教，否定神的作用，肯定人的作用。在博士论文的序言中，马克思借用伊壁鸠鲁和普罗米修斯的口，清楚地表述了他自己的思想。他说：“哲学，只要它还有一滴血在它那个要征服世界的、绝对自由的~~心脏~~里跳动着，它就将永远用伊壁鸠鲁的话向它的反对者宣称：‘~~渎神的并不是那抛弃众人所崇拜的众神的人，而是同意众人关于众神的意见的人~~’。哲学并不隐瞒这一点。普罗米修斯承认道：老实说，我痛恨所有的神。这是哲学的自白，它自己的格言，借以表示它反对一切天上的和地上的神，这些神不承认人的自我意识具有最高的神性。不应该有任何神同人的自我意识相并列。”^②

三 “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和黑格尔

博士论文是反映青年马克思在大学毕业时的哲学思想的极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89—190页。

重要和宝贵的文献。从论题看，它是阐明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和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的差别的，但在内容上，与其说向人们提供了真实的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不如说是向人们提供了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思想在青年马克思头脑中的表现和反映，提供了马克思对他们的看法，透过这个看法，我们可以清楚地了解青年马克思哲学思想和他在理论上勇于破旧立新的开拓精神。

以往的思想家著作家都把伊壁鸠鲁的原子论看成是对德谟克利特的剽窃，轻视伊壁鸠鲁哲学。有的人甚至认为伊壁鸠鲁连摘录德谟克利特的能力都没有，抄袭都不能抄到最好的东西。马克思抛弃、否定了这种传统的、陈腐的观点，指出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虽然有相同之处，但是又有重大区别，在很多方面是互相对立的。德谟克利特是个怀疑论者，把感性世界看作主观假象，注重经验的自然科学和实证知识，从必然性的观点来考察自然，并力求解释和理解事物的真实存在。而伊壁鸠鲁则是一个独断论者，把感性世界看作客观现象，轻视经验，体现了自我满足的思维的平静和从内在原则汲取自己的知识的独立性，到处只看到偶然。很难设想两位处处对立的哲学家会主张同一的学说。

马克思着重考察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和伊壁鸠鲁原子论，指出它们的重大差别。他认为，德谟克利特肯定原子有两种运动，直线下垂运动和原子的冲击，而伊壁鸠鲁认为除了这两种运动之外，原子还有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这个差别表明德谟克利特把原子看成了纯粹的物质，只指出了原子的物质性，而没有表明原子的形式方面的特性，因此没有表明原子的独立性、个性和能动性。因为，原子作直线下垂运动形成一条直线，这时原子只不过表示为一个运动着的点，一个没有独立性的点，消失在直线中。而伊壁鸠鲁则既通过原子的直线下垂运动表明了原子的物质性，又通过原子的偏斜运动表明了原子的形式规定性、能动性和个性。马克思认为，伊壁鸠鲁提出原子作直线下垂运动和偏斜运动，并不是说原子具有这两种运动，而是用这两种运动表示原子

的两种规定性，即物质的规定性和形式的规定性。伊壁鸠鲁提出原子脱离直线而偏斜就是为了要否定原子是纯粹的物质的定在，以说明原子同时具有形式的规定性、能动性和个性。马克思批评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充分肯定伊壁鸠鲁的原子论。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由于不能很好地理解原子的形式规定性、能动性和个性，也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原子概念的实现，原子是通过互相排斥和碰撞实现原子概念的。德谟克利特只注意排斥中的物质方面，把排斥变成一种强制的运动，一种盲目的必然性的行为，而没有注意到观念方面，就陷入矛盾之中。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揭露的那样，既然排斥是强制运动，“每一个元素都是被另一个元素强行推动的，那么必然地每一个元素除了强迫的运动之外还有一种自然的运动；而这个最初的运动应该不是强迫的运动，而是自然的运动。否则就会发生无止境的递进。”^①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提出了原子偏斜理论，既说明了原子的物质规定性又说明了原子的形式的规定性。它表明原子否定一切运动和一切关系，在运动和关系中原子作为一个特殊的定在为另一定在所规定。原子只和自身发生关系，也就是说与原子有关系的定在不能是什么别的东西，只能是原子本身，也同样是一个原子，因此，众多原子的排斥不是强制的运动，而是原子概念的实现。在排斥里，原子脱离、否定了与他物的关系，只和原子自身发生关系，原子的形式规定性实现了；在排斥里，原子虽然是和原子自身发生关系，但却是一些别的原子，它对待自己象对待他物一样，原子的物质性实现了。

从马克思对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马克思反对把世界的本原看成是纯粹的物质，他认为作为世界的本质的原子是形式和物质的统一体，形式是能动的，物质是被动的，形式要通过物质实现出来。这种观点不是别的，正是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黑格尔哲学的一个特点就是反对把世界的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17页。

质看成是实体，他认为实体是被动的、僵死的、没有能动性的，把世界本质看成是实体就是把世界看成是僵死的没有能动性的东西，就不能说明世界的众多现象。黑格尔也反对把世界的本质看成是抽象的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是内容空洞的。他强调世界的本质既是实体又是主体。他说：“照我看来，……一切问题的关键在于：不仅把真实的东西或真理理解和表述为**实体**，而且同样理解和表述为**主体**。”^①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就是主体与实体的统一。马克思正是从黑格尔的辩证唯心主义立场去分析问题的。

不过，这个时期马克思的思想又大大超过黑格尔。

首先，表现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黑格尔是不反对宗教的，他强调哲学和宗教的一致，用哲学来论证宗教，认为哲学与宗教只有形式上的差别，宗教通过表象、象征揭示永恒真理，哲学则是通过范畴概念来揭示它。他说：“哲学和宗教的内容、要求和利益都是相同的。宗教的对象同哲学的对象一样，是客观存在的永恒真理本身，是神，除了神和对神的解释以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东西了……所以，哲学在解释宗教时，也就是在解释它自己，而在解释自己时，也就是在解释宗教……这样，宗教和哲学便合而为一了；哲学本身实际上就是神灵礼拜……因此，哲学和宗教是同一的，它们的差别就在于它们的活动方式不同……它们按研究神的方式的不同而有所区别。”^②黑格尔还曾用否定偶然性的办法来论证神的存在，他的理论是这样的：“因为偶然的东西不存在，所以神或绝对都存在”。与此相反，马克思在博士论文中已鲜明地提出了战斗无神论的思想。如前所述，马克思写作这一著作的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批判宗教，并在序言中借普罗米修斯之口，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关于伊壁鸠鲁哲学的笔记》和博士论文附录片断中，马克思批评了普卢塔克对伊壁鸠鲁的神学论战。普卢塔克把神看作道德的基础，认为由于对神的恐惧使人不

①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0页。

② 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143页。

敢作恶。马克思反驳说，人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本质，使人处在恐惧中，而且是在内心的、无法抑制的恐惧中，人就被降低为动物。他说：一个哲学家，不认为把人看成动物是最可耻的，那么他就根本什么都理解不了。普卢塔克还把上帝、神看成是幸福的源泉，认为“只要它（即灵魂）想象到和思考到神的降临时，它就会轻而易举地驱散各种悲伤、恐惧和忧虑并沉醉于快感之中，直到狂喜、戏谑和欢笑”。^①与此相反，马克思根本否认神和上帝的存在。马克思从理性出发去批判宗教，他说：因为自然安排得不好，因为无理注的世界存在，因为思想不存在，所以神才存在。“谁觉得世界是无理性的，因而谁本身也是无理性的，对他来说神就存在。换句话说，无理性就是神的存在”^②。在博士论文的附录中，马克思针对黑格尔用偶然性来证明神存在的观点，指出神学正是用偶然性来证明神的存在，承认偶然性是神学的根本。神学的理论是这样的：“因为偶然的東西有真实的存在，所以神存在”，而黑格尔为了论证神的存在，恰恰否定了偶然性，否定了证明神的存在的最根本的东西，从而也就否定了神。黑格尔的这种作法，就好象一个辩护律师，因为没有好的方法使他为之辩护的人们免于被判罪，就用杀死他们来达到这一点一样荒唐可笑。

其次，表现在对哲学与现实的关系的理解上。黑格尔强调绝对精神既是实体又是主体，绝对观念自己设置自己的对立面，异化为自然界，然后再扬弃它回到自身。他把哲学看成是绝对观念的体现，时代的产物，认为绝对观念通过哲学认识自己，但是他又否认哲学在预见未来改造世界中的作用。他说：“哲学正因为它探究的是理性的东西，因而它乃是对现有的、实在的东西的理解”，“理解现有的东西，——这就是哲学的任务”。“认为任何一种哲学都能超越它当时的世界，正好象认为单独的个体能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2—283页。

② 同上，第285页。

跳出他自己的时代一样是愚蠢的……即便他的理论果真超出了自己的时代，即便他给自己创造了一个象它应该成为的那样一个世界，那末这个世界固然也存在着，却只存在于他的见解中。”^①

和黑格尔不同，马克思则强调哲学在预见未来、改造世界中的作用，他把哲学原则看成是观念本身的体现，把自我意识看成是哲学体系的精神负荷者，认为哲学在预见未来、改造世界中的作用通过自我意识来实现，通过实践即理论批判来实现。他指出：世界的本质是实体和理念的统一，在发展中，理念性逐渐和实体对立起来，它本身通过自己的直接形式即主观精神而成了哲学的原则，这样实体性的应有就成了表现它的主观精神的真正规定，世界的目的就成了主观精神自己的目的，传授这一目的是它的使命。所以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关节点，它们使哲学在自身中上升到具体，把抽象的原则结合成统一的整体，这也就是哲学掌握世界的过程。“同样也存在着这样的时刻：哲学已经不再是为了认识而注视着外部世界；它作为一个登上了舞台的人物，可以说与世界的阴谋发生了瓜葛，从透明的阿门塞斯王国走出来，投入那尘世的茜林丝的怀抱。”^②这就是哲学起来反对和改造现象世界的时刻。哲学从认识世界到变成实践力量改造现象世界具有必然性：“一个本身自由的理论精神变成实践的力量，并且作为一种意志走出阿门塞斯的阴影王国，转而面向那存在于理论精神之外的世俗的现实，——这是一条心理学的规律。”^③哲学的实践本身是理论的，也就是从本质上衡量个别存在，从理念上衡量特殊的现实。哲学改造世界的过程是复杂的辩证的过程，在这种过程中存在着两种关系。一种是哲学同外部现象世界的关系。当哲学作为意志反对现象世界的时候，哲学体系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整体，作为实体与观念的统一的世界分裂为哲学体系和现象世界，

① 均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1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1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8页。

哲学体系成了世界的一个方面即观念方面，与世界的另一个方面即现象世界相对立。哲学体系同世界的关系就是一种反映的关系，它要通过对方表现自己，这样哲学体系不是自我满足的东西了，它要把自己的内在本质表现于外，在现象世界中表现出来，其结果是世界的哲学化，在此同时，实现了哲学的世界化，哲学不再是脱离现象世界的抽象的精神了。另一种关系是哲学体系同它的精神承担者，同哲学家的自我意识的关系。正是由于哲学实现的进程是世界哲学化和哲学世界化的进程，因而这种过程的精神承担者，这些个别的自我意识，永远具有一个双刃的要求，其中一面针对着世界，另一面针对着哲学本身，这些自我意识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同时也就是把它们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

正是基于对哲学和世界的关系的这种辩证理解，马克思在肯定黑格尔哲学就是把握了整个世界以后起来反对现象世界的哲学的同时，批评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和妥协性。黑格尔哲学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他认为科学不是某种现成的东西，而是一种正在形成的东西，根据这种辩证法思想，发展是绝对的，无论是在认识领域或实践领域，没有什么一成不变的绝对的东西，这会导致革命的结论。可是黑格尔本人又给认识和历史的发展设置了一个终点，得出了一个保守的结论，使自己的哲学适应普鲁士现实的需要，与普鲁士王国妥协，使革命的方面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闷死。马克思充分肯定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反对把从辩证法必然得出的革命的结论，说成是黑格尔的见解背后隐藏着的秘密的意图加以斥责。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一些学生这样做是昧着良心，是表明他们自己从前并未能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马克思也反对从道德上去解释黑格尔的保守性和妥协性。他认为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和妥协性不能只从黑格尔的良心去解释，而应从他的方法的不彻底去解释。他说：“这种表面适应的可能性本身的最深刻的根源，在于他的原则的不充分或在于哲学家对于

自己的原则没有充分的理解。因此，如果一个哲学家真正适应了，那么他的学生们就应该根据他的内在的本质的意识来说明那个对于他本人具有一种外在的意识形式的东西”。^①

四 “博士论文”时期的马克思和 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之所以转向黑格尔并能超过黑格尔是和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分不开的，他基本上是从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去批判黑格尔的，在强调自我意识的作用和批判宗教上与青年黑格尔派一致。但是马克思又与青年黑格尔派有重大差别。我们知道黑格尔的绝对观念是由实体和自我意识两个环节构成的，青年黑格尔派从黑格尔哲学出发，抓住它的一个环节即自我意识片面地加以强调，用自我意识代替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使实体与自我意识对立，赋予精神活动以绝对价值。认为历史是自我意识的历史，把外部世界看成精神的、暂时的、无常的表现，仅仅是精神用来实现自己的辩证发展的手段。认为自我意识一旦把自己异化为实体，并在实体中获得固定的形式，这个固定的形式就会变成自我意识进一步发展的障碍，自我意识就不得不摧毁它，以便越过它继续前进。因此青年黑格尔派要求不断地从自我意识出发去批判现实，认为自由就在于对现实的不断的否定，结果走向费希特主义，抛弃了黑格尔的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辩证法。和青年黑格尔派不同，马克思批判地吸取黑格尔思维与存在统一的合理思想，认为哲学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发展，世界哲学化的同时哲学世界化，自我意识在批判现实中完善，它把世界从非哲学中解放出来的同时把自己从哲学中解放出来。马克思还否认抽象的脱离定在的自由，认为只有在定在中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他肯定伊壁鸠鲁的自由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57页。

神的同时，反对伊壁鸠鲁脱离现实去追求自由，把自由看成是脱离现实的心灵的宁静。伊壁鸠鲁认为原子是个别的自我意识的绝对自由的象征和体现，是脱离定在的，它一旦进入定在这种自由就丧失了，就变成绝对的物质、无定形的基质了。马克思指出：“原子既被假定为抽象的、个别的和完成的东西，就不能把自己显示为将这种多样性理想化并且贯穿在其中的力量。抽象的个别性是脱离定在的自由，而不是在定在中的自由。它不能在定在之光中发亮。”^①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青年黑格尔时期的马克思既高举批判宗教的大旗，诉诸自我意识，洋溢着火一般的斗争热情，又坚持思维和存在统一的辩证法，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正是这些特点使得马克思虽然受黑格尔与青年黑格尔派的影响，又大大超出于他们之上。也是这些特点使得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中赢得了极高的威望。布鲁诺·鲍威尔认为他和马克思在一起的日子是最愉快美好的。科本则称马克思是“一座思想的仓库、制造厂，或者按照柏林的说法，思想的牛首”^②。他认为他和马克思在一起时，他的思想都是来自马克思，只是在马克思离开他之后，他才能独立思考。荣克称马克思是一个十足奋不顾身的革命者，是他所知道的最聪慧的思想家之一。恩格斯把马克思描绘为行如风驰电掣般飞奔，好一似恶魔缠了身，一味猛冲的不知疲倦的力士。莫泽斯·赫斯则对马克思作了最热烈的颂扬。他说：马克思是“一位最伟大的哲学家，也许是当今活着的唯一真正的哲学家，这位哲学家虽然刚刚初露头角（在报刊上或在讲坛上），但很快就会把德国的眼光吸引到自己身上。他无论在思想上或在哲学的、精神的发展上都不但超过了施特劳斯，而且超过了费尔巴哈，而他的这种哲学的、精神的发展是有很大大意义的……马克思博士，这个我所最崇拜的人，还是一个十分年轻的人（至多不过24岁左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28页。

② 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187页。

他将给中世纪的宗教和政治以致命的打击；他既有深思熟虑、冷静、严肃的态度，又有最辛辣的机智；如果把卢梭、伏尔泰、霍尔巴赫、莱辛、海涅和黑格尔合为一人（我说的是结合，不是凑合），那末结果就是一个马克思博士”。^①

第二节 转向现实，批判书报检查制度和

林木占有者对贫苦人民的迫害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转向现实，干预社会生活，批判书报检查制度和林木占有者对贫苦人民的迫害。在实际斗争中他取得了一些新的认识，但是，最终他还是坚持理性主义，诉诸国家、法和出版自由，还没摆脱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影响，不过与黑格尔的分歧则加深了。

一 马克思转向报刊工作，

直接干预社会现实生活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并没有实现在大学执教的愿望，因为这时德国的社会情况急剧地恶化了。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0年上台之后，日益反动，并加强了对大学的控制和对青年黑格尔派等进步力量的迫害。1841年8月布鲁诺·鲍威尔的《对观福音和约翰福音史批判》发表后，文教大臣艾希霍恩就利用它对鲍威尔进行迫害，向普鲁士所有大学的神学系征询，辞退鲍威尔是否妥当。虽然各大学神学系都激烈谴责了鲍威尔在宗教方面的观点，但是以15票对11票的多数反对解聘鲍威尔，艾希霍恩的阴谋并没有完全得逞。可是，在1841年9月24日的一个集会上，鲍威尔指出黑格尔的学说在勇气和坚决性上超过了南德自由主义。国王就

^① 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289—290页。

以此为借口剥夺了鲍威尔的授课权，并于1842年3月解除了他的讲师职务。普鲁士反动政府迫害的不是鲍威尔一人，而是整个进步力量。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从事教学活动的愿望，就成了泡影，这就迫使马克思和一些进步分子在出版物上通过文字来表达自己的理论和思想。马克思的兴趣逐渐转到社会政治生活方面，写了一系列评论文章，直接干预社会生活，并且参与了《莱茵报》的创办、出版和编辑工作。

《莱茵报》是普鲁士莱茵省正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创办的。1842年1月1日创刊，1843年4月1日被封闭。马克思在1841年9—12月期间参加《莱茵报》的筹办工作，1842年4月起开始为该报撰稿，并对该报编辑工作发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同年10月15日接任该报主编，直到1843年4月1日该报被查封前夕退出编辑部。由于这一时期马克思主要是以《莱茵报》为阵地进行斗争，他的主要文章是发表在《莱茵报》上，所以人们通常称1842—1843年3月这一时期为马克思的《莱茵报》时期。

马克思这一时期的主要活动不是在书斋中从事哲学理论问题的研究，而是研究现实问题，直接干预社会生活。这个时期马克思所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书报检查和出版自由问题。1841年12月24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公布了书报检查令，宣称：“为了立即取消出版物所受到的违背陛下意志的、不适当的限制，国王陛下曾于本月10日下诏王室内阁，坚决反对加于写作活动的各种无理的限制。国王陛下承认公正而善意的政论是重要的而且必需的，并授权我们再度责成书报检查官切实遵守1819年10月18日书报检查法令的第二条的规定”。^①这里表面上不赞成对作家的写作活动进行无理限制，实际上不仅保存了普鲁士以往的书报检查制度，而且加强了这种制度。这个检查令要求人们的思想只能带有官方的色彩，它表明了威廉四世一方面想造成虚伪的自由假象，借助这种虚伪的自由来了解一点民意，但又害怕人民得到真正的自由会危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页。

及他的统治，要对舆论严加控制。这个检查令发布后，一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曾由衷地高兴，以为它会带来自由。针对这种情况马克思写了两篇文章：《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和《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一篇论文）》，尖锐地批判了书报检查令。

这个时期马克思遇到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在德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产阶级占有公社土地日益严重，农民日益贫困，盗窃林木和破坏狩猎和牧场违禁法的行为成了常见的现象，而对这些行为的惩罚也越来越严厉，1836年在普鲁士因这类行为而受罚的达15万人，占全部刑事案件的77%。即使这样，统治者还觉得不够严厉，在莱茵省议会讨论林木盗窃法时，林木占有者还要求对贫苦农民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为此，马克思挺身而出为“政治上和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群众”进行辩护，写了《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第三篇论文）》。这个时期马克思遇到的再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关于摩塞尔河沿岸农民的贫困问题。

《莱茵报》于1842年12月10日、12日、14日发表了记者写的三篇描述摩塞尔农民悲惨处境的通讯，通讯批评政府对农民的悲惨生活以及他们的控诉置之不理。这引起了政府的不满，莱茵省总督把两篇反驳文章送到《莱茵报》，文章指责《莱茵报》教唆摩塞尔农民反对政府，说什么通讯作者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增进摩塞尔农民的幸福，而是企图煽起不满情绪削弱当局和臣民之间的联系”。由于记者拒绝答复官方的反驳，马克思就写了《摩塞尔记者的辩护》，对反动政府的责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此外马克思还遇到了其他一些问题，写了《法的历史学派的哲学宣言》、《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论离婚法草案》、《〈莱比锡总汇报〉的查封》、《论普鲁士等级委员会》等等。

二 马克思思想的新进展

通过接触实际研究现实问题，马克思的哲学思想有很大发

展，这主要表现在：

1. 看到了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作用。

他认为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利益，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物质利益决定人们对事物、对法的态度。他指出，这一点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讨论中，在林木占有者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某项法律对他们有利就是好的，某项法律对被告损害较少，那就是多余的、有害的、不实际的，是从法理幻想出发的。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他们抹煞拣枯树枝、违反森林条例和盗窃林木三者之间的本质差别，要求对三者一律当作盗窃林木来惩罚。可是同时却把用斧头还是用锯子砍伐树木区分开来，要求对“用锯子代替斧头者，一律加重治罪”。当他们需要宣判无罪者为罪犯时，就说监狱是好东西；而当他们看到把这些无罪者从监狱中提出来为自己服劳役对自己更有利时，就说监狱是腐化院了。当涉及林木占有者之间的关系时，他们主张对大小林木占有者的利益一样看待和保护，平等就成为定理；当涉及林木占有者和森林条例违反者的关系时，他们就要求国家只是维护林木占有者的权利，否认国家也应当保护森林条例违反者的权利，不平等就被看成是公理。根据这些事实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利益是没有记忆的，因为它只考虑自己。它所念念不忘的只是一件东西，即它最关心的东西——自己。矛盾毫不使他惶惑不安，因为它不会和自身发生矛盾。它是经常随机应变的说唱者，因为它没有现成的一套，而只会应景编词。”^① 马克思甚至认为利益决定人们的言行带有某种必然性、规律性。他说：“在西伯利亚也象在法国一样，林木仍然是林木，在堪察加也象在莱茵省一样，林木占有者仍然是林木占有者。因此，林木和林木占有者本身如果要颁布法律的话，那末这些法律之间的差别将只是它们颁布的地方和书写的文字不同而已。”^② 他还指出，利益比法的原则更有力量，在利益和法的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0页。

则的斗争中，利益战胜了法的原则。

2. 看到了等级差别的存在以及等级与私人利益的关系。

他认为等级是客观存在的，他说：“辩论向我们显示出诸侯等级反对出版自由的论战、贵族等级的论战、城市等级的论战，所以，在这里论战的不是个别的人，而是等级”。^①他指出各个等级不同，它们的精神也不同，每个特殊等级都有其特殊的等级精神，各个等级都是从其特殊的等级精神出发去对待出版自由的。诸侯和贵族反对出版自由，是由他们同出版的真正的而不是想象的关系所决定的。诸侯反对自由出版物是因为它有人民性，体现了人民精神，他们要求出版物表现自己的观点。贵族反对出版自由是因为他们要把私人特权、违背人民和政府的个体自由妄称为普遍权利。城市等级把出版自由看成是行业自由，是把自由描绘成他们更亲近更了解的模样。贫民要求出版自由是为了社会了解他们的贫困并消除贫困。在批判诸侯、贵族等级反对出版自由的反动面目时，马克思说：“在关于出版的辩论中，**特殊等级精神**表现得无比明确而完备。**出版自由的反对派**更是如此。通常，**一般自由的反对派**的情况也是这样，某个集团的精神、一定等级的个体利益、先天的片面性都表现得极其强烈、凶狠，露出一副狰狞的面孔。”^②他还指出，等级制度是以私人利益为基础的，等级制度不是根据国家的有机的理性，而是根据私人利益的赤裸裸的需要而建立的。揭示了等级制度与私人利益的联系。

3. 看到了法的客观性。

他认为法律是事物的法的本质的普遍和真正的表达者，事物的法的本质不应该去迁就法律，法律倒应该去适应事物的法的本质。

马克思也看到了现存国家和法是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他指出：“各种最自由的立法在处理私权方面，只限于把已有的权利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页。

固定起来并把它们提升为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东西。而在没有这些权利的地方，它们也不去制定这些权利。……这些立法对于那些既有权利而又受习惯保护的人是处理得当的，但是对于那些没有权利而只受习惯保护的人却处理不当。”^①后者正是贫苦人民。这里深刻地指明了法律是有产者既得利益的体现，是对穷苦人民权利的剥夺。他还说：“我们的全部叙述指出，省议会是怎样把行政当局、行政机构、被告的生命、国家的思想、罪行和惩罚降低到私人利益的物质手段的水平。”^②这里尖锐地揭示了当时德国的国家政权的反动性质。

这一切表明马克思从理论研究转向实际斗争之后，接触到了与他所信仰的唯心主义世界观相对立和矛盾的事实。

4. 看到了社会关系对人的独立性、客观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远在中学作文中，马克思就指出了社会关系对人的独立性。他说：“……我们并不总是能够选择我们自认为适合的职业；我们在社会上的关系，还在我们有能力对它们起决定性影响以前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开始确立了”。^③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马克思指出，造成出版方面所存在的各种问题的，不是个别官员而是制度，不能把它们归咎于个别人。他说：“也许为了造成一种改善的假象而不从本质上去改善事物，才需要把制度本身的客观缺点归咎于个别人吧？虚伪自由主义的表现方式通常总是这样的：在被迫让步时，它就牺牲人这个工具，而保全事物的本质——当前的制度。”^④这里马克思是把制度看成决定社会现象的本质原因，并具有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当然这里的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页。

度主要是指书报检查制度。在《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一文中，马克思指出：“在研究国家生活现象时，很容易走入歧途，即忽视**各种关系的客观本性**，而用当事人的**意志**来解释一切。但是存在着这样**一些关系**，这些关系决定私人 and 个别政权代表者的行动，而且就象呼吸一样地不以他们为转移。只要我们一开始就站在这种客观立场上，我们就不会忽此忽彼地去找寻善意或恶意，而会在初看起来似乎只有人在活动的地方看到客观关系的作用。既然已经证明，一定的现象**必然**由当时存在的关系所引起，那就不难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这种现象会**真正**产生，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即使需要它，它也不能产生。这几乎同化学家能够确定在何种**外在**条件下具有亲和力的物质化合成化合物一样，是可以确确实实地确定下来的。”^①

这清楚地告诉我们，关系是客观的，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却决定人，决定社会现象，应该从一定的社会关系出发去说明社会现象，而不能从人的需要、人的善意或恶意出发去说明社会现象；对社会现象可以做出客观的精确的解释和预测。

5. 看到了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其反动的社会作用。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主要是从思想上去寻找宗教的根源，认为宗教是无理性的产物。^②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主要是从社会中去找宗教的根源，他指出：宗教是被颠倒了了的现实的产物，“宗教本身是没有内容的，它的根源不是在天上，而是在人间”^③；宗教是先验的国家的产物，“先验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天启宗教，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象一样”^④；宗教是人们的地位和理想相矛盾的产物，由于贵族在现代国家中的现实地位远不符合于他们的想象，由于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6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3页。

彼岸世界里，由于他们用想象力来代替智慧的心灵，他们就不满意实践，所以就必须乞灵于宗教。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虽然认为宗教荒谬但并不否认它的客观作用，认为它是一种现实力量。他说：“古代的摩洛赫不是曾经主宰一切吗？德尔斐的阿波罗不是曾经是希腊人生活中的一种真正力量吗？”^① 马克思把宗教与自我意识对立起来，把自我意识看成是自由的象征和历史发展的动力，认为宗教的最主要的危害在于它不承认自我意识的最高神性。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的思想有所发展，在这里马克思把宗教看成是先验的国家、反动的普鲁士手中的工具。反动的普鲁士政府对待宗教的态度就是“宗教应当支持世俗的政权，但是世俗的政权可不要受宗教支配。”^② 他们利用宗教来维护不合理的现实，对他们来说，“宗教也是现实世界的普遍肯定”^③。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认为实现理性就可以消灭宗教。他说，理性的国家对于一般神灵来说，就是这个神灵停止其存在的地方。在《莱茵报》时期则强调“随着以宗教为理论的被歪曲了的现实的消灭，宗教也将自行消灭。”^④ 强调不是宗教决定历史而是历史决定宗教，“不是古代宗教的毁灭引起古代国家的毁灭，相反地，正是古代国家的毁灭才引起了古代宗教的毁灭。”^⑤

正是基于上述认识所以马克思反对脱离政治现实来批判宗教，要求“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⑥

6. 更加强调思维与存在的统一，反对割裂思维与存在、使思维脱离存在、在纯思维中兜圈子的主观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4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在“博士论文”中，马克思在强调自我意识的作用的同时，就反对把自我意识绝对化，认为自我意识是客观精神的体现，自我意识不能脱离现实；必须从与它对立的世界中引出理性。这一点就把马克思与青年黑格尔派区别开来，青年黑格尔派就是把自我意识绝对化，否认实体，割裂思维与存在，脱离现实。不过，当时马克思还没有在这一点上自觉地把自己和青年黑格尔派对立起来。

在《莱茵报》时期，青年黑格尔派主观主义恶性发展，更加脱离现实；马克思则通过参加现实斗争更加看到理性与现实的密切关系，更加强调思维与存在的统一，理论不能脱离实际。

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中，马克思强调要用事物本身的语言来说话、来表达事物的本质特征，要使事物本身突出，要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他认为对事物的探讨是受被探讨的对象本身的性质影响的，探讨的方式应该随着对象改变。马克思说：“我把可笑的事物看成是可笑的，这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①

在《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中，马克思强调“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②，哲学是“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③，“会出现这样的时代：那时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④哲学是人民思想的精髓，是现世的智慧。他告诫人们不要为哲学所具有的抽象的古怪形式所迷惑，看不到它与现实的联系。

在1842年8月25日左右，马克思在致达哥贝尔特·奥本海姆的信中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1页。

以阐明和发挥。”^①

在1842年11月30日给卢格的信中，马克思直接批评了“自由人”的空谈，要求他们“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②

三 应该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这些新思想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是非常重要的，对他后来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史表明，正是这些思想促使马克思对现实进行深入的哲学思考，并为这种思考提供了资料，马克思后来思想的演变和这些思想有密切联系。

不过应当指出，这些认识还不是对事物的唯物主义理解。这些认识还带有经验直观的性质，还只是对事物的外在表现的揭示，还不是对事物的内在本质的理解，也没有超出唯心主义范围。

马克思虽然看到物质利益决定人们的言行，各个等级有自己特殊的等级精神，甚至还带有必然性。但是他最终还是不承认这种必然性及其合理性。他说：“我们的等级代表已经执行了自己作为等级代表的使命，但我们却决不是想说他们这样做是正确的。莱茵省的居民应该战胜这些代表的等级，人应该战胜林木占有者。法律不仅责成他们代表私人利益，而且还责成他们代表全省的利益，同时，不管这两重任务是怎样的矛盾，但在发生冲突的场合下，私人利益的代表应该毫不犹豫地全省的代表牺牲。”^③这就是说，人的言行最终还是应受理性决定。马克思当时还把从私人利益出发看问题看成是个人教养和品质问题，要求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0页。

有者放弃他们的私人利益观点。他说：“愚蠢庸俗、斤斤计较、贪图私利的人总是看到自以为吃亏的事情；譬如，一个毫无教养的粗人常常只是因为一个过路人踩了他的鸡眼，就把这个人看做世界上最可恶和最卑鄙的坏蛋。他把自己的鸡眼当做评价人的行为的标准。他把过路人和自己接触的一点变成这个人的真正实质和世界的唯一接触点。然而，有人可能踩了我的鸡眼，但他并不因此就不是一个诚实的、甚至优秀的人。正如你们不应该从你们的鸡眼的立场来评价人一样，你们也不应该用你们私人利益的眼睛来看他们。”^① 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从私人利益出发去看问题的形而上学性质，但是却没能深入揭露这种思维方式的经济原因。马克思当时还不懂得，正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而人们的社会存在就是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人们的阶级地位，而决定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阶级地位的，正是人们的物质生产条件所造成的生产关系。不改变现存物质生产关系及由它产生的阶级关系，是不能消灭私有财产的观点的。

马克思虽然看到了法的客观性，但是这个客观性并不在于客观的经济条件、阶级关系，而是在于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在于人民意志。

马克思虽然看到了现存的国家 and 法是有产阶级利益的体现，是为有产者服务的。但是，他认为这不符合国家和法的本质。他指出，利益不能决定法，“利益就其本性说是盲目的、无止境的、片面的，一句话，它具有不法的本能；难道不法可以颁布法律吗？正如同哑子并不因为人们给了他一个极长的喇叭就会说话一样，私人利益也并不因为人们把它抬上了立法者的王位就能立法。”^② 在他看来国家也不能为私人利益服务。他说：“任何现代国家，不管它是怎样不符合自己的概念，如果一旦有人想实际运用这种立法权利，它就必须大声疾呼：你的道路不是我的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48—1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79页。

路，你的思想不是我的思想！”^①马克思还不懂得国家和法是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关系的表现，是统治阶级意志和利益的体现，是虚幻的共同体和普遍利益，国家和法不是调和阶级差别和阶级矛盾的工具，而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

马克思虽然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社会关系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并决定人的言行。但是，当时马克思所说的社会关系，主要是思想政治关系，也就是“管理机关对待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特殊态度，日常报刊和社会舆论的一般情况，以及占统治地位的政治精神及其体系。”^②有的地方他也谈到物质关系的客观性、独立性，指出：“摩塞尔河沿岸地区对自由报刊的需要，是这里的贫困状况的特殊性质所必然产生的”^③。但是，这是就具体问题而论，并没有提出物质关系的概念、把物质关系与思想关系区别开来，更不懂得生产关系。所以虽然看到了社会关系的客观性并不能科学说明这个客观性，不能由此得出唯物主义的结论。相反却由此得出唯心主义结论：只有出版自由才能解决摩塞尔河沿岸地区的贫困问题，才能使人们都从理性的观点去看待问题，提供理性的解决办法。摩塞尔沿河岸的贫困归根到底是由官僚主义关系等造成的，是无理性的结果。这还是从精神的客观性去说明社会现象。承认客观性、客观关系的不一定就是唯物主义。黑格尔就认为不是人决定客观关系，而是客观关系决定人，个体不能超越自己的时代。恩格斯评价黑格尔时说：黑格尔非常重视客观性，认为现实即存在比个人的主观理性要高得多，并且正是要求个人承认客观现实是合理的，黑格尔的原则也是他律，也是主体服从普遍的理性，有时甚至服从普遍的非理性。

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宗教的社会根源，但是主要是指社会政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15页。

根源而对产生宗教的社会经济根源则不能作出科学的解释。

马克思虽然提出要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要多注意具体的现实。但是马克思认为事物的本质是事物本身的理性。按照事物本质的要求去对待各种事物，也就是按照事物本身的理性要求去看事物。要多注意具体的现实，也就是在现实中引出理性的具体运用。

毛泽东说：“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① 马克思当时确实是感觉到了阶级、国家和法、客观关系等的存在及其作用，但是还没有理解它们。马克思哲学思想发展的历史表明，马克思对这些问题的理解、认识是经历了一个过程的。总之，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世界观的基本特征还是把理性看成是世界的本质。这主要表现在：

1. **从理性出发去说明事物。**马克思认为事物之所以存在是由于它合乎理性，理性是衡量事物的尺度，精神用工人的双手建筑起铁路，精神在哲学家的头脑中，树立起哲学体系。

2. **从理性出发去说明国家和法。**马克思认为法不依立法者的主观意志而客观地存在着，立法权仅仅使客观法得到外在表现从而成为定在的法。“立法者应该把自己看做一个自然科学家。他不是在制造法律，不是在发明法律，而仅仅是在表述法律，他把精神关系的内在规律表现在有意识的现行法律之中。如果一个立法者用自己的臆想来代替事情的本质，那末我们就应该责备他极端任性。”^② 法律应该成为人民意志的自觉表现，应该同人民的意志一起产生并由人民的意志所创立。而国家是合乎理性的社会存在，是建立在自由理性基础上的，是一个大的机构，在这个机构里必须实现法律的、伦理的、政治的自由。个别公民服从国家的法律也就是服从自己本身的理性的，即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不实现理性自由的国家就是坏的国家，宗教国家是最坏的国家。

① 《毛泽东选集》第1卷，第2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3页。

3. 从理性出发去说明哲学和宗教。马克思认为哲学是理性的体现，现世的智慧，时代精神的精华，人民最精致、最珍贵和看不见的精髓都集中在哲学思想里。哲学求助于理性，以理性为对象，哲学许诺给人们的是真理。而宗教则是无理性的表现，是来世的智慧，它求助于信仰，许诺给人们的是天堂。

4. 从理性出发去说明出版物。马克思认为出版物本身是思想的体现，自由出版物集中了人民的理性。他说：“在人民报刊正常发展的情况下，总合起来构成人民报刊实质的各个分子，都应当表现出自己的特征。这样，人民报刊的整个机体便分裂成许多各不相同的报纸，它们具有各种不同而又相互补充的特征，例如，一家报纸如果主要关心政治学，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政治实践，一家如果主要关心新思想，另一家则主要关心新事实。只有在人民报刊的各个分子都有可能毫无阻碍、独立自主地各向一面发展并各成一行的条件下，真正‘好的’人民报刊，即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才能形成。那时，每家报纸都完全会体现出真正的伦理精神，就象每一片蔷薇花瓣都表现了蔷薇的特质并发散出蔷薇的芬芳一样。”^①

5. 从理性出发去说明家庭。马克思把婚姻的本质归结为超脱于婚姻双方主观任性的伦理理性，认为婚姻不能仅仅注意到夫妻双方的主观意志，尤其不能迁就个人的主观任性，而应服从婚姻的伦理性的内在规律。伦理理性就是每个理智的人公认为理性的东西，都必然实践的东西。

马克思的逻辑思路可以概括如下：理性是世界的本质，理性通过人民的舆论、人民的精神表现出来，通过自由出版物和哲学集中起来，然后上升到国家和法之中，国家和法必须以哲学为基础，建立在出版自由之上，国家和法是理性的体现，负有使世界理性化的重大使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89—190页。

四 《莱茵报》时期的马克思和黑格尔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哲学思想，就其性质说，还属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因为他还是把精神看成是世界的本质，从精神出发去说明事物，把国家、法、哲学等看成是精神的体现。但是这并不是说马克思与黑格尔完全一样，实际上两者有很大的不同。与“博士论文”时期相比，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分歧更加深了。黑格尔用他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为普鲁士君主立宪制服务。他认为，人民这个词表示国家成员的特殊部分，人民就是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那一部分。知道别人需要什么，尤其是知道自在自为的意志即理性需要什么，则是深刻的认识和判断的结果，这恰巧不是人民的事情，而是国家高级官吏的事情，通过官吏才能把特殊利益提高到普遍利益。马克思则利用自己的理性主义为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作论证，为出版自由和政治民主作论证，为贫苦人民利益作论证。他认为理性存在于人民之中，官吏恰好是背离理性的，理性应该维护贫苦人民的利益，不应该屈服于有产者的利益。黑格尔要求人民服从国家的理性，服从官吏，否认普遍自由。马克思则要求国家体现人民的理性，官吏必须倾听人民的呼声，强调普遍自由。黑格尔强调宗教和国家的一致，他认为宗教是用表象把握绝对真理，国家是理性的体现，是在尘世中自我认识着的精神，两者原则上没有矛盾不是对立的，正象哲学与宗教具有同一性一样。所以“真实的宗教”不会对国家采取否定和论战的方向，而会承认国家并予以支持，国家也应全力支持和保护教会。马克思则明确把宗教与国家对立起来，认为宗教和国家的本质是不相容的，强调国家不能以宗教为基础，应以哲学为基础。认为宗教为普鲁士国家作辩护、国家保护宗教正是它们反动的表现。

马克思非常重视公共舆论、言论出版自由等等，认为它可以

提供真理和理性，是改造世界的有力工具和根本途径。黑格尔虽然也肯定公共舆论的作用，但他认为“等级要素”、“同业公会”、“国家制度”都是以有机的方式来表达人民的意志和意见，而公共舆论则是人民表达他们意见和意志的无机的方式。黑格尔虽然肯定公共舆论中有实体性的东西和真理，它隐隐约约地映现着本质，但他又认为它里边还有无穷的错误、独特的和私人的东西。公共舆论本身不能区别真理和错误，只有靠伟人来识别。所以公共舆论既值得重视又不值一顾。

第三节 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提出市民 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诉诸出版自由批判书报检查制度，诉诸国家和法批判私人利益，结果胜利的不是出版自由与国家和法，而是书报检查制度和私人利益。国家和法被降低为私人利益的工具，自由的出版物则被书报检查制度所扼杀。这一切给马克思以很大的影响，使他产生了苦闷的疑问，对原来的哲学信仰发生了动摇，推动他去重新研究黑格尔的法哲学。

一 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研究

黑格尔的法哲学是为德国君主立宪制作论证的，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要求，也表现了它的保守性。马克思曾肯定黑格尔的法哲学是当时德国制度的抽象继续。恩格斯在《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中指出：“当黑格尔在他的《法哲学》一书中宣称君主立宪是最高的、最完善的政体时，德国哲学这个表明德国思想发展的最复杂但也最准确的指标，也站到资产阶级方面去了。换句话说，黑格尔宣布了德国资产阶级取得政权的时刻即将到来。”^①不过，在马克思写《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则主要是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10页。

判黑格尔的保守性。

黑格尔哲学是讲绝对观念的发展的，逻辑学、自然哲学、精神哲学分别描述绝对观念发展的三个不同阶段。而精神哲学又分为三个阶段：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法哲学就是讲客观精神发展的。客观精神又分为三个小阶段：抽象法、道德、伦理。黑格尔所说的伦理，是讲人们在某种生活共同体中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和人们对这种共同体的关系的，国家是伦理范畴。马克思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主要是批判它的第261节至313节，这些节是该书阐述国家问题一章中的一部分。

为了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马克思广泛地研究了历史。他读了路德维希的《近五十年史》、瓦克斯穆特的《革命时代的法国史》、兰克的《德国史》、哈密尔顿的《北美洲》、马基雅弗利的《论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的《法的精神》，这些著作给他提供了历史材料。他还读了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虽然对费尔巴哈有所批评，不满意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过少地强调政治，但深受费尔巴哈在批判黑格尔哲学时所提出的“颠倒”的方法的影响。费尔巴哈说：

“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① 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法哲学也是一种颠倒，在批判它时也必须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再颠倒过来，这样才能获得真理。

二 马克思思想的新进展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一次深化，在批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2页。

判中马克思提出了一些极为重要的思想。

马克思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就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

黑格尔有一个重要观点，这就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和家庭。他认为，当家庭和社会的法规和利益同国家的法律和利益发生冲突时，家庭和社会的法规和利益必须服从国家的法律和利益，它们是从属于国家、依赖于国家的，它们的存在以国家的存在为转移。这种同一性从外部看是外在的强制的同一。实际上，国家是绝对精神的直接实现，是地上的精神，国家作为理念把自己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然后再超出它们，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理念的两个有限性领域，而国家则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内在目的。市民社会是特殊利益、私人利益领域，是需要的体系，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本身为目的，但这个目的又要通过与他人相联系来实现，他人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每个人的需要和满足都要借助他人，以他人为中介。实际上黑格尔是把市民社会了解为物质生活关系的体系。

和黑格尔相反，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家庭和市民社会，而是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家庭和市民社会才是真正的活动者、原动力、国家的前提。政治国家没有家庭的天然基础和市民社会的人为基础就不可能存在。它们是国家的必要条件。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把国家理念化，把理念变成独立的主体，把家庭、市民社会等现实的主体看成是理念的、非现实的客观要素；从而把条件变成了被制约的东西，把规定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被规定的东西，把产生其他东西的东西变成了它的产品的产品。也就是说，黑格尔颠倒了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马克思当时和黑格尔一样是在物质生活关系体系这个意义上使用市民社会这个概念的，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就包含着物质生活关系决定国家的思想。马克思后来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曾谈到，他批判研究黑格尔法哲学得

出了这样一个结果：“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①

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这个思想的提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把市民社会中的现象归结为国家，把国家归结为哲学和理性，要在国家中寻找说明和改造社会的根据，在哲学中寻找说明和改造现存国家的根据。也就是说，他在寻找社会的基础时是逐级向上追溯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国家归结为市民社会，要在市民社会中寻找国家的根据。这表明，他在寻找社会的基础时开始转向向下追溯，第一次明确指出市民社会在社会历史中的重要作用，把对市民社会的研究提到议事日程上。这是一次带有方向性的思想转变，它开拓了通向历史唯物主义之路，历史唯物主义正是对市民社会的日益深入正确地认识的结果。

马克思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而不是政治国家决定私有财产。

黑格尔把国家神化、理想化，认为国家是代表普遍利益、以普遍利益为目的的。它不能指望某种偶然的可能性，而只能依靠在财产上和职业上有保障者，只有这样的人才有独立意志，不受外界的限制，可以毫无阻碍地为国家作事。因此，属于这一等级的人，他们的政治使命决定他们不能自由处理自己的财产，不能把财产一视同仁地在身后遗留给自己的子女，这样，他们的财产就成为不可转让的长子继承的世袭领地。长子继承制正是国家所决定的。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得出了相反的结论。他认为，长子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承制不是政治的要求，而是土地占有制本身的结果，是独立的私有财产的抽象。黑格尔当做目的、当做决定因素、当做长子继承制的始因来描述的东西，反而是长子继承制的结果和后果，是抽象的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支配权。在长子继承制中，世袭领地、地产是实体，土地占有者不过是它的偶性，土地占有者的政治特质，就是这种世袭领地所固有的某种政治特质。政治国家的成员不是从政治国家的本质中，而是从抽象的私有财产中获得自己的独立的。私有财产在政治国家中所具有的意义是它的本质的意义，真正的意义。马克思不但揭示了长子继承制、地产这种特定的私有财产与国家的关系，而且一般地揭示了财产与国家的关系。他指出，财产等等就是法和国家的全部内容，政治制度本身只有在私人领域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在商业和地产还不自由，还没有达到独立存在的地方，也就不会有政治制度。

黑格尔从政治、从国家出发去说明长子继承制和私有财产，是为了肯定长子继承制和私有财产。黑格尔认为长子继承制是独立意志的保证，私有财产是自由的最初定在，是人的意志的体现。马克思从私有财产决定国家这一认识出发，揭示了黑格尔这一思想的荒谬性和反动性。他指出，私有财产并非是人的自由意志的体现，而是限制人的自由意志的。“财产之所以存在，并不是‘因为我的意志体现在财产中’，相反地，我的意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体现在财产中’。在这里我的意志已经不在支配客体，而是意志本身在受客体的支配。”^①他还指出，黑格尔肯定长子继承制实际上就是肯定把国家变成直接的私有财产即地产的属性。

私有财产决定政治国家这个思想，实际上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的进一步展开。这个思想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思想一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中具有重要意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71页。

马克思提出的第三个重要思想是政治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代表虚幻的共同利益，它不是市民社会矛盾的统一和调和，而是市民社会自身矛盾的表现。

黑格尔一方面宣布国家和市民社会是对立的，国家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是代表普遍利益，以普遍利益为目的的，它的使命不是保证和保护所有权和个人自由，不以单个人的利益为目的；而市民社会是特殊利益、私人利益的领域，在市民社会中，人们都是从自己的特殊利益出发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国家和市民社会之间的矛盾可以调和。怎么调和两者呢？黑格尔认为，普遍性包含着特殊，特殊是普遍的一个环节，以普遍为目的，只有在普遍中才能实现。具体地说，国家作为普遍利益包含特殊利益，特殊利益只有上升为普遍利益，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实现。特殊利益上升为普遍利益是通过等级代表制和官吏这样的中介因素的。市民社会的人通过等级代表制度进入国家领域，进入普遍利益领域。官吏是最了解国家的各种设施和需要的性质的，是最善于处理国家事务的，他们负有在市民社会中维护国家普遍利益的使命，国家通过他们把市民社会特殊利益提升为普遍利益。

马克思批判了黑格尔。他指出，等级代表制既没有消灭等级的特殊存在，使他们成为普遍性的存在，也没有消除国家政权和政府方面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相反它倒是这种矛盾的必然表现，是现代国家状况的公开的真实的彻底的表现，它使矛盾明朗化、深刻化，从而为矛盾的解决创造了条件。他还指出，官吏不是普遍利益的代表，而是反对市民社会的全权代表。这些官吏进入市民社会的范围，维护国家的利益和法制，不仅没有消除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对立，反而使这种对立成为法定的、牢固的。官僚政治不符合国家的本质，不代表普遍利益，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普遍利益，虚幻的共同体。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主要错误在于，他不懂得市民社会中的矛盾、等级间的矛盾通过等级代表制表现为立法权中的矛盾，表现为政治国家中的矛盾，因此，立法权中的矛

盾就是政治国家自身的矛盾，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他把现象的矛盾理解为本质中的理念中的统一”，^①，也就是说他用理念的统一来取消现实中的矛盾。他看不到这种现实中的矛盾有其深刻的内在根据，看不到“事实上这种矛盾的本质当然是某种更深刻的东西，即本质的矛盾。”^②与黑格尔通过美化国家抹杀现实存在的矛盾这样一种作法相反，马克思强调必须从现实存在的矛盾出发去批判政治国家。“对现代国家制度的真正哲学的批判，不仅要揭露这种制度中实际存在的矛盾，而且要解释这些矛盾，真正哲学的批判要理解这些矛盾的根源和必然性，从它们的特殊意义上来把握它们。但是，这种理解不在于象黑格尔所想象的那样到处去寻找逻辑概念的规定，而在于把握特殊对象的特殊逻辑。”^③这里马克思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思想，那就是必须从事物自身的内在矛盾去说明事物，具体地说是必须从市民社会自身的矛盾、从等级矛盾出发去说明国家，这对于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形成唯物史观无疑至为重要。唯物史观的一个根本观点是：社会形态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是社会自身内部的矛盾运动，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以及阶级之间的矛盾。不能用对立统一规律观察历史，不能揭示历史本身的矛盾运动，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历史。而不能揭示市民社会中阶级之间和物质生产中的内在矛盾，揭示历史本身的矛盾也是一句空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肯定市民社会中的矛盾、等级矛盾在历史上的作用，正是科学认识这些矛盾并进一步从这些矛盾出发去认识社会的开始。

马克思提出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是要变革旧的国家制度，建立新的国家制度，必须经过真正的革命。黑格尔作为德国软弱保守的资产阶级思想的代表，一方面要维护普鲁士专制制度，另一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9页。

面又希望它不断改进，所以提出国家制度逐渐变化的观点，说什么：一种状态不断发展，从外表看来是一种平静的觉察不到的运动，久而久之，国家制度就变得面目全非了。

马克思尖锐地批判了这种观点，他指出：“**逐渐推移这种范畴从历史上看来是不真实的，这是第一。第二、它也不能说明任何问题。**”^①“在许许多多国家里，制度改变的方式总是新的要求逐渐产生，旧的东西瓦解等等，但是要建立**新的国家制度**，总要经过真正的革命。”^②马克思认为国家制度实际体现者是人民，只有人民成了国家的原则，进步本身成了国家的原则，这样的国家是不断进步的，而无需被迫改变不会被暴力粉碎。

三 应该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这些新思想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已经从怀疑黑格尔的国家观转向对它进行批判了。这种批判把他引向通往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道路。但是应该指出，这种批判还没有使他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甚至也还没有突破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达到一般唯物主义。

马克思虽然看到了家庭和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相反，但是他对家庭和市民社会还没有正确的认识。他反对用国家理念去说明家庭和市民社会的发展，而主张用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的精神去说明它们自身的发展，把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本质看成是精神性的，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的构成部分，是“意志所具有的现实的**精神实在性**”^③。

马克思虽然看到了私有财产在历史上的作用，对私有财产作了批判，但是他对私有财产也没有科学的认识。他未能从物质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1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1页。

产、分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革出发去说明私有财产的产生和发展，而是把私有财产和人的公民特质联系起来，和国家联系起来。他认为黑格尔的错误在于他不是使私有财产成为国家的财产，“不是使私有财产成为公民的一种特质，而是使公民的身分、国家存在和国家情绪成为私有财产的一种特质。”^①这就是说，尽管马克思看到了私有财产决定国家、限制人，但是，他否定这种现象的合理性，而主张私有财产还是应该由人的公民特质和国家所决定。马克思所说的私有财产当时还不是专门指物质财富，还包括各种特权。他说：“各种类型的商业和工业是各种特殊的同业公会的私有财产。宫廷官职和审判权等等是各个特殊等级的私有财产。各个省是各别的诸侯等等的私有财产。掌管国家大事的权利等是统治者的私有财产。精神是僧侣的私有财产。我履行自己义务的活动是别人的私有财产，同样，我的权利也是特殊的私有财产。主权——这里指民族——是皇帝的私有财产。”^②马克思虽然看到政治国家是虚幻的共同体、压迫人民的工具，是等级矛盾的产物，但是他终究还是相信有理性自由的国家。这不是一般的政治国家，而是民主制国家。民主制是真正的国家制度，而其他形式的国家制度不过是民主制的异化，民主制是其他一切国家制度的实质。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民主制是人民的国家制度，它从人出发而不是从抽象理念出发，是人的自由的产物而不是抽象理念的产物。在民主制中，人不是为法律而存在，而是法律为人而存在。一句话，民主制体现了人的本质。那么人的本质是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特殊的人格的本质不是人的胡子、血液、抽象的肉体本性，而是人的社会特质。人的社会特质指什么呢？马克思没有直接说明。但是马克思一方面把民主制看成是人的自由的产物、真正的国家，一方面又强调国家的职能，只不过是人的社会特质的存在和活动的方式，那么很显然，所谓人的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3—38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81页。

特质就是指人的自由。马克思还把国家看成是人格的最高现实，把人格看成是人的本质，强调应把人们归结为人格，反对把人格归结为单个的人。他认为，人只有在自己的类存在中，作为人们，才是人格的现实理念。他借此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反对君主主权，论证民主制和人民主权。这样一种对国家的看法显然是不科学的。

马克思虽然看到应该从等级矛盾去说明政治国家，但是他对等级本身也还没有科学的认识。在谈到等级差别时他把形成等级差别的原因与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的活动性质联系起来。他说：

“差别、分裂是个人生存的基础，这就是等级所具有的意义。个人的生活方式、个人的活动性质等等，不但不使个人成为社会的一个成员、社会的一种机能，反而使他成为社会的例外，变成了他的特权。这种区别不只是个人的，而且凝结为一种特定的共同体，即等级、同业公会……。”^① 马克思这时还不能从物质生产的相对不发展、从分工出发去揭示阶级产生的根据，还不懂得阶级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们在生产中的地位、作用不同，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因而它们取得收入的方式也不同。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基本上还是站在理性主义立场上，从理性出发去说明问题，马克思对黑格尔国家观的理论基础——逻辑神秘主义的批判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

黑格尔的国家观是建立在逻辑神秘主义基础上的。这种逻辑神秘主义是从事物之外的一般理念出发说明事物。从国家之外的一般理念去说明国家，认为人、群体是国家的材料，它们组成国家是理念活动的结果。也就是说，黑格尔从理念活动出发去说明家庭和市民社会向国家的发展。马克思反对这种观点，他指出：

“事实却是这样：国家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这种群体中产生出来的，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事实说成理念活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46页。

的结果，不说成这一群体的理念，而说成不同于事实本身的主观的理念活动的结果。”^① 这里马克思是从作为家庭和市民社会的成员而存在的群体的理念出发去说明国家。

黑格尔还从一般理念出发去说明国家机体。他认为机体是理念向它的各种差别及各种差别的客观现实性发展的结果，由此得出，国家这一机体或政治制度是理念向它的各种差别及各种差别的客观现实性发展的结果。马克思指出：从国家之外的一般理念出发去说明国家机体是说明不了的，“**从机体的一般理念通向国家机体或政治制度的特定理念的桥梁是没有的，而且这种桥梁永远也架设不起来。**”^② 黑格尔无法说明为什么从一般理念推论出来的机体就是国家机体，而不是别的机体，例如太阳系。黑格尔的错误就在于：“他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做完了自己的事情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做完了自己的事情的思维の様式来制造自己的对象。……不是发展政治制度的现成的特定的理念，而是使政治制度和抽象理念发生关系，使政治制度成为理念发展链条上的一个环节。”^③ 这里，马克思是用政治制度自身的理念来取代政治制度之外的理念。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黑格尔那里，“哲学的工作不是使思维体现在政治规定中，而是使现存的政治规定化为乌有，变成抽象的思想。……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④ 这里是用事物自身的逻辑来取代事物之外的逻辑，要求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这些观点显然不是唯物主义的，而是唯心主义的，它们清楚地表明了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区别。费尔巴哈通过对黑格尔逻辑神秘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2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3页。

的批判和颠倒，得出了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是自然界的产物，一切问题应从自然界和人本身出发去加以说明的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结论。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逻辑神秘主义的批判和颠倒，得出了事物的本质就是事物自身的精神、理念、概念和逻辑，应从事物自身的精神、理念、概念和逻辑去说明事物的辩证唯心主义结论。

第四节 区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 诉诸人本主义和无产阶级

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同时，马克思积极筹办《德法年鉴》。批判黑格尔法哲学使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国家也是一种异化，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则深入探讨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从批判宗教转向批判政治，并进一步探讨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以及在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

一 《德法年鉴》的筹备和创办

《莱茵报》被封闭之后，马克思一方面总结这一时期参加实际斗争的经验，钻研历史和哲学，从事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研究，以解决自己思想上所产生的苦恼的疑问；一方面又积极筹办新杂志，准备更有效地同反动势力斗争。面对着普鲁士专制主义的反动和倒行逆施，有的人消极悲观了，例如卢格。他说，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是什么呢？是卡尔斯巴德决议^①的再版，是实行政治自由的尝试的再度失败，我们在从一个可耻的处境到另一个处

^① 1819年8月在卡尔斯巴德召开的德意志联邦各邦代表会议上制定了一系列反动的决议，规定在德意志各邦都实行书报予检制度，对大学实行最严格的监督，禁止大学生结社，成立中央审讯委员会，来迫害有反政府嫌疑的人（所谓蛊惑者）。这些警察措施的倡导者是奥地利首相梅特涅。

境，这一代的确不是为自由而生的。有的人走上了歧途，布鲁诺·鲍威尔等“自由人”就是如此。他们在现实中遇到了挫折，就把一切政治斗争和社会运动都看成是自我意识的不完全的表现，脱离并否认一切现实斗争，甚至反对革命，反对群众。说什么“自由人”决不用社会崇拜和人民崇拜来代替国家崇拜，“自由人”反对一切威胁个人绝对自由的暴政，不管它是宗教的、国家的还是“群众”的暴政。马克思则不然，他承认德国的现状是非常恶劣的，在德国充满了庸人。他说，专制制度的唯一原则就是轻视人类，使人不成其为人，德国的专制制度就是要使世界不成其为人的世界。德国的君主制度就是庸人的产物。“庸人是构成君主制的材料，而君主不过是庸人之王而已。”^①他为德国的状况而感到耻辱，但是并不悲观。他反对悲观主义，主张让死人去埋葬和痛哭自己的尸体，号召人们投入新的生活。他认为最先朝气蓬勃地投入新生活的人的命运是令人羡慕的。马克思的乐观主义精神是建立在对现实的深刻的认识上的。首先他看到德国已经反动到顶了，专制制度的倒行逆施已使它暴露了自己的反动面目：

“自由主义肩上的华丽斗篷掉下来了，极其可恶的专制制度已赤裸裸地呈现在全世界的面前。”^②资本主义的发展正在使德国的封建专制制度解体，“工商业的制度，人们的私有制和剥削制度正在比人口的繁殖不知快多少倍地引起现今社会内部的分裂，这种分裂，旧制度是无法医治的”^③。他指出在旧制度的分裂中必然产生出新的果实，事件的进程给能思想的人认识自己的状况的时间愈长，给受苦难的人进行团结的时间愈多，那末，这个果实就会愈甘美。其次，他认为专制制度令人感到耻辱也不完全是坏事，因为耻辱本身已经是一种革命，如果整个国家真正感到了耻辱，那它就会象一只蛰伏下来的狮子，准备向前扑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正是基于对于形势的这样一种认识，马克思积极从事创办新杂志的工作，准备新的斗争。

创办新杂志的建议是由卢格向马克思提出的。马克思本来接受海尔维格的邀请准备为《德意志信使》撰稿，由于海尔维格被逐出苏黎世并且不得不放弃《德意志信使》的出版，马克思就接受了卢格的建议。卢格要把杂志办成具有激进色彩的和他过去办的《德意志年鉴》差不多的刊物。而马克思则认为《德意志年鉴》那样的刊物已经不适应需要了。他说：“即使《德意志年鉴》能重新获准出版，……而现在这已经不够了。”^①他极力想把这个杂志办成象《莱茵报》那样的刊物，使它成为争取民主的政治斗争和社会斗争的武器。他主张在新杂志中把德国的哲学激进主义和法国的社会政治激进主义结合起来，因此，建议把杂志的名称定为《德法年鉴》，并在具有象征意义的斯特拉斯堡出版。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后果，唤起热情。卢格等人同意马克思关于德法联盟的思想。

马克思为《德法年鉴》规定了任务，那就是“要揭露旧世界，并为建立一个新世界而积极工作”^②。他强调要唤起人们的自尊心、即对自由的要求，因为只有这种心理才能使社会重新成为一个人们为了达到崇高目的而团结在一起的同盟，成为一个民主的国家。马克思还为《德法年鉴》规定了思想路线，那就是反对教条主义，反对教条式地预料未来，主张“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③。马克思提出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不是依据唯物史观而是依据辩证唯心主义。当时马克思还是把理性作为世界的本质，他说：“理性向来就存在，只不过它不是永远以理性的形式出现而已。因此，批评家可以把任何一种形式的理论意识和实践意识作为出发点，并且从现存的现实本身的形式中引出

① 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5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作为它的应有的和最终目的的真正现实。”^① 马克思所说的批判旧世界主要是批判宗教和政治国家。他说：“意识改革不是靠教条，而是靠分析那神秘的连自己都不清楚的意识，不管这种意识是以宗教的形式或是以政治的形式出现。”^② 马克思所说的发现新世界就是发现理性。他说：“我们是从世界本身的原理中为世界阐发新原理。”^③ 在马克思看来，宗教、政治国家就是理性的非理性形式，或者说它们以非理性的形式反映着理性。宗教反映了理论斗争，是人类理论斗争的目录，政治反映了一切社会斗争，是人类实际斗争的目录。在政治国家的各种现代形式中，包含着理性的要求，国家到处意味着理性已经实现，但同时它又到处陷入理想的使命和各种现实的前提的矛盾中，只有批判宗教和政治国家才能得到理性和真理。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进一步提出批判应当是“无情”的，“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④ 这充分表达了马克思的高昂的斗争精神和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它把马克思和卢格、鲍威尔区别开来，也把马克思和教条式地预料未来的空想共产主义区别开来。

不过《德法年鉴》的创办很不顺利。根据德法联盟的思想，当时曾计划邀请法国一些著名社会主义者如拉马耐、路易·勃朗、卡贝、蒲鲁东等为《德法年鉴》撰稿，由于这些人大多数是有神论者，不欢迎把否定上帝和消灭宗教放在首位的德国激进派，因而都拒绝了。在德国方面也不顺利，马克思给费尔巴哈去信盛情邀请他给《德法年鉴》撰稿，信中说：“您是第一批宣布必须实现德法科学联盟的著作家之一。因此，您必然也是旨在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6页。

现联盟事业的第一批支持者之一。而现在要轮流发表德国和法国著作家的著作。巴黎的优秀作者们已经表示同意。我们十分高兴从您那里得到稿件”^①，“如果您马上给创刊号写一篇评论谢林的文章，那就是对我们所创办的事业，尤其是对真理，做出了一个很大的贡献。您正是最适合做这件事情的人，因为您是**谢林**的**直接对立面**。”^②卢格也给费尔巴哈写了信，信中说：“我承认我很担心，如果连您都拒绝，那末又让我们到哪里去找作家。所以，我对您的明智抱着很大希望，因为它很早以来就引导您走上法国人的道路和人道主义的道路，并使我们摆脱了许多羁绊”。^③但费尔巴哈还是拒绝了。在恩格斯、赫斯等人的支持下，经过一年的筹备，《德法年鉴》勉强创办起来，但由于观点分歧，只出了一期合刊号就停刊了。尽管如此，由于它在马克思的领导下表现了鲜明的共产主义色彩，影响还是很大的，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

《德法年鉴》上发表了马克思的三封信和两篇论文：《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通常所说的马克思《德法年鉴》时期的哲学思想，主要是指表现在这些文章中的哲学思想。《论犹太人问题》探讨了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则通过对德国理论和现状的批判分析，论证了在德国实现人类革命的可能性。

二 马克思思想的新进展

在上述两篇文章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45页。

③ 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著《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553页。

1. 论述了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的关系，提出宗教不是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人们的政治异化决定人们的宗教异化，要把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政治、对国家和法的批判。

马克思的这个观点是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提出来的，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得到了进一步论述。

布·鲍威尔把世俗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认为犹太人和基督徒之间的关系所以是对立的，就是因为他们的宗教是对立的，犹太人要想获得解放必须放弃自己的宗教，他们只有首先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彻底解放。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是一个前提，只要犹太人和基督徒把他们互相对立的宗教只看成是人类精神发展的不同阶段，看成是历史蜕掉的不同的蛇皮，把人本身只看成是蜕皮的蛇，这样他们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宗教对立的关系，而是人的关系了。正是基于这样看法，鲍威尔认为犹太人不放弃自己的宗教，就无权要求政治解放。

马克思不赞同鲍威尔的观点，他认为政治解放和宗教解放不是一回事，政治解放不要求宗教解放为前提，它也达不到消灭宗教的结果。不能简单地把犹太人的问题归结为神学问题。犹太人问题固然有时表现为神学问题，实际上是个世俗问题。他指出，依据犹太人居住的国家不同，犹太人问题也有不同的提法，在没有取得政治解放，没有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德国，犹太人问题表现为纯粹神学问题，表现为犹太人与基督教国家的对立，这实质上是政治解放问题，只在神学批判里兜圈子，解决不了问题。在立宪国家的法国，犹太人问题也以神学问题的假象出现，但它实质上是一个宪政问题，是政治解放不彻底的问题。只有在北美合众国，在政治国家十分发达的地方，犹太人问题才失去了神学意义，直接表现为世俗问题。在这里，在政治解放已经完成了的国家，宗教不仅存在，而且表现了生命力和力量。由此，马克思得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宗教的存在是一个缺陷的存在，这个缺陷的根源只应该到国家自身的本质中去寻找。“在我们看来，宗教已经不是

世俗狭隘性的原因，而只是它的表现。因此，我们用自由公民的世俗桎梏来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我们并不认为：公民要消灭他们的世俗桎梏，必须首先克服他们的宗教狭隘性。我们认为：他们只有消灭了世俗桎梏，才能克服宗教狭隘性。我们不把世俗问题化为神学问题。我们要把神学问题化为世俗问题。相当长的时期以来，人们一直用迷信来说明历史，而我们现在是用历史来说明迷信。”^①

马克思是怎样用人们的世俗桎梏去说明他们的宗教桎梏呢？具体地说，就是用人们的政治异化来说明他们的宗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认识到政治国家是一种异化，这里他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所取得的认识用来说明宗教。马克思指出：“在政治国家真正发达的地方，人不仅在思想中，在意识中，而且在现实中，在生活中，都过着双重的生活——天国的生活和尘世的生活。”^②“政治国家的成员之所以信奉宗教，是由于个人生活和类生活、市民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二元性；他们信教是由于人把处于自己的现实个性彼岸的国家生活当做他的真实生活；他们信教是由于宗教在这里是市民社会的精神，是人们相互脱节和分离的表现。”^③

马克思还直接从人们的经济地位和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出发去说明宗教。他提出要到现实的犹太人那里去寻找犹太教的秘密，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是实际需要、利己主义，实际需要和私自利的神就是钱，钱是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的异化。基于这样的认识马克思指出要消灭犹太教必须首先消灭它的世俗基础，只有消灭了产生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才能消灭犹太教，他说：“一种社会组织如果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前提，从而能够消除做生意的可能性，那末这种社会组织也就能使犹太人不可能产生。他的宗教意识就会象烟雾一样，在社会的现实的、蓬勃的空气当中自行消失”^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46页。

这里马克思对宗教的认识比以前深刻多了。虽然以前也把宗教看成是人的异化，但那里指的是人的理性的异化，这里则是指人的劳动和存在本质的异化；虽然以前也把宗教的根源归结于尘世，但那里只是提到先验的国家需要宗教，这里则揭示了先验的国家需要宗教的原因，即它是虚幻的共同体，那里只提到贵族信仰宗教的原因在于他们不满意自己的现实地位，这里则一般地揭示了政治国家的公民为什么会信仰宗教。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他的宗教观，他提出：“人并不是抽象的栖息在世界以外的东西。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国家、社会产生了宗教即**颠倒了的世界观**，因为它们本身就是**颠倒了的世界**”^①，“宗教的苦难既是现实苦难的**表现**，又是对这种现实苦难的**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生灵的叹息”^②。这里重申了国家、社会产生宗教的观点。马克思还阐述了宗教的反动的社会作用。他指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是人们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是装饰在人们的枷锁上的虚幻的花朵，它用虚幻的幸福来掩饰世界的缺陷，来慰藉人们的精神，使人们安于自己的苦难。正因为如此，不反对宗教就不能很好地改造这不合理的苦难的世界；但是只停留于反宗教斗争上也不能很好地改造这不合理的苦难的世界。因为我们摘去了装饰在锁链上的那些虚幻的花朵，这些没有任何乐趣、任何慰藉的锁链依然存在，我们抛弃了关于自己处境的幻想，那需要幻想的处境依然存在，也就是说，我们抛弃了宗教，那产生宗教的苦难世界依然存在。必须消灭产生宗教的苦难世界，也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消灭宗教。由此，马克思得出了必须进行政治批判的结论。他说：“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非神圣形象**中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就变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就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就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

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从其内容看无疑比费尔巴哈深刻。费尔巴哈只看到人们的宗教异化，思想异化，看不到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即在市民社会和政治中的异化；马克思既看到了前者，又看到了后者。费尔巴哈认为宗教是一般人的产物，人们信仰宗教才产生异化，马克思认为宗教乃是异化了的、失掉自身的人的产物，人们由于异化才信仰宗教。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人，这客观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人们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的头脑的，这个问题要求人们去研究人在世界中的分裂，可是由于费尔巴哈不了解人们现实中的异化决定人们的宗教异化，人们不是由于宗教才异化，而是由于异化才产生宗教，所以他就不懂得，把宗教归结为人，归结为它的世俗基础，事情并没有作完，必须用世俗世界的自我分裂来说明宗教的产生，他也就不能给自己提出研究现实、批判现实的任务。马克思认为异化的人产生宗教，他特别注意研究人是怎样把宗教幻想塞进自己头脑中的，这使他从宗教批判进到政治批判，走上了通向唯物主义的道路。

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的宗教观归根到底还是从人的异化出发去说明问题的，他把宗教归结为社会，把社会归结为人的异化，他不是用社会去说明人，而是用人本身去说明社会，从哲学思想的性质看还没有超出人本主义。

2. 分析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深刻地批判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肯定人类解放是人的彻底解放。

鲍威尔一方面要犹太人放弃犹太教，要一切人放弃宗教，认为这样才能作为公民得到解放，另一方面又认为，宗教在政治上的废除就是宗教的完全废除，人们放弃了宗教就会处于一种人的关系中，这样就混淆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关系，美化了政治解放，这就提出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问题。马克思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为，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不同，它与宗教并不矛盾。犹太人、基督教徒、一切宗教信徒的政治解放，就是国家摆脱犹太教、基督教和一切宗教而得到解放。国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并不妨碍绝大多数人信教，所以政治上从宗教解放出来，政治解放，并不是彻底的没有矛盾的解放。

从政治解放与宗教对立出发，鲍威尔认为国家权威和信仰是对立的，马克思认为国家和宗教一样是虚幻的普遍性，他说：

“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关系，正象天和地的关系一样，也是唯灵论的。和宗教与世俗世界的关系一样，政治国家和市民社会也是处于对立的地位，……在国家中，即在人是类存在物的地方，人是想象中的主权的虚拟的分子；在这里，他失去了实在的个人生活，充满了非实在的普遍性。”^①

鲍威尔由于混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所以他也不了解人权的实质，把人权等同于人的本质，认为宗教是与人权对立的。他说：“犹太人是否真的能够享有这种权利呢？只要他还是犹太人，那末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狭隘本质就一定会压倒那种把他作为人和别人结合起来的人的本质，一定会使他和非犹太人分离开来。他的这种分离说明：使他成为犹太人的那种特殊本质是他的真正的最高的本质，人的本质应当让位于它。”^② 马克思指出，人权并不与宗教相对立。人权中的一条是信仰自由，即信奉任何一种宗教的权利。信仰特权是一般人权。人权中的另一条是自由，而“自由这一人权的实际应用就是**私有财产**这一人权”^③。“私有财产这项人权就是任意地、和别人无关地、不受社会束缚地使用和处理自己财产的权利；这项权利就是自私自利的权利。……这种自由使每个人不是把别人看做自己自由的**实现**，而是看做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28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

自己自由的限制。”^①此外还有两种人权：平等和安全。平等无非是上述自由的平等，安全不过是把保证每个社会成员的人身、权利和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作为整个社会的目的。马克思的结论是：“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没有超出作为市民社会的成员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人的人。在这些权利中，人绝不是类存在物，相反地，类生活本身即社会却是个人的外部局限，却是他们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人和人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天然必然性，是需要和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②这里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和实质，但是马克思并不是完全否认它。马克思认为政治革命是打倒封建专制制度，摧毁一切等级、公会、行帮和特权的革命，是市民社会的革命。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从政治中获得解放，是市民社会的一部分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是一定的阶级从自己的特殊地位出发，从事整个社会的解放，它虽然是有局限性的解放，但是达到人类解放的一个步骤。马克思认为只有人类解放才是彻底的解放，人类解放才真正克服了个体和类的对立，实现了两者的统一，人的原有力量不再异化为政治力量与自己对立。

3. 探索在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与条件，诉诸人本主义，诉诸无产阶级，诉诸武器的批判。

马克思认识到人类解放才是真正的解放后，就着手探讨德国实现人类解放的可能性与条件。

马克思认为，德国的现状是落后的，它低于历史水平，总是重复陈旧的历史，在法国和英国行将完结的事物，在德国才刚刚开始。例如，法国和英国把关税保护制度看成锁链一样从理论上加以反对，而德国却把它当做美好未来的初升朝霞加以欢迎。在法国和英国，问题是社会对财富的控制，消灭已经发展到最大限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39页。

度的独占，在德国却是私有财产对国家的控制，把独占发展到最大限度。只有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才是唯一站在正统的当代现实水平上的德国历史，它是德国历史在观念上的继续。因此，德国人应当批判德国的现存制度，只有对它进行揭露才能使受现实压迫的人意识到压迫，从而使它更加沉重，以激起人民的勇气。但是，即使否定了德国的政治现状，也不能使德国达到现代的水平，所以还要批判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和同它联系着的现实的批判，也是对到目前为止德国政治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最彻底的否定。这种批判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在德国能否实现人的高度的革命。通过批判，马克思得出了肯定的回答：能。根据之一是德国有一个彻底革命的理论，这个理论是能够抓住人的根本即人本身，以人本身为人的最高本质的理论。马克思认为这个理论必然导致革命。他说：“德国理论的彻底性及其实践能力的明证就是：德国理论是从坚决彻底废除宗教出发的。对宗教的批判最后归结为**人是人的最高本质**这样一个学说，从而也归结为这样一条绝对命令：**必须推翻**那些使人成为受屈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①。根据之二是德国有进行人类革命的物质力量即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随着工业发展而形成起来的，它表明一切等级的解体，它被彻底的锁链束缚着，由于自己受的普遍痛苦而具有普遍性质，它若不解放整个社会就不能解放自己，它本身表现了人的完全丧失，只有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才能恢复自己，它否定私有制体现了社会发展的要求。马克思认为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就是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无产阶级在哲学的统率下对现实进行武器的批判。他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②人类解放没有物质力量，没有无产阶级不行，因为革命需要被动因素，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4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7页。

要物质基础。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人类解放更不能没有理论，没有哲学。理论对于德国有特别实际的意义，正象宗教改革是从僧侣的头脑开始一样，现在的革命则从哲学家的头脑开始。理论和哲学的意义就在于，理论是能动的，物质是被动的，哲学是头脑，无产阶级是心脏，物质力量依赖于精神去把握，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力量，思想的闪电一旦真正射入无产阶级这块没有触动过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三 应该如何评价马克思的这些新思想

上述材料表明，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相比，《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确有很大发展。对政治解放的批判表明他已经放弃了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对人类解放的肯定表明他已经转向共产主义。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把民主制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是与政治国家对立的，是否定私有财产的，这和人类解放的思想相似。他看到人有其实物本质，在现实的异化中，人的实物本质脱离人而异化，由此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人不仅要消灭在思想中的异化，而且要消灭在现实中的异化，人不仅要进行理论批判，而且要进行武器的批判。可是当时他并没有得出这个结论，与此相联系，他也没能提出实现民主制的物质力量和阶级基础问题。《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诉诸武器的批判和无产阶级，这正是高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时期的地方。这使马克思的思想非常接近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和以往一切哲学的根本区别之一在于以往一切哲学都只注重说明世界，唯独马克思主义注重改造世界。这并不是说以往的哲学不要改造世界，而是说它们认为一旦发现真理，真理自身就能实现，看不到真理的发现和实现都依赖于物质条件，需要一定的阶级基础。所以，它们总是诉诸理论，不能从理论过渡到实践，看不到物质实践的

重要性，找不到进行改造的阶级力量，所以解决不了改造世界的问题，并总是不可避免地犯有夸大精神力量，夸大个人作用的错误，陷入历史唯心主义不能自拔。承认物质实践与阶级力量在历史上的作用，是正确认识历史的重要条件。

不过应当指出，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还不是科学的，还是哲学共产主义。这种共产主义基本上是建立在带有理性主义色彩的人本主义基础上。马克思当时还是从人本主义出发去说明人的解放，把它看成是人本主义理论的结果，人的本质的实现。他也是从人的本质及其异化去说明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的，认为正是因为无产阶级是人的完全丧失，才促使它去从事人类解放事业，以达到人的全面恢复。

所以总起来看，《德法年鉴》时期，从马克思的哲学思想的性质来看，正在从黑格尔向费尔巴哈过渡。正如列宁所指出的，1844年马克思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

第五节 恩格斯转向黑格尔主义， 批判专制制度

和马克思一样，青年恩格斯最初在哲学上也是信奉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在政治上也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他是在德国从怀疑宗教转向黑格尔主义，从追求自由走向批判专制制度的。

一 转向黑格尔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

恩格斯从小就感受到虔诚主义的束缚，并且看到了社会生活中种种不合理的现象，因而他对宗教不满，向往自由。在他念书时，特别喜爱童话和民间故事，崇拜其中的英雄。在1836年写的一首诗中他就赞颂了一些文学作品中所描写的英雄人物，他说：“有许多美丽的形象，在远处招呼，犹如繁星点点，透过云

雾，给我们送来亮光，优美柔和。他们越走越近——我已经认出来了，这是**退尔**，手拿弯弓，那是**齐格弗里特**，他降服过巨龙，执拗的**浮士德**也来了，**阿基里斯**当先锋，光荣的**布尔昂的哥特弗里德**号召骑士们战斗要英勇。瞧！——兄弟们，请不要笑——还有那英雄**唐·吉珂德**骑着一匹骏马，到处厮杀。这支队伍来了，又消失了，只留下一片闪闪的金光，啊，怎样才能把他们挽留？又有谁能把他们赶上？诗一般的梦幻，还会重新出现，当你再次看见他们，欢乐充满心田。”^①后来，他谈到他为什么喜欢和热爱这些传说及其中的英雄时说，他喜欢刀枪不入的**齐格弗里特**的故事，是因为“书中刻画了一个无所顾忌的具有年轻人朝气的人物，他是任何一个奔走四方的手工业帮工效法的榜样，尽管今天他已经用不着同龙和巨人搏斗了”^②。他还指出，古老的民间故事对他有诗一般的魅力，是因为“它们把我从我们这种混乱的现代‘制度、纠纷和居心险恶的相互关系’中带到一个跟大自然近似的世界里”^③。

恩格斯的自由思想引起他父亲的不安和担心，在他中学毕业考试前的一年，他的父亲就让他辍学经商。

1838年8月底，恩格斯离开了故乡，到不来梅他父亲的朋友亨利希·列波尔那去实习经商。列波尔是一个在宗教和政治方面都十分保守的人，恩格斯的父亲让他到那里去是为了使他抛弃自由思想，循规蹈矩，将来成为象自己那样的商人。但是事与愿违，正是在不来梅恩格斯的自由思想迅速发展，开始转向黑格尔辩证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

在去不来梅之前，恩格斯虽然不满意于虔诚主义，但他还是信仰宗教的，希望上帝能赋予人们以真正的解放和幸福欢乐，带走一切灾难，使尘世的一切面目一新，使新的生活永无止境，充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624—62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3页。

满着永恒的光芒。到不来梅之后，他对宗教产生了怀疑，引起他激烈、沉重的思想斗争。在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他谈到了这一点，他说：“你不了解我们这些人为了了解有无上帝这个问题而不得不进行的斗争；你不了解一个人随着最初的怀疑而开始感觉到的那种负担即旧信仰的负担是何等沉重，当时他必须决定对旧信仰是维护还是反对，是承担它还是将它抛弃”^①。“我每天甚至整天都在祈求真理；自从我开始发生怀疑以后，我就这样做了”^②。事实也正是这样。恩格斯在1839年3月所写的《乌培河谷来信》中就生动地批判了虔诚主义对劳动人民的毒害。在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一系列信中也谈到宗教问题。在1839年4月8—9日信中，他说他从来就不是虔诚主义者。在1839年7月26日的信中，他批判了盲目信仰，向整个神学挑战。他说：“上帝的理性当然高于我们，然而它也并不是另一种理性，否则它就不成其为理性。圣经的教义也应当用理性去领会。——你说，精神自由就在于没有任何怀疑的可能。可是这是最大的精神奴役。只有在自己的信念中战胜了一切怀疑的人才是自由的。我决不是要你驳倒我，我要向整个正统神学挑战，让它来驳倒我吧。已有整整一千八百年历史的基督教科学如果拿不出任何论据来驳斥唯理论，而只是对唯理论的进攻略加反击，如果它害怕纯科学舞台上的斗争而认为最好是给对手身上涂满污泥，那么，这个问题还有什么可谈的呢？”^③

对宗教的怀疑和反对使恩格斯接受了施特劳斯的思想。1835年施特劳斯发表了《耶稣传》，用神话来解释圣经。他后来这样概述他的观点：“我认为神话这个概念是理解福音中所讲的奇迹以及理解其他许多与历史观点相矛盾的福音故事的锁钥。我说过，对于这样一些事实，例如东方博士面前出现了星、基督变貌，用几个饼奇怪地喂饱几千人等故事所讲的一些事实，要寻找自然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9—5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07—508页。

解释，是徒劳的；另一方面，不能设想这样的超自然现象是确实有的，所以只好承认类似的故事是捏造的。为什么在福音产生的时候造出了关于耶稣这样的故事呢？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首先是由于当时人们对救世主的期待。我说过，起初有少数人认为耶稣就是救世主，后来这样认为的人愈来愈多了，而在这以后，这些人就充满了一种信念：认为过去期待于救世主的一切，一定会在耶稣这里发生，他们所根据的是旧约圣经里的预言、预兆和通常对它们的解释……这就是为什么早期的基督教团体不仅能够而且一定会编造出关于耶稣的故事。”^①施特劳斯的神话论给了恩格斯以很大影响，他认为施特劳斯真正提供了向宗教神学进行斗争的武器，真正驳倒了神学。在1839年10月8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声明他已成了施特劳斯主义者。他说：“我目前是一个热心的施特劳斯主义者了。你们这就来吧，现在我可有了武器，有了盾牌和盔甲，现在我有把握了；你们就来吧，别看你们有神学，我也能把你们打得落花流水，使你们不知该往哪儿逃。”^②

施特劳斯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与宗教一致的说法，但用神话来解释宗教，实质上是用一般、类、宗教团体等解释宗教，也就是说他是站在黑格尔的实体的立场上来说明宗教，来批判黑格尔的。施特劳斯的思想与黑格尔思想的密切联系，引起了恩格斯对黑格尔的兴趣。并促使他去研究黑格尔的著作，转向黑格尔。在1839年11月20日给威廉·格雷培的信中他写道：“我正处于要成为黑格尔主义者的时刻。我能否成为黑格尔主义者，当然还不知道，但施特劳斯帮助我了解黑格尔的思想，因而这对我来说是完全可信的。何况他的历史哲学本来就写出了我的心里话。”^③在

① 转引自《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人民出版社1950年版，第90—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2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40页。

1839年12月9日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恩格斯宣布他走上了黑格尔主义的阳关大道，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宏伟思想完全把他吸引住了。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是促使恩格斯转向黑格尔主义的外在原因，而使恩格斯转向黑格尔主义的内在原因是他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在到不来梅之前恩格斯虽然向往自由，但对自由是什么还是很模糊的。到了不来梅之后他的自由思想不断发展。起初他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把自由和奴役的对立解释为自然和文化的对立，认为返回自然、恢复人的自然权利就是自由。他在题为《贝都因人》的诗中表达了这种思想。^①在《佛罗里达》一诗中，他把白人殖民主义者与自由自在地生活着的原始民族对立起来。在《德意志的七月日子》这首诗中，他把矛头直接对准封建统治。诗中写道：“狂风卷起千堆浪，暴风雨袭来，狂烈凶猛！怒海波涛如人立，小舟逐浪，起伏颤动。……我在颠簸的小舟中不由得想到你们——德意志各邦君主！忍辱负重的人民曾经肩负着你们高踞的黄金宝座，胜利地走遍祖国大地，赶走了冒险的征服者；就在那时，你们胆大妄为，你们背弃了一切诺言。现在，暴风雨从法兰西向我们袭来，人民群众此伏彼起，你们的宝座如小舟在暴风雨中飘摇，你们的权杖即将落地”。^②恩格斯特别憎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称他为恶棍，同时也憎恨欧洲其他国家的暴君。他在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没有哪个时期比1816年到1830年这个时期更充满王室罪行了；几乎每一个在当时掌握统治权的国君都应处以死刑。笃信宗教的查理十世，阴险的西班牙斐迪南七世，奥地利的弗兰茨——一架机器，只会签署死刑判决书并且到处看到的都是烧炭党人；唐·米格尔是一个比法国革命的全体英雄还要伟大的流氓，可是当他血洗优秀的葡萄牙人时，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都高兴地承认了他；还有俄国的杀父犯亚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13页。

历山大以及不愧为他的弟弟的尼古拉”。^①恩格斯认为对付反动的封建专制制度，必须使用革命暴力。他说：“在这里用温良恭顺的态度是什么也办不成的，这些侏儒——奴性、贵族的统治、书报检查制度等等，必须用剑来铲除”。^②又说：“只有国君被人民打了耳光而脑袋嗡嗡响时，只有他的宫殿的窗户被革命的鹅卵石砸得粉碎时，我才能期待国君做些好事。”^③恩格斯也非常鄙视为专制制度辩护的文痞，把他们比喻为恶狗，在《夜行》一诗中他写道：“黑夜里，我独自驱车行驶在我们熟悉的德意志国土上，这里到处都被强权压制，人们胸中燃烧着怒火万丈……恶狗一群在车后窜跳，按照敕令狺狺狂叫。它们不正象首都的那帮文痞？因嗅出我的自由精神而焦躁。请问，恶狗狂吠，这与我何干？我向往着自由的未来，请你们不要误入歧途，要知道，黎明前的黑暗最浓最稠。瞧，东方正在破晓，清晨即将来临，它委派启明星做先行。自由的钟声把世人催醒，钟声预告：不是暴风雨，是欢乐的和平！”^④恩格斯以和封建专制制度斗争为荣。他在给弗里德里希·格雷培的信中说：“我可不让书报检查机关管制我，使我不能自由写作；以后它爱删多少就删多少；我自己不愿意扼杀本人的思想。被书报检查机关删减总是不愉快的，不过倒也是光荣的；一个年已三十或写了三本书的作者竟然没有同书报检查机关发生过冲突，那他就不值一提；伤痕斑斑的战士才是最优秀的战士。一本书，拿来一读就应当看出它是同书报检查机关作过斗争的。”^⑤恩格斯的理想是“废除一切等级，建立一个伟大的、统一的、平等的公民国家”。^⑥正是这种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使恩格斯转向黑格尔的。恩格斯并不是全盘接受黑格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1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61—16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43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155页。

尔思想，他说：“我当然不会成为象欣里克斯等人那样顽固的黑格尔主义者，但是我应当汲取这个精深博大的体系中最重要要素。”^①确实如此，恩格斯接受了黑格尔的辩证发展观，但是不给发展设置一个极限。他把历史比作一个无限发展的螺线，他说：“我宁愿把历史比作信手画成的螺线，它的弯曲绝不是很精确的。历史从看不见的一点徐徐开始自己的行程，缓慢盘旋移动；但是，他的圈子越转越大，飞行越来越迅速、越来越灵活，最后，简直象耀眼的慧星一样，从一个星球飞向另一个星球，不时擦过它的旧路程，又不时穿过旧路程。而且，每转一圈就更加接近于无限。谁能预见到终点呢？”^②恩格斯认为黑格尔哲学的原则是自由，它能从理论的风平浪静的港湾驶向事件的波涛汹涌的海洋，恩格斯注重的就是黑格尔哲学中的自由思想，它的保守形式后面所隐藏着的革命。

1841年3月底恩格斯从不来梅回到巴门，同年9月下半月至1842年10月8日他在柏林服兵役，这期间先后批判了谢林、荣克和威廉四世，他的思辨唯心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观点有了进一步的表现。

二 在与谢林的论战中，捍卫和继承了

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因素

恩格斯批判谢林是反专制主义斗争的需要。谢林“在现代哲学史上曾经起过巨大的作用”^③，在其早期著作里受法国大革命影响，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要求法制和自由的理想，“他那思潮起伏的头脑产生过帕拉斯类型的光辉思想，而且其中某些思想在日后的斗争中也是突出的”^④。但是，随着封建势力在欧洲的全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5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3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65页。

复辟，谢林的思想急剧地向右转，由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宣传理性哲学，转变为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宣传神秘主义。为了打击青年黑格尔派，清除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和自由原则所带来的影响，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1年把谢林请到柏林，以便“杀死黑格尔这头可怕的龙”，“以敬效尤”。于是，回击谢林对黑格尔的攻击，捍卫并宣传黑格尔哲学中的革命因素，就成了反对专制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迫切任务。恩格斯这个年仅21岁的义务兵勇敢地肩负起这项重任。1841年12月中旬他写了《谢林和黑格尔》，1842年3月和5月发表了《谢林和启示·批判反动派扼杀自由哲学的最新企图》和《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在批判谢林的过程中，恩格斯阐发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自由原则。

恩格斯高度评价黑格尔哲学，他把黑格尔哲学比作蕴藏丰富珍宝的迷宫，并认为青年黑格尔派为探取珍宝创造了条件。他说：“通向秘密的美不胜收的珍宝的新门户都敞开了，这些珍宝藏匿在沉默的山底，在此以前只有少数人看到它们熠熠生辉。有勇气冒着风险走向这座迷宫的人，当时为数不多；现在，平坦的大路已经开通，沿着大路走去就能获得神话中的宝物。与此同时，黑格尔的学说通过他那些学生的口传言谈变得更为人们所理解、更明确了。”^①恩格斯非常重视黑格尔哲学中的独立的和自由思考的原则，认为从这样的原则出发就能得出强有力的、有如急流般的结论。这就肯定了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质。恩格斯非常重视黑格尔的事物发展的否定的辩证法，指出：“否定必然仅仅来自存在物本身，成为它的内在本质的一种发展，成为唤起意识的一种因素，直到它在自己的较高级活动中重新由它自己否定自己为止”^②。这里肯定了革命变革是事物发展的必然。恩格斯非常重视黑格尔关于理性和现实的关系的辩证理解，并从中引申出实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47页。

的结论。谢林割裂理性和现实之间的联系，宣扬理性的研究对象是可能的东西。恩格斯引证黑格尔关于一切合乎理性的也是现实的观点来与谢林相对立，并且从中得出结论说：“迄今为止，任何哲学给自己规定的任务都是把世界理解为合乎理性的。一切合乎理性的，当然也是必然的；一切必然的，应当是或者至少应当成为现实的。这是通向现代哲学的伟大实践结果的桥梁”。^①早在1840年2月恩格斯在《时代倒退的征兆》一文中就提出：必须使科学和生活、哲学和现代倾向、白尔尼和黑格尔互相影响，强调要把两者结合起来。在这里，恩格斯进一步从真理转化为现实来论证从事伟大实践的必要性。

在肯定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的同时，恩格斯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他认为黑格尔为自己设置了界限，这妨碍他从其辩证方法得出强有力的结论。他的原则总是带有独立和自由思考的印记，但是结论往往是细心的，甚至谨小慎微的。之所以产生这种情况有时代的原因，黑格尔的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内容，他的学说都带有复辟王朝时期的烙印；也有个人的原因，他受了当时精神气氛的影响汲取了实证的要素，而没有更多地从纯粹思想中作出结论。

恩格斯虽然批判了黑格尔哲学的保守性，但还没有摆脱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他和黑格尔一样把观念看成是至高无上的，他说：“观念的力量就是这样：凡是认识这种力量的人都情不自禁地谈到它的庄严并且宣布观念的万能；如果观念需要，他就会心甘情愿地抛弃其他所有的一切；他准备把生死置之度外，准备献出自己的财富和生命，只要观念而且仅仅只要观念得以实现。”^②他号召人们把一切献给观念的事业。他说：“观念，人类的自我意识也就是那只奇异的凤凰，它用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筑起自焚的柴堆，从化旧事物为灰烬的火焰中恢复了青春，重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68页。

冉冉升起。在我们成为自由人以前，把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我们所喜爱的一切、我们视为神圣而崇高的一切都奉献给这凤凰自焚的柴堆吧！让我们不要过份看重爱情、利益、财富，高高兴兴地把它们奉献给观念吧，——它会给我们以百倍的报答！”^①不过恩格斯是站在青年黑格尔派的立场来理解黑格尔哲学的，他非常重视自我意识，认为观念力量是通过自我意识表现出来的，他把自我意识比作圣杯，认为它可以赋予人以无穷的力量，使人得到永恒的解放。他说：“我们的使命是成为圣杯骑士，为了它我们要腰悬利剑，在最后一次圣战中甘愿献出自己的生命，因为，继之而来的必将是自由的千年王国。”^②这说明恩格斯的观点与黑格尔不完全相同。恩格斯的观点和青年黑格尔派也不完全相同，他不把理想和现实、主观和客观绝对对立起来，他反对主观主义，强调主观要服从客观。荣克竭力证明黑格尔体系的基本特征是确认自由主体和因循客体的他律相对立，恩格斯在批判荣克时指出：“无须特别熟悉黑格尔也可以知道，黑格尔要高超得多，他主张主体和客观力量相调和，他非常重视客观性，认为现实即存在比个人的主观理性要高得多，并且正是要求个人承认客观现实是合理的。黑格尔并不是荣克先生所说的宣扬那种在‘青年德意志’派身上却表现得非常任性的主观自律的人。黑格尔的原则也是他律，也是主体服从普遍的理性，有时甚至是服从普遍的非理性，例如宗教哲学就是这样。黑格尔最鄙视的是悟性，而悟性也无非是寓于主观性和个体性中的理性。”^③

三 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思想， 批判德国专制制度

恩格斯站在革命民主主义立场上理解黑格尔哲学，然后又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68—2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1卷，第26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23页。

黑格尔哲学去批判专制制度。在批判威廉四世时恩格斯指出，威廉四世所处时代的基本特点是自由精神的发展和自由精神反基督教的斗争。“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完全是自己时代的产儿；要彻底分析他这个人物，就必须从自由精神的发展和自由精神反基督教的斗争着眼，并且只有从这方面着眼。”^①

恩格斯认为威廉四世是普鲁士国家制度的原则、反自由的宗教原则的产物和体现，他力图重新把基督教直接灌输到国家里去。按照圣经道德的诫令制定国家的法律，建立基督教国家。但是时代精神、自由思想的发展，迫使基督教徒改革基督教，赋予基督教以科学的外貌，即采取神学形式，神学的实质是调和自由与宗教的对立，普鲁士的制度正是和神学相适应的。威廉四世一方面承认教皇是最高权力，一方面又承认国家权力是至高无上的，挑起了国家和教会的矛盾。威廉四世一方面抓住自己还能在中世纪残余中找到的一切东西，另一方面又要把自己的那套制度说得好象是一切崇高、伟大和自由的体现，掩盖自由与专制的矛盾。威廉四世能不能实现自己的制度呢？不能。威廉四世的自由主义是虚伪的。他想把一切可能的自由给予自己的普鲁士人，但他给予的却只能是不自由、独占和特权这些东西。他不是出版自由的死对头，他允许有这种自由，但这种自由却仍然是一种主要为学者阶层所独享的权利。他不想废除代议制或者否定它，他只是不愿意让纯粹的公民享有代议制；他力图建立的等级代议制，便是普鲁士一些省的等级会议中已经部分地实行了的那种代议制。总之，他不承认任何普遍的、公民的、人的权利，他只知道同业公会的权利、独占、特权。也就是说，他要维持的是封建专制。但人们对贵族的特权和一切教派的僧侣的贪得无厌已恨之入骨，只要威廉四世明目张胆地实行他那套反动的东西就不能不遭到失败。威廉四世用虚假的自由主义骗不了人民，只能导致自己的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36页。

亡。书报检查的压制在普鲁士束缚了巨大的力量，只要把这种压力稍微减轻些就会产生无比强大的反作用，反动专制制度就会垮台。恩格斯认为当时普鲁士的情况与法国革命前的情况相似，也和法国一样必然发生革命。他说：“普鲁士的舆论愈来愈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即代议制和出版自由，特别是后者。不管国王怎样，首先要他给予出版自由，而出版自由一旦争得，再过一年必然会争得宪法。如果实行了代议制，普鲁士下一步将怎样发展，那就很难预料了。”^①

恩格斯这时主要诉诸观念，从观念出发来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是同当时的德国状况密切相联的。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还不发展，金钱关系还没有破坏封建的宗法关系，露骨的剥削还没有代替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阶级之间的分化、对立还不明显、尖锐，各等级之间的利益斗争主要还是以思想斗争、哲学斗争表现出来。与此相适应，当时的德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主义哲学，在它的影响下，一般德国人是不懂得物质利益的，他们往往把理性、精神看成是历史的动力，而认为物质利益至多是为理性原则服务的，它绝不会成为独立的、主导的目的。这种状况也制约了恩格斯的思想。

第六节 恩格斯转向批判资本主义和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1842年11月下半月恩格斯离开德国去英国从商，1844年8月离开英国返回德国，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思想发生了重大变化。从批判专制制度转向批判资本主义，从批判宗教转向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共产主义者，从信仰黑格尔主义转向信仰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3页。

一 看到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作用

英国是当时资本主义最为发展的国家，在那里，金钱关系已经破坏了封建的宗法的田园诗般的关系，露骨的剥削已经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所掩盖着的剥削，阶级分化非常明显，阶级斗争不是以思想斗争而是以利益斗争的形式表现出来。到了英国之后，恩格斯清楚地看到利益在社会生活中起着重大作用。他指出，在英国存在着不同的政党，例如托利党、辉格党、激进派等，每个政党都是一定阶级的组织：托利党是旧式贵族的党，辉格党是以商人和厂主为核心组成的，工人阶级则把激进主义原则看成是他们集体意识的表现，阶级之间和政党之间的斗争是利益斗争。他说：“在英国，至少在正在争统治权的政党中间，在辉格党和托利党中间，是从来没有过原则斗争的；它们中间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①他还指出，英国的革命只能从利益开始，以利益为目的。“这个革命的开始和进行将是为了利益，而不是为了原则，只有利益能够发展成为原则，这就是说，革命将不是政治革命，而是社会革命。”^②这一切说明恩格斯已经看到物质利益是阶级对立的基础，而这些阶级对立，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也是社会革命的基础。不过这时恩格斯刚到英国，还受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影响，重视精神轻视利益，把利益的统治看成是封建制的特征，是英国特有的反常现象和愚昧落后的表现。

在英国生活了一段时间之后，随着对英国历史和现状认识的加深，恩格斯对物质利益在历史上的作用的想法改变了，他认识到利益被提升为统治者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结果。在考察了英国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51页。

业革命的发展过程之后，他说：“英国工业的这一番革命化是现代英国各种关系的基础，是整个社会发展的动力。它的第一个结果，……就是利益被提升为人的统治者。”^① 这里他把物质利益和经济的发展联系起来，透过物质利益的作用，看到经济发展的作用。他不再把利益的统治看成是愚昧落后的表现，而是看成先进的表现。他认为虽然利益实质上是主观的、利己的、私人的利益，利益的统治必然表现为财产的统治，使金钱成为世界的统治者，使人成为物的奴隶，使人们的关系彻底被歪曲，但它同时是实现符合人性和理性的制度的前夜，它必然要从内部崩溃，让位给合乎人性和理性的制度。他仍然认为利益的统治是英国特有的现象。他说：“只有英国才有**社会的**历史。只有在英国，纯粹作为个人、有意识地不代表普遍原则的人们才促进了民族的发展，并且使之接近完成。只有在这里，群众才是为自己的私人利益进行活动的群众；只有在这里，原则要对历史有所影响必须先转化为利益。”^② 但是他不认为这是特殊的反常的现象，相反认为这是符合规律的现象。他指出，法国人和德国人还没有社会史，因为在法国和德国，社会的因素还完全被掩藏在政治的因素之下，还丝毫没有和后者分离开。而在英国，政治的因素已逐渐被社会的因素战胜，并且为后者所驱使。法国人和德国人也逐渐走向社会史的道路。

后来恩格斯曾精辟地概述过他这时的思想，他说：“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61—6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92页。

唯心史观是不懂得任何物质利益的，科学地说明物质利益，承认它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是唯物史观的基本特征。从这个角度看，恩格斯当时的思想很接近唯物史观。不过恩格斯那时的观点还不是唯物史观，他对利益的认识还是感性多于理性，经验的描述多于理论分析，还不能对利益作出科学的说明。他虽然看到并承认英国人特别重视利益，利益的斗争在英国的历史中起了重要作用，英国的革命只能是社会革命，可是却把这归结为英国的民族性。他说：“德国人是信仰基督教唯灵论的民族，他们经历的是哲学革命；法国人是信仰古代唯物主义的民族，因而是政治的民族，他们必须经过政治的道路来完成革命；英国人的民族性是德国因素和法国因素的混合体，这两种因素包含着对立的两个方面，当然也就比这两个因素中的任何一个都更广泛、更全面，因此，具有这种民族性的英国人就卷入了一场更广泛的即社会的革命中去。”^①他认为英国人的民族性是德意志因素和罗马因素的混合体，它包含着不可调和的矛盾。他用这样的民族性去解释英国的工业革命等实践活动。他说：“英吉利民族性的特点就是未解决的矛盾，完全相反的东西的合一。……英国人总是怀着一种内心的不安——感觉到无法解决矛盾，这种感觉本身就驱使他们行动起来。对矛盾的感觉是那种只集中于外部世界的动力的泉源，这种感觉曾经是英国人殖民、航海、工业建设和一切大规模实践活动的原动力。”^②

二 认识无产阶级，转向共产主义

资本主义的发展所带来的一个严重后果就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以及由此而来的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

恩格斯一到英国就看出资本主义工业所造成的无产阶级贫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9页。

化，是英国国内极其严重的社会问题。他指出：“工业虽然可使国家富庶，但同时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着的赤贫如洗、勉强度日的无产者阶级，这个阶级是消灭不了的，因为他们永远也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商业稍微一停滞就会使这个阶级的大部分人挨饿，大规模的商业危机就会使整个阶级都挨饿。”^①同时恩格斯也看到民主制是不能解决这个社会问题的。他指出：“单纯的民主制并不能治愈社会的痼疾。民主制的平等是空中楼阁，穷人反对富人的斗争不能在民主制或单是政治的基础上完成。”^②恩格斯把希望寄托在无产阶级身上，认为只有无产阶级才是最具有前途的。在恩格斯看来无产阶级起码有四个特点。第一，他们关心时代精神。他指出：“在英国，一个阶级的社会地位愈低，愈‘没有教养’（就一般的意义来说），它就愈进步，愈有远大的前途——这一情况是非常显著的。”^③在英国，有教养，尤其是有学问的人，近三百年来对时代的旗帜是不闻不问的，而工人却是进步著作的热心的读者。第二，他们是可塑性材料、没有偏见。尽管他们粗野，将来拯救英国的却正是他们，所以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值得尊敬的人。第三，无产阶级人数最多、力量最大。无产阶级超过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几乎是一半。第四，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无产阶级只有起义别无出路。他认为妨碍无产阶级的是合法斗争思想，但是通过合法斗争的实践，无产阶级会认识到用和平的方式进行革命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暴力消灭现存的反常关系，根本推翻门阀贵族和工业贵族的统治，才能改善无产阶级的物质状况。当工人阶级必须在饿死和起义之间进行选择时，工人阶级是会选择后者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批判资本主义，探讨无产阶级的解放道路的过程中发现唯物史观的。恩格斯批判资本主义，认识无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7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1页。

级正是起始于他在英国的时候。列宁曾指出：“恩格斯是在英国，在英国工业中心曼彻斯特认识无产阶级的。……恩格斯第一个说明了无产阶级**不只是一个受苦**的阶级；说明了正是它所处的那种低贱的经济地位，无可遏止地推动它前进，使它去争取本身的最终解放。而战斗中的无产阶级是能够**自己帮助自己的**。”^①列宁的这些话是针对《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而说的，它也完全适用于恩格斯在英国时的思想。

对无产阶级的同情以及对资本主义社会和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反人道性质的认识，促使恩格斯转向共产主义。

到英国不久，恩格斯就看到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的联系，他指出，社会主义主要是在资产者下层和无产者中间征集自己的拥护者，他们为教育英国劳动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他还非常赞赏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为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和毅力，他说：“从社会主义者身上可以很明显地看到英国人的毅力……为了社会改造，这些小伙子准备献出一切：妻子和儿女，财产和生命。”^②

1843年10月恩格斯专门著文《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向英国公众介绍法、德等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在这篇文章中，恩格斯揭示了共产主义事业的性质，指出共产主义就是“在集体所有制的基础上来改变社会结构的那种急剧的革命”^③，它“不是英国或其他什么国家的特殊情况造成的结果，而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④同时恩格斯也指出英、法、德三国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情况各不相同。

“英国人由于国内贫困和道德败坏的现象的迅速加剧，他们通过**实践**达到这个学说。法国人是通过**政治**达到的，他们起初只是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但当他们意识到这还不够的时候，除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页。

政治要求而外，他们又提出了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的要求，德国人则是通过哲学，通过对基本原理的思考而成为共产主义者的。”^①正是由于产生情况不同，三国的共产主义学说不可能没有分歧。恩格斯认为分歧是次要的，三国的共产主义者应加强相互了解，加强亲密团结，以促进共产主义事业的成功。这表明恩格斯已经转到共产主义立场上。

当时恩格斯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是什么，这从他对其他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的评论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恩格斯认为傅立叶有两大功绩：一是他证明每个人生下来就有一种偏好某种劳动的习性，绝对懒惰是胡说，确立了劳动和享受的同一性，从而说明了现代社会把二者分裂开来是不合理的。二是他指出了协作的优越性。恩格斯认为傅立叶的不彻底性就在于他不主张消灭私有制，而不消灭私有制就不能真正解放无产阶级，只能是旧的经过改良的竞争制度，比较开明的囚禁穷人的巴士底狱。恩格斯还非常赞赏英国社会主义的反宗教的立场。他说：“英国的社会主义者比法国的社会主义者更有原则和更为实际。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公开反对各种教会，并且根本不管什么宗教不宗教。”^②他对法国共产主义把基督教和共产主义联在一起、宣扬基督教就是共产主义的作法持否定态度，指出：“即使圣经里有些地方可以做有利于共产主义的解释，但是圣经的整个精神是同共产主义、同一切合理的创举截然对立的。”^③他还批判了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的局限性，指出：“平均主义派和大革命时代的巴贝夫派一样，都是一些相当‘粗暴的人’。他们想把世界变成工人的公社，把文明中间一切精致的东西——科学、美术等等，都当做有害的危险的东西，当做贵族式的奢侈品来消灭掉，这是一种偏见，是他们完全不懂历史和政治经济学的必然结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75—57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3页。

果。”^①

这一切都表明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要高于以往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恩格斯所主张的共产主义，是反对平均主义、禁欲主义和宗教，否定私有制和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不过当时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学说也还不是科学的，这从恩格斯对待德国的哲学共产主义的态度可以清楚看出来。哲学共产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不同。科学共产主义，“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②，是资本主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冲突在无产阶级头脑中的反映，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而哲学共产主义则是从德国古典哲学的原理逻辑地推导出来的，是建立在这些哲学原理的基础上的。科学共产主义认为只有无产阶级具有社会主义的本性，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而哲学共产主义则认为共产主义是超越利益的，是一定原则的实现，所以受过较高教育的更容易接受共产主义，它也主要依靠受过教育的私有者。哲学共产主义不同于科学共产主义的地方，正是它的局限性和不科学的表现。可是当时恩格斯还看不到这一点，相反，对它加以肯定。恩格斯说：“德国在有教养的社会阶级中建立共产党的条件，比其他任何一个国家都要优越。德国人是一个从不计较实际利益的民族；在德国，当原则和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原则几乎总是压倒利益。对抽象原则的偏好，对现实和私利的轻视，使德国人在政治上毫无建树；正是这样一些品质使哲学共产主义在这个国家取得了胜利。英国人会觉得很奇怪，一个要消灭私有制的党，其绝大部分成员自身却是私有者，可是德国的情形恰恰就是这样。我们只能用受过较高教育的人，即用大学生和商人来充实我们的队伍；到现在为止，不论是在大学生或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商人中间，我们都没有遇到什么重大的困难。”^①这个事实说明，恩格斯虽然指出共产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状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但是他并不能科学地说明现代社会的一般状况怎样必然导致共产主义，也不能把这种观点贯彻到底。这个事实还说明恩格斯虽然看到无产阶级是进行社会革命的物质力量，但还不能科学地理解这一点，还不能揭示无产阶级与共产主义的必然联系，所以也不能把他在英国得出的关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的观点，应用于德国。

三 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批判资本主义转向共产主义促使恩格斯去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恩格斯日益深刻认识到，不研究政治经济学就不能驳斥和肃清为资本主义辩护的种种谬论和谎言，不能认识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不能找到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

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成果表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这篇文章集中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通过批判，恩格斯加深了对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反人道性质的认识，并尖锐地抨击了它的虚伪的人道主义。他说：“你们在什么时候做事情是纯粹从人道的动机出发，是从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不应存在对立这种意识出发的呢？你们什么时候讲过道德，什么时候不图谋私利，不在心底隐藏一些不道德的自私自利的邪念呢？”^②

“一个民族要是惹起它的供应者和顾客的敌视，那它就实在太愚蠢了。它表现得愈友好，就对它愈有利。商业的人道就在于此，而这种为了达到不道德的目的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手段就是贸易自由论所引以自豪的东西。”^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02页。

通过批判，恩格斯加深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认识。他认为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他从私有制出发去分析资本主义。

他从私有制出发来说明价值。私有制产生的最初结果就是商业，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就是价值。不能离开私有制和竞争来谈论价值，价值就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终究都会归结为竞争。”^①而不考虑竞争也无法确定生产费用和效用。

他从私有制出发去说明土地和人、资本和劳动以及劳动本身的分裂。私有制的最初结果就是生产分为两个对立面，即分为土地和人的活动，而人的活动又分裂为资本和劳动。资本和劳动本来是一个东西，资本是劳动的结果，是私有制使资本和劳动分裂。而随着资本和劳动的分裂，劳动本身也跟着分裂了，劳动的产物以工资的形式和劳动对立起来了。这种分裂完成之后，资本又分裂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所获得的增殖，甚至利润也分裂为利息和利润本身。不仅如此，私有制还使一块土地和另一块土地对立着，一个资本和另一个资本对立着，一个劳动力和另一个劳动力对立着。

他还从私有制出发去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运动规律。他指出，在私有制条件下，一切都归结为竞争，竞争以财产的垄断即私有制为前提，它又引起垄断，而垄断也挡不住竞争的洪流，它本身还会引起竞争。竞争规律是一个以当事人的盲目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而不是精神的规律，但是一个孕育革命的规律。竞争使财产集中。“这种财产的集中是一个规律，它同所有其他的规律一样，都是私有制所固有的；中等阶级必然愈来愈多地被消灭，直到世界分裂为百万富翁和穷光蛋、大土地占有者和贫穷的短工为止。任何法律，任何地产的分割，任何偶然的资本的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11页。

裂，都无济于事”^①。竞争还将引起无政府主义，造成周期性的商业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资本主义就是在繁荣和危机、生产过剩和停滞的反复交替中发展，最后必然导致社会革命。

恩格斯能够把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看到前者是后者的产物，是对后者的一种歪曲反映，是为后者辩护和服务的，并据此提出私有制的合理性问题，这无疑是深刻的。恩格斯从私有制和竞争出发去考察资本主义，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客观存在的、基于经济根源的阶级对立和分裂，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性的商业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趋势，并据此提出通过消灭私有制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这无疑也是深刻的。

但是从总体上看，无论是对政治经济学还是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还不能说已达到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高度。

我们知道，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重要的成果是提出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正是吸取了其合理成分创立了科学的劳动价值论，并进而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才真正揭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而恩格斯这里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主要还是揭露它的反人道的性质。而对于其中的劳动价值论则持否定态度。他认为：“抽象价值以及抽象价值是由生产费用来说定的说法，都只不过是一些抽象的不实际的东西。”^②

正是由于恩格斯不了解价值，因而他虽然批判商品生产，但是并不能理解它的本质及内在矛盾。他不懂得劳动力成为商品的重要意义，看不到劳动力这种商品的价值与它的使用所创造的价值差别，不懂得资产阶级夺取的是工人的剩余价值。所以，他虽然看到是劳动产生了资本及资本与劳动的分裂，但是却不能说明它的原因，他对资本主义的认识还是停留在它的外部表现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也带有强烈的伦理色彩。例如，他认为收入的分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2—6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04页。

地租、利润和工资是由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决定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阶级的分裂和利益的对立乃是人为的无根据的，只要人们消灭私有制放弃这种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象人那样有意识的进行生产，那么由此产生的一切恶果也就消灭了。

四 转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在英国恩格斯实现了从黑格尔式辩证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转变。在德国时，恩格斯是站在辩证唯心主义立场上看问题的，刚到英国时也是如此。他把原则和利益对立起来，把从利益出发看成是反常的落后的现象，把从原则出发看成是不言而喻的真理。他认为英国人之所以看不到英国存在着危机，正因为他们是物质利益出发而不是从精神出发去看问题的，因此看不到英国的现实必然和当时已走在前面的精神发生冲突。

不久，恩格斯就不是从精神出发去说明问题，而是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出发去说明问题了。这突出地表现在《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

托马斯·卡莱尔是站在封建主义立场上批判资本主义的唯心主义思想家，他通过大量材料揭露了英国的状况。恩格斯同意托马斯·卡莱尔对英国现状的揭露，但是不同意他对问题的分析。

托马斯·卡莱尔认为英国种种腐败现象和伪善产生的原因是无神论，这种无神论就是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但还没有恢复它的一种表现。他说：“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现在才发觉它不存在。这是真正的病根，整个社会坏疽的毒根。——宗教不再存在，没有上帝，人丧失了自己的灵魂，徒然寻求医治脓疮的药剂。”

恩格斯认为，造成英国社会种种腐败现象的根源是宗教。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35页。

马斯·卡莱尔所说的“无灵魂”“无神论”是由宗教产生的。他说：“宗教按其本质来说就是剥夺人和大自然的全部内容，把它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然后彼岸之神大发慈悲，把一部分恩典还给人和大自然。只要对彼岸幻影的信仰还很强烈很狂热，人就只能用这种迂回的办法取得一些内容。”^①在中世纪，人们有着强烈的宗教信仰，后来“信仰逐渐削弱了，宗教随着文化的日益发展而破产了，但人还是不了解，他在崇拜自己的本质，把自己的本质神化，变成一种别的本质。人处于这种不自觉而又没有信仰的状态，精神上会感到空虚，他对真理、理性和大自然必然感到失望。”^②恩格斯认为伪善的根源也是宗教。他说：“我们把这种伪善也归咎于宗教，因为宗教的第一句话就是谎话；宗教一开头向我们说明某种人的事物的时候，不就把这种事物说成某种超人的、神的事物吗？但我们知道，所有这些谎话和不道德现象都来源于宗教，宗教伪善、神学又是其他一切谎话和伪善的蓝本”^③。

托马斯·卡莱尔认为要消灭种种腐败现象和伪善必须建立英雄崇拜和劳动崇拜的宗教，他认为在真正的贵族、英雄的领导下，就可以把必然的民主主义和必要的主权结合起来，人们就可以迈着整齐的步伐前进。和托马斯·卡莱尔不同，恩格斯提出要消除一切自命为超自然和超人的事物，必须把宗教夺去的内容——人的内容，不是什么神的内容，归还给人。他强调，历史不是‘神’的启示，而是人的启示，“人只须要了解自己本身，使自己成为衡量一切生活关系的尺度，按照自己的本质去估价这些关系，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不应当到虚幻的彼岸，到时间空间以外，到似乎置身于世界的深处或与世界对立的什么‘神’那里去找真理，而应当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8页。

近在咫尺的人的胸膛里去找真理。”^①为了恢复人的本性，必须“永远向宗教和宗教观念宣战”^②。人“只有彻底克服一切宗教观念，坚决地诚心地回到自己本身，而不是回到‘神’那里去，才能重新获得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本质。”^③恩格斯认为托马斯·卡莱尔要建立英雄崇拜是由于他不懂得真正的人，“如果卡莱尔所了解的人是真正的人，具有无限性的人，他就不会再把人分成两类——山羊和绵羊，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贵族和平民，老爷和百姓”^④。

很明显，恩格斯这里和费尔巴哈一样是用宗教去解释世界的种种不合理现象，又用人去说明宗教，归根到底是用人的本质去说明世界，把人的本质作为衡量事物的尺度。当然，恩格斯与费尔巴哈也不完全一样，他所讲的人的本质主要是指人的生产和自由活动。他强调劳动和自由活动就是人的活动。这一点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有反映，在那里他把和人类本性相称的社会看成是象人那样有意识地进行生产的社会。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曾经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是辩证的唯心论者。他们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和他们从革命民主主义走向共产主义是同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发展，是和他们批判研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密切相关的，也是和他们深入实际斗争参加革命实践密切相关的。他们用批判研究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特别是黑格尔哲学所获得的新认识，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推动实际斗争的深入，又用参加实际斗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52页。

所取得的新认识，来检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成果。他们能够离开黑格尔走向费尔巴哈，正是他们的理论斗争和实践斗争相互作用的结果。

第三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马克思在转向共产主义之后，就着手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制度，论证共产主义。他是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武器去进行这个工作的，而其结果则是使他日益离开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恩格斯在转向共产主义之后，则深入研究英国产业革命及其后果，阐述英国工人阶级的产生、发展和历史使命，这促使他离开了费尔巴哈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第一节 马克思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创立异化劳动学说

批判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具有重要意义。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最初成果是得出异化劳动学说，这个学说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①中得到全面的阐述。

一 批判研究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写作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

研究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遇到了物质利益问题，这是促使他研究政治经济学

^①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

的最初动因。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谈到了这一点。^①离开《莱茵报》之后，马克思着手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通过这个批判，马克思认识到，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而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法的关系正象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②这里进一步表明了研究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性。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从批判宗教转向批判政治，批判国家和法。通过对国家和法的批判，马克思认识到私有财产的反人道的性质，这就直接导致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

除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之外，促使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还有社会的原因。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资本主义在英法已经高度发展，私有财产的独占已成了时代的重大问题，消灭私有财产的独占，实现人类解放已是时代提出的重要任务。马克思移居巴黎后，接触工人运动，研究社会主义著作，使他清楚地看到，要想消灭私有财产的独占，就必须正确认识私有财产，了解它的规律，为此必须研究政治经济学。当时很多思想家都在批判私有财产，转向共产主义。例如，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就从社会主义立场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了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赫斯也从经济上批判了资本主义制度。马克思在《手稿》中明确指出，他写本书时除了法国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以外，还引用了德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其中提到恩格斯、赫斯与魏特林。列宁说：“同恩格斯的交往，显然促使了马克思下决心去研究政治经济学，即马克思的著作在其中造成了整整一个革命的那门科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学。”^①很明显，当时欧洲各国的政治理论状况对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有重大影响。

马克思是1843年10月到巴黎以后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从1843年末到1845年初，他先后阅读了大量经济学著作，还作了很多摘录，其中有布阿吉尔贝尔的《德国详情，它的财富减少的原因和补救办法之无效。论财富、金钱和租税的性质。论自然、文化、商业和谷物之利益》、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麦克库洛赫的《论政治经济学的产生、成就、个别问题和意义》、詹姆斯·穆勒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让·巴蒂斯特·萨伊的《政治经济学概论》、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大卫·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弗雷德里克·斯卡尔培克的《社会财富的理论》、亚当·斯密的《国富论》等等。

《手稿》写于1844年6月至8月，它是马克思为写作《政治和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而作的准备。其中有逐字逐句的摘录，概括性的转述，批判性的注释，自己在思考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它反映了几个月来马克思对国民经济学进行批判研究时的认识过程。它不是一部系统的完成的著作，甚至也不是一部未完成著作的草稿。但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不重要、它的思想没有内在联系。不，《手稿》包含着非常丰富的内容、深刻的思想，这些思想中有着明显的内在联系。

《手稿》由三个片断组成。第一个片断即第一手稿，写在共有36页的一册稿纸上。马克思在上面划成并列的三栏，分别加了标题：“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中文版排为前后次序的三章原来是并列着的。在前16页稿纸上面，马克思在三个标题下写满了从斯密等人的著作中细心选择和整理了的摘录以及他本人的批判性的分析。从17页开始，只写了“地租”这一部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1页。

分。而在第22页到第27页结尾处，就不再管原来的标题，只写马克思自己的批判研究成果，这一部分就由出版者冠以“异化劳动”的标题作为第四章。第一手稿在第27页就突然中断。第二个片断即第二手稿，只有4页纸，是第40页至第43页，前39页已经散失，而在第43页上文章的末尾是一连串的点，表明并未写完，还有要发挥的东西。这4页由出版者冠以“私有财产的关系”的标题。第三个片断即第三个手稿，是一本有68页的笔记本，其中最后23页是空白。手稿开头两个部分是对第二手稿的第36页至39页的补充，由出版者冠以“国民经济学中反映的私有财产的本质”和“共产主义”的标题。第三部分由出版者冠以“需要、生产和分工”的标题，它还包括《手稿》的序言，现已被放到全书的前边。作为第四部分的是一篇独立的、在排列顺序上与保存下来的片断没有直接联系的附录，它被冠以“货币”的标题。作为结尾的第五部分被冠以“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它本来是分别放在第三部分之前和之中的。

在马克思生前《手稿》并未发表。1927年由达·波·梁赞诺夫编进俄文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库》第3卷，但这次编得不够完全，只有第三手稿的大部分。由于当时误认它是为创作《神圣家族》而写的，因而加了《〈神圣家族〉的预备著作》的标题。1929年它被编入俄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第3卷，它的形式还是零散的，标题也同样是错误的。1932年，这部手稿经过整理，用原文发表在朗兹胡特和迈耶尔出版的《卡尔·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早期著作）》第1卷里，标题是《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这个版本亦不完全。同年，在苏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出版的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中，编入包括现在看到的三个手稿的全文，标题是《经济学—哲学手稿（1844）》。这一版本的编排次序和标题都比较科学。

二 异化劳动概念的提出及其规定

在《手稿》中，马克思的思想有重大发展，这最主要表现在异化劳动学说上。异化劳动学说是马克思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为武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物。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一大贡献是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肯定劳动是一切财富的价值源泉，也就是说，它把人的主体本质看成是劳动，把财产归结为人的主体本质。马克思吸取了其中的合理思想，用它来改造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理论。费尔巴哈在承认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的前提下，把人的理性、意志、感情看成是人的本质。马克思继承了费尔巴哈的人是自然界的产物的思想，但是他把人的本质看成是改造对象世界的活动即劳动，也就是说，他又继承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提出的人的主体本质是劳动这一合理因素。不过，马克思所讲的劳动又与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讲的劳动不同，它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而不是创造私有财产的劳动，也不是仅仅为了维持生命而进行的谋生活动。

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有一个明显的矛盾，一方面它认为劳动是人用来增长自然产品的价值的唯一东西，劳动是人的能动的财产，劳动的全部产品，本来属于工人；另一方面它又认为实际上工人得到的是产品中最小的、没有就不行的部分，也就是说，只得到他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工人生存所必要的那一部分，以及不是为繁衍人类而是为繁衍工人这个奴隶阶级所必要的那一部分，认为工人贫困化这一事实的存在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就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分析工人贫困化时得出异化劳动学说的。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生产的产品与工人相脱离，变成与工人相对立的东西。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马克思指出：这一事实表明工人的产品与工人相异化，并进而指出，工人的产品与工人相异化不仅意味着

他的劳动产品成为对象，成为外部的存在，而且意味着他的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东西而在他之外存在，就是说，异化不是指对象化，而是指对象变成了异己的对象、与人相对立的对象。产生异化的结果是工人变成奴隶，因为工人是在自然界中展开自己的劳动活动，通过改造自然界给自己提供劳动的生活资料和直接的生活资料。产品异化使工人失去这一切，而他要获得这一切就得把自己变成工人、生产财富的肉体的主体，变成奴隶。

那么，工人的产品为什么会与工人相异化呢？马克思认为，这是工人的生产活动和他相异化的结果。产品是工人的生产活动制造的，产品是结果，生产活动是原因，产品异化了，那么一定是生产活动首先异化了。由此，马克思得出了劳动的异化，即人的生产活动的异化。马克思指出，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人在劳动中肯定自己，得到幸福，可以自由的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劳动是人的自愿的行动，是劳动需要的满足，是属于人自己的。而劳动的异化则使劳动变成人的外在的东西，人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地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劳动不是自愿的，而成了被迫的、强制的，劳动不是满足劳动需要，而是满足劳动需要以外的需要的一种手段。劳动不属于自己而属于别人。

马克思从人的产品异化和人的劳动即生产活动的异化得出了人的类本质与人相异化。他认为人的类本质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这种类本质一定要对象化，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即改造无机界得到表现和确证。产品异化使人不能在对象中实现其本质；劳动的异化把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的手段，于是人的类本质就和人相异化了。人的类本质和人相异化的结果是把自由自觉活动变成了维持个人生存的手段。马克思还从人的产品、人的生产活动、人的类本质同人相异化推论出人和人的异化。他说：“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

类本质相异化这一事实所造成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①因为当人同自身相对立，同自己的类脱离，他也必然同他人的类、同他人相脱离和对立。

人的产品同人异化，人的生产活动同人异化，人的类本质同人异化，人与人相异化这四条是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也是异化劳动概念的内容。马克思认为异化劳动概念的规定一定要在现实中表现出来，异化借以实现的手段本身就是实践的。可见异化是现实的客观的异化。马克思还强调，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一条道路，而自我异化的扬弃，人的本质的复归是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这表明异化过程乃是一种客观的辩证发展过程。异化劳动学说实际上是关于人的劳动本质对象化、异化和异化的扬弃的理论。

三 异化劳动学说是当时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础

异化劳动学说是当时马克思全部思想的基础。马克思正是从异化劳动学说出发，也就是从人的劳动本质的对象化、异化和异化的扬弃出发去说明各种理论和实际问题的。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学说出发去说明自然界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马克思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存在的，他反对创造论，反对把自然界和人看成是被创造的。他指出，创造是一个很难从人民意识中排除的观念。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人不是独立的，由于他的劳动本质异化，他便受外物的支配，虽然是他创造了产品，可是表现出来却是别人创造了他的生活，他只有靠别人的恩典才能生活。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人在现实中的不独立，就是创造论的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7—98页。

源。马克思还指出，创造论的主张者所提出的问题是抽象的。它从人是父母所生出发追问是谁生出了父亲、祖父，直到提出谁产生了第一个人和整个自然界。它的问题是建立在人和自然界不存在的假设之上的，这个假设是荒谬的，以这个荒谬的假设为基础的问题也是抽象的。创造论的主张者如果坚持自己的抽象，那就要彻底，设想自己也是不存在的，因为自己也是自然界和人。马克思用人的对象化活动，人的劳动实践来证明世界的客观性。他说：“在社会主义的人看来，整个所谓世界历史不外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的过程，是自然界对人说来的生成过程，所以，关于他通过自身而诞生、关于他的产生过程，他有直观的、无可辩驳的证明。因为人和自然界的实在性，即人对人说来作为自然界的存在以及自然界对人说来作为人的存在，已经变成实践的、可以通过感觉直观的，所以，关于某种异己的存在物、关于凌驾于自然界和人之上的存在物的问题，即包含着对自然界和人的非实在性的承认的问题，在实践上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了。”^①

马克思认为人和自然是统一的。人在自然界中展开其劳动活动，借助于自然界，人的劳动本质才能对象化，人才能进行生产和创造。从肉体方面说，人靠自然界生活。自然界给人提供直接的生活资料，即食物、燃料、衣着等等，还给人提供生命活动即劳动的材料、对象、工具等等，变成人的无机的身体。从理论方面说，自然界给人们的意识，给自然科学和艺术等提供内容，提供精神食粮，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所以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都离不开自然界。

但是人与自然的统一不是直接的，而是一个过程，由于在现实中人的劳动本质在对象化过程中异化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也是异化关系，自然界脱离人并与人相对立。只是在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被扬弃的时候，人与自然的统一才能实现。那时，人通过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自然界对象化了，自然界则体现了人的本质而人化了，人与自然的矛盾就彻底消除了。连接人与自然的正是人的劳动本质的对象化活动。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学说出发去说明社会历史。他认为历史并不是与自然界无关的，历史就是人们通过改造自然界，使自然界人化的历史，历史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的部分，是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现实部分，是人通过人的劳动而诞生。由于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本质的对象化过程也就是客观的自然的过程，而不是意识的过程。人的劳动本质的对象化不是一蹴而就的，它要通过人的劳动本质的异化和异化的扬弃，是人向合乎人的本性的人的自身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彻底的、自觉的、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丰富成果的，所以，历史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

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学说出发去具体说明各种社会现象。

他从异化劳动出发去说明私有财产，认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即工人同自然界和自身的外在关系的产物、结果和必然后果。”^①这个结论是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得出来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异化劳动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结果。那么从整个人类历史的角度看，私有财产和异化劳动到底是什么关系呢？马克思认为首先是异化劳动产生私有财产，后来两者相互作用。他说：“诚然，我们从国民经济学得到作为私有财产运动之结果的外化劳动这一概念。但是对这一概念的分析表明，与其说私有财产表现为外化劳动的根据和原因，还不如说它是外化劳动的结果，正象神原先不是人类理性迷误的原因，而是人类理性迷误的结果一样。后来，这种关系就变成相互作用的关系。”^②

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出发去说明社会上客观存在的阶级关系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0页。

奴役关系。他认为异化劳动不仅使人和自己的产品异化，从而使人和自然、和人本身的类相异化，而且还生产出不生产的人对生产和产品的支配。“整个人类奴役制就包含在工人同生产的关系中，而一切奴役关系只不过是这种关系的变形和后果罢了。”^①

马克思把社会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也归结为异化劳动。他指出：“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都只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② 革命也根源于异化劳动，“整个革命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的运动中，即在经济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③ 而私有财产的运动则是以往全部生产运动的感性表现。

马克思认为人的感受力和认识也是受异化劳动制约的。他指出：工业的历史和工业的已经产生的对象性的存在显示了人的本质，但过去人们并没有注意到它体现了人的本质，而只注意到它有效用。人们不把物质工业看成是人的本质的实现，仅仅把宗教或政治、艺术和文学等等这些具有抽象普遍本质的历史看作人的本质力量的现实和人的类活动，原因就在于，工业是以异化的形式出现的，人的对象化的本质力量以感性的、异己的、有用的对象的形式，以异化的形式呈现在人们面前。

由于处在异化劳动中的人，他的生命活动变成了维持肉体生存需要的手段，所以他就不能认识实物的本质。对于一个忍饥挨饿的人说来并不存在着食物的属人的形式，而只存在着它作为食物的抽象的存在；忧心忡忡的穷人甚至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贩卖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特性。人们的感性存在不一样，他们的思想、感觉就不一样，拜物教徒的感性意识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意识，因为他的感性存在不同于希腊人的感性存在。只要人们的劳动处于异化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121页。

态，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切肉体的和精神的的感觉必然异化，为拥有向感觉所代替。人的感觉的解放，在于私有财产的废除，异化劳动的扬弃，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只有人的本质对象化了，对象才真正成为人的对象，自然才真正成为人化自然。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都只是由于相应的对象存在，由于存在这种人化自然才产生出来。人的本质的对象化和实现是一个过程，人化自然的形成、人的对象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所以人的感觉，感觉的人类性的形成也是一个过程，“五官感觉的**形成**是以往全部世界历史的产物。”^①真正的人的意识也只有在扬弃了异化、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形成。那时人的类意识就是人的社会存在的理论表现。可见，“**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②。

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出发去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以及共产主义实现的历史必然性和途径。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的历史必然性。他把私有财产归结为人的异化劳动，把资本看成是发达的私有财产，把地产看成是不发达的私有财产，是还没有完成的资本，认为随着异化劳动的发展，地产一定要资本化，资本一定要战胜地产，资本家一定要战胜大土地所有者。

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再生产的规律和性质。他指出，异化劳动一方面不断生产出作为商品的劳动本身和工人，另一方面不断生产出不生产的资本家以及资本家对工人的生产和产品的支配，生产出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奴役关系，从而指明了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但是物质产品的再生产，而且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关系、阶级关系的再生产，是它自身矛盾的再生产。

马克思还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趋势：资本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一定实现。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工人日益贫困化。“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创造了宫殿，但是给工人创造了贫民窟。劳动创造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①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受剥削，贫困化是不能改变的，“在社会的衰落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日益加剧；在财富增进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具有错综复杂的形式；在达到繁荣顶点的状态中，工人的贫困持续不变。”^②这种状况的根源在于异化劳动，劳动本身，只要它的目的仅仅在于增加财富，它就是有害的、造孽的。马克思认为当有产和无产的对立，达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这时私有财产就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促使矛盾解决。劳动和资本的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会成为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共产主义就会实现。实现共产主义的条件是异化劳动在其自身发展过程中创造的，自我异化的扬弃与自我异化走着同一条道路，即共产主义是历史运动特别是资本主义自身否定的结果。“历史的全部运动，既是这种共产主义的现实的产生活动即它的经验存在的诞生活动，同时，对它的能思维的意识说来，又是它的被理解到和被认识到的生成运动。”^③实现共产主义必须扬弃两种异化，一种是思想中的异化，一种是现实中的异化即经济领域中的异化。实现共产主义必须通过工人解放这种政治形式，首先使工人得到解放。“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④，是人的本质的实现，“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5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①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然本性的实现和必然结果,即人的完成了的自然主义;也是自然界的属人本质的彻底实现、人化自然的实现,即自然界的完成了的人道主义;是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的解决。在共产主义社会中,人的类意识、普遍意识不再成为与现实对立的东西,对于现实来说不再是抽象的东西,而是现实的理论表现,在思维中复现现实,与现实一致。实现了思维与存在的统一。

马克思还从异化劳动学说出发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以私有财产为出发点,把它看成是永恒存在的,天经地义合理的,却不给人们说明它。马克思指出私有财产是异化劳动的产物,它不是永恒的,也不是合理的,而是反人道的,不合理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把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当作一般的普遍的永恒的规律。马克思则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规律不是普遍的永恒的,是建立在异化劳动基础上的,是异化劳动的运动规律决定的,必然随着异化劳动的扬弃而失去作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表达的是异化劳动的运动规律,它的一切范畴都是异化劳动的产物,从异化劳动规律即可以得到解释。例如工资这个范畴正是工人异化、贫困化的表现。资产阶级经济学中存在种种矛盾,例如它一方面认为劳动创造一切财富的价值,另一方面又承认工人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最少量的财富。马克思认为这种矛盾正是来自异化劳动,异化劳动就造成这种矛盾状态,资产阶级经济学反映的是异化劳动规律。

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批判了企图通过强制提高工资、实行工资平等来解放工人的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他指出:“强制提高工资,无非是给奴隶以较多报酬,而且既不会使工人也不会使劳动获得人的身份和尊严”^②;工资平等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01页。

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同劳动的关系，即使异化劳动普遍化，因为工资就是异化劳动的直接结果。基于这种认识，马克思还批判了粗陋的平均主义的共产主义，他认为这种共产主义把直接占有物质看成是生活和生存的唯一目的，极力要把一切不能作为私有财产由一切人占有的东西加以摧毁，用普遍的私有财产来反对私有财产，是把私有财产关系普遍化。这种共产主义要把一切人都变成劳动者，没有超出异化的人。这种共产主义实质上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向**贫穷的**、没有需求的人——他不仅没有超越私有财产的水平，甚至从来没有达到私有财产的水平——的**非自然的单纯倒退**^①”，“是想把自己作为**积极的共同体**确定下来的私有财产的卑鄙性的一种**表现形式**。”^②

最后，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学说出发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

这时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有一个基本看法：黑格尔哲学为历史（人的产生活动，发生的历史）的运动找到了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基于这样看法，他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批判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同时揭示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他说，我们既要说明这一运动即历史运动在黑格尔那里所采取的抽象形式，也要说明这一在黑格尔那里还是非批判的运动所具有的批判形式。

黑格尔哲学是思辨哲学，他的哲学全书从逻辑学、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结束，是讲哲学精神的自身发展和自我对象化的。逻辑学是从自然界和现实的人抽象出来的抽象思维，它被看成是自然界的本质，但又和一切现实性无关；自然界被看成是抽象思维的自我丧失，外在于抽象思维，但又被看成是抽象思维的异在，外化了的抽象思维，本质上是思维。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所讲的抽象思维乃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以抽象的方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19页。

表现了人的本质；黑格尔所讲的抽象思维的异化和异化扬弃过程，即逻辑的思辨的思维生产史，则是以抽象的方式表达了人的本质实现的历史。黑格尔颠倒了思维与存在的关系，把抽象思维看成是主体，把抽象思维的生产史看成真正的历史，把现实的人的、自然的历史看成了思维的产物，这是非批判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指出，这种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能正确理解人的异化。它把异化看成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同抽象思维对立的对象化，以物的方式表现出来，而不是把异化看成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同自身对立的对象化，以与人的本质对立的物质表现出来。也就是说，它把异化和对象化等同，把对象化看成是异化，不懂得对象化不等于异化，只有对象脱离了人，与人相对立，表现了人的本质的丧失，这样的对象化才是异化。这种非批判的唯心主义还把异化看成是自我意识设定物性，这个物性等同于自我意识，它只是抽象的物而不是现实的物。这种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只是在思想本身的范围内来谈论思想与感性现实的对立，用这种抽象的、思维内部的对立来抹杀现实中存在的一切对立，现实中的一切对立都变成了这种抽象对立的外壳。它看不到人的异化不是抽象的思维活动、主观创造活动，而是以外在方式表现出来的作为自然界一部分的人的对象性的客观的活动。

马克思还指出，这种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由于不能正确说明异化，也不能正确说明人的异化的扬弃和对人的本质的占有。既然并不是对象的反人道性质而是对象性本身是异化，那么扬弃异化也就是扬弃对象性，使对象返回到思维，认识到异化对象是思维自身，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既然异化是抽象的思维活动，是抽象思维同感性现实在思想本身范围内的对立，那么扬弃异化也就是思维的任务，所要扬弃的并不是感性现实，例如国家、私有财产等等，而只是感性现实的概念存在，例如关于国家、私有财产等等的观念。它不懂得扬弃异化，不是扬弃对象化，而是扬弃对象的异化的反人道的性质，不是使对象返回思维，而

是变人的本质的异化为对象化，扬弃异化也不是纯思维的任务，不是扬弃感性现实的概念存在，而是要实际改变异化的现实。

马克思认为，这种非批判的唯心主义不可避免地造成了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因为，第一，扬弃对象性，使对象返回到思维，认识到异化对象就是思维自身，意识在自己的异在本身中也就是在自己那里，这实际上不是对异化对象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肯定，是肯定人的异化就是人的真正生活，这等于说一个认识到自己在法、政治等等中过着外化生活的人，就是在这种外化生活本身中过着自己的真正的、人的生活。第二，扬弃感性现实的概念存在，感性现实并未受到触动，扬弃了国家、私有财产等等的观念存在，现实的国家、私有财产等等仍然存在。这种扬弃纯粹是虚假的、形式上的，所以马克思说：“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真正的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象本质来确证假象本质，或者说，来确证自身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就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象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①

黑格尔的哲学尽管是唯心主义，具有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缺点，但是其中还是包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马克思认为，黑格尔以抽象思维的生产史来代替现实的人的自我产生过程，用抽象的精神活动来代替人的劳动，固然是不对的，但这也表明黑格尔把人的自我产生看作一个过程，把对象化看作非对象化，看作外化和这种外化的扬弃，表明他抓住了劳动的本质，把对象性的人、现实的因而是真正的人理解为他自己的劳动的结果。马克思还认为，黑格尔视扬弃为把外化收回到自身的、对象性的运动，把非对象化、非现实化看成是对象化和现实化，这表明他看到了自身否定的积极意义，看到了异化是发展的环节，异化的扬弃不是向起点的简单的复归，而是人通过消灭对象世界的异化规定，通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2页。

在对象世界的异化存在中扬弃对象世界，现实地占有自己的对象性本质。从这里马克思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正象无神论作为神的扬弃就是理论的人道主义的生成，而共产主义作为私有财产的扬弃就是对真正人的生活这种人的不可剥夺的财产的要求，就是实践的人道主义的生成一样；或者说，无神论是以扬弃宗教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共产主义则是以扬弃私有财产作为自己的中介的人道主义。只有通过扬弃这种中介，——但这种中介是一个必要的前提，——积极地从自身开始的**积极**的人道主义才能产生。然而，无神论、共产主义决不是人所创造的对象世界的即人的采取对象形式的本质力量的消逝、抽象和丧失，决不是返回到违反自然的、不发达的简单状态去的贫困。相反地，它们才是人的本质的现实的生成，是人的本质对人说来的真正的实现，是人的本质作为某种现实的东西的实现。”^① 马克思批判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历史是人的劳动本质异化和异化扬弃的历史，共产主义是历史的必然。

四 关于异化劳动学说的评价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手稿》中马克思的哲学思想又有重要发展。

马克思在《手稿》中给予费尔巴哈哲学以很高的评价和热烈赞扬。他说：“整个实证的批判，从而德国人对国民经济学的实证的批判，全靠费尔巴哈的发现给它打下真正的基础。”^② 他还充分肯定费尔巴哈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他认为，“费尔巴哈是唯一对黑格尔辩证法采取严肃的、批判的态度的人；只有他在这个领域内作出了真正的发现，总之他真正克服了旧哲学。”^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71—17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7—158页。

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在于，他把黑格尔哲学看成思辨宗教、人的本质的异化，把人与人的相互依赖当成理论原则，用自然界和人与黑格尔的抽象思维即绝对观念相对立。^①在1844年8月11日给费尔巴哈的信中马克思还说：“您的两部著作《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尽管篇幅不大，但它们的意义，却无论如何要超过目前德国的全部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您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而共产主义者也就立刻这样理解了您的著作。”^②在《手稿》中马克思确实是从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出发去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批判黑格尔哲学，论证共产主义的。他象费尔巴哈一样，强调自然界的客观性，把人看成是自然存在物，是自然界的产物；认为人有其固有的本质，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说明一切；反对黑格尔颠倒思维和存在的关系，用抽象思维去说明一切；这表明从哲学的性质上说，马克思已完成从黑格尔式的唯心主义向费尔巴哈式人本主义的转变；从政治立场上说，马克思已完成从革命民主主义向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的转变。

但是，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又不完全相同，费尔巴哈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理性、意志、感情，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即改造对象世界的劳动、物质生产。马克思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说明一切，实际上是从劳动、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一切，这使马克思的观点非常接近唯物史观。

旧哲学的一个根本缺陷是不了解物质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把它当作与历史没有联系的附带因素排除在历史之外。与此相反，唯物史观则把物质生产看成是历史的基础，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整个历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③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历史，正是始于《手稿》。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5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旧的哲学不了解物质生产的作用，也就不能说明人与自然的统一，例如，费尔巴哈虽然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与自然界是统一的，但是他不知道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是以物质生产为基础、为中介的，所以他不能科学地说明这种统一。而唯物史观则强调：“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①。从物质生产出发说明人与自然界的统一，正是始于《手稿》。

旧哲学不了解物质生产的作用，也就不了解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旧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既不能很好地理解人的作用，也不能很好地理解环境的发展规律，它仍停留在环境决定人和人决定环境这样一种不可解脱的二律背反当中。唯物史观发现了物质生产的作用，找到了联系人与环境的基础和中介，它认为人正是在物质生产中改变环境的同时改变人本身的，“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正是始于《手稿》。

旧哲学不了解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就不了解意识对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依赖性，往往为历史发展的表面现象所迷惑，看到在社会历史中每个现象都是人的有意识活动的结果，把意识当成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陷入唯心主义。唯物史观认为意识归根到底产生于物质生产，物质生产制约着精神生产，它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意识，真正揭示了意识的基础、本质、发展规律和作用，从而与唯心主义彻底划清了界线。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意识正是始于《手稿》。它指出：“**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因此，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①

《手稿》力图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环境、理论与实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这就为克服以往的旧哲学的根本缺陷，创立唯物史观指明了方向。它标志着马克思已从主要是研究哲学、宗教、国家和法，研究社会大厦的上层，从社会大厦的上层出发去说明社会，转向主要是研究社会大厦的基础，研究私有财产和物质生产，从社会大厦的基础出发去说明社会。

不过，《手稿》的观点还不是历史唯物主义的。

《手稿》所讲的人的本质固然是指生产劳动，从人的本质出发去说明历史因而也是从生产劳动出发去说明历史。但是应该看到，它所讲的生产劳动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所讲的生产劳动是不同的。它所讲的生产劳动以承认人有其完美本质为前提，是人的完美本质的对象化所引起的。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则强调劳动是由肉体组织所决定的，是人的吃、穿、住等需要所引起的。《手稿》是从人的本质出发去阐述生产劳动，把生产劳动看成是永恒不变、绝对完美的东西。它所讲的生产劳动是一种现实中并不存在的、抽象的理想劳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把生产劳动置于历史之中，看成是随着历史不断发展变化的东西，它认为，虽然在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生产劳动都是该时代历史的基础，但这些生产劳动的存在方式及其发展规律是不同的。《手稿》虽然也谈到现实的物质生产，但只是从完美的理想的生产劳动出发来考察它，更多地看到的是现实生产劳动的否定方面，强调现实的生产劳动是对理想的生产劳动的背离，对它持否定态度，甚至把它看成是动物性的、非人的活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重视研究的正是这些现实的生产劳动，这些处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历史形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7页。

的生产劳动，它不仅看到其消极的否定的方面，也看到其积极的肯定方面。《手稿》把人的本质与理想的劳动等同，作为不证自明的前提、历史的基础，把现实的生产劳动看成是它的异化，这实际上是用理想的劳动来代替各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生产劳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固然也谈人们的理想劳动，这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基础上的，它反对用理想的生产劳动去代替各个历史时期的现实的生产劳动，认为这种作法必然导致唯心主义。《手稿》对生产劳动没有科学的认识，也不能从生产劳动出发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而只能利用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规律来说明历史发展；只是看到了生产劳动与整个社会的联系，并没有科学地说明它；只是从外在表现方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的一些规律，而不是从其内在逻辑方面去说明它；只是提出了对于正确认识历史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问题，并作了解决这些问题的尝试，为正确解决它们指出了方向，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材料，但并不能科学地解决它们。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由于对现实的物质生产有了科学的认识，所以能从它出发科学地说明历史，解决了《手稿》提出但没有解决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手稿》所讲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与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所讲的也不同。它所讲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就是指的理想的生产劳动，而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所讲的自由自觉活动，主要是指现实的物质生产活动。《手稿》认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是永恒不变的，绝对完美的，它可以消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实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绝对统一，它只存在于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在共产主义以前，它被异化劳动取代了。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认为人的自由自觉活动就表现在人对外部世界的认识与改造上，它存在于人类历史的每一历史时期之中，并且随着历史发展而发展，随着人的认识和实践能力的提高而发展。到了共产主义，人们能够自觉地根据自己的认识支配自己的行动，支配人们

的生活条件，自觉地创造历史，自由自觉的活动就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人们就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但是，即使是在那时，人们也不能完全消除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矛盾。《手稿》所讲的自由自觉活动，实际上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可能出现的人的自由自觉活动的绝对化。

五 异化劳动学说的进一步发展

在写完《手稿》之后，马克思又写了《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一书摘要》。在这里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异化劳动学说。

首先，他进一步论述了人的本质及其异化。他指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社会联系，是人的社会本质。人的社会本质不是一种同单个人相对立的抽象一般的力量，而是每一个单个人的本质，是他自己的活动，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财富，也就是他的生产活动。人的生产就是人的本质的镜子，作为人的本质的生产是人的个性的物化和肯定，是人的生命的表现和对生命的享受，是人的需要的满足，同时又是创造适合另一个人的本质需要的物品，满足对方的需要，物化对方的个性，使对方享受生命的表现，实现对方的人的本质。真正的人、本质的人正是通过他们的生产活动和产品彼此相互联系，相互交换，相互补充，相互满足，相互印证的。而人的本质异化，则表现在作为人的本质的生产劳动转变成了谋生劳动。在谋生的劳动中，1. 劳动和劳动主体相异化，变成了偶然的东西；2. 劳动与劳动对象相异化，变成偶然的东西；3. 工人与社会需要相脱离，受社会需要的强制；工人只能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获得自己直接需要的资料；4. 工人的生命活动变成了谋取生活资料维持生存的活动。这里所说的谋生的劳动就是人的本质的异化。

其次，马克思从谋生劳动出发进一步批判了资产阶级政治经

济学所表现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他在批判资本主义的交换时指出：“交换关系的前提是**劳动成为直接谋生的劳动**”。^①而在谋生的劳动中，人的生命活动的相互补充和相互交换表现为分工，人的活动的产品的相互交换表现为物物交换、做买卖。在物物交换中，人与其产品异化了。人把自己的产品看作是自己的物化的私利，产品不是生产者的人的本质的客观化和印证，而是人占有他人产品的手段和工具。产品也不是另外的人的本质的客观化和印证，而是另外的人追求的目的。产品不承认人的本质的特性和人的本质的权力，而是赋予人以支配他人的权力，它不再表现人们的社会联系，而是表现人们之间的相互排斥。在物物交换中，人与人本身异化了。人为了占有他人物品而生产，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物品的生产者，事实上把自己变成了自己物品的手段和工具。每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来说只具有物的意义，人与人的价值就是彼此拥有的物品的价值，一个人本身对另一个人是没有价值的东西。在物物交换中，人与人的关系异化了。人与人的关系不是以人的关系出现，而是以物的关系出现。一个人向另一个人提供产品不是因为另一个人是人，有人的需要，而是因为另一个人拥有物品，拥有等价物。如果一个人没有物品，没有等价物，即使他有需要，别人也不会给他提供产品。在交换中人是作为物，作为私有者发生关系而不是作为人在发生关系，人们进行交换不是为了满足彼此的人的需要，而是为了排斥对方对自己产品的占有。这样一来，活动与产品的交换作为实现人的本质的中介因素，在物物交换中，就变成了使人的本质异化的中介因素。马克思说：“**交换或物物交换是社会的、类的行为，社会的联系，社会的交往和人在私有权范围内的联合，因而是外部的、外化的、类的行为。正因为这样，它才表现为物物交换。因此，它同时也是同社会的关系的对立。**”^②

马克思还批判了资本主义的货币制度。他认为货币是私有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7页。

产条件下的交换的必然产物。交换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必然发展到价值。价值是私有财产对私有财产的抽象关系，货币是作为价值的价值的现实存在，是排除了私有财产的特殊个性的抽象。货币是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的异化。“货币的本质，首先不在于财产通过它转让，而在于人的产品赖以互相补充的**中介活动**或中介运动，**人的、社会的行动异化了**并成为在人之外的**物质东西**的属性，成为货币的属性。”^①也就是说，人与人通过其本质而发生的社会联系，变成了通过货币而进行的异化关系，人的活动变成了货币的活动，人把自己的愿望、活动以及他同他人的关系不再看成是人的本质力量，而是看成一种不依赖于他和他人的力量，看成是货币的力量，人把他的本质力量，类生产活动的属性都转移到货币身上，货币成了具有支配人的活动的真正权力，成了真正的上帝，人的奴隶地位达到极端。

基于对于货币制度的这种认识，马克思着重批判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企图依靠信贷来扬弃人的异化的观点。马克思指出，信贷的本质就是把人当成有支付能力的人。信贷可能有两种状况。一种是富人贷款给穷人，这是例外。即使在这种情况下它也不是异化的扬弃。因为对富人来说，穷人的生命本身，他的才能和他的努力是归还债款的保证。富人是用货币来估计人的，把穷人的生命等同于他的资本和利息，把穷人的死亡看作最坏的事，因为这是他的资本连同利息的死亡。一种是富人贷款给富人，那时，信贷就成了便于交换的媒介、观念形式的货币。很明显在信贷中，人本身代替了金属和纸币，成了交换的媒介，但这里人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某种资本和利息的存在。在信贷关系中，不是货币被人取消，而是人本身变成货币。信贷的实践证明了它同人的异化。信贷的结果是：1. “资本家同工人之间、大资本家同小资本家之间的对立越来越大，因为信贷只提供给已经富裕的人，并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8页。

使富人有进行积累的新机会。”^① 2. “尔虞我诈和假仁假义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对一个得不到信贷的人，不仅简单地判决他是贫穷的，而且还在道德上判决他不配得到信任，不配得到承认，因而是社会的贱民，坏人。穷人除了自己的穷困还遭受这样的屈辱：他不得不低三下四地向富人请求贷款。”^② 3. 由于在信贷中，是观念的货币在起作用，“人伪造货币可以不用任何别的材料，而只用他自己的人格就行了：人不得不把自己变成贗币，以狡诈、谎言等手段来骗取信用，这种信贷关系——不论对表示信任的人来说，还是对需要这种信任的人来说——成了买卖的对象，成了相互欺骗和相互滥用的对象。”^③ 4. 财产在银行家手里集中，银行家所建立的银行实现对国家的统治。

从上面的叙述可以看出：马克思正是用异化概念来揭示资本主义生产，交换、货币制度的反人道性质，以及劳动者受压迫和奴役的状况。他已经看到，资本主义条件下商品货币等物实际上体现着人与人的关系：表面上的平等交换，掩盖着实质上的剥削和压迫，并已经认识到资本主义的流通决定于生产。马克思的这些思想比当时流行的各种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深刻得多。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看不到资本主义等价交换的反人道本质，往往想利用等价交换去消除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极端不平等。他们也看不到资本主义的反人道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总想从流通和分配领域找出路。但是，马克思的这些思想还不是科学的。因为他把谋生劳动归结为人的固有的理想本质的异化，以人所固有的理想本质为出发点和前提，而不是以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出发点；从人本主义出发，而不是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出发。也正因为这样，他只注意谋生劳动如何不符合于本质的人，如何不人道，而不注意分析谋生劳动本身的具体条件，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23页。

能对谋生劳动本身以及它所决定的交换和货币制度作出科学的说明，只能说明它们的外在表现和外部联系，不能揭示它们的内在本质，内在规律和过程，即不能说明商品生产的内在矛盾怎样由于价值规律的作用，使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使简单商品流通转化为资本主义商品流通，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内在规律——剩余价值规律怎样决定它的流通又与其流通矛盾，这种流通怎样以物的关系掩盖着人的关系，以自由平等的形式掩盖着人对人的强制奴役和剥削等等。

第二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建立新世界观的基础

1844年8月底9月初，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巴黎会见，两人决定合写著作。他们合写的第一部著作就是《神圣家族》。《神圣家族》主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清算他们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在批判和清算的过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论证了存在决定思维的唯物主义，为建立新世界观——历史唯物主义奠定了基础。

一 为什么要批判青年黑格尔派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时批判青年黑格尔派不是偶然的，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思想日益向前发展而青年黑格尔派的思想日趋反动的结果。早在马克思从费希特主义转向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的時候，就和青年黑格尔派存在着重要差别。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绝对化，使之与现实绝对对立，一切从自我意识出发，理论脱离实际，找不到从理论过渡到实际斗争的途径。而马克思则强调哲学与世界的统一，精神与存在的统一、理论批判要在现实世界中引出理性，理性存在于世界之中，事物本身的理性应当作为一种自身矛盾的东西展开，并且在自身

求得自己的统一。这就提供了从理论批判走向实际斗争的途径。在《莱茵报》时期，这种理论上的差别就转化为实际斗争中的分歧。这时，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分子，结成小团体，自称“自由人”，专门从事空谈，堕落成玩弄革命词句的空谈家。他们想控制《莱茵报》，把《莱茵报》变成他们从事空谈的场所。他们表面上革命，要求报纸以最极端的方式进行活动，实际上是给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提供封闭《莱茵报》的口实。马克思坚决抵制了“自由人”的无理要求，批评了他们的错误，他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①他要求“自由人”“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②他认为，不应当让撰稿人领导《莱茵报》，而应当让《莱茵报》领导撰稿人，不应当把地盘让给警察局和书报检查机关，而应当在公众不易察觉的、然而却是顽强的、充满着责任感的斗争中坚守自己的阵地。因此，他淘汰了青年黑格尔分子的不少文章，这导致马克思和青年黑格尔派决裂。1842年11月布·鲍威尔在《德意志年鉴》上发表了《犹太人问题》一文，把犹太人的世俗问题归结为宗教神学问题。他说：“他们（指犹太人——引者注）的宗教和生活方式决定着他们的永久的孤立，因为这种宗教和生活方式就是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本质不是使他们成为人，而是成为犹太人。”^③布·鲍威尔认为犹太人只有从宗教中解放出来才能获得政治解放，混淆宗教解放与政治解放的关系，把犹太人的政治解放看成是与宗教对立的、人的彻底解放，混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关系。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论犹太人问题》一文，对他进行了公开的批判。强调指出，不能用迷信说明历史，而是要用历史来说明迷信，就是说，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③ 转引自奥古斯特·科尔纽：《马克思恩格斯传》第1卷，第562页。

要用人的政治异化说明人的宗教异化。马克思还揭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严格区分了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1843年12月青年黑格尔分子布·鲍威尔等人出版《文学总汇报》，宣扬以自我意识为绝对的唯心主义，把一切正在发生的事物看成是绝对自我意识的部分的不完善的表现形式，应该抛弃的东西。并且从这种唯心主义出发，否认群众，把群众看成是精神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反对自由主义、激进主义、特别是共产主义，这表明青年黑格尔派日趋反动。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则日益发展，转向了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使他们日益清楚地看到了青年黑格尔派理论上的荒谬，并且感到有必要清算青年黑格尔派的种种谬论。马克思在《手稿》中说：“在运动之初曾是一个真正进步因素的神学的批判，归根到底不外是旧哲学、特别是黑格尔的超验性被歪曲为神学漫画的顶点和结果。历史现在仍然指派神学这个历来的哲学的溃烂区去显示哲学的消极分解，即哲学的腐性分化过程。关于这个饶有兴味的历史的判决，这个历史的涅墨西斯，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加以详细的论证。”^①

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由于日益和现实相脱离，陷入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泥坑，只在思想的范围内兜圈子，也由于他们日益反动与历史发展的潮流背道而驰，与反动势力不谋而合，所以他们在现实中的作用越来越小，他们所出版的《文学总汇报》也影响不大。但是他们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思维方式在德国还是根深蒂固的。这种思辨唯心主义妨碍人们接受正确的思想，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序言中所说的：“在德国，对真正的人道主义说来，没有比唯灵论即思辨唯心主义更危险的敌人了。”^②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就是为了帮助人们识破思辨哲学的幻想，同时阐明他们所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7页。

张的真正的人道主义。19世纪40年代欧洲的工人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日益发展，继19世纪30年代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英国的宪章运动之后，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又举行了起义。工人运动的高涨要求有正确的理论指导，而缺乏正确的理论指导正是当时工人运动的一大缺点。恩格斯在1844年11月初给马克思的信中说：

“我在科伦逗留了三天，我们在那里所开展的巨大的宣传工作使我惊奇，那里人们非常活跃，但也明显地表现出缺少必要的支柱。只要我们的原则还没有从已往的世界观和以往的历史中逻辑地和历史地做为二者的必然继续在几个著作中发挥出来，人们就仍然不会真正清醒，多数人都得盲目摸索。”^①在1845年1月20日给马克思的信中又说：“目前首先需要我们做的，就是写出几本较大的著作，以便给许许多多非常愿意干但自己又干不好的一知半解的人以一个必要的支点。”^②批判青年黑格尔派的思辨唯心主义给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阐述自己观点的机会。

二 批判自我意识哲学，揭露思辨 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

布·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就是把自我意识提升为自我意识的实体，用自我意识来代替思维以外的一切实体，把实体看成是自我意识的假象和有限性的表现，认为自我意识是世界、天空、大地的万能的创造者，世界是自我意识的生命的表现。同时他们又把自我意识从人的属性，变成独立的主体，把人的属性看成是自我意识的属性。这样他们就把人的自我意识变成脱离人的、无限的自我意识，并把这种自我意识说成了唯一的最高的存在和历史发展的动力，把历史看成是精神与存在对立、精神不断克服存在的局限的历史。布·鲍威尔等人还把精神、自我意识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18页。

他们自身等同，而把群众看成是实体的体现，精神、自我意识与实体、存在的对立变成他们这些自我意识的化身、从事批判的批判与群众的对立，把历史看成是他们自觉创造的，把改造社会的事业归结为他们这些批判家们的大脑活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驳布·鲍威尔等人的唯心主义观点。他们指出，布·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实际上是否认客观存在：“既然鲍威尔先生在一**切**领域中都贯彻自己跟**实体**的对立，贯彻他的自我意识的哲学或精神的哲学，那末在一**切**领域中他就只应该同他自己臆想的**幻影**打交道。**批判**是他手中的武器，他用这个武器把在**无限**的自我意识之外还以**有限**的物质存在自居的一切，都变成单纯的**假象**和**纯粹**的思想。在实体中，他驳斥的不是**形而上学的幻觉**，而是**世俗的内核——自然**，他攻击存在于人之外的自然，也攻击作为自然存在物的人本身。在任何领域内都不假定有**实体**，这就等于不承认任何有别于思维的存在，任何有别于**精神的自发性的自然力**、任何有别于**理智的人的本质力量**、任何有别于**活动的痛苦**、任何有别于**本身行动的别人对我们的影响**、任何有别于**知识的感觉和欲望**、任何有别于**头脑的心灵**、任何有别于**主体的客体**、任何有别于**理论的实践**、任何有别于**批判家的人**、任何有别于**抽象的普遍性的现实的共同性**、任何有别于我的你。”^①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自我意识哲学，实际上是要把历史观念化：“从前的目的论者认为，植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动物充饥，动物所以存在，是为了给人类充饥，同样，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给理论的充饥这种消费行为服务。人为了历史而存在，而历史则为了证明真理而存在。在这种批判的庸俗化的形式中重复了思辨的高见：人和历史所以存在，是为了使真理达到自我意识”。^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布·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并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8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0页。

是什么新东西，而是来自黑格尔。“黑格尔在‘现象学’中用自我意识来代替人，因此最纷繁复杂的人类现实在这里只是自我意识的特定的形式，只是自我意识的规定性。但自我意识的赤裸裸的规定性是‘纯粹的范畴’，是赤裸裸的‘思想’，因此，这种‘思想’我能够在‘纯’思维中加以扬弃并且通过纯思维来加以克服。在黑格尔的‘现象学’中，人类自我意识的各种异化形式所具有的物质的、感觉的、实物的基础被置之不理，而全部破坏性工作的结果就是最保守的哲学，因为这样的观点以为：既然它已经把实物的、感性现实的世界变成‘思维的东西’，变成自我意识的纯粹规定性，而且它现在又能够把那变成了以太般的东西的敌人溶解于‘纯思维的以太’中，所以它就把这个世界征服了。……全部‘现象学’的目的就是要证明自我意识是唯一的、无所不包的实在。”^①黑格尔还把精神与物质的对立看成为精神与群众的对立，把抽象的或绝对的精神当成历史的本质，而把群众看成是精神的承担者，群众只不过是精神实现自身所需要的材料。布·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只不过是黑格尔历史观的漫画式的完成。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有三个因素：斯宾诺莎的实体，这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人的自然；费希特的自我意识，这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脱离自然的精神；实体和自我意识的统一，即绝对精神，这是形而上学地改了装的人类。布·鲍威尔等人是从黑格尔体系中的费希特主义出发使自我意识因素获得片面的因而是彻底的发展。他们没有超出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范围，但比黑格尔彻底。黑格尔有双重的不彻底性：（一）他认为哲学是绝对精神的定在，却又不肯定现实的哲学家就是绝对精神；（二）他承认世界是绝对精神的外化，却不承认绝对精神是自觉地创造世界，而认为绝对精神只是事后通过哲学家才意识到自己的创造作用。布·鲍威尔等人克服了黑格尔的不彻底性，他们把自我意识、批判绝对化，当成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4—245页。

造历史的力量；宣布自己就是绝对自我意识，即批判的化身；宣布他们是有意识地创造着历史。这就使他们比黑格尔彻底，也比黑格尔荒谬。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抛弃了黑格尔哲学中的主体和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思想，走向了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正因为黑格尔哲学中包含着主体与客体统一的辩证法思想，所以他的哲学中包含丰富的现实内容，而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自我意识哲学则严重脱离实际，缺少现实内容。

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哲学的秘密就是黑格尔思辨哲学的秘密，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还通过揭露黑格尔思辨哲学的认识论根源来批判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自我意识哲学。他们指出，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就在于它颠倒了一般和个别的关系。它首先从个别抽象出一般，把一般独立化变成实体，然后把个别消融于一般。例如，从各种不同的现实的果实：苹果、梨、扁桃等等抽象出一般果实这个概念，并把果实这个概念当成是人以外的一种独立本质，而且是现实的苹果、梨、扁桃等等的真正本质。这样一来，决定苹果成为苹果、梨成为梨、扁桃成为扁桃的那些本质的、它们的可感触的实际定在就成了非本质的东西，它们变成了一般果实的存在形式和样态，成了虚幻的东西。为了说明一般果实如何表现为多种多样的现实的果实，思辨唯心主义又把一般、实体说成是主体，从一般推论出个别，宣称一般果实并不是僵死的、无差别的、静止的本质，而是活生生的、自相区别的、能动的本质。一般果实确定自己为苹果、梨、扁桃，苹果、梨、扁桃成了一般果实自我差别的环节；它们之间的差别成了一般果实的自我差别。这样一来，思辨唯心主义就把个别变成了一般的产物，概念的产物，使人只注意它在概念发展中所占的地位，而不注意它的天然属性，同时又给人一种不脱离现实的假象。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是巧妙的诡辩，是把哲学家利用感性直观和表象从一实物推移到另一实物时所经历的过程，说成是想象的理智本质本身即绝对主体本身所完成的过程。

在批判布·鲍威尔等人的自我意识哲学时，马克思和恩格斯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强调自然界的客观性。他们指出：“人并没有创造物质本身。甚至人创造物质的这种或那种生产能力，也只是在物质本身预先存在的条件下才能进行。”^①他们也肯定历史是客观的，反对把历史观念化，把人看成是历史的工具，强调历史就是人的活动的历史。他们指出：“历史什么事情也没有做，它‘并不拥有任何无穷尽的丰富性’，它并‘没有在任何战斗中作战’！创造这一切、拥有这一切并为这一切而斗争的，不是‘历史’，而正是人，现实的、活生生的人。‘历史’并不是把人当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来利用的某种特殊的人格。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②

列宁曾经说过，唯物史观的发现是彻底发挥唯物主义，即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现象的结果。系统批判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力图把唯物主义运用于社会历史现象，正是《神圣家族》的一个特点。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指出：“从粗陋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不过是胡说。相反地，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看来，哲学唯心主义是把认识的某一个特征、方面、部分片面地、夸大地发展（膨胀、扩大）为脱离了物质、脱离了自然的、神化了的绝对。唯心主义就是僧侣主义。这是对的。但（‘更确切些’和‘除此而外’）哲学唯心主义是经过人的无限复杂的（辩证的）认识的一个成分而通向僧侣主义的道路。……直线性和片面性，死板和僵化，主观主义和主观盲目性就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③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思辨唯心主义认识论根源的揭露表明他们的思想具有辩证性质，超出以往的旧唯物主义。他们指出思辨唯心主义的认识论根源是把思想独立化，这客观上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存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18—119页。

③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11—412页。

在条件使唯心主义者把思想独立化呢？什么样的条件才能消除思想的独立化呢？这个问题就引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去研究思想产生和消灭的社会条件，引导他们走向唯物史观。

三 与青年黑格尔派在其他 重要问题上的分歧

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由于坚持唯心主义的自我意识哲学，就不能正确认识各种理论和现实问题，从而和马克思与恩格斯发生分歧。

第一，他们不能正确认识和评价蒲鲁东的思想。蒲鲁东的重要贡献是他揭露了私有制的反人道的性质，指出私有制是违反人性的。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澈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以往的政治经济学从私有制的运动似乎使人民富有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替私有制辩护的结论。蒲鲁东则从私有制的运动造成贫穷这个事实出发，得出了否定私有制的结论。他详尽地表明了资本的运动怎样造成贫困。而埃德加尔·鲍威尔则不屑于做这类琐事，在他看来拥有不拥有都不过是范畴，不值得去说明。他把贫穷和财产这两个事实合而为一，使它们成为一个整体，然后向他所创造的整体本身去探询其存在的前提，而不研究实际存在的贫富之间的对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不拥有不只是一个范畴，而且是最悲惨的现实。“不拥有是最令人绝望的**唯灵论**，是人的最完全的非现实，人的非人生活的最完全的现实，是极其实际的拥有，即饥饿、寒冷、疾病、罪恶、屈辱、愚钝以及种种违反人性的和违反自然的现象的拥有。”^① 贫富之间的全部对立正是对立的两个方面的运动，这两方面的本性决定整体的存在。所以不应该从埃德加尔所创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的在贫富对立之外的整体出发，应该研究贫富对立本身。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埃德加爾的错误观点时阐述了两个重要思想。（一）应从私有制、雇佣劳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出发去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私有制在自己的经济运动中自己把自己推向灭亡，这是通过无产阶级的产生实现的。“无产阶级执行着雇佣劳动因替别人生产财富、替自己生产贫困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同样地，它也执行着私有制因产生无产阶级而给自己做出的判决。”^①无产阶级的目的和历史任务已由它自己的生活状况以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结构最明显地无可辩驳地预示出来了。正因为这样，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无产阶级对自己地位、状况的自我意识，强调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必须消灭它本身的生活条件，消灭表现在它本身处境中的现代社会的一切违反人性的生活条件。（二）实物体现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实物表现出来。蒲鲁东想要用平等占有来消灭不拥有和拥有的旧形式，消灭贫富差别，消灭人对自己的实物本质的实际异化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蒲鲁东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②很明显这里强调实物是联系人的纽带，是人与人的社会关系，人与人的社会关系通过实物关系表现出来，这是很深刻的，这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接近生产的社会关系的思想。

第二，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不能正确认识犹太人问题，布·鲍威尔不是用现实的犹太人去解释犹太教的秘密，而是用犹太教去解释现实的犹太人。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布·鲍威尔的观点是错误的，他没有看到，现实的世俗的犹太精神、宗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的犹太精神，是市民生活所不断地产生出来的，并且在货币制度中获得了高度的发展，因此也只有世俗的眼睛，只有在工商业的实践中才能看到，只有消灭犹太教的世俗基础，消灭现代生活实践中的非人性，消灭货币制度，才能消灭犹太教。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更清楚地把宗教斗争归结为现实斗争，把宗教的根源和货币制度、和工商业实践、和市民社会的实际基础、市民生活联系起来。

第三，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派不能正确认识法国革命。布·鲍威尔说：“到现在为止，历史上的一切伟大的活动之所以一开始就是不成功的和没有实际成效的，正是因为它们引起了群众的关注和唤起了群众的热情。换句话说，这些活动之所以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是因为作为它们的基础的思想是这样一种观念：它必须满足于对自己的表面了解，因而也就是指望博得群众的喝采。”^① 这里他把思想与利益与群众对立起来，似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失败了，而它失败的原因就在于它符合了群众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思想不能离开利益，“‘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② 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决不是“不成功的”，它“压倒了一切”，并获得了“实际成效”。“这种利益是如此强大有力，以至顺利地征服了马拉的笔、恐怖党的断头台、拿破仑的剑，以及教会的十字架和波旁王朝的纯血统。”^③ 这就是说无论是恐怖党、拿破仑还是教会与波旁王朝都不能阻止资产阶级在1789年革命中的利益的实现。尽管恐怖主义竭力要使资产阶级社会为古代政治生活制度牺牲，革命还是把资产阶级社会从封建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并正式承认了这个社会。当拿破仑把国家看作目的本身，把市民生活仅仅看做司库和他的不能有自己的意志的下属，要求资产阶级为了达到侵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略的政治目的牺牲自己的事业、享乐、财富等等，他就遭到了资产阶级的反抗，并且陷于失败。波旁王朝的复辟也没能遏止资产阶级的利益，1830年资产阶级终于实现了自己的利益。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法国革命只是对于资产阶级以外的群众来说才是不成功的，这不是因为这次革命的主导原则和思想体现了这些群众的利益，引起了他们的关心，而是因为它的主导原则和思想没有体现这些群众的利益，这些群众获得解放的现实条件和资产阶级借以解放自身和社会的那些条件是根本不同的。这些群众误把革命的原则和思想，当成他们自己的原则和思想，以为它们代表自己的实际利益。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错觉呢？这是因为，“任何得到历史承认的群众的‘利益’，当它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总是在‘思想’或‘观念’中远远地超出自己的实际界限，很容易使自己和全人类的利益混淆起来。”^① 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思想，即被历史所承认的群众的利益是不可战胜的，是一定要实现的。这就引申出来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历史上有的群众的利益被历史所承认，有的则暂时不被历史所承认，什么样的条件使有的群众的利益能够实现，而使有的群众的利益不能实现。这个问题就引导马克思和恩格斯去具体分析社会中不同阶级的解放条件，这个条件就在于物质生产方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指出，不能把历史和群众对立起来，“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② 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否认群众和利益是为了把观念、思想说成是历史中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群众的自我异化的产物和后果以外在的方式存在于现实世界中，而不是人们的观念，群众必须以外在的方式和这种产物与后果进行斗争，而不能把外部的感性斗争变成纯粹观念的斗争。他们指出：“早在1789年路斯达洛编辑的报纸上就有过这样的警句：‘伟人们之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所以看起来伟大，只是因为我们自己在跪着。站起来吧！’但是，要想站起来，仅仅在思想中站起来，而现实的、感性的、用任何观念都不能解脱的那种枷锁依然套在现实的、感性的头上，那是不行的。”^①从观念、思想是历史上最主要、最重要的东西，思想应该实现一切的观点出发，布·鲍威尔认为“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思想并没有超出革命想用暴力来推翻的那个秩序的范围”，^②是法国革命的缺点。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靠思想来改变旧世界是不行的，“思想从来也不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范围：在任何情况下它都只能超出旧世界秩序的思想范围。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③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已把历史看成是群众的实践活动的历史，并以此与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的观念的历史相对立。

布·鲍威尔不了解人，他把法国革命所产生的利己主义的个人看成是原子，认为国家应该把原子式的个人连接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个人根本不是什么原子。对于原子来说它身外的世界是绝对的空虚，而它自己是自满自足的，而利己主义的个人是离不开这个世界的，“他的每一种感觉都迫使他相信世界和他以外的其他人的存在，甚至他那世俗的胃也每天都提醒他在他以外的世界并不是空虚的，而真正是把他灌饱的东西。他的每一种本质活动和特性，他的每一种生活本能都会成为一种需要，成为一种把他的私欲变为对他身外的其他事物和其他人的癖好的需要。”^④正是这种需要把人们连接起来。所以连接人的不是国家，而是市民生活。不是国家巩固市民生活，而是市民生活巩固国家。

布·鲍威尔由于不懂得这一点，也不能正确理解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政府的失败的原因。他认为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105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54页。

在国家中创造一种尊崇正义和美德的自由的人民，因而同人的利己主义本质相矛盾，为了维持和实现他们的思想，他们采取恐怖行动，但这种思想还是不能维持下去，最终归于失败。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罗伯斯比尔和圣茹斯特之所以失败，不在于他们所肯定的人的自由、正义、美德与人的本质矛盾，而在于他们不懂得人是受其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决定的，现代的人与古代的人不同；还在于他们不懂得人们的市民生活决定国家，人的一定的市民生活要求有一定的国家。他们把现代的人与古代的人混为一谈，他们用人权肯定了现代的人及其市民社会生活，又要求在现代的人及其市民生活的基础上建立适应古代的人及其市民社会生活的古代实在论民主共和国。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不能脱离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受这个世界的制约，并通过需要而相互联系：人是由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所决定。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开始从抽象的人转向现实的人，超出了费尔巴哈的抽象人性论。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对抽象的人的崇拜，即费尔巴哈的新宗教的核心，必须由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来代替。这个超出费尔巴哈而进一步发展费尔巴哈观点的工作，是由马克思于1845年在《神圣家族》中开始的。”^①

第四，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不懂得法国唯物主义。他们认为法国唯物主义是从斯宾诺莎的学说中产生出来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则强调法国唯物主义有两重起源，一派起源于笛卡儿，附和笛卡儿的物理学，而和笛卡儿的形而上学对立，另一派起源于洛克，把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导向社会主义。法国唯物主义不是起源于斯宾诺莎，而是反对十七世纪的形而上学，反对笛卡儿和斯宾诺莎的形而上学的。法国的唯物主义理论运动本身是由当时法国生活的实践性质所促成的。“这种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7页。

的世界。和它那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实践相适应的，必然是反神学、反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理论。”^①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认为法国唯物主义的启蒙运动注定要灭亡，它后来就淹没在浪漫主义里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笛卡儿的唯物主义成为真正的自然科学的财产，而法国唯物主义的另一派则直接成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财产。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②“傅立叶是直接从法国唯物主义者的学说出发的。巴贝夫主义者是粗鲁的、不文明的唯物主义者，但是成熟的共产主义也是直接起源于法国唯物主义的。”^③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肯定了法国唯物主义与法国的生活实践的联系与自然科学和社会主义运动的联系。

第五，布·鲍威尔等青年黑格尔分子也不懂得自然科学和工业的重要，把研究自然科学和工业同认识历史对立起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则认为，把历史同自然科学和工业分开是错误的，不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不在天上的云雾中。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明确指明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生产方式、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基础，不再把作为人的本质的理想的生产、即自由自觉活动当作历史的基础了。

四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哲学思想的评价

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入批判青年黑格尔派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67页。

的自我意识哲学，全面系统地论证存在决定思维的唯物主义；力图用唯物主义观点解释历史，把历史看成是群众实践的历史；提出被历史所承认的群众的利益是不可战胜的；人是由其工业状况和经济状况决定的；粗糙的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这表明，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为建立新世界观奠定了基础。

不过，应该指出，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没有达到对历史的唯物主义理解，没有形成唯物史观。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提出了历史的发源地在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中的思想，但是，对物质生产本身还没有科学地具体地加以分析，也没有从物质生产出发去说明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看到人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由他的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决定的，同时却又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赞同费尔巴哈用人本身来说明人，用人本身代替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把自然作为人的基础；认为费尔巴哈把形而上学的绝对精神归结为以自然为基础的现实的人，就完成了对宗教的批判，巧妙地拟定了黑格尔的思辨以及一切形而上学的批判的基本要点；赞同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全部人类活动的和全部人类关系的本质和基础。他们也从人出发去说明社会现象，从人出发去说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都是人的异化；从人出发去说明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认为无产阶级之所以必然要消灭私有制，是由于无产阶级已完全丧失了一切合乎人性的东西，甚至完全丧失了合乎人性的外观，是由于无产阶级的人类本性和他的非人生活条件的矛盾。也正因为如此，马克思虽然批判唯心主义，揭示了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上的根源，力图证明在社会历史领域是存在决定思维，但是，他们还不能揭示唯心主义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从而彻底清算唯心主义，也不能把社会的发展作为一个自然历史过程，作为一个有机的物质运动形态提供给人们，不能揭示出存在决定思维的一般唯物主义原理在社会历史领域内的特

殊表现形式，揭示出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第三节 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阐述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在《神圣家族》之后，马克思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思想有了进一步发展，通过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阐述了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标志着新世界观的萌芽。

一 评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 体系》，提出生产力是人类发展的承担者

李斯特是德国资产阶级的代言人，为了尽快发展德国资本主义使之达到英法等国的水平，并使它不受外国资本竞争的损害，他赞同保护关税政策，把发展德国资本主义工业说成是发展生产力。马克思在批判李斯特的观点时提出很多重要的思想。其中有两点对于我们理解马克思思想的演变极为重要。一是不能抽象地看待工业，必须从工业的现在的存在去认识工业。马克思认为，工人把他的力量让渡给资本，他的活动就是劳动。劳动是私有财产的活生生的表现，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最大的误解。如果把工业看成是人对自己的和自然的力量的占有，是为自己创造人的生活条件，那么所认识的就不是工业本身，不是它的现在的存在，而是工业中所存在的生产力。二是生产力是人类发展的承担者。马克思认为工业在其发展中违反自己的意志而无意识地创造了生产力，今天这种力量仍然是资产者的奴隶，资产者把它们看作是实现他的自私的利润欲的工具，明天，它们将砸碎自身的锁链，表明自己是人类发展的承担者。这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

深化了物质生产是历史的发源地的思想，成了科学地认识物质生产在历史上的作用，从而科学地认识社会历史的关节点。正是由于对物质生产、对历史发展动力有了这样的认识，就使得马克思不仅看到了一切唯心主义的荒谬性，而且也看到了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缺陷，于是批判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划清马克思的新观点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观点的界线就提到了日程上。

二 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 阐述新世界观的基本特征

1845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批判了费尔巴哈及一切旧唯物主义，阐述了他所得到的新世界观与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对立。

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中起了很大作用。费尔巴哈在某些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中间环节，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经过费尔巴哈从黑格尔式唯心主义过渡到马克思主义的。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过程，也就是马克思恩格斯通过费尔巴哈扬弃黑格尔，进而再扬弃费尔巴哈的过程。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在很长的时期内对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有着较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费尔巴哈的态度是随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发展而变化的。

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把人类的一般本性看作真理。他说：“难道存在着植物和星辰的一般性质而不存在**人类的一般性质**吗？”^①马克思还指出：在关于宗教的一般本质问题上，他同意费尔巴哈的原则，即无神论原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在方法论上明显地受费尔巴哈《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的影响。费尔巴哈在《关于哲学改造的临时纲要》中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16页。

调：“一般思辨哲学的改革宗教的批判方法，与宗教哲学曾经应用过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我们只要经常将宾词当作主词，将主体当作客体和原则，就是说，只要将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毫无掩饰的、纯粹的、显明的真理。”^①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也认为黑格尔是颠倒了主体和客体、主语和谓语的关系，强调要把被黑格尔颠倒了的东西颠倒过来。马克思还把费尔巴哈从人出发去说明宗教的方法用来说明政治国家，指出：“政治制度到现在为止一直是宗教的领域，是人民生活的宗教，是同人民生活现实性的人间存在相对立的人民生活普遍性的上天。”^②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和费尔巴哈一样把人的本质看成是人本身，像费尔巴哈一样从人出发去说明问题。他说：“我们的全部任务只能是赋予宗教问题和哲学问题以适合于自觉的人的形态，像费尔巴哈在批判宗教时所做的那样。”^③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像费尔巴哈一样承认自然界的客观性，强调人是自然界的产物和一部分，从人出发去说明问题并赞成费尔巴哈站在唯物主义立场去揭露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性质。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充分肯定并高度评价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赞同费尔巴哈用人本身来说明人，用人本身代替黑格尔的自我意识，把自然作为人的基础，赞同费尔巴哈把人看成是全部人类活动的和全部人类关系的基础和本质。不过，马克思从来不是一个纯粹的费尔巴哈人本主义者，在他开始接受费尔巴哈某些影响之时就开始超出费尔巴哈。在《莱茵报》时期，他就强调宗教产生的社会根源：“先验的国家不能没有一个天启宗教，犹如俄国的骗子不能没有一个贴身神像一样”^④，强调批判政治的重要性，提出要“更多地联系着对政治状况的批判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23页。

来批判宗教，而不是联系着对宗教的批判来批判政治状况”^①；不满意费尔巴哈过多地强调自然而过少地强调政治。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与费尔巴哈不同，重点探讨的不是宗教问题，而是国家问题；费尔巴哈把宗教归结为人把人归结为自然界，马克思把国家归结为人，把人归结为理性和自由。在《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强调人不是信仰宗教才异化，而是在现实中异化了才信仰宗教。因而提出要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这种活动的异化及异化的扬弃去说明社会历史，批判费尔巴哈看不到黑格尔的思辨的思维的生产史中，包含着历史发展的辩证法。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人是由其经济状况和工业状况所决定的，历史的发源地是尘世的粗糙的物质生产，开始超出费尔巴哈抽象人性论。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把自己的观点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对立起来，批判费尔巴哈就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在这里，他揭露了从前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指明了自己的观点和以前一切唯物主义观点的根本区别。马克思说：“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事物、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人的**感性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观方面去理解。”^②马克思这里所说的“人的感性活动”、“实践”首先是指的物质生产、劳动、工业和商业等改造客观世界的活动，这从《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有关论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不去认识某一历史时期的工业和生活本身的直接的生产方式，就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历史时期，因而必须从物质生产出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去认识历史。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①

《提纲》的思想和它们是一致的。这从《提纲》本身也可看出来，费尔巴哈不懂得工业和商业活动，把犹太人所从事的工商业活动看成是卑污的犹太人活动，马克思在《提纲》中批评他是不懂“实践”，不懂得“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

从前的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得实践，也不懂得人与环境的关系。有的唯物主义者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它想通过改变环境和教育来改造人，但是环境是由人改变的，教育者本人应该先受到教育，这种学说不懂实践，它也就不能说明人是怎样改变环境和改变自己的。其结果必然把社会中人与环境的改变归结为少数高出于社会之上的英雄或天才。马克思从实践出发去解决人与环境的关系，指出人在改造环境的同时改造自身，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马克思还指出，唯心主义也是不知道实践即“真正现实的、感性的活动的”，所以它抽象地发展了能动性，把能动性归结为思想，把思想看成是真理、是具有现实性的。马克思认为离开实践来争论思维的真理性和现实性是错误的，“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和现实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亦即自己思维的此岸性。”^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页。

这样，马克思就在实践的基础上，唯物主义而又辩证地说明了人的能动性，认识的现实性和真理性，说明了思维与存在、人与环境的关系，克服了以前一切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缺点。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具体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局限性。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由于不懂实践，就不能很好地说明历史。

费尔巴哈把宗教世界归结为世俗世界，但是由于他不了解实践，他就不了解世俗世界怎样通过自我矛盾自我分裂产生了宗教，不懂得要消灭宗教，必须借助于实践使世俗世界革命化。与费尔巴哈相反，马克思强调：“自从在世俗家庭中发现了神圣家庭的秘密之后，世俗家庭本身就应当在理论上受到批判，并在实践中受到革命改造。”^①

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为人的本质，但是由于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离开人的实践，离开在实践基础上产生的社会关系来考察人的宗教感情和人，他就看不到人的宗教感情是社会的产物，人是属于一定的社会形式的。他就“只能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类’，理解为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共同性。”^②马克思则强调“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实际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③

在批判费尔巴哈等旧唯物主义及唯心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揭示了社会生活的本质，为科学地说明社会意识，提供了基础。他指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凡是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④

最后，马克思阐明新唯物主义观点的两个基本特点：第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页。

它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了的人类。”^①这里人类社会即指共产主义社会，社会化的人类即指无产阶级。马克思强调的是他的唯物主义是站在共产主义的高度和无产阶级立场去看待问题的。第二、它以改造世界为目的，是革命的哲学。“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②这不是说以往的哲学家不想改变世界，而是说他们只看到思想的能动性，把希望寄托在真理的发现上，不懂得实践、实际改变世界的重要性。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揭露并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主要缺点，唯物辩证地解决了思维 and 存在、人和环境的关系问题，和旧哲学划清了界线；批判了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历史局限性，科学地说明了人的本质和社会的本质，并且阐明了新唯物主义的根本特点，因此，它可以看作是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还没有对物质生产本身进行分析，还没有从物质生产的发展规律出发揭示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

第四节 恩格斯深入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走向历史唯物主义

从英国返回德国后，恩格斯于1844年10月至1845年3月写作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这是恩格斯深入研究英国状况，总结、发挥和深化他在英国所取得的成果的产物。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详细地考察了英国产业革命的进程及其后果：英国无产阶级的贫困化及其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揭示了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的必然联系，走向了历史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6页。

在《神圣家族》的序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说：“我们先发表这部论战性的著作，再各自分头在自己的著作里叙述自己的肯定的观点，以及对现代哲学和社会学的肯定的见解。”恩格斯写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正是具体实施原先的计划。恩格斯之所以要通过阐述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来阐明他对当代问题的正面观点，是因为他已经认识到“工人阶级的状况是当代一切社会运动的真正基础和出发点。”而无产阶级的状况在英国又具有最典型的形式。他说：“只有在大不列颠，特别是在英国本土，无产阶级的境况才具有完备的**典型的形式**；而且也只有英国，才能搜集到这样完整的并为官方的调查所证实了的必要材料，这正是对这个问题进行稍微详尽的阐述所必需的。”^②

一 英国的产业革命与无产阶级的贫困化

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恩格斯阐述了英国的产业革命的情况。

他指出，产业革命的特点是：手工业生产越来越被那种以蒸汽为动力的机器生产所代替。“分工，水力、特别是蒸汽力的利用，机器的应用，这就是从十八世纪中叶起工业用来摇撼旧世界基础的三个伟大的杠杆。”^③产业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造成产品价格的降低，国内和国外市场的迅速扩张，形成了人口密集、产业密集的大工业城市，建立了联系各大城市的日益发达的交通网，变革了运输手段。产业革命在引起深刻的经济变化的同时，也引起深刻的社会关系的变化。这就是中等阶级的衰落，工业无产阶级、农业无产阶级的诞生和发展，大资产阶级的出现。新生的工业用机器代替手工工具，用工厂代替作坊，从而把中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300页。

阶级中的劳动分子变成工人无产者，把从前的大商人变成了厂主，排挤了小资产阶级，把居民间的一切差别化为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在手工业、商业方面，也发生了同样情形。

恩格斯概述了英国的产业革命所引起的巨大变化。他说：

“六十至八十年前，英国和其他任何国家一样，城市很小、工业少而不发达、人口稀疏而且多半是农业人口。现在它却是和其他任何国家都不一样的国家了：有居民达250万的首都，有许多巨大的工业城市，有供给全世界产品而且几乎一切东西都是用极复杂的机器生产的工业，有勤劳而明智的稠密的人口，这些人口有三分之二从事于工业，完全是由另外的阶级组成的，而且和过去比起来实际上完全是具有另外的习惯和另外的需要的另外一个民族。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①

产业革命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无产阶级的贫困化。产业革命使小手工业者、帮工和农民沦为雇佣劳动者，把他们投入竞争，破坏了他们从前的庸庸碌碌但也比较平静的生活。竞争的武器是资本，而工人是没有资本的，他侥幸找到工作也只能靠工资维持灵魂不离开躯体，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只有去作贼或饿死。产业革命使生产机械化，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造成了工人之间的竞争。机器应用于工厂，使资产阶级能够用女工和童工代替男工，大大降低了工人的工资，而且加剧了工人之间的竞争。而工人之间的竞争，又成了资产阶级对付在业工人的武器，迫使在业工人不得不接受资产阶级的苛刻条件，用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来换取最微薄的工资。这一切造成工人阶级的贫困化和生活条件的恶化。资本主义自身是不能解决这个问题的，大约五年一次的周期性的商业危机，反而使之更加严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95—296页。

二 产业革命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

工人阶级的悲惨状况是资产阶级一手造成的。但是，资产阶级对此却漠不关心。资产阶级作为资本的化身，唯利是图。他们只把工人看作是劳动力和商品，对工人进行残酷剥削。不仅如此，资产阶级还通过政党、国家和法以及理论来反对工人阶级。资产阶级的法律是它为维护自己的利益而制定和颁布的，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的。例如取缔流浪汉和露宿者的法律便宣布工人阶级不受法律的保护。新济贫法实际上是残酷惩治无产阶级的法律，根据新济贫法设置的习艺所，就是工人的巴士底狱，作为新济贫法的理论根据的马尔萨斯人口论，公然宣布穷人在世上是没有生存权力的，它是惨无人道的资本主义现存关系的真实反映，是对工人阶级的公开的宣战。所有这一切必然引起工人阶级的反抗。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产业革命的必然结果。工人阶级不仅从事经济斗争，砸毁机器，要求改善劳动条件，组织工会，举行罢工；而且也从事政治斗争，参加宪章运动，向资产阶级法律围墙进攻，并且努力探求真理。他们的一切斗争都是为了消除产业革命给无产阶级带来的灾难性后果。恩格斯还指出，工人阶级的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他们和工业的联系，产业工人最清楚地意识到自己的利益，他们始终是工人运动的核心。“他们都一致同意，他们是《working men》〔“工人”〕，……他们是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是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阶级，同时也是国家力量所系并能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阶级。”^①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革命。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现在已经间接地以个别小冲突的形式进行着的穷人反对富人的战争，将在英国成为全面的和公开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9页。

战争……阶级的分化日益尖锐，反抗的精神日益深入工人的心中，愤怒在加剧，个别的游击式的小冲突在扩展成较大的战斗和示威，不久的将来，一个小小的推动力就足以掀起翻天覆地的浪涛。”^①

三 总结英国工人运动经验，揭示 英国工人运动的发展趋势

恩格斯考察了工人运动历史上所采取的不同斗争手段和形式及其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对它们的作用和局限性作了具体的分析。他肯定了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对于限制资产阶级贪得无厌的欲望，改善劳动者的处境，提高劳动者的觉悟等方面有重要意义。同时也指出了工会斗争的局限性，“工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工资决定于劳动市场上的供求关系这一经济规律。因此，工会是无力消除影响这种关系的重大原因的。”^②也就是说，工会无法消除使工人受剥削的根本原因——资本主义制度的。

当时英国工人运动存在两个派别，一个是宪章主义派，另一个是社会主义者。恩格斯根据自己对当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斗争规律的了解，对这两个派别进行了评论。他指出，宪章主义者是真正的道地的无产者，是无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是坚决反对自由竞争和贸易自由的，他们把政治权力看成是手段，把社会幸福看成是目的。但是，他们比较落后，不够开展，他们认为把土地分为小块份地的办法，是消灭贫困的主要方法，其实这种方法早已因工业发展而过时了。在实践方面，他们的大多数建议就外表看来一般地都带有反动性质。英国的社会主义者看得远得多，提出消灭贫困的实际办法，但是他们来自资产阶级，不能和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8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05页。

级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社会主义实质上超越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对立，但在形式上以极宽容的态度对待资产阶级，在许多方面对无产阶级很不公道。他们承认现存的制度，除争取舆论外，对改变现存制度的其他一切途径一概否定。可是他们的原则非常抽象，按现在的形式他们永远也不能争得社会舆论。他们看不到无产阶级的力量，看不到无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的愤怒引导他们前进，只是抱怨无产阶级道德堕落，宣扬没什么用处的慈善和博爱。他们太学究气、太形而上学，做不出什么大事。工人运动发展的趋向是社会主义和宪章主义结合。

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清楚地表明，他是多么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不过，这时，他还没有完全达到这个水平。他强调共产主义是超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上的，不仅仅是工人的事业，而是全世界的事，认为工人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愈多，就愈可能采取和平手段进行斗争。恩格斯后来在谈到这部著作时写道：“几乎用不着指出，本书在哲学、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总的理论观点，和我现在的观点绝不是完全一致的。”“在本书中到处都可以发现现代社会主义从它的祖先之一即德国古典哲学起源的痕迹。例如本书，特别是在末尾，很强调这样一个论点：共产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工人阶级的党派性学说，而是一种最终目的在于把连同资本家在内的整个社会从现存关系的狭小范围中解放出来的理论。这在抽象的意义上是正确的，然而在实践中在大多数情况下不仅是无益的，甚至还要更坏。既然有产阶级不但自己不感到有任何解放的需要，而且全力反对工人阶级的自我解放，所以工人阶级就应当单独地准备和实现社会革命。”^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372页。

简短的结论

1844年至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都离开了费尔巴哈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这为他们共同创立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共产主义原理奠定了基础。对哲学和经济学文献的批判研究在马克思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对英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及其后果的研究则在恩格斯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变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四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 创立和问世

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表明创立唯物史观的条件已经成熟，1845年11月—1846年8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创立了唯物史观。1847年马克思写了《哲学的贫困》进一步阐述了唯物史观。184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

第一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创立唯物史观

1845年2月马克思到达布鲁塞尔以后继续研究政治经济学，得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形成了新世界观。1845年4月恩格斯到达布鲁塞尔以后，马克思已把他的思想整理出来，并以明晰的语句向恩格斯作了说明，得到了恩格斯的赞同，于是他们就决定共同研究他们的新见解历史唯物主义与德国思想体系的见解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解体以后出现的青年黑格尔派的见解之间的对立，把他们自己从前的哲学信仰彻底清算一下。这个任务是通过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实现的。在1845—1846年间，欧洲的革命情势日趋成熟，共产主义思想在欧洲也不断增长，马克思和恩格斯加强了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运动以及无产阶级组织之间的联系。他们打算把分散在欧洲的各国共产主义团体联系起来，组织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他们还想改造正义者同盟。不过，当时马克思主义还只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马克

思和恩格斯已有了一些拥护者但还为数不多，社会主义运动还处在种种非科学的空想的思想的影响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德意志意识形态》，就是为了阐述他们的观点，使欧洲无产阶级，尤其是德国无产阶级相信这些观点是正确的，以便肃清各种空想的社会主义的影响。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有重大发展。

一 对物质生产的科学认识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人与物质生产的关系。

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这些个人与自然界的关系。人的肉体组织决定人们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必须从事改造自然的劳动，人是现实的人，是从物质生产的人，正是人的物质生产活动使人与动物真正区别开来。人们的物质生产给人们提供吃穿住等生活资料使人们的生命得以维持，它是人们为了能够生活必须每日每时进行的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前提，但不应当只从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考察它。“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生活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①，这就和离开物质生产来抽象地谈人的德国思辨哲学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物质生产和需要的关系。生产是人的肉体组织决定的，是由生存需要引起的，但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②很明显，人的需要不纯粹是生物性的因素，而是历史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页。

素，它不仅为人的肉体组织所引起，也为生产活动等历史条件所决定，它不是一成不变的。历史不是起始于人的肉体组织、生理需要，而是起始于人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由这种生产活动等所引起的需要，纯粹肉体组织引起的生物性需要还不是历史活动。在需要和物质生产的关系中，归根到底不是需要决定生产，而是生产决定需要。这就和从人的生理需要出发说明物质生产以至整个社会历史的错误观点划清了界限。

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生产和交往的关系。

人们在通过物质生产生产自己的生命的同时，还通过繁殖生产另外一些人，这就是夫妻之间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个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會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家庭便成为从属的关系了”。^①这样，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进行的自己生命的生产，还是通过生育而进行的他人生命的生产，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所谓社会关系即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也就是生产力。一定的生产方式或一定的工业阶段始终是与一定的共同活动的方式即生产力联系着的。生产力的发展的水平，是通过分工表现出来的，任何新的生产力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而分工的发展必然改变人们和劳动条件、劳动资料、劳动产品的关系，从而改变人们的物质交往关系，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也不断变化，生产决定交往关系，交往关系也反过来影响生产，物质生产就是在生产力和交往关系的矛盾运动中发展的，这就揭示了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揭示了物质生产和意识的关系。

人们是有意识的，社会上一切人的活动包括生产活动都是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2—33页。

意识的活动，一切现象都是人的有意识的活动的结果。这种现象在以往使人误以为思想意识是社会历史的决定因素，从意识出发去解释人们的活动。德国的意识形态就是如此，无论是黑格尔还是青年黑格尔派都相信现实世界是观念世界的产物，相信观念世界支配现实世界。“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他的叛逆的门徒从他那里承受了这一点”^①。和他们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②。人是观念的生产者，但人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他们受自己的生产力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交往的制约，他们的观念的生产也必然受生产与交往的制约。意识在任何时候都是对存在的意识，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如果意识形态对人们的反映是颠倒的，那也是由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决定的。这就和把意识独立化，把人们的活动包括生产活动意识化的唯心主义划清了界限。

二 对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 规律的揭示

上述事实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物质生产发展的动力、规律和作用已有了正确的认识，从而使他们能够正确说明人和自然、人和社会的关系，揭示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

人是通过物质生产与自然发生联系，建立人和自然的统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的。在不同的历史时代，人们的物质生产水平不同，人与自然就有着不同的统一。“在工业中向来就有那个很著名的‘人和自然的统一性’，而且这种统一性在每一个时代都随着工业或快或慢的发展而不断改变”^①。自然界不是一成不变的，存在着自然的历史，也存在着历史的自然。人对自然界的改造，并不改变自然界的客观性，“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保存着”。

人和社会的关系也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之上的。“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都遇到有前一代传给后一代的大量生产力、资金和环境，尽管一方面这些生产力、资金和环境为新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它们也预先规定新一代的生活条件，使它得到一定的发展和具有特殊的性质……人创造环境，同样环境也创造人。”^②

历史本质上是物质生产的历史，物质生产是社会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条件，“始终必须把‘人类的历史’同工业和交换的历史联系起来研究和探讨”^③。随着生产的不断发展，人们的交往关系、所有制关系也不断变化，形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关系的序列，这就是历史。交往关系不同，人们的所有制关系也就不同，不同的所有制关系就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

正是基于这些认识马克思和恩格斯得出了自己的新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3—34页。

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①

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这种历史观来分析历史，他们认为历史发展经历了如下几个阶段：

1. 部落所有制。“它是与生产的不发达的阶段相适应的”，^②当时人们是靠狩猎、捕鱼、牧畜或者务农生活的。

2. 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它为奴隶劳动所决定。“公民仅仅共同占有自己的那些做工的奴隶，因此就被公社所有制的形式联系在一起。这是积极公民的一种共同私有制，他们在奴隶面前不得不保存这种自发产生的联合形式。”^③

3. 封建的或等级的所有制。它的主要形式“一方面是地产和束缚于地产上的农奴劳动，另一方面是拥有少量资本并支配着帮工劳动的自身劳动。这两种所有制的结构都是由狭隘的生产关系——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④

4. 资本主义所有制。它产生于工场手工业，但与在工场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大工业处于矛盾对立状态，必然要灭亡。由于大工业，在未来，共产主义一定要代替资本主义。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根据这种历史观来说明各种社会现象。

1. 根据这种历史观来说明阶级。

阶级产生于物质生产。生产形成分工和私有制，“在分工的范围内，私人关系必然地、不可避免地会发展为阶级关系，并作为这样的关系固定下来”^⑤。印度人和埃及人借以实现分工的原始形态，在这些民族的国家 and 宗教中产生了等级制度；封建社会的农奴劳动和受少量资本支配的帮工劳动，是粗陋原始的土地耕作和手工业式的工业所决定的，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的最大一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2—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2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3页。

分工，造成城乡对立，把居民划分为两大阶级，这种划分直接以分工和生产工具为基础；分工的进一步扩大，表现为商业和生产的分离，形成特殊的商人等级。

阶级能够长期存在，是由于生产的相对不发展，是和有限的生产力相适应的。生产力水平不高，生产不能满足整个社会的需要，必然使一些人靠另一些人来满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一些人（少数）得到了发展的垄断权，而另一些人（多数）经常地为满足最迫切的需要而进行斗争，因而暂时（即在新的革命的生产力产生以前）失去了任何发展的可能性。工业和商业、生活必需品的生产和交换，制约着不同社会阶级的分配和彼此的界限。

阶级的存在是客观的，不依个人的意志为转移。阶级对个人是独立的，个人屈从于阶级，阶级决定它的成员的生活状况、思想和命运。以往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在古代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在中世纪是贵族和农奴之间的对立，近代是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对立。”①

阶级并非永恒的，在交往和生产力已经发展到这样普遍的程度，以至私有制和分工变成了它们的桎梏而必然要消灭之时，阶级就会消灭。大工业就提供了这样的条件。

2. 根据这种历史观来说明国家。

国家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是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统治阶级的各个个人借以实现其共同利益的形式。统治阶级的“由其财产状况产生的社会权力，每一次都在相应的国家形式中获得实践的观念的表现”②，只要阶级统治存在，国家就会存在。

国家虽然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意志，但它并不受统治阶级个人任性所左右，③“不是国家由于统治意志而存在，相反地，是从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78页。

人的物质生活方式中所产生的国家同时具有统治意志的形式。”^①国家也不为被统治阶级个人愿望所决定，“只要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使竞争成为多余的东西，因而还这样或那样地不断产生竞争，那末，尽管被统治阶级有消灭竞争、消灭国家和法律的‘意志’，然而它们所想的毕竟是一种不可能的事。”^②国家独立于个人是由于它是现实的经济关系的表现，这些关系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国家的特点和政权的形式与阶级斗争状况密切相关。北美君主立宪政体之所以采取民主代议制的形式，是由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式所迫；德国这样的国家之所以具有独立性，是由于在那里等级还没有完全发展为阶级，等级还构成一种不定型的混合体而继续起着一定的作用，因而在那里任何一部分居民也不可能对其他部分的居民进行统治。“国家内部的一切斗争——民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君主政体相互之间的斗争，争取选举权的斗争等等，不过是一些虚幻的形式，在这些形式下进行着各个不同阶级间的真正的斗争。”^③

国家的作用就是维护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把统治阶级的利益说成是共同利益，以社会共同利益的面貌出现，表现为虚幻的共同体。

国家也不是永恒的，随着分工和阶级的消灭，国家也必将消灭。

3. 根据这种历史观说明了革命。

革命是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矛盾的产物，“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这种矛盾，每一次都不免要爆发为革命”^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7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3页。

革命的任务是为经济发开展辟道路，推翻表现和维护过时的交往形式的国家和法。“较早时期的利益，在与之相适应的交往形式已经为适应于较晚时期的利益的交往形式所排挤之后，仍然在长时间内拥有一种表现为与个人隔离的虚幻共同体（国家、法）的传统权力，这种权力归根结底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①

革命斗争的锋芒是指向在此以前实行统治的阶级的，因为这些人所关心的是维护生产的现状。

革命斗争的结果是由人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与此相适应的阶级状况所决定的。没有形成一定的生产力和实行革命的阶级，革命不可能产生，产生了也不会成功。

4. 根据这种历史观说明了意识及其社会形态。

意识起初只是对周围的可感知的环境的一种意识，同时也是对自然界的一种意识。“自然界起初是作为一种完全异己的、有无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与人们对立的，人们同它的关系完全像动物同它的关系一样，人们就像牲畜一样服从它的权力，因而，这是对自然界的一种纯粹动物式的意识”^②。随着生产效率提高，需要的增长，人口的增多，分工的发展，意识也在发展。在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之后，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增长了。

“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真实地这样想象：它是同对现存实践的意识不同的某种其他的东西；它不想像某种真实的东西而能够真实地想像某种东西。从这时候起，意识才能摆脱世界而去构造‘纯粹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等。”^③ 意识是对人们实际生活过程的反映，人们的实际生活过程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基础上的，意识正是产生于人们的物质活动和物质交往。例如，统治的思想即统治阶级赖以存在的理论、神学、哲学、道德等和现存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5—36页。

系常常发生矛盾，其根源在于现存的社会关系和现存的生产力发生了矛盾。生产力发展了，社会的交往形式以及统治阶级的条件同走在前面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愈大，由此产生的统治阶级内部的分裂以及它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分裂愈大，那末当初与这种交往形式相适应的意识也就愈不真实，它不再适应交往形式了，下降为唯心的词句、有意识的幻想和有目的虚构。这种意识被生活揭穿得越多，它们对意识本身的捍卫也就愈坚决，它们也就愈加虚伪，愈加道德化，愈加神圣化。人们头脑中模糊的东西也是物质生活过程的必然升华物。人们头脑中的虚幻的观念，也是对现实的反映，不过是颠倒了反映而已。意识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条件的变化而变化，“那些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①意识的消灭依赖于物质条件，意识的一切形式和产物不是可以用精神的批判来消灭的，只有推翻产生它们的社会关系，才能把它们消灭。意识没有独立的历史，却有独立的外表，常常被看成是独立的，这是由于意识所表现的人们之间的关系具有独立性；由于分工使少数人从事精神活动，而这些人又总是不可避免地把意识和产生它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分割开来，并使它们系统化，赋予它们以普遍性的意义和自我规定的特性。

意识的各种社会形态也都是物质关系的产物。哲学与现实有密切关系，“每个个人和每一代当作现成的东西承受下来的生产力、资金和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是哲学家们想像为‘实体’和‘人的本质’的东西的现实基础”^②。当时的德国哲学就是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结果，表现了德国小资产阶级关系的特有的局限性。

法律思想是反映阶级关系的。例如，在王权、贵族和资产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3页。

级争夺统治因而统治是分享的国家里，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就会是关于分权的学说，人们把分权当作“永恒的规律”来谈论。

宗教是世俗世界自我矛盾和自我分裂的产物，对宗教的解释，要到一向存在的生产和交往的方式中去寻找。要知道基督教徒关于世界的观念在中世纪为什么采取这样的形式，后来又怎么转变为另一种形式，就要研究中世纪的现实历史。

政治思想也是现实的产物。法国的自由主义是以物质利益和由物质生产关系所决定的意志为基础的，是以现实的阶级利益为基础的。共产主义文献是以一定国家里的一定阶级的生活条件的总和为基础的。

道德也不例外。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是统治阶级存在条件的表现，资产阶级道德观念是资产阶级存在条件的表现。资产阶级在冠冕堂皇的词句和普遍的虚伪掩盖下的神圣的家庭概念，是同资产阶级家庭的肮脏存在相适应的。

艺术受分工制约。艺术天才完全集中在个别人身上，因而广大群众的艺术天才受到压抑是分工造成的。“像拉斐尔这样的个人是否能顺利地发展他的天才，这就完全取决于需要，而这种需要又取决于分工以及由分工产生的人们所受教育的条件”。^①一个艺术家必然要受到他以前的艺术所达到的技术成就、社会组织、当地的分工以及与当地有交往的世界各国的分工等条件的制约。

自然科学依赖于工业和商业。由于工业和商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自然科学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技术发明产生于生产的需要，它的推广和应用受经济条件制约。

5. 根据这种历史观论证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作用和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主义革命是与大工业联系在一起的。是资本主义生产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59页。

与交往关系之间的冲突，以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冲突的产物。大工业一方面通过竞争使无产者分裂和彼此孤立起来；另一方面又通过大工业城市和廉价便利的交通使他们经过斗争达到联合，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共产主义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乃是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无产阶级只有通过革命才能打倒旧的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以及旧的社会结构和权力，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必须首先夺取政权。共产主义革命不同于过去的一切革命。过去的一切革命的占有都是有局限性的，都没有改变占有的私人性质，而共产主义革命的结果必然是联合起来的个人对全部生产力总和的占有，消灭私有制。正因为这样，在共产主义条件下，阶级与阶级统治将消灭，政治机构将消除，人们活动所产生的力量不再异化，人们不再屈从于分工，人们能掌握自己的命运并得到全面发展，社会将实行按需分配。

这一切都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完成了由费尔巴哈式唯物主义向历史唯物主义、由人本主义的共产主义向科学共产主义的转变，实现了人类认识史上的革命变革，创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

三 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 施蒂纳的批判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从唯物史观和科学共产主义出发去批判费尔巴哈、布·鲍威尔和施蒂纳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他对感性世界的理解仅仅局限于对这一世界的单纯的直观，而不能从实践出发

去加以说明，“他没有看到，他周围的感性世界决不是某种开天辟地以来就已存在的、始终如一的东西，而是工业和社会状况的产物，是历史的产物，是世代活动的结果，其中每一代都在前一代所达到的基础上继续发展前一代的工业和交往方式，并随着需要的改变而改变它的社会制度。甚至连最简单的‘可靠的感性’的对象也只是由于社会发展、由于工业和商业往来才提供给他的。”^① 因此，当他在现实中遇到和他的意识和他的感觉相矛盾的东西时，他不是求助于实践，使现存世界革命化，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而是求助于某种二重性的直观。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也不懂得人和自然的统一的基础是工业，不懂得人周围的自然都是人的实践改造过的自然，他把自然看成是一成不变的，不懂得存在着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也不懂得自然科学的产生。他强调人的感觉和自然科学的直观，提到一些秘密只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的眼睛才能识破。但他不知道，如果没有工商业也就没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只是由于工商业，由于人们的感性活动才达到自己的目的和获得材料的。费尔巴哈承认人是感性的对象，但是由于他不懂人的感性的活动，不从感性的活动出发去考察人，他对人的认识也是抽象的。这使他不能从人们现有的社会联系、人们周围的生活条件来观察人，只看到人是肉体的，只看到人们之间存在着爱与友情，并把这种关系理想化了，这就必然陷入唯心主义，使他不能看到改造工业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而只能求助于最高的直观和类的平等化。“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决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②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布·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派都是黑格尔学派解体的产物，是在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1页。

们提出的问题以及对问题的解答都带有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神秘性。青年黑格尔派中的每个人都抓住黑格尔体系中的某一方面或者是实体、或者是自我意识来反对黑格尔的整个体系或其他人。他们自以为超出了黑格尔，其实他们都是在黑格尔的框子中谈哲学。青年黑格尔派始终停留于宗教批判，他们把宗教看成是一切坏事的终极原因，进而把形而上学的、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以及其他的观念也都归于宗教观念，把一般人宣布为宗教的人，把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关系宣布为宗教关系，把整个世界神圣化。青年黑格尔派认为观念、思想、概念是独立的，它们的产物是人们的真正枷锁，只要用人的、批判的或利己的意识来代替现存意识，人们就能解放，摆脱枷锁，只要对现存诸关系作新的解释，就能够把整个现存世界翻转过来。这实际上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现存的东西，通过另外的解释来承认现实的东西，是用词句反对词句，仅仅反对现存世界的词句而不反对现存世界。因为人们改变了自己的意识并不会改变现存的世界。青年黑格尔派满口都是震撼世界的词句，自以为在从事着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的英雄业绩，实际上他们不过是以哲学的形式重复德国市民的观念，他们的运动渺小卑微，具有地方局限性，他们是最大的保守分子。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史观来源于黑格尔哲学。“按照黑格尔体系，观念、思想、概念产生、规定和支配人们的现实生活、他们的物质世界、他们的现实关系。他的叛逆的门徒从他那里承受了这一点”。^①而证明精神在历史上具有决定作用的主要手段是：把占统治地位思想和进行统治的个人分割开来，同生产方式的一定阶段所产生的各种关系分割开来；使这种思想统治具有某种秩序，把这些思想看作是“概念的自我规定”，是有着神秘联系的；把思想归结为自我意识或体现思想的哲学家、思想家。这样就证明了思想在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页。

史上的决定作用。这种唯心主义之所以能起作用是因为思想确实有相对独立性，因为它所反映的关系是不依人的意志而转变的，所以它也独立于人。思想凭借自己的经验的基础，彼此确实是联系在一起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布·鲍威尔、施蒂纳等青年黑格尔分子的批判，实际上是对他们自己以往的哲学信仰的清算，它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同旧哲学彻底决裂，它不但揭露了历史唯心主义的荒谬性，而且揭露了历史唯心主义的社会历史根源。它从另一方面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创立。

不过应该指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主义基本形成，但也还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概念还不标定化，还用交往关系和交往形式来表达生产关系。对于生产力与交往关系即生产关系的论述也还不精确完善。

第二节 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进一步

阐发历史唯物主义

批判蒲鲁东是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斗争的需要，通过这个批判，马克思进一步阐发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 为什么要批判蒲鲁东

蒲鲁东是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庸俗政治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创始人。他未受过系统教育，靠自学读了很多书，深受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他的主要著作之一是1840年写的《什么是财产？或关于法和权力的原理的研究》。在这本书中他站在小资产阶级立场批判资本主义，提出了“财产就是盗窃”的观点，他认为这是他的伟大发现，他说：“这样的话一千年来

谁都没有听到过。我在这世界上除了对财产的这个定义以外，什么也没有，但是在我看来它比百万钱财还宝贵，我敢断定，这是路易·菲力蒲统治时代最重大的事件”。他的另一部著作是1846年写的《贫困的哲学》，力图通过对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来回答什么是财产的问题，借助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辩证地说明经济范畴体系。

蒲鲁东的政治思想是反动的，他维护生产资料私有制，力图建立一个以个人所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社会，在这种社会中，每个人制造出各自的产品，每个人的产品的价值都能得到实现。这实际上是要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使社会倒退到小生产时代，使小生产永世长存。正如恩格斯所说：“整个蒲鲁东主义都渗透着一种反动的特性：厌恶工业革命，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表示希望把全部现代工业、蒸汽机、纺织机以及其他一切伤脑筋的东西统统抛弃，而返回到旧日的可靠的手工劳动上去。”^①

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蒲鲁东用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来反对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革命，主张建立由劳动人民入股的“人民银行”，对工人发放无息贷款，协助工人建立合作社、作坊或工厂，实行无货币的交换。他认为，这是劳动人民不受剥削、获得解放的唯一途径。他不加分析地攻击“政权是暴政工具和堡垒，而政党则是它的生命和思想”，认为必须打倒政党、打倒政权。他说：“没有政权、没有政府，哪怕是最人民的政府，——这就是革命”，革命必须是“和平的和不流血的”。

蒲鲁东的政治观点与他的庸俗政治经济学观点密切相联。这种庸俗政治经济学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弊病与劳动人民贫困的根源不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而在交换和流通领域；生息资本是主要资本；小生产是好的，资本主义大生产是不好的。蒲鲁东“把永恒的商品生产所有权规律同资本主义所有制对立起来，想以此来消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79—480页。

灭资本主义所有制”^①。他提出构成价值理论，认为价值只有按一定的比例构成，才能把财富的各种元素配合起来构成一个整体，使每一种财富都实现为社会的财富。“通过价值的构成，每种产品和实物一样，……得到养生本能的发现，消化器官把它准备就绪，流通了全身，根据一定的比例，变成肌肉、骨骼、血液体质等等，给予人身以生命、力量和美丽”^②。如果价值不能按一定比例构成，其中一部分就不能够吸收为社会财富，就会变成无用的废料。

蒲鲁东的哲学观点是唯心主义的，是折衷主义诡辩。蒲鲁东把历史看成是绝对理性发展的历史，绝对理性的发展有一定原始的意向、神秘的趋势、天命的目的，这就是实现平等，“社会的天性仍是在努力获求公平”^③。所谓公平，不是消灭私有财产，而是使财产按比例地构成，“公平不是别的东西，乃是价值的比例”^④。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分工、信用、货币等经济关系说成是固定不变的、永恒的范畴，以此来论证资本主义的永恒性。蒲鲁东从他们的这些范畴出发，企图阐明这些范畴的来历，以此来论证他的公平社会。他把这些经济范畴看成是绝对理性所固有的东西，要从绝对理性出发去说明这些范畴。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特点就是通过抽象把一切事物变成逻辑范畴，把现实的运动变成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这样世界的发展就变成了绝对理念的辩证运动。绝对理念自己安置自己、自己跟自己对置起来、自己跟自己结合，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蒲鲁东吸取了黑格尔的思辨唯心主义观点，把历史看成是观念的历史，强调“我们论述的不是适应时间次序的历史，而是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⑤。但是蒲鲁东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黑格尔认为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形成一个新思想即它们的合题，这个新思想又分为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4页。

②③④⑤ 蒲鲁东：《贫困的哲学》第1卷，第87、106、81、151页。

个彼此矛盾的思想，而这个思想又融合成新的合题，以此形成思想的辩证运动。马克思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的实质。”^①这是对黑格尔辩证法实质的概括。蒲鲁东认为任何经济范畴都有好坏两个方面，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辩证运动就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蒲鲁东把所有的经济范畴逐一取来作为另一个经济范畴的消毒剂。这样一来他就阉割了辩证法，否定了矛盾，从而也就取消了辩证运动，陷入了折衷主义诡辩论。

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居住时与蒲鲁东有过私人交往，曾和他在一起讨论过黑格尔主义。在马克思创立自己的新世界观转到科学共产主义立场之前，他对蒲鲁东的学说是很重视的。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中，马克思特别强调蒲鲁东的著作是智慧的作品，需要认真研究，不能简单否定。在1843年9月给卢格的信中，他认为蒲鲁东的社会主义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在《神圣家族》中，他指出，蒲鲁东是否定私有制的，“蒲鲁东不同于其余的经济学家，他不是把私有制的这种或那种个别形式、而是把整个私有制十分透彻地描述为经济关系的伪造者。”^②他甚至称蒲鲁东的著作“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科学宣言”。这一切和马克思本人从一开始就维护被压迫的群众的利益，后来又转向共产主义，维护无产阶级利益，批判私有财产的立场有关，也和马克思本人还没有形成科学的世界观有关。但是马克思从来不是无条件地、完全肯定蒲鲁东的。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揭示了蒲鲁东的资产阶级的立场。他指出：蒲鲁东把货币利息降低看成资本的扬弃和资本社会化的倾向是不对的，货币利息降低乃是经营资本对挥霍财富的彻底胜利的征兆，是一切私有财产向工业资本转化。“凡是蒲鲁东认为是劳动反对资本的运动的東西，都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0页。

不过是具有资本形式即**工业资本形式**的劳动反对那种不是作为资本即不是以工业方式来消费的资本的运动。”^①这就是说他混淆了工业资本的胜利和**无产阶级的解放**。马克思还指出，蒲鲁东所主张的工资平等，也不能消除异化，“只能使今天的工人同他的劳动的关系变成一切人同劳动的关系，这时社会就被理解为抽象的资本家”。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在肯定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否定的同时，指出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批判和否定还是从政治经济学观点出发的，受政治经济学的前提的支配。他用平等占有来反对私有制，但是，“‘**平等占有**’是政治经济的观念，因而还是下面这个事实的异化表现：**实物是为人**的存在，是人的**实物存在**，同时也就是**人为他人的存在**，是他对他人的**人的关系**，是**人对人的社会关系**。”^②也就是说，蒲鲁东还是在政治经济的异化范围内来克服政治经济的异化，这是克服不了的。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由于马克思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对蒲鲁东就有了更科学的评价。马克思仍然肯定蒲鲁东对私有制的批判，他说：“共产主义者从他那里所接受的除他对所有制的批判以外，没有任何其他东西”^③。同时他认为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没有触及问题的本质，蒲鲁东批判私有财产的一切证据都是错误的，他是用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幻想来反对他们的实践。马克思还特别提到蒲鲁东的系列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联系，这就预示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对蒲鲁东折衷主义诡辩论的批判。1846年5月5日马克思从布鲁塞尔写信给蒲鲁东，要求他参加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蒲鲁东拒绝了，他在给马克思的信中说：“我认为，为了取得胜利根本不需要这样，因此我们也就用不着提出革命的行动作为社会改革的手段，因为，这个轰动一时的手段并不是别的，而是诉诸强力，诉诸横暴。我对问题的提法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5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6页。

是这样：通过经济的组合把原先由于另一种经济的组合而逸出社会的那些财富归还给社会。换句话说，在政治经济学中使财产的理论转过来反对财产，以便产生您们——德国社会主义者称之为共产主义而我在目下只称之为自由、平等的那种东西。……据我看来，用火把私产烧掉总比对它施加新的力量实行大屠杀要好些。”^① 1846年6月蒲鲁东发表了《贫困的哲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小资产阶级思想，这直接导致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蒲鲁东的思想当时有很大影响。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饱尝资本主义发展所带来的灾难，因自身地位的局限又不能从中找到革命的出路，日益陷入矛盾与空想之中。而蒲鲁东主义正适合他们的口味，反映了他们的要求与愿望，因而得到他们的拥护。马克思说：“蒲鲁东造成了很大的祸害。受到他对空想主义者的假批判和假对立的迷惑和毒害的……首先是‘优秀的青年’、大学生，其次是工人，尤其是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巴黎工人”^②。马克思写作《哲学的贫困》就是为了肃清蒲鲁东的影响，给力求阐明社会生产的真实历史发展的、批判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扫清道路。

二 批判蒲鲁东，进一步阐发历史唯物主义

蒲鲁东的改良主义是建立在他的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基础上的，建立在他的构成价值思想基础上。而蒲鲁东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是借助于对黑格尔唯心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即借助折衷主义诡辩构成的。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主要批判的是蒲鲁东的庸俗政治经济学，批判蒲鲁东所谓的政治经济学上的科学的发现以及他的构成政治经济学的方法等等。在批判中，马克思阐述了

① 《贫困的哲学》第1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中译本序言。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1页。

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和哲学观点。

同时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的唯心主义和折衷主义诡辩的过程中，揭示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并对它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

蒲鲁东把历史看成是理论发展的历史、经济范畴运动的历史，把辩证法理解为经济范畴的发展、理解为消除经济范畴的坏的方面，保存它的好的方面。马克思认为这是受黑格尔的影响。黑格尔的辩证法是概念、范畴辩证法，是运动的抽象、抽象形态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或纯理论性的运动，是理性自我安置自己、自己与自己对置、自我结合，即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否定的否定。黑格尔辩证法的实质是两个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黑格尔所说的辩证运动是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产生群，从群的辩证运动产生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产生整个体系。黑格尔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是逻辑范畴这种底布上的花彩，颠倒了现实和理性范畴的关系，把现实淹没在逻辑范畴世界中了。蒲鲁东接受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原则，而阉割了黑格尔的辩证法，把它变成了折衷主义诡辩论。马克思认为黑格尔的观点是不对的，因为“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例如，历史的运动创造了社会关系，工业的运动给我们提供了工业产品，等等。”^①但是马克思肯定了黑格尔的对立面的共存、斗争和融合形成辩证运动的思想，认为只有坚持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才能说明辩证运动。马克思主张用现实事物中矛盾来说明运动，而用现实的运动来说明社会历史发展。

马克思用唯物辩证法去说明社会历史时得出了一系列的重要结论。

——社会是客观存在的有机整体。

社会是人们交往关系的产物，是一切关系同时存在而又互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41页。

依存的有机整体，是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人们不能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一定的社会制度、一定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有一定的市民社会，就会有不过是市民社会的正式表现的一定的政治国家。”^①

——在社会有机体中，生产力是人们全部历史的基础。

生产力不仅包括生产工具，而且包括革命阶级本身，“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②。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任何生产力都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又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是前一代人创造并留给下一代的。每一代人都利用从前一代人那里得来的生产力来为新生产服务。人们之间的物质关系是人们的物质活动、个体的活动，即生产活动借以实现的必然形式，是人们一切关系的基础。生产力决定人们的物质关系，而人们的物质关系，决定人们的一切关系。也就是说一定的生产力决定着一定的社会面貌。生产力是人们全部历史的基础。

——社会是辩证发展的，人们的物质关系，一切社会关系，从而社会形式都具有暂时的性质。

人们在生产物品时也生产着一定的物质关系，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他们的物质关系。“随着新生产力的获得，人们改变自己的生产方式，随着生产方式即保证自己生活的方式的改变，人们也就会改变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③例如行会和公会制度，中世纪的全部规则都随生产而改变，“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④

——经济范畴是生产方面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0—3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所以，这些观念范畴也同它们所表现的关系一样，不是永恒的。它们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①表面上看起来，每个原理都有其出现的世纪，与权威原理相适应的是11世纪，与个人主义原理相适应的是18世纪，是原理创造历史。实际上不是这样，某一原理之所以出现在11世纪或者18世纪而不出现在其他某一世纪，完全是由当时的生产力、生产方式以及由此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社会是在阶级的对抗和斗争中发展的。“当文明一开始的时候，生产就开始建立在级别、等级和阶级的对抗上，最后建立在积累的劳动和直接的劳动的对抗上。没有对抗就没有进步。这是文明直到今天所遵循的规律。到目前为止，生产力就是由于这种阶级对抗的规律而发展起来的。”^②在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抗，是由它们生活的经济条件决定的，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的，因而是不可调和的。阶级对抗最终将导致革命，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通过斗争和革命。“只有在没有阶级和阶级对抗的情况下，**社会进化将不再是政治革命**。而在这以前，在每一次社会全盘改造的前夜，社会科学的结论总是：‘不是战斗，就是死亡；不是血战，就是毁灭。问题的提法必然如此’。”^③

马克思在批判蒲鲁东庸俗政治经济学思想时，用唯物史观分析了经济范畴，对交换、分工、货币等经济范畴作出了与蒲鲁东完全相反的结论，同时阐述了自己的劳动价值和剩余价值思想。

蒲鲁东用人们的思想、意志来解释交换。他说：“由于我所需要的许多东西在自然界里为数有限或者根本没有，因此我不得不去协助生产所缺少的东西，可是，由于我不能单独生产这么多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4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98页。

西，所以我就会向别人，即向各行各业中我的合作者建议，把他们所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同我所生产的产品交换”。^①马克思则认为：“总的说来，产品的交换形式是和生产的形式相适应的。生产形式一有变化，交换形式也就随之变化。因此在社会的历史中，我们就看到产品交换方式常常是由它的生产方式来调节”。^②马克思还概述了交换发展的历史。他指出，交换有它自己的历史，它经历过各个不同的阶段。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例如在中世纪，当时交换的只是剩余品，即生产超过消费的过剩品。也曾经有这样一个时期，当时不仅剩余品，而且一切产品，整个工业活动都处在商品范围之内，当时一切生产完全取决于交换。最后到了这样一个时期，人们一向认为不能出让的一切东西，都成了交换和买卖的对象，甚至象德行、爱情、信仰、知识和良心等最后也成了买卖的对象。

蒲鲁东抽象地谈论分工，把分工看成是永恒的规律；用人的思想来解释分工：一个人看到分工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就向别人建议实行分工；用一个分子来解释种姓、行会、工场手工业、大工业等分工。马克思则认为，不同的历史时代有不同的分工，14和15世纪的分工就不同于17世纪的分工。分工受生产工具的制约。“劳动的组成和划分视其所拥有的工具而各有不同。手工磨所决定的分工不同于蒸汽磨所决定的分工”。^③“生产工具的积聚和分工是彼此不可分割的，……工具积聚发展了，分工也随之发展，并且反过来也一样。正因为这样，机械方面的每一次重大发明都使分工加剧，而每一次分工的加剧也同样引起机械方面的新发明。”^④手工作坊内的分工以劳动者与生产工具的集合为前提；现代大工业则造成了国际分工。

蒲鲁东认为货币之所以产生并具有交换能力是由于经过君主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68页。

们的神圣化，用君主们的权力和意志来说明货币。马克思则认为：“金银之所以在法律上具有交换能力，只是由于它们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而它们之所以具有事实上的交换能力，那是因为当前的生产组织需要普遍交换手段。”^①马克思是从生产需要出发去说明货币的产生与作用。

蒲鲁东不懂得价值。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认为，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是交换价值的规律，而蒲鲁东却认为这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综合，是价值的构成。他从构成的价值中得出的结论是：一定的劳动量和同一劳动量所创造的产品是等价的；任何一个劳动日和另一个劳动日都是相等的，一个人的劳动和另一个人的劳动如果数量相等，二者是等值的，两个人的劳动并没有质的差别。在劳动量相等的前提下，一个人的产品和另一个人的产品相交换。所有的人都是雇佣工人，而且都是以相等劳动时间得到相等报酬的工人，交换是在完全平等基础上实现的。很明显，蒲鲁东把价值规律看成使无产阶级免除剥削，实现平等，得到解放的革命理论。马克思则认为，一种东西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它的时间来确定，而是可能生产它的最低限度的时间来确定，价值不能单独构成，而是通过竞争来确定和构成，“竞争实现了产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它的必要劳动时间来确定这一规律”^②。

很明显，马克思已得出商品价值是由生产该商品所需要的平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对于商品的价值有了基本正确的认识，正如马克思在《我对弗·巴师夏的剽窃》一文中所写的：“在我的著作《资本论》（1867年版）中关于价值的定义，早在二十年前我写的反对蒲鲁东的著作《哲学的贫困》（1847年巴黎版）中就已经有了。”^③

马克思还指出，由劳动时间衡量的相对价值注定是工人遭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0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353—354页。

现代奴役的公式，而不是无产阶级求得解放的革命理论。既然商品的相对价值由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量来决定，那么，劳动的相对价值或工资也就由生产工资所必需的劳动量来决定，因而也是由生产工人一切生活必需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决定，也就是说，按照劳动时间确定价值这一规律，工人只能得到维持生命和延续后代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受奴役。蒲鲁东之所以从价值规律引出平等的结论，是由于他把用生产某种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来衡量商品价值和用劳动（力）价值来衡量商品价值混淆了。其实，两者是不同的，用劳动（力）价值来确定商品价值和经济事实相抵触。如果用同样的劳动生产了比以前多一倍的衣服，那末衣服的相对价值就会因此降低一半，但同样的劳动并不能取得加倍数量的衣服，因为现在这一半数量的衣服对工人的效用和以前同样数量的衣服的效用完全一样。劳动时间成为交换价值的尺度这一情况，造成了劳动不断跌价，生产过剩，以及其他许多生产无政府状态。雇佣劳动制度是发展生产力，增加劳动剩余的必要条件。

很明显，马克思已经认识了劳动（力）是一种特殊商品，它的价值和它所隐含的价值，它所创造的价值是不同的，后者大于前者，正是价值规律造成资产阶级的财富。马克思已经提出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要点，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说的：“当时马克思……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①

这一切表明，《哲学的贫困》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在这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内容更丰富更深刻了。马克思一生主要不是研究一般社会、社会一般，而是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历史的动因不是在每一时代的上层建筑中，而是在每一时代的经济事实中。用唯物史观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分析经济现象，说明经济学范畴，开始于《哲学的贫困》。马克思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页。

唯物史观的表述也更精确了，交往关系、交往形式等概念，已被更科学的生产关系概念所取代。

第三节 《共产党宣言》的发表，

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

《共产党宣言》首先是一部科学社会主义著作，它阐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生、发展规律和历史趋势，以及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和共产党人的战略和策略等等。但是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包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正如列宁所说：“这部著作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①。所以它也可以说是一部哲学著作，而且正是通过这部著作，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广为流传。

一 《共产党宣言》是马克思主义和 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之后，加强了与工人运动的联系。他们在与各国工人运动建立联系的时候，特别重视改造德国的“正义者同盟”。因为这个团体自从被迫迁往伦敦后，一方面改变了密谋团体的性质，成了一个按民主原则建立的政治团体；另一方面这个组织的成员扩大了，实际上成了一个国际性的组织，它在好多国家有支部，它的会员证上至少用二十种文字写着同一句口号：“人人皆兄弟”。原来指导同盟

^① 《列宁全集》第21卷，第30页。

的秘密学说是英法两国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同德国哲学的杂拌。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这些杂拌主要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和蒲鲁东主义进行过无情的批判，并用通俗的形式帮助同盟成员认识过去理论的错误及它们在实践上的危害，向他们指出：“问题并不在于实现某种空想的体系，而在于要自觉地参加我们眼前发生的革命地改造社会的历史过程”^①。正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帮助下，同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走上了政治斗争的道路，并在1846年底派专人到布鲁塞尔及巴黎邀请马克思、恩格斯参加同盟，表示同盟将把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坚持的各种批判的观点，作为自己的理论，在正式的宣言中表现出来。于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加入了同盟。恩格斯还亲自参加了1847年夏在伦敦召开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正义者同盟”正式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战斗口号，代替了过去的“人人皆兄弟”的口号；通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章程的第一条规定：“同盟的目的：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立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②这个章程曾交给各支部讨论，并在同年12月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马克思亲自参加了第二次代表大会。大会经过几个星期的激烈辩论之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委托马克思和恩格斯起草《共产党宣言》。《共产党宣言》1848年2月发表。

二 《共产党宣言》表现了包括社会 生活在内的最彻底的唯物主义

《宣言》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主要的经济生产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卷，第465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572页。

式与交换方式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所赖以确立的基础，并且只有从这一基础出发，这一历史才能得到说明；因此人类的全部历史（从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会解体以来）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统治阶级和被压迫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这个阶级斗争的历史包括有一系列发展阶段，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段（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的控制下解放出来。”^①

《宣言》指出，每一时代的社会经济生产决定该社会的阶级结构。

每一个社会形态都有其特有的基本阶级以及各个不同的等级，存在着由各种社会地位构成的多级的阶梯。在古罗马，有贵族、骑士、平民、奴隶；在中世纪，有封建领主、陪臣、行会师傅、帮工、农奴，而且几乎在每一个阶级内部又有各种独特的等级，这种阶级结构的特点，是古罗马奴隶制的生产方式和中世纪封建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而从封建社会的灭亡中产生出来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并没有消灭阶级对立。现代资产阶级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一系列变革的产物。这种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革也同时产生了资产阶级的对立面，即无产阶级。因此，资本主义社会只是用新的阶级、新的压迫条件、新的斗争方式代替了旧的阶级、旧的压迫条件、旧的斗争方式。由于大机器生产的发展，资产阶级积累了巨大的财富，不断增加资本，以至最后摧毁了封建的生产方式，并使以前的中间等级的下层，即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破产，使这些阶级中的大部分都降落到了无产阶级的地位。这样，整个社会就日益走向两极分化，日益分裂为两大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37页。

互相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发展，使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和阶级对立简单化了。

《宣言》指出，一定时代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决定着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

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富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集中在少数人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后果就是政治的集中。原先各自独立的各个地区，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现在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国家。经济的集中决定了政治的集中。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有资产阶级的相应的政治上的成就伴随着。在封建领主统治下的资产阶级是被压迫的等级，但随着工场手工业取代封建的或行会的工业经营方式，它就成为等级制君主国或专制君主国中同贵族抗衡的势力。而从大工业和世界市场建立的时候起，它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就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①。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力量，在政治上也必然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力量。

《宣言》还指出，人们的观念是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宣言》批判了资产阶级关于超阶级的观念，关于永恒真理的说教，指出，资产阶级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资产阶级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的资产阶级的意志，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资产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资产阶级的家庭是建筑在资本上面的。资产阶级的教育是由资产阶级借以进行教育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3页。

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①旧社会内部产生革命化思想是由于旧社会内部形成了新社会的因素，旧思想的瓦解是同旧生活条件的瓦解步调一致的。“当古代世界走向灭亡的时候，古代的各种宗教就被基督教战胜了。当基督教思想在十八世纪被启蒙思想击败的时候，封建社会正在同当时革命的资产阶级进行殊死的斗争。信仰自由和宗教自由的思想，不过表明自由竞争在信仰的领域里占统治地位罢了。”^②过去各个世代的观念形态虽然千差万别，总是在某种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是由于过去各个世代存在着共同的特点，都是建立在私有制和阶级对抗基础上的。共产主义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它也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宣言》运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从产生、发展到必然灭亡的过程，论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

资产阶级赖以形成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是在封建社会里造成的。在这些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即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资产阶级革命打破了这一桎梏，代之以同生产力发展相适应的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它在不到一百年的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但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这个曾经仿佛用法术创造了如此庞大的生产力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却无法支配这种生产力，它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形式变成了生产力发展的桎梏，其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的出现。这说明，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严重地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了。为了克服这种危机，资产阶级一方面不得不消灭大量的生产力，另一方面夺取新市场，更加彻底地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1页。

利用旧的市场。但“这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愈来愈少的办法。”^① 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资产阶级是必然会走向灭亡的。

无产阶级是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而发展壮大起来的。现代工业把家长式的师傅的小作坊变成了工业资本家的大工厂。挤在工厂里的工人就象士兵一样被组织起来。工人象奴隶一般受资产阶级的剥削、压迫和奴役。因此，随着工业的发展，不但加深了工人同工厂主的对立，而且锻炼了工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随着工业的发展，工人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在发展。最初是个别的工人，进而是某一工厂的工人，然后是某一地方的某一劳动部门的工人，同直接剥削他们的个别资产者斗争。他们捣毁机器，烧毁工厂。他们不是攻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主要是攻击生产工具本身。后来无产阶级不仅人数增加了，而且他们的利益和生活状况也愈来愈趋于一致，因而他们愈来愈感到自己的力量，并且开始结合成更大的集体，结合成反对资产者的同盟。工人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愈来愈具有两个阶级冲突的性质。这种斗争的发展，促进和扩大了工人之间的团结；同时由于现代交通工具的便利，各地区的工人之间便建立了全国性的联系和团结。这样，由于有了这种联系，便有可能把许多性质相同的地方性的斗争汇合成全国性的斗争，汇合成阶级斗争。在斗争过程中，随着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他们还结成政党，组织成为阶级。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时，无产阶级主要的斗争目标是要推翻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而不再是反对生产工具了。资产阶级无意中造成而又无力抵抗的工业进步，使工人通过联合而达到的革命团结代替了他们由于竞争而造成的分散状态，成了资产阶级的掘墓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②。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3页。

《宣言》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说明共产党人的理论原则和政治策略，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

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乃是现存的阶级斗争、我们眼前的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

封建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反动的，在于它们美化封建统治，站在封建贵族立场来反对资产阶级，一方面拿着无产阶级的乞食袋当做旗帜来挥舞，一方面又责备资产阶级因为它产生革命的无产阶级，并参与对工人阶级的暴力镇压。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反动的，在于它们企图恢复旧的生产资料和交换手段，从而恢复旧的所有制关系和旧社会，把工业中的行会制度和农业中的宗法经济看做理想。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反动的，是因为它们攻击德国的资产阶级，维护了德国小市民的利益，成了封建势力的帮凶。保守的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之所以是保守的、资产阶级的，是因为它们不反对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只是要求在这种关系的基础上进行一些改良。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之所以是空想的，是因为它们只是反映了早期无产阶级改造社会的愿望，而不了解无产阶级的解放条件，用人的发明活动来代替社会活动。

三 《共产党宣言》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辉

《宣言》表明，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发展的，因此应当辩证地看待事物，而不能用形而上学的凝固的观点看待事物。

资产阶级曾经是革命力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后来却转化成为反动的力量，不可避免地要走向灭亡。无产阶级曾经是一个受苦的、被竞争所分裂的、不觉悟的、自在的阶级，但后来却变成了有组织性和纪律性的、联合起来的、意识到了自身的地位和革命作用的、自为的阶级，成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这个变

化归根到底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生产力曾是使资产阶级强大起来的力量，是资产阶级用来推翻封建制度的武器，后来就成了使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受到威胁，使资产阶级走向灭亡，而使无产阶级日益强大的力量。

批判的空想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义，是同历史的发展成反比的，在无产阶级还很不发展、因而对本身的地位的认识还基于幻想的时候，它同无产阶级对社会普遍改造的最初的本能的渴望相适应，有存在的根据。但是阶级斗争愈发展和愈具有确定的形式，这种超乎阶级斗争的幻想，就愈失去任何实践意义和任何理论根据。

《宣言》在指明社会经济生产是历史的基础的同时，强调思想、政治斗争和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宣言》指出：“共产党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敌对的对立，以便德国工人能够立刻利用资产阶级统治所必然带来的社会的和政治的条件作为反对资产阶级的武器，以便在推翻德国的反动阶级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本身的斗争。”^①这里清楚指明无产阶级的觉悟在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重要作用。

《宣言》指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和意图。他们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②这里清楚地指明了暴力革命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宣言》还指出：“共产党人的最近目的是和其他一切无产阶级政党的最近目的一样的：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③“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64页。

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 这里包含着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强调了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

《宣言》强调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取得统治首先必须采取一些措施对所有权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实行强制性的干涉。但这些措施在不同的国家里当然是不同的。《宣言》还指出，共产党人对各种反对派的态度，依它们的情况不同而异。《宣言》认为，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一个重要错误就是不懂得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他们把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从法国搬到德国。在法国，资产阶级居于统治地位，压迫整个社会，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是反对资产阶级的，因此是革命的。在德国，是封建势力居统治地位，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德国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把法国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搬到德国，应用于反对德国资产阶级，这使它们变成反动的了。

《共产党宣言》中的哲学思想是通过分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与冲突，阐述共产党人的理论和实践纲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统一，革命性和科学性的统一，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统一。《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表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成了无产阶级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武器，成了工人阶级进行解放斗争的指南，实现了同工人运动的结合，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问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2页。

简短的结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为了探求解放人类、实现共产主义的道路而研究哲学的。他们通过现实斗争和理论研究发现了唯物史观，并运用它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论证共产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封建的反动的社会主义以及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就为无产阶级提供了伟大的理论武器，为无产阶级斗争实践所需要，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工人运动的结合。《德意志意识形态》到《共产党宣言》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在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过程中发展的，也是通过论证科学共产主义，批判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流派而发展的。

第五章 唯物史观在1848年欧洲 革命和巴黎公社时期的 运用、验证和发展

第一节 1848--1871年马克思主义哲学 发展的基本特点

作为一种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在实践的基础上产生，又在实践中经受检验和丰富发展的。1848—1871年，就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主要特点来说，是它的运用、验证和发展的时期。

在此期间，西欧、北美的资本主义经济得到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有了很大提高。继英国之后，美国和法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德国的机器大工业也有了重大发展。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日益扩大，资产阶级的国际联系有了进一步的加强。与此同时，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矛盾也更加充分暴露出来，继1847年由英国开始波及欧洲的经济危机之后，1857年又爆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也迅速成长、壮大起来。机器大工业的发展，不仅使产业工人的数量增多，而且使无产阶级的组织性、觉悟性和战斗性大大增强。1864年第一国际的成立，1869年第一个民族国家内的无产阶级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诞生，特别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革命，表明了国际工人运动的长足进步。

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使资产阶级的实力进一步增强。而资产阶级的大发横财，是建立在剥削国内劳动人民和对外侵略掠夺

基础之上的。其结果是导致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以及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矛盾的激化。1848年革命烽火燃遍欧洲；革命失败以后曾一度处于革命低潮时期，但是1857年的经济危机又使人民革命运动重新走向高涨，到60年代，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其中主要有意大利和德国争取民族统一的运动；美国人民反对南方奴隶主的南北战争（1861—1865年）；波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起义（1863年）；在亚洲，爆发了中国农民反对封建统治和殖民主义侵略的太平天国革命（1851—1864年）；印度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人民起义（1857—1859年）等。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也接连发生战争，如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1863年的普奥战争，1870—1871年的普法战争等等。

在这一时期中，马克思、恩格斯以他们所创立的新世界观为指导的战略策略，组织和指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在理论上进行了艰巨的、创造性的研究工作，并在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中，验证和发展了自己的学说。

在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运动时期，他们主要是在革命实践和总结经验中运用、验证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特别是唯物史观。在这两次革命高潮之间，马克思集中主要精力从事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全面地、深入地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写出了在人类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光辉巨著《资本论》及其一系列准备著作，用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丰富材料，验证了唯物史观，使之由“假设”变成经过科学检验和证明的理论并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在运用和发展唯物辩证法方面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造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资本论》的逻辑”。与此同时，恩格斯则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结合历史上和当代的战争实践，创造性地研究了军事哲学，写出一系列闪耀着辩证法光辉的军事论文和著作，并以其渊博的知识、精辟的分析和科学的预见，博得了人们的重视。

总之，1848年到1871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以后，在革命实践和科学研究中得到创造性的运用、深刻的验证和重大发展的时期。这既适应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也合乎理论自身发展的要求。

在这一章里，我们首先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革命实践中的运用、验证和发展。

第二节 唯物史观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的运用、验证和发展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刚刚问世，一场席卷欧洲大陆的革命风暴就发生了。首先是法国的二月革命，推翻了“七月王朝”；紧接着是德国的三月革命，给反动统治阶级以沉重的打击。在法、德两国革命的鼓舞和推动下，匈牙利、波兰、捷克等国也纷纷爆发革命起义，反对异族压迫，争取民族独立。马克思说：“在这一年中，旧欧洲的每个角落都掀起了革命！”^①

由于当时欧洲各国的经济、政治状况发展不平衡，革命所争取的目标也不很一致，总的说来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畴。但是，这次革命有一个不同于以往资产阶级革命的显著特点，就是它发生在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更高发展程度的条件下，无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独立阶级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并开始为实现自己的阶级要求而斗争。同1789年法国大革命相比，资产阶级的态度也有很大的变化。它既想同封建势力作斗争，又很害怕站在身后的无产阶级。当无产阶级想要实现自己的阶级要求时，它就背叛革命，调转枪口镇压无产阶级。因此，这次革命虽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但同时也开始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直接交锋。法国工人的六月起义，就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89页。

立阶级间的第一次伟大战斗”^①。

在这次革命过程中，马克思、恩格斯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并且是革命群众斗争的组织者和鼓舞者。他们以新创立的世界观为指导，制定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斗争纲领和策略，反对右的和“左”的错误倾向，坚持不懈地为实现革命群众的利益而奋斗。他们于1848年3月先后到达巴黎，一起被选入共产主义同盟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并当选为中央委员的主席。与此同时，他们也密切注视着德国革命形势的发展，竭力给德国革命以支持和帮助。同年3月间，他们一方面组织数百德国工人分散地返回祖国，参加那里已经开始的革命运动；另一方面，又起草了《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作为共产主义同盟在德国革命中的纲领。4月初，他们返回德国，直接参加和指导革命运动。6月在科伦创办了《新莱茵报》，在组织和宣传革命中发挥了强有力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还担负起组织工人武装起义的任务，恩格斯并亲自参加了当时的几次起义，直接战斗在武装斗争的第一线。在革命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迁居英国。在这里，他们及时地总结了革命的经验教训，写出了一系列重要著作。其中主要有：《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1848年至1850年法兰西阶级斗争》（1850年1—11月）、《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1851年8月—1852年9月）、《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1年12月—1852年3月）等。

参加和研究1848年欧洲革命，在马克思恩格斯一生中虽然时间不算很长，但在马克思主义史上却占有十分主要的地位。这一时期，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成果最多，作出贡献最大的时期之一。在以后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中，他们也常常从这一时期的成果出发，并常常回过头来重新研究这段历史，在他们运用和发展自己的理论中起到承前启后的关键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的作用。所以列宁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1848—1849年的群众斗争的时期，是他们生平事业的突出的中心点。”^①考察马克思、恩格斯这一时期的哲学思想发展，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特点：

他们在这一时期的著作，是紧密结合革命实践写成的，而不是系统论述哲学原理的专著。这是很自然的。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法国二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即被推上政治舞台，紧张的革命实践，使他们不可能进行“纯学术的探讨”。但是唯物史观始终是他们用以指导革命实践和理论研究的锐利武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象一根红线”贯穿于他们这一时期的著作中。^②

1848年的欧洲革命，是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一次最实际的检验，并有力证明了它的科学性和强大的生命力。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③。相反地，这次革命实践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五花八门的社会主义派别，则是一次致命的打击。因为他们“不懂得历史运动的唯物基础，不会指出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个阶级的作用和意义，而用各种貌似社会主义的什么‘人民’、‘正义’、‘权利’等辞句来掩盖各种民主改革的资产阶级实质。”^④旧哲学的命运也是如此。“1848年的革命毫不客气地把任何哲学都撇在一旁，正如费尔巴哈把他的黑格尔撇在一旁一样。这样一来，费尔巴哈本人也被挤到后台去了。”^⑤如果说，在实践中检验理论是否具有真理性，是认识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的特点就在于，他们自觉地运用革命事变的进程来验证

① 《列宁全集》第13卷，第20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8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1页。

④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自己的理论。恩格斯在评述《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时指出：“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伟大的历史运动规律，根据这个规律，一切历史上的斗争，无论是在政治、宗教、哲学领域中进行的，还是在任何意识形态领域中进行的，实际上只是各社会阶级的斗争或多或少明显的表现，而这些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又为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它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三年，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①

欧洲革命时期的社会震荡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得到实际的运用和验证，而且也为其丰富和发展提供了条件。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这次革命经验的哲学总结而推进了自己的学说，特别是为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宝库增添了重要的内容。正如列宁在谈到这一时期马克思的著作时所说的，“马克思的学说在这里也象在其他任何时候一样，是由深刻的哲学世界观和丰富的历史知识阐明的**经验总结**。”^②

一 深刻分析社会革命的根源，验证和 丰富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 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已把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明确指出，“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在《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发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2页。

② 《列宁选集》第3卷，第194页。

是由于封建的生产关系已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桎梏；而对资产阶级统治的威胁则来自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不能适应它所创造出来的巨大生产力。

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时，他们又依据这次革命实践的经验，验证了上述理论，并具体地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发生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之间的联系，坚持和深化了社会革命根源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激化的思想。

1849年4月到5月间，马克思为了阐明“构成现代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物质基础的经济关系”，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题为《雇佣劳动和资本》的一组文章。他指出，“总之，个人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即**社会生产关系，是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 and 改变的。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一个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古代社会、封建社会和资产阶级社会都是这样的生产关系的总和，而其中每一个生产关系的总和同时又标志着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特殊阶段。**”^①这段话，不仅在理论上比以往的有关论述更为严谨和精确，更接近于不久以后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精辟表述，而且，它也是马克思、恩格斯考察1848年革命的基本观点和方法。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那种把革命发生归咎于少数人的“煽动”，或者几个领袖人物偶然的行动和动机的唯心主义观点。恩格斯指出，在研究革命发生或失败的原因时，“不应该从几个领袖的偶然的动机、优点、缺点、错误或变节中寻找，而应该从每个经历了震动的国家的总的社会状况和生活条件中寻找”。^②换言之，也就是要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发展、从受这一矛盾制约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发展，以及各阶级状况中去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1页。

察、分析，才能给以正确的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1848—1849年的欧洲革命，尽管交织着不同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在不同的国家有着不同的规模和形式，但从总体上看，是资产阶级社会同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相适应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冲突，其实质是要进一步确定资产阶级的统治，以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

马克思在分析法国二月革命的原因时指出，1830年革命后建立的七月王朝，代表和依靠的是资产阶级上层，即金融贵族。工业资产阶级是王朝的反对派，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则被完全排斥在政权之外。七月王朝成了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分公司，而金融贵族则利用他们的特权地位，贪婪地攫取“黄金果”，过着腐朽糜烂的生活，以致使国家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负债累累。七月王朝的专制制度，不仅使无产阶级遭受深重的剥削和压迫，使大批小资产阶级破产，而且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严重阻碍了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因而引起被统治阶级的普遍不满。反对派资产阶级发动了改革选举制度的斗争，“以求扩大有产阶级内部享有政治特权者的范围和推翻金融贵族的独占统治。”^①但遭到七月王朝的拒绝，这就使得工业资产阶级和金融贵族之间的对立更趋尖锐，革命正在酝酿之中。1847年的农业欠收和从英国开始波及到欧洲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法国二月革命的爆发。因为“这场损害工业产业的瘟疫，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②

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法国秩序党内两大集团，即正统派和奥尔良派互相倾轧的根源。指出促使这两个集团互相分离的根本原因，并不在于前者依附波旁王室，后者依附奥尔良王室，或者由于它们信仰不同色彩的保守主义，而在于正统王朝是地主世袭权力的政治表现，而奥尔良王朝是大资产阶级（金融贵族、大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8页。

业、大商业)篡夺权力的政治表现。“所以,这两个集团彼此分离决不是由于什么所谓原则,而是由于各自生存的物质条件,由于两种不同的所有制形式;它们彼此分离是由于城市和农村之间的旧有的对立,由于资本和地产之间的竞争。”^①当然,把它们同某个王朝联结起来的同时还有旧的回忆、个人的仇怨、忧虑和希望、偏见和幻想、同情和反感、信念、信条和原则等。在这里,马克思阐明了一条重要的原理:“在不同所有制形式上,在生存的社会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感情、幻想、思想方式和世界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②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不把自己的观点看成一成不变的教条,也从不认为自己是不会犯错误的神。相反地,当他们在经受实践检验中一旦发现有失误时,就坚决地、公开地加以纠正,并得出相应的正确结论。他们在对1848年欧洲革命形势估计上的变化,就是如此。在1848年革命失败初期,他们和其他一些革命者,由于缺乏完整的材料为依据,也由于期待革命新高潮到来的迫切心情,曾经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衰老,社会主义革命已经临近,“世界大火就会燃烧起来”^③。但不久以后,他们通过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首先是研究了欧洲近十年的经济史,发现对形势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从1848年就已经开始而在1849年更其加强的工商业繁荣,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经济前提尚未具备。而且,正是经济发展中的这种状况,打消了1848年欧洲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的胜利成为可能。1850年1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的《国际述评》中写道:“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29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175页。

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也就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产阶级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① 1859年马克思在论述唯物史观的基本思想时指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② 这显然包含着对上述思想的概括和深化。

二 阶级斗争理论的新概括

马克思、恩格斯在这一时期的著作中，始终坚持了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的阶级斗争观点和阶级分析方法。在阶级关系剧烈变动、阶级本性表现得更为显著的革命时期，他们通过对社会各阶级及其政党的实地考察，对阶级斗争的理论作出新的概括。1852年3月，马克思在《致约·魏德迈》的信中说：“无论是发现现代社会中有阶级存在或发现各阶级间的斗争，都不是我的功劳。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就已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③。这一概括，既实事求是地指出了资产阶级学者早就从历史上和经济上阐述过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又完整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及其同已往一切阶级斗争学说的根本区别。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8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333页。

首先，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虽然论述过阶级斗争，但是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说明还是不科学的。比如，复辟时代的法国历史学家认为，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之间争夺统治权的斗争，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并把财产关系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原因。这是他们的贡献。但是，在说明财产关系的变化和阶级的产生时，却归结为暴力征服，而征服又是因为在人类所固的本性中有一种“统治欲”，从而陷入唯心主义。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曾对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初步分析，如亚当·斯密认为，地租、工资和利润三部分收入分别为地主、工人和资本家所获得，由此就形成了“构成文明社会的三大主要和基本的阶级”。大卫·李嘉图在分析工资、利润和地租时，又进一步揭示了这三大阶级利益的对立。但是由于他们把资本主义制度看成是合乎人类本性的、永恒的社会生产形式，因而也就把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关系永恒化。与这些观点不同，在马克思概括的第一条中就明确指出，阶级的存在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从而既说明阶级的产生和存在都根源于一定的物质生产关系，反对了唯心主义观点，又说明了阶级是一个历史范畴，反对了阶级存在永恒论的形而上学，在阶级的产生和存在的问题上，既坚持了唯物论，又坚持了辩证法。

第二，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不同，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深切同情无产阶级，他们认为17世纪和18世纪英、法两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仅是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之间的斗争，而且是“无财产者”同封建贵族、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但是，他们并不懂得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尤其不懂得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最终实现全人类的解放。而马克思在上述概括中，则深刻地揭示了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和阶级斗争的发展规律，把阶级斗争的发展同无产阶级革命的核心问题——无产阶级专政联系起来，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在阶级斗争问题上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同一切资产阶级、小资产阶

级学说之间的原则界限。

第三，在马克思上述概括的第三条中，还揭示了阶级斗争的前途和社会发展的方向，指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和作用。阶级的存在具有暂时性和过渡性，但是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创造了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才能消灭一切阶级，进入无阶级的社会。

马克思的上述概括，完整地阐明了阶级从产生到消灭的全过程，指出这一过程始终都是由社会经济发展的状况所决定的，从而也揭示了社会阶级产生、发展和消灭的客观规律性。这一概括的作出，是同1848年欧洲革命的实践经验分不开的，同时也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阶级和阶级斗争的重大成果。

三 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重大发展

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已经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1848年革命实践不仅证明了这一思想的正确性，而且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经验。马克思恩格斯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

1. 深刻论述不断革命的思想。

不断革命的思想，是马克思、恩格斯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基础上得出的一个重要思想。1850年3月，他们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第一次把“不断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提了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有一个形成过程。早在1844年初马克思在《德法年鉴》上发表的文章中，就已指明了“政治解放”和“人类解放”的区别。他指出，“政治解放”是毫不触及“大厦支柱”即私有制的革命，实际上也就是导致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而“人类解放”则要触及大厦基础本身，即消灭

私有制，使人类摆脱一切政治压迫和社会压迫的革命，实质上是指社会主义革命。也正因为如此，实现人类的彻底解放就必须依靠无产阶级。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德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前夜”，而“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只能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序幕”^①。他们还指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革命，只要资产阶级采取革命行动，共产党就同它一起去摧毁封建势力，以便为无产阶级扫清前进的道路；而在完成民主革命任务之后，立即开始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已经形成了革命分为两个阶段，即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概念，而且已经提出了可以由资产阶级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

1848年德国的三月革命爆发后，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必须坚持不停顿的革命，彻底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但在革命取得小小胜利后，资产阶级却因惧怕身后站着的无产阶级而转向同反动的封建势力结成联盟。随之被推向革命前列的是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的特点是动摇不定，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而在行动上却十分怯懦。正是根据这种革命实践经验教训，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不断革命”的口号及其内容。他们指出：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根本不愿变革整个社会，一旦谋得自身狭隘的私利，便要求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于我们来说，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② 无产阶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85页。

“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①

马克思、恩格斯在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的基础上，论述了实现“不断革命”的条件。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指出：19世纪德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之所以有可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其必要条件是“无产阶级已经形成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而这个条件是17世纪英国和18世纪法国进行资产阶级革命时所不曾具备的。通过1848年革命的实践，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从巴黎工人六月起义失败的教训中，他们认识到，在革命进程发动农民起来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迫使农民承认无产阶级是他们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无产阶级是不可能动摇资产阶级制度的。就是说，没有无产阶级和农民结成的革命联盟，就不可能实现由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过渡。

从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思想表明，“不断革命”作为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其基本内容是：第一，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当参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资产阶级一道去反对封建势力，但要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划清思想界限。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行到底；第二，在条件具备的前提下，不失时机地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按照斯大林后来的概括，不断革命的思想，就是“关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②。也就是说，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不断革命，是指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即用新的社会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来代替旧制度。从《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讲的四个“直到”也可以看出，他们所讲的“不断革命”的目标，是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现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当然，在此以后，无产阶级还要利用它的政治统治，尽可能快地发展生产力，并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通过调整、改革，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使上层建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92页。

② 《斯大林文选》上册，第402页。

适应经济基础的发展，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为进入无阶级的社会准备必要的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但这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任务，而不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革命。社会主义条件下进行的改革也可以说是一场革命，但同作为无产阶级战斗口号的“不断革命”的内容，是有区别的。

有的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不断革命的思想也包括把社会主义社会看作不断革命的过程，因为马克思就曾说过：“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因为：

第一，马克思的这个论断是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提出来的。这里所讲的“社会主义”，并不是指社会主义社会，而是指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相对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当时，法国正处于秩序党的独裁统治之下，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一般中等阶级都受到迫害。他们憎恨独裁政权，要求改造社会，并用“社会主义”作为反对秩序党统治的旗号。他们从各自的目的出发来解释社会主义，歪曲社会主义的本意。于是出现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这些社会主义的共同特点是革命的不彻底性，它们“想使全部运动服从于运动的一个阶段”，即以实现本阶级利益为限。马克思认为，只有同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划清界线，无产阶级才能“愈益团结在**革命的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用**布朗基**来命名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断革命**，就是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这种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差别**，达到消灭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达到消灭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一切社会关系，达到改变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一切观念的必然的过渡阶段。”^①显然，马克思这里讲的社会主义是指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而不是指社会主义社会，并把承认不承认不断革命、承认不承认无产阶级专政作为科学社会主义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480页。

的根本区别。

第二，马克思作出这个论断的时间是1850年，当时马克思还没有把共产主义社会划分为第一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和高级阶段。直到25年后写的《哥达纲领批判》中，才明确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分为两个阶段的学说。这也说明把马克思这个论断中的“社会主义”理解为社会主义社会，是缺乏根据的。

2. 首次提出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

1848年法国革命面临的国家制度是17世纪以来的国家制度——中央集权君主专制的沿袭和发展。当时建立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主要是为了反对地方封建割据势力，同时也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因为国王要依靠资产阶级，首先是靠资产阶级纳税，以解决财政来源问题；资产阶级要求中央集权，是为了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以利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1789年法国大革命曾一度建立省、区自治，使地方自治权和人民的民主权利有所加强；1799年拿破仑政变后，又重建中央集权制。此后的法国社会变革中，政权几经易手，但都没有触动过这个国家机器，而是强化了它。到1848年革命时，它已拥有50万官吏和50万军队，成为“俨如密网一般缠住法国社会全身并阻塞其一切毛孔的可怕的寄生机体”。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马克思剖析了法国国家机器发展的不同时期和不同形式的演变，揭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本质特征，第一次提出打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的思想。指出：过去的“一切变革都是使这个机器更加完备，而不是把它毁坏。那些争夺统治权而相继更替的政党，都把这个庞大国家建筑物的夺得视为自己胜利的主要战利品。”^①而无产阶级革命所要建立的是完全不同类型的政权，它决不能原封不动地掌握这个寄生性的、剥削阶级用以镇压劳动群众的工具。因此，无产阶级革命要“集中自己的一切破坏力量”打碎、摧毁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2页。

产阶级国家机器。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打碎”、“摧毁”不仅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有另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实现国家生活的民主化。就是说，不仅要消灭旧国家机器的剥削阶级性质，而且要消灭它的寄生性。这在他们对巴黎公社经验的总结中作了更为清楚的表述。

3. 第一次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科学概念。

1848年革命的经验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是不可调和的。一旦无产阶级的斗争超出资产阶级所允许的范围，就会遭到资产阶级的血腥镇压。法国二月革命的口号是“博爱”，曾经是二月革命主要支柱的无产阶级，也一度沉醉于资产阶级所宣扬的“博爱”之中，幻想在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内实现自己的利益。但事实表明，资产阶级共和国意味着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无限制的统治。资产阶级共和派在掌握政权以后，立即勾结金融贵族，反对劳动人民，把革命时期许下的种种诺言，看作是必须打破的桎梏。他们施展种种阴谋诡计，有目的、有步骤地进行反革命的准备。在二月革命后不到两个半月，即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上，一下子把剥削阶级所有集团都提到了国家顶峰，从而揭去了他们骗人的假面具。他们从自己任命的执政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否决了设立专门劳动部的提案，并准备武装镇压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步步逼进下，“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①6月22日巴黎工人被迫以武装起义回击资产阶级。资产阶级认为这是十恶不赦的举动，给以血腥的镇压。这不仅赤裸裸地暴露了资产阶级的残忍和虚伪，说明了“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和资本间的战争”；而且也充分暴露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原形：“原来它是以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任务的国家。”^②马克思总结了这一血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6、417页。

教训，指出无产阶级“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微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只能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加以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由此，马克思得出一个重要结论，无产阶级要获得自身的解放，就必须“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①在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提出“工人阶级专政”的科学概念。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大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有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但只讲到无产阶级要上升为统治阶级。

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一文中，马克思还阐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经济改造方面的任务。在六月起义前制定的宪法草案中，曾提到了劳动权，但在六月起义失败后制定的“共和宪法”中，却把劳动权取消了，改为“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马克思在评述这一事实时指出，劳动权是“初次概括为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而“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不过是现代国家饲养乞丐的一种形式。他说：“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是一种胡说，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但劳动权实际上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是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生产资料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②恩格斯在1895年为这本书写的导言中特别指出，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一致用以概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③。并指出，马克思的这个公式不仅同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等等社会主义截然不同，而且与空想社会主义、空想共产主义提出的模糊的“财产公有”也有原则区别。“财产公有”是个法权概念，意指每个人对财产都有一份权利，因而又是一个平均主义的口号。

恩格斯指出：《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是马克思用他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3页。

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状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①“工人阶级专政”和“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总结1848年革命经验得出的两个科学结论。如果说，“工人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纲领，那么，“生产资料归社会占有”则是无产阶级的经济纲领。这是对《共产党宣言》的一个重要发展。

四 正确评价历史人物的作用

1848—1852年间，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的政治生活中，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革，各种人物纷纷登台表演。对于这些变革及其代表人物，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文学家等，作了种种唯心主义的评论。他们在极力贬低、诬蔑无产阶级的英勇斗争的同时，大肆吹捧那些镇压群众的刽子手和窃取革命果实的阴谋家、骗子手，如镇压六月巴黎工人起义的卡芬雅克和路易·波拿巴等，把他们描绘成为创造历史、扭转乾坤的“英雄”。

同这些观点相反，马克思和恩格斯运用唯物史观，对这段历史作出了科学的说明。特别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一书中，通过对路易·波拿巴政变过程的深刻分析，科学地阐述了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进一步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果实，在政客们的明争暗斗中，几经变化，最后被拿破仑一世的侄子路易·波拿巴所攫取。1848年12月10日波拿巴当选为共和国总统，1851年12月2日，他仿效其伯父举行军事政变，建立军事独裁；1852年12月2日，又进而废除共和国，改行帝制，自己当了皇帝，号称拿破仑第三。（雾月18日，是指1799年11月9日，是拿破仑一世发动政变、改行帝制、实行军事独裁的日子。马克思以“雾月十八日”为书名，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91页。

讽刺和揭露波拿巴)。怎样看待这一历史事件?当时曾出现多种著作,作出各种评论。其中,马克思认为值得注意的有两部,这就是法国文学家维克多·雨果的《小拿破仑》和蒲鲁东的《政变》(全名为《从十二月二日的政变看社会革命》)。这两部著作同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是差不多同时出现(都在1852年出版),论述同一问题的。但是由于他们的立场和世界观的局限,作出的评论是违背历史实际的。

雨果是法国革命时期左翼共和主义者、杰出的文学家。他同情人民群众,猛烈地抨击了路易·波拿巴的政变。但是,由于他不能从阶级关系上来看待这场政变的性质,把这一历史事变归结为波拿巴个人的主动作用和暴力行为的结果,因而夸大了波拿巴个人的作用。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雨果“只是对政变的负责发动人作了一些尖刻的和俏皮的攻击。事变本身在他的笔下却被描绘成了晴天的霹雳。他认为这个事变只是一个人的暴力行为。他没有觉察到,当他说这个人表现了世界历史上空前强大的个人主动作用时,他就不是把这个人写成小人而是写成伟人了。”^①蒲鲁东虽想把政变描述成以往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是由于他忽视了个人的主动作用,因而对这次政变所作的历史说明,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对政变主人公所作的历史辩护。这样,他就陷入了那些所谓“客观历史家”所犯的错误。

与此相反,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从唯物史观出发,说明法国阶级斗争怎样造成一种条件和局势,使得波拿巴这样一个平庸可笑的人物有可能扮演了英雄的角色。他“叙述了二月事变以来法国历史的全部进程的内在联系,揭示了12月2日的奇迹就是这种联系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②。

马克思认为,对历史人物的分析,既要看到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的能动作用,又要看到这种能动作用是受历史条件、社会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1页。

关系的制约的。他指出：“人们自己制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①任何个人，包括历史上的杰出人物，都不能超出一定的客观条件而任意地创造历史。所谓“英雄造时势”的观点是错误的，唯心主义的。至于那些阴谋家、骗子手，也可能凭借卑鄙肮脏的手段，得逞于一时，但也离不开阶级斗争所造成的一定历史条件和局势。路易·波拿巴为什么能够爬上皇帝的宝座呢？马克思在科学地分析了二月革命以来法国全部历史的基础上，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事变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波拿巴的政变之所以得逞，首先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在法国已经确立起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不断加深，资产阶级日益走上反动的道路。其突出的表现就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竟不惜与以秩序党为代表的保皇派相勾结，血腥地镇压了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从而击溃了曾是二月革命的主要支柱的无产阶级。其结果是既使自己无力与保皇派相抗争，又使无产阶级在波拿巴政变时持“相对消极”的态度。^②

第二，马克思深刻而生动地分析了法国农民的特点。他指出，当时的法国农民，由于彼此隔离的分散的小农经济，造成他们政治上落后，目光短浅。“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一定要别人来代表他们。他们的代表一定要同时是他们的主宰，是高高地站在他们上面的权威，是不受限制的政府权力，这种权力保护他们不受其他阶级侵犯，并且从上面赐给他们雨水和阳光。”^③另一方面是“历史传统在法国农民中间造成了一种迷信，以为一个名叫拿破仑的人将会把一切失去的福利送还他们。”也就是马克思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04—7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

说的“拿破仑观念”^①。因为他们怀念法国1789年大革命期间，由于雅各宾派的土地法，使他们由半农奴式的农民变成了自由的土地所有者，而拿破仑上台后，也曾采取过某些措施，保障农民能够自由地利用这些土地的权利，于是他们就误认为拿破仑是自己利益的保护者。因此当拿破仑的侄儿路易·拿破仑·波拿巴利用农民的这种保守性和迷信观念，冒充是他们利益的代表时，他们就抱着天真的幻想，支持了波拿巴。由于农民占当时法国人口的最大多数，他们的支持，对波拿巴的上台无疑起了关键性的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波拿巴王朝是农民的王朝”。

第三，在六月起义被镇压后，在法国政治生活中占优势地位的是秩序党。其中代表大土地所有者们的正统派和代表金融大资产阶级的奥尔良派，是被推翻的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的保皇势力。他们既与波拿巴进行争夺最高统治权的斗争（1848年12月总统选举时的另一候选人就是秩序党的独裁政府的头子卡芬雅克），它本身又因为相互间的利益矛盾而分成各个敌对派别；既害怕波拿巴篡夺全部权力，更害怕人民重新革命而失去自己的既得利益。因而陷入不可克服的矛盾之中，根本无力控制事变，而只能把自己交给事变支配，只好在波拿巴的进攻面前一步步地交出权力，以至变成毫无权力为止。^②

以上情况说明，波拿巴的政变之所以得逞，并不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而是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走下坡路的结果，“是先前的事变进程的必然而不可避免的结果。”

与此同时，马克思也没有忽视个别人物在历史发展进程中的能动作用。他指出，波拿巴政变之所以得逞，还有其个人品质上的原因。波拿巴是一个卑鄙无耻的政客，惯于看风使舵，招摇撞骗。他“比资产阶级的骗子有一个长处，这就是他能用下流的手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4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75页。

段进行斗争。”1848年12月10日的总统选举中，他一面用所谓“红色的幽灵”吓唬大资产阶级，表明他捍卫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决心”；一面又对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许下种种蛊惑人心的“诺言”，标榜自己代表他们的利益，以骗取他们的支持。在当上总统之后，他又于1849年组织了反动团体“十二月十日会”，收罗一大帮社会渣滓，充当实现他个人野心的打手；在他感到力量不足时，他任命了资产阶级保皇党人巴罗组织秩序党内阁，随后又为了击败秩序党而罢免了巴罗内阁；接着他又收买了国家军队，攫取了全部军权；并且用发行大量黄金彩票和建立所谓“工人村”的办法，来消除无产阶级对社会主义的向往。

最后，马克思还揭示了反动政变必然短命的客观规律。指出波拿巴的独裁统治，使社会经济陷于全盘混乱状态，使整个国家机器成为既可厌又可笑的东西。阶级矛盾的进一步激化，必然导致人民奋起革命，推翻波拿巴的反动统治。“如果皇袍终于落在路易·波拿巴身上，拿破仑的铜像就将从旺多姆圆柱顶上被推下来”。历史的进程证实了马克思的预见。

恩格斯在《雾月十八日》第三版序言中说，马克思“对当前的活的历史的这种卓越的理解，他在事变刚刚发生时就对事变有这种透彻的洞察，的确是无与伦比的。”^①而马克思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一是由于他“深知法国的历史”，有充分的客观事实为根据；二是由于科学历史观的指导，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这对于正确评价个别人物的历史作用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第三节 巴黎公社经验对唯物史观的验证和发展

1871年巴黎公社的伟大革命，是无产阶级打碎旧的国家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01页。

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首次尝试。它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巨大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围绕这次革命写下的著作，首先是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一书，深刻地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验证并丰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不仅因为公社社员表现了如他所说的“冲天”的英雄主义而欢欣鼓舞。虽然这次群众性的革命运动没有达到目的，但是他在这次运动中看到了有极重大意义的历史经验，看到了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定进步，看到了比几百种纲领和议论更为重要的实际步骤。“分析了这个经验，从这个经验中得到策略教训，根据这个经验来重新审查自己的理论，这就是马克思提出的任务。”^①

一 必须用巴黎公社式的国家政权

代替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

马克思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时，曾得出结论：无产阶级革命不应该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巴黎公社的实践，证实了马克思的科学预见。他在1871年4月12日致库格曼的信中说：“我们英勇的巴黎同志们的尝试正是这样。”^②巴黎公社所采取的革命措施，不仅摧毁了旧政权机关的“物质权力的工具”——常备军和警察，以及监狱、法庭等等，而且通过宣布教会和国家分离，剥夺教会占有的财产，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等，从而也摧毁了旧政权的“精神压迫工具”——僧侣势力；“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③。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5页。

在马克思看来，无产阶级革命之所以必须“打碎”旧的国家机器，一是因为国家具有阶级统治机关的性质，资产阶级国家则是“资本奴役劳动的工具”。在私有制社会里，由于占统治地位的都是剥削阶级，因而在政权更迭过程中，军事官僚机器只是从一些人转到另一些人的手中，就其为剥削阶级服务这一点来说，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对于肩负着消灭阶级、消灭剥削的历史使命的无产阶级来说，就决不能简单地运用浸透着剥削阶级精神的旧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二是旧国家机器具有寄生性。特别是在当时的法国，庞大的军事官僚机器，已成为“堵塞社会机体的每一个毛孔的可怕的寄生赘瘤。”只有摧毁这种国家机器，实行真正的民主制度，实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才能有效地进行社会改造和经济、文化建设。马克思在考察了巴黎的革命措施之后指出：“公社制度将把靠社会供养而又阻碍社会自由发展的寄生赘瘤——‘国家’迄今吞食的一切力量归还给社会机体。仅仅这一点就会把法国的复兴向前推进了。”^①

同在其它问题上一样，马克思对摧毁旧国家机器问题的看法也是辩证的。无产阶级必须废除旧的军事官僚机器，但并不意味着废除旧政府权力的一切职能，而是要从实际出发，保留对工人阶级有用的某些机关。马克思指出：“旧政府权力纯粹压迫的机关应该铲除，而旧政府权力的合理职能应该从妄图驾于社会之上的权力那里夺过来，交给社会的负责的公仆。”^②就是说，在革命过程中对旧的压迫和镇压机关必须予以摧毁，而对执行合理社会职能的机构则应予以保留和改造。

巴黎公社不仅证实了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的论断，并且实行一系列具有重大意义的原则——如国际主义原则，人民当家作主的原则，民主共和政体的原则，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6页。

社作为兼管行政和立法工作机关的原则，公社各级官员都由选举产生、受公社监督、可以随时撤换的原则，国家工作人员的薪金不超过熟练工人工资的原则等等，从而为解决用什么东西去代替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的问题，提供了丰富的实际经验。马克思十分重视并仔细地考察了这些原则，得出如下的重要结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①也就是说，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应当以巴黎公社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去代替被“打碎”了的旧国家机器。

马克思、恩格斯还依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论述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和长期性。首次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仍将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甚至可能引起激烈的反动和同样激烈的革命，因此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将“提供合理的环境，使阶级斗争能够以最合理、最人道的方式经历它的几个不同阶段。”而要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更高级社会形式的转变，更是必须经过长期的斗争，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以自由的联合的劳动条件去代替劳动受奴役的经济条件，需要相当一段时间才能逐步完成（这是经济改造）”^②。这是对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深化和发展，同时也为不久以后提出“过渡时期”理论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作了理论准备。

二 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高度重视 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革命是合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而发生、发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忽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6页。

能动作用，在资本主义条件下，首先是无产阶级和其他人民群众的能动作用。马克思、恩格斯在巴黎公社运动时期的理论活动和实践活动，是既尊重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又高度重视人民群众首创精神和历史主动性的光辉典范。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18世纪80年代的法国大革命时就已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①而发生在19世纪70年代“真正的人民革命”——巴黎公社的斗争，则更使他们欢欣鼓舞。他们热情歌颂“这些巴黎人，具有何等的灵活性，何等的历史主动性，何等的自我牺牲精神！”^②高度赞扬“努力劳动、用心思索、艰苦奋斗、流血牺牲而又精神奋发地意识到自己的历史创造使命的巴黎，几乎忘记了站在它城墙外面的食人者，满腔热忱地一心致力于新社会的建设”^③，奇迹般地改变了巴黎的面貌。马克思、恩格斯这种高度重视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和创造精神的态度，是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生动体现。

但是，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运动的这种支持和赞扬，同崇拜自发性和所谓“群众运动天然合理”的观点，又有着根本的区别。在他们看来，人民群众的历史主动性的发挥，是以承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前提的，而且必须有正确的战略和策略。因此，他们对巴黎公社的热情颂扬和支持，并没有妨碍他们对巴黎公社运动进行冷静的分析。早在1870年9月9日，马克思就告诫巴黎工人，由于无产阶级的力量还不够强大，特别是普鲁士军队已站在门前，因而还不宜于采取武装夺取政权的行动。“在目前的危机中，当敌人（指普鲁士军队——编者著）几乎已经在敲巴黎城门的时候，一切推翻新政府的企图都将是绝望的蠢举。”^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8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50页。

指出当时法国工人的迫切任务，是镇静而坚决地利用共和国的自由所提供的机会，去加强他们自己的组织。1871年3月，当反动当局迫使巴黎工人在“或是接受挑战，或是不战而降”之间作出抉择，巴黎工人奋起举行武装起义的时候，马克思则满怀激情，迎接巴黎公社的革命，并竭尽全力声援巴黎人民的斗争。但同时也没有改变他对巴黎公社革命可能失败的预见。1871年4月6日，他就在给李卜克内西的信中谈到，“看来巴黎人是要失败的”^①。

马克思也没有因为热情支持巴黎公社运动而只一味赞扬它。而是同时也实事求是地指出和分析它确实存在的弱点、缺点和错误。正如列宁所说的，“马克思没有向无产阶级隐讳公社所犯的任何一个错误。”^②这是唯物史观在实践中体现的另一个重要方面。

马克思、恩格斯对巴黎公社的热情支持和颂扬，称之为过去发生的一切运动中“最伟大的运动”，从根本上说是因为它预示着社会历史的方向，是无产阶级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现实运动。马克思说：“英勇的三月十八日运动是把人类从阶级社会中永远解放出来的伟大的社会革命的曙光。”^③尽管这个革命运动在敌人的血腥镇压下失败了，但是“工人的巴黎及其公社将永远作为新社会的光辉先驱受人敬仰。”^④

简短的结论

在19世纪40年代末和7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两次不同性质的革命运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中，经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第202页。

② 《列宁全集》第12卷，第10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99页。

了严峻的检验，证明了自己的科学性和生命力。

马克思和恩格斯及时地总结了这两次革命实践的经验和教训，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个人和人民群众的历史作用的原理，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六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资本论》 中的运用、验证和发展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是同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密切联系的。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结成了一个严整的唯物主义世界观。”^①因此，为了全面考察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发展，就不仅要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的哲学著作，而且要研究他们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研究它们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在19世纪50到6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中，这一特点表现尤为突出。从马克思、恩格斯从事的理论活动情况看，在1848年以前，重点是研究哲学，制定和阐明他们所创立的新世界观的基本原理，特别是唯物史观；在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重点是研究社会革命理论，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而在50到60年代，则把重点放在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上。从马克思、恩格斯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来说，虽然早在40年代初期就已开始，但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形成的决定性阶段，却是在50到60年代。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写出并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并写出了《资本论》全书的大量手稿。也正是在这些著作和手稿中，包含着极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第一节 《资本论》的创作过程及其意义

被列宁称为“现代最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资本论》，

^① 《列宁全集》第20卷，第185—186页。

是马克思积40年时间完成的鸿篇巨制。它是马克思“整个一生研究的成果”，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智慧和心血的结晶。这部巨著的酝酿、写作和出版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这一过程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资本论》创作的准备

1842—1843年初，马克思在任《莱茵报》主编期间，“第一次遇到要对所谓物质利发表意见的难事”，这是促使马克思“研究经济问题的最初动因”。《莱茵报》被查封后，马克思“由社会退回到书房”，于1843年夏天写出了《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得出了“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思想，并在该书的导言中预示了要从针对“副本”的批判转向针对“原本”的批判，即通过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去解剖“市民社会”。1843年秋，马克思迁居巴黎以后，为了批判现存制度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他阅读了大量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著作，并作了摘录和评注。其研究成果主要反映在他的最早的政治经济学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1844年初，恩格斯在《德法年鉴》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经济学著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得到马克思的高度评价。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并为实现政治经济学的革命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了批判蒲鲁东，马克思于1847年出版了《哲学的贫困》，以论战的形式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观点。1849年4月，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了《雇佣劳动和资本》（根据他在1847年12月在布鲁塞尔法国工人协会上所作的讲演稿写成的）。在这后两部著作中，尽管马克思还没有把劳动和劳动力区分开来，还没有使用剩余价值的概念，但是那时他“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

‘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①这就为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奠定了基础。

二 《资本论》创作和第一卷出版

1848年欧洲革命失败后，马克思被反动派逐出德国，从1849年8月起定居伦敦。伦敦是考察资本主义经济最便利的地方。从1850年起，马克思重新研究政治经济学，致力于《资本论》的写作。他阅读了古典的、庸俗的经济学的所有著作，研究了英国博物馆收藏的大量文献资料，废寝忘食地工作着。1857年8月到1858年5月，写成篇幅巨大的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一篇《导言》，这实际上是《资本论》的第一稿。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已探讨了后来《资本论》中考察的主要问题。《导言》是手稿的开头部分，它依据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观点，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辩证关系，专题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1859年，马克思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这是马克思计划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著作的第一分册（计划出六个分册）。内容包括《序言》和《商品》、《货币》两章。在这篇极为重要的《序言》中，马克思精辟而周密地概括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并明确指出这是他用于指导研究工作的原则。在写第二分册时，马克思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决定以《资本论》为全书标题，而把《政治经济学批判》作为副标题。从1861年8月到1863年6月，马克思写成一部新的手稿，这就是《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也即《资本论》的第二稿（共有笔记本23册）。这部手稿把商品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分析了资本流通和简单商品流通的区别，并阐明了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手稿的大部分是对剩余价值学说史的批判研究，构成后来的《资本论》第四卷。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12页。

1863—1865年，马克思在上述手稿的基础上又写出了《1863—1865年经济学手稿》，也即《资本论》的第三稿。内容分三部分，基本上相当于后来《资本论》的第一、二、三卷。至此，经过十几年来以继日的艰苦劳动，马克思写了篇幅浩繁的三部手稿，对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重要问题，几乎都已作了详细研究。又经过一年多的整理，《资本论》第一卷于1867年9月14日在德国汉堡出版。这是科学社会主义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事件。恩格斯说：“自从地球上有了资本家和工人以来，没有一本书象面前这本书那样，对工人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①

三 《资本论》创作的完成和第二、三卷出版

从1868年起，马克思处于贫困和疾病之中，但他仍然不倦地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的手稿进行加工。其中第二卷马克思在70年代就写过七份手稿。但马克思生前未能看到二至四卷出版。

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毅然放下自己正在进行中的研究工作，肩负起整理、编辑和出版《资本论》遗稿的艰巨任务。1885年7月，经过恩格斯精心整理的《资本论》第二卷在德国汉堡出版。“第三卷只有一个初稿，而且极不完全。”^②整理出版的难度就更大了。为了使原稿更加完善，恩格斯作了艰巨而繁杂的修订、增补和注释工作。这一卷于1894年12月也在德国汉堡出版了。应当指出的是，恩格斯在从事这些工作的过程中，还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的歪曲、伪造进行了斗争，如揭穿所谓洛贝尔图斯首创剩余价值理论的谎言，驳斥洛里亚所谓价值学说与生产价值学说发生矛盾的责难等等，捍卫了《资本论》的立场和科学价值，同时还根据新的研究和新的情况，充实了马克思的手稿。如他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商业资本的精辟论述，对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新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页。

素的深刻考察等，都为《资本论》的理论体系增加了新的重要内容。

列宁曾经指出：“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阿德勒说得很对：恩格斯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就是替他的天才的朋友建立了一座庄严宏伟的纪念碑，在这座纪念碑上，他无意中也就把自己的名字不可磨灭地铭刻上去了。的确，这两卷《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著作。”^①事实上，在《资本论》的整个创作过程中，恩格斯不仅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给予马克思以巨大的支持和帮助，而且还以极大的热情同马克思就各种理论问题交换意见，向马克思提供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各种资料。1867年8月16日，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的前夕，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②可以说，《资本论》这座宏伟理论大厦的建立，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完成的。

《资本论》第四卷即《剩余价值理论》，是《资本论》的历史批判部分。恩格斯考虑到自己年事已高，便把整理和出版这一卷的工作委托给考茨基，后者于1905年到1910年以《剩余价值学说史》为书名，分三册陆续出版。

《资本论》是马克思毕生科学研究的最高结晶，集中了他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方面最卓越的成就。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完成了他的两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和唯物史观，从而也完成了他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论证，使它成为全面阐述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百科全书。

《资本论》不仅是马克思一生中最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而且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伟大思想宝库。这不是偶然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表明，离开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研究，离开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深入解剖，就不可能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28—329页。

展，同样的，没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也就不可能实现在政治经济学领域中的革命。《资本论》作为系统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辉煌巨著，自然也成为在运用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伟大著作。

第二节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运用、验证和发展

19世纪50—60年代，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现革命变革的决定性阶段，也是在运用、验证和发展唯物史观方面取得伟大成果的时期。

一 对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精辟概括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马克思总结了他从40年代以来研究哲学、政治经济学所得到的“总的结果”，对唯物史观的实质及基本原理作了精辟的概括和周密的说明。^①

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形态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以及构成社会形态诸要素之间的内在联系，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结构的基本思想。他说，“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态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这就从根本上推翻了精神力量决定历史发展的唯心史观，也否定了把构成社会形态诸要素看成孤立存在、机械组合的形而上学观点。

马克思揭示了社会形态发展和更替的源泉动力及其规律性，

^{①②} 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1—82页。

阐明社会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但是，生产关系对生产力也具有反作用，当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时候，它是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对生产力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当“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来到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①这就是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根本矛盾，也是社会形态存在和发展的根本动力。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之一，它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的基础上产生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但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因此，考察一个变革时代，“不能以它的意识为根据；相反，这个意识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实冲突中去解释。”^②马克思还指出，社会形态的变革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发展为基础的客观的历史必然性，任何逆转历史发展方向或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企图，都终将归于失败。因为“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③所以人类始终只能提出自己能够解决的任务，而任务本身，只有在解决它的物质条件已经存在或者至少是在形成过程中的时候，才会产生。

马克思还揭示了社会经济形态发展的基本阶段，阐明社会历史的发展是个低级到高级的前进上升运动。他指出：“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做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83页。

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① 并指出，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这种对抗是从个人的社会生活条件中生长出来的。而在资产阶级社会的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同时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代之而起的将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消除社会对抗的共产主义社会。

在上述的概括中，马克思不仅用比以往著作更为精确、清晰的语言表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也丰富、发展了它的内容。

（1）在这里，除了阐明社会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式三个结构层次及其内在联系，还第一次作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的论断。这两者本质上是一致的，但后者对前者又是必要的补充，有些社会现象如民族组织及其关系、生活方式等，并不属于经济基础或上层建筑，但属于社会生活领域，“社会意识形式”是精神生活的主导方面，但并不是它的全部内容，除此之外还包括社会心理等等。可以说，前者突出了社会结构的决定方面，后者则包含着更为丰富的社会内容。

（2）《序言》首次提出“社会经济形态”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是用“所有制形式”、“社会形式”等来区分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在《雇佣劳动和资本》中，马克思谈到了“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所谓社会关系，构成所谓社会，并且是构成为处于一定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社会，具有独特的特征的社会。”^② 到了1857—1858年《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中，开始采用“社会形态”的概念。“社会经济形态”是这些概念、术语的进一步深化和完善，更为科学地、准确地表明了社会的本质特征。

（3）对一些原已制定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进一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3页。

明确了它们的含义以及在唯物史观范畴体系中的地位。“社会存在”这个术语，最初出现在《共产党宣言》中^①，而在《序言》中已作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确定下来。“经济基础”的概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已提出，但当时还没有赋予它以严格的科学含义，在这里则进一步明确规定，经济基础是社会发
展一定阶段的“生产关系的总和”。

二 《资本论》在验证唯物史观中的独特作用

唯物史观是人类思想史上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它同任何科学学说一样，也有其创立和证明的过程。如果说，《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唯物史观形成的标志，那么对它的系统检验和证明则是在《资本论》中实现的。列宁说：“自从《资本论》问世以来，唯物史观已经不是假设而是科学证明了的原理。”^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马克思把他概括的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称为“我所得到的、并且一经得到就用于指导我的研究工作的总的结果”。《资本论》正是一部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揭示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同时又用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丰富材料验证了唯物史观的一部伟大著作。这也是它对唯物史观的一个独特贡献。

唯物史观是在19世纪40年创立的，为什么说到《资本论》的问世才证明了它是科学原理呢？

从马克思开始转向唯物主义到唯物史观的形成，其思想发展大体上是：通过对黑格尔关于国家和法的唯心主义原则的批判研究，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开始，转向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发现了生产劳动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基础；在《神圣家族》中，得出了接近于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思想；到《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把交往形式（生产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88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10页。

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把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的矛盾看作是一切历史冲突的根源和动力。这是一个透过直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社会现象，一步步地深入揭示社会生活本质，发现历史发展一般规律的过程，也是依据大量历史材料和经验事实，得出一般社会历史理论的过程。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是否适用于各个社会形态，理论本身是无法回答的，需要通过社会发展的实际过程加以检验和证明。在这个意义上说，唯物史观还只是一种假设。当然，这种“假设”不是无根据的主观臆想，而是依据对客观事实的分析，并批判地吸取了前人合理思想的基础上得出的结果，因而它是一种科学的假设。因此，列宁又指出，在唯物史观刚刚形成的时候，它“**暂且还只是一个假设，但是是一个第一次使人们有可能极科学地对待历史问题和社会问题的假设。**”^①那种把科学的假设等同于主观的先验假定，进而贬低和否定唯物史观的看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

在上一章中我们已经指出，对唯物史观的证明并不是从《资本论》才开始的。在总结1848年欧洲革命经验的过程中，马克思就曾用法国的革命事变验证了唯物史观，并取得辉煌的成果。不过，这种检验还只是局部的检验，这同《资本论》用对整个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来进行的系统检验是不同的。而且对于唯物史观这样一种理论体系来说，这种检验也是不够的，因为唯物史观所揭示的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一种社会形态到另一种社会形态的过渡。因而对它的检验、证明也不能只考察某一社会形态中的某一段历史，而必须研究它的全部历史，不能只研究社会生活的某个方面，而必须研究它的整体。马克思的《资本论》的重要意义，正在于他“从各个社会经济形态中取出一个形态（即商品经济体系）加以研究，并根据大量材料（他花了不下25年的工夫来研究这些材料）把这个形态的活动规律和发展规律做了极详尽的分析。”^②因而它对唯物史观的验证也不只是运用某个历

①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7、9页。

史事件、某个历史片段的材料，而是运用人类历史上整整一个时代、一个最复杂的社会经济形态的材料来加以验证。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只是人类历史上的社会经济形态之一。对这一形态的解剖之所以能够证明作为社会发展一般规律的唯物史观，还有其特殊的条件。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社会领域也是如此，“资产阶级社会是历史上最发达和最复杂的生产组织。因此，那些表现它的各种关系的范畴以及对于它的结构的理解，同时也能使我们透视一切已经覆灭的社会形式的结构和生产关系。”^①同时，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中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而在资产阶级社会胎胞里发展的生产力，又创造着解决这种对抗的物质条件。因此，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解剖，不仅能够正确地了解过去，而且有可能科学地预测未来，从而认识和把握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这种解剖所证明的也就不限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本身。

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考察也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范围。为了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发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他不仅研究了前资本主义的历史，而且也预测了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在这个意义上说，《资本论》不仅用资产阶级社会的实践，而且也是用人类全部历史的丰富材料验证了唯物史观。列宁说：“既然运用唯物主义去分析和说明一种社会形态已取得如此辉煌的成果，那么，十分自然，历史唯物主义已不再是什么假设而是经过科学检验的理论了；十分自然，这种方法也必须应用于其余各种社会形态，虽然这些社会形态尚未经过专门的实际研究和详细分析，正象已为充分的事实所证实了的种变说思想应用于整个生物学领域一样，虽然对个别的动植物种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8页。

说其变化的事实还未能确切断定。”^①

三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验证和发展

《资本论》的任务不是要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规律。在这里，把唯物史观应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过程，也就是对它的证明的过程。正是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及其运动规律的研究中，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范畴和规律作了严格的考察和验证，并探讨和深化了它们的内容。

《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验证是系统的、全面的。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大体上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物质生产、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各自的本质特征及其相互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其物质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有机体；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历史考察，阐明它的发生、发展到走向灭亡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从而检验和证明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1. 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

按照唯物史观，与一定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是一切社会的现实基础，并决定着社会的变迁。如果说，马克思发现唯物史观曾有一个从思想关系、政治关系再到物质生产方式的过程，那么，《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解剖，对唯物史观的验证，在考察的顺序上正好相反，即从最基本的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入手，一步步揭示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生活内容，从而具体再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有机联系的整体。马克思认为，后者比前者是一项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工作。因为“事实上，通过分析来寻找宗教幻想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

① 《列宁选集》第1卷，第13页。

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①

由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力又是生产关系的物质内容，因此，马克思在研究生产关系时首先考察了生产力的构成及其作用。

一般说来，生产力是由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生产资料（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和具有一定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的劳动者所构成的，它表明某一社会的人们控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简单要素是：有目的活动或劳动本身，劳动对象和劳动资料。”^②但这只是生产力的基本要素，而不是它的全部，而且生产力中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是发展变化的。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时代的生产力时指出：“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的水平 and 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③

在生产力的诸因素中，劳动资料，尤其是其中生产工具的性质，占有最主要的地位。它不仅是衡量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表明社会经济形态发展阶段的指示器。马克思说：“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迹的动物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社会经济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④

生产力中人的因素即劳动者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劳动者是生产过程的主体和构成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人是劳动工具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物质要素只有被人所掌握，只有和劳动者结合起来才成为现实的生产力。机器不在劳动过程中服务就没有用。不仅如此，它还会由于自然界物质变换的破坏作用而解体。铁会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10页注。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4页。

锈，水会腐朽。纱不用来织或编，会成为废棉。但是人本身的状况，他作为劳动力的状况，又是受客观的社会条件所制约的。只有不断改变一切对人发生影响的客观条件，使人的身体中的潜力不断地开发出来，才能使人在生产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大的发挥。因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人作为生产力的因素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马克思说：“人本身是他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基础，也是他进行其他各种生产的基础。因此，所有对人这个**主体**发生影响的情况，都会在或大或小的强度上改变人的各种职能和活动，……在这个意义上，确实可以证明，**所有人**的关系和职能，不管它以什么形式和在什么地方表现出来，都会影响物质生产，并对物质生产发生或多或少是决定的作用。”^①

在生产力的物的因素和人的因素的发展中，科学技术起着日益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越来越多地把巨大的自然力和自然科学并入生产过程，大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力。

“机器生产的原则是把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并且应用力学、化学等等，总之就是应用自然科学来解决由此产生的问题。”^②同时，通过学习和教育，自然科学日益广泛地被劳动者所掌握并转变为劳动者的经验和技能，从而在生产中创造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因此，马克思明确指出：“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③。

马克思还认为，随着自然科学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生产，人们对自然条件的利用率也扩大了。比如“机器的改良，使那些在原有的形式上本来不能利用的物质，获得一种在新的生产中可以利用的形式；科学的进步，特别是化学的进步，发现了那些废物的有用性质”^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1册，第3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117页。

在决定生产力的因素中，还包括“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也就是生产过程中劳动者的协作形式和生产资料的合理使用问题。马克思指出，初期资本主义生产比行会手工业所显示的巨大生产力，主要来自生产过程的劳动结合，即劳动者之间的协作。

“问题不仅是通过协作提高了个人生产力，而且是创造了一种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本身必然是集体力。”^①这种集体力形成，一方面是由于社会接触而引起的竞争心和特有的精神振奋，从而提高了每个人的工作效率；另一方面，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个人的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为了把这种由协作而产生的社会劳动生产率发挥出来，一切较大的共同劳动都需要统一的指挥，以协调个人的活动。因此，对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对于提高劳动生产力就具有重大意义。在马克思看来，生产过程的科学管理“是一种由社会劳动过程的性质产生并属于社会劳动过程的特殊职能”。它的存在并不是由生产的资本主义性质所引起的，而是由劳动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进程所决定的。

马克思指出：“发展社会劳动生产力，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存在理由。资本正是以此不自觉地为一个更高级的生产形式创造物质条件。”^②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的历史时期，社会生产力确实获得了迅速而巨大的发展。但是，由其内在的矛盾所决定，这种发展不是无限的。它将不可避免地更为高级的生产形式所代替。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

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关系就是人们借以进行生产的社会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就是“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来看的社会”^③。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变化而历史地改变着的，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的总和就构成一个特殊的历史发展阶段。资本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88—2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5页。

生产关系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封建生产关系崩溃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主要特征是：第一，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工人的劳动力也成为商品，因而劳动就表现为雇用劳动，雇用工人是劳动的体现者，而资本家则占有一切生产资料，是人格化的资本。这就是说，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是以资本主义的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的雇用劳动制，资本和雇用劳动的关系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资本家和雇用工人是两个对立的阶级。第二，“剩余价值的生产是生产的直接目的和决定动机。资本本质上是生产资本的，但只有生产剩余价值，它才产生资本。”^① 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资本主义剥削方式区别于已往的剥削方式的标志。资产阶级及其他剥削阶级共同瓜分无产阶级所创造的剩余价值，而无产阶级则只能得到与其劳动力价值相当的一部分生活资料。

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处于不可分割的联系之中，两者的辩证统一构成社会生产方式。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具体地论证了生产关系怎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发展而发展，同时又反过来成为生产力发展的强大推动力。他指出，劳动力转化为商品，商品转化为货币，货币转化为资本，每一步都是生产和交换发展的结果。商品、货币和资本既代表着生产关系发展的不同阶段，也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不同水平。如当货币转化为资本、劳动力转化为商品时，商品才得到充分地发展，成为普遍的典型的形式。新的生产关系一经出现，就成为生产进一步发展的推动力量。商品生产一经出现，价值规律就成为支配生产的杠杆，竞争促使生产者把提高劳动生产率当作首要的事情。货币的出现，克服了物物交换的困难，推动了商品生产的发展和交换的扩大。而当简单商品生产转化为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时，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成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和动力。在工人为缩短工作日而进行的斗争使资本家不能单用延长工作日的办法来增加剩余价值生产之后，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6页。

本家就不得不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办法来达到这一目的。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不仅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而且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变化的。那末，这是否意味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可以继续永存呢？不是的。问题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建立在生产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矛盾基础之上的。无论它经历怎样的变化，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目的都是追求剩余价值，即榨取工人的剩余劳动。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生产的限制，是工人的剩余时间。社会所赢得的绝对的剩余时间，与资本主义生产无关。生产力的发展，只是在它增加工人阶级的剩余劳动时间，而不是减少物质生产的一般劳动时间的时候，对资本主义生产才是重要的；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是在对立中运动的。”^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一方面导致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另一方面是个别企业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对立的加剧，导致周期性经济危机的爆发，这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已经与生产力的发展不能相容，资本主义制度被适应生产力进一步发展要求的共产主义制度所代替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资本论》是紧紧抓住生产关系来说明问题的。但是“马克思并不以这个骨骼为满足，并不以通常意义上的‘经济理论’为限；他专门以生产关系说明该社会形态的结构和发展，但又随时随地探究适合这种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使骨骼有血有肉。”^② 在这里，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和法等政治上层建筑以及意识形态的考察，不仅验证了唯物史观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关系的原理，并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它们的内容。

马克思说：“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酬剩余劳动的独特经济形式，决定着统治和从属的关系，这种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而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但是，这种由生产关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3—294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第9页。

本身产生的经济制度的全部结构，以及它的独特的政治结构，都是建立在上述的经济形式上的。任何时候，我们总是要在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这种关系的任何形式总是自然地同劳动方式和劳动社会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应——当中，为整个社会结构，从而也为主权和依附关系的政治形式，……找出最深的秘密，找出隐蔽的基础。不过，这并不妨碍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①

这段精彩的论述精辟而全面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特别是国家）的关系，是马克思对它们进行了深刻的考察和研究结果。它说明：第一，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和被统治关系是由资本榨取雇佣劳动者的无酬剩余劳动这一独特的经济形式决定的；第二，这种统治和被统治的关系是直接从生产本身产生的，反过来它又对生产发生“决定性的反作用”；因此第三，无论什么时候，对于任何独特的国家形式，都应从当时的生产条件所有者同直接生产者的直接关系即生产关系中，去找出它的“最深的秘密”和“隐蔽的基础”，但是第四，对此也不能从机械的、单一的因果关系上去理解，而必须注意到除经济基础外，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都会使上层建筑领域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比如，同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建立的国家，就有君主立宪制、共和制等等；就是在同一个国家内，在经济基础没有发生重大变革的情况下，国家形式也可以有差别。在法国，从1789年资产阶级革命以来，就曾出现过“共和”和“帝制”的多次反复。如果单从经济基础出发而忽视有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的“经验事实”，就不可能对这些差异和变化作出科学的解释。

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决定资本主义的上层建筑，但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又有巨大的反作用。马克思在考察资产阶级如何利用国家政权来确立和巩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服务时指出，在原始资本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是借助国家暴力，颁布各种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法律，来迫使劳动者转为雇用劳动者的。大批被剥夺了土地的农民，由于不能一下子为新兴的工场手工业所吸收，由于不能立即适应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纪律，成为流浪者。统治者就采用极其残酷的手段来惩治这些无产者，把他们的强行驱赶到资本的压榨下，变成雇用工人。“这样，被暴力剥夺了土地、被驱逐出来而变成流浪者的农村居民，由于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过鞭打、烙印、酷刑，被迫习惯于雇用劳动制度所必需的纪律。”^①此外，货币财富的积累是通过推行殖民制度，国债制度，现代税收制度和保护关税制度等方法进行的。所有这些方法都是利用国家权力，来促进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变过程。因此，“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在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后，资产阶级国家也总是采取种种措施来镇压劳动人民对资本家的任何反抗，以维持资产阶级的统治。当然，资产阶级国家也常常制定一些立法措施以缓和劳资对立，这是工人阶级有组织斗争的结果，以不损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的。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法权关系时指出，法权关系是一种反映着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法权关系或意志关系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②在历史上，每一种生产方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权关系。资产阶级所标榜的权利的平等和公平，也不是超现实、超历史的东西，而是商品生产关系的反映。劳动决定商品价值，劳动产品按照这个价值尺度在商品所有者之间的自由交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05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02页。

换，就是资产阶级法权观念的现实基础。这种法权观念比起封建的法权观念无疑具有历史进步性，但又必须看到资产阶级所主张的权利平等事实上掩盖着权利的不平等。比如在资本和劳动的交换中，从表面看，资本家和雇用劳动者作为享有意志自由的立约双方，权利是完全平等的。但在实际上这只是属于流通领域的一种表面现象。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劳动力的不断买卖是形式。其内容则是，资本家用他总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别人的已经物化的劳动的一部分，来不断换取更大量的别人的活劳动。……现在，所有权对于资本家来说，表现为占有别人无酬劳动或产品的权利，而对工人来说，则表现为不能占有自己的产品。”^①

马克思还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所鼓吹的“天赋人权”观念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实质。早在《神圣家族》中，马克思就曾引述黑格尔的话：“‘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②而鲍威尔等人所主张的“自由的人性”，不过是要承认构成现代市民生活内容的那些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不可抑制的运动。“因此，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宗教，而只是使人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摆脱财产，而是使人有占有财产的自由；人权并没有使人放弃追求财富的龌龊行为，而只是使人有经营的自由。”^③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进一步指出，资产阶级一方面把人的意志自由等等“天赋观念”捧上了天，另一方面却又把无产者和机械或代劳家畜或商品并列，把他们当作商品来购买和使用。然而，在资产阶级看来，这同他们所宣扬的自由、平等、博爱等天赋人权是毫不相悖的。因为他们正是在劳动力的买卖中实现了天赋人权的乐园。马克思说：“这个领域确实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占统治地位的只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只取决于自己的自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4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145页。

意志。他们是作为自由的、在法律上平等的人缔结契约的。契约是他们的意志借以得到共同的法律表现的最后结果。平等！因为他们彼此只是作为商品所有者发生关系，等价物交换等价物。所有权！因为他们都只支配自己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正因为人人只顾自己，谁也不管别人，所以大家都是在事物的预定的和谐下，或者说，在全能的神的保佑下，完成着互惠互利、共同有益、全体有利的事业。”^①

《资本论》对资产阶级的心理活动也从物质根源上作了批判的分析。比如，在谈到资本家的挥霍、奢侈时，马克思指出，“在一定的发展阶段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挥霍，作为炫耀富有从而取得信贷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资本家营业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资本的交际费用。”^②马克思还引用了《工联和罢工》一书作者登宁的一段话，生动地揭露了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和心理特征：“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如果有10%的利润，它就保证到处被使用；有了20%的利润，它就活跃起来；有了50%的利润，它就铤而走险；为了100%的利润，它就敢践踏一切人间法律；有了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③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拜物教的秘密。“拜物教”是指人们把某种物当作神来崇拜的一种宗教迷信。在古代由于实践、水平的限制和科学知识的缺乏，对于自然界的许多现象（如森林起火、河川泛滥等等）无法理解。就把某些自然物神化。赋予它们以超自然的、支配人的命运的力量，把它们当作神来崇拜。在私有制为基础的商品生产条件下，特别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拜物教观念，这就是商品拜物教以及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9页。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拜物教是由商品经济的发展而产生的。在商品世界中，劳动产品的社会性是作为商品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互换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且作为彼此独立经营的商品生产者，他的商品能否卖出并以何种价格卖出，给他带来的是盈利还是亏损，是幸福还是苦难，这是由他所不能控制的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规律所支配的。这样，商品的命运就决定着它的生产者的命运。市场的盲目自发势力就成为一种神秘的力量统治着商品生产者。这就是产生商品拜物教的根源。货币拜物教是商品拜物教的发展形态。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货币的出现，进一步用物的关系掩盖了商品生产的社会关系，原来商品生产者的命运决定于商品能不能顺利交换，现在则取决于能不能换成货币，原来是商品支配人，现在变成货币支配人。“钱能通神”，“有钱能使鬼推磨”，似乎货币是天然地具有支配人的命运的神秘力量。在它面前，任何力量都得甘拜下风。“因此，货币拜物教的谜就是商品拜物教的谜，只不过变得明显了，耀眼了。”^① 资本拜物教就是把资本的价值增殖看作是物本身具有的魔力的一种错误观念。本来，资本是增殖价值的价值，它反映了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但在资本运动过程中，它采取了生产资料、商品、货币等物质形态，于是就给人以错觉，似乎这些物天然就是资本，它本身就具有增殖价值的魔力，特别是生息资本，从表面上看来，更直接地表现为资本自身的增殖能力。所以马克思说：“在生息资本的形式上，资本拜物教的观念完成了。”^②

总起来说，这些拜物教的特点，就是“把物在社会生产过程中获得的社会的经济的性质，变为一种自然的、由这些物的物质本性产生的性质”^③，用物与物的关系来掩盖人与人的社会关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1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4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第252页。

系，掩盖资本对雇佣劳动的剥削，因而资产阶级总是竭力宣扬这种拜物教观念，为剥削制度的合理性辩护。

马克思还对资产阶级社会的道德的本质作批判性的考察。指出，资产阶级在道德上表现的利己主义本性，如为了榨取剩余价值而不顾工人的健康和生命安全，生产上的掺假，交易中的欺骗等等，并不取决于资本家的个人品质，而是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关系及其运动规律。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作了生动的描绘：在每次证券投机中，每个人都知道暴风雨总有一天会到来，但是每个人都希望暴风雨在自己发了财并把钱藏好以后落到邻人的头上。“我死后那怕洪水滔天！”这就是每个资本家和每个资本家国家的口号。同时又指出：不过总的说来，这也并不取决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而是“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①

以上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考察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部分内容。但也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其生产关系为基础的有机体，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从而证明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结构的理论。

2. 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我的观点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②。这一论断，高度地概括了唯物史观的本质特征，指明了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客观性和辩证性。这是马克思深入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得出的科学结论，也是对唯物史观科学证明的重要表现。

马克思指出，私有制作为公共的、集体所有制的对立物，只是在劳动资料和劳动的外部条件属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而私有制的性质又依这些私人是劳动者还是非劳动者而有所不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99—3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8页。

劳动者对生产资料的私有权是小生产的基础。在这种小规模的生产方式下，生产资料是分散的，它排斥协作和生产过程的内部分工，排斥社会生产力的自由发展。这种生产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就造成消灭它自身的物质手段。从这时起，社会内部感受到它束缚的力量和激情，就会活动起来。它的消灭，意味着分散的生产资料转化为社会集中的生产资料，多数人的小财产转化为少数人的大财产，广大人民群众被剥夺了土地、生活资料、劳动工具等，从而使生产者同生产资料相分离，其结果，一方面把社会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集中和积累起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把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劳动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就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资产阶级通过暴力手段剥夺直接生产者，强迫他们同生产资料相分离的过程。

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作为一种新的、进步的生产关系产生后，它是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在它的稳定发展时期，曾显示出空前强大的生命力。“资产阶级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①资产阶级学者只看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这一面，因而鼓吹它是美好的、永恒的。而马克思则运用唯物史观深入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实质是资本无限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这就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两个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根本对抗性。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受剩余价值规律的支配和竞争规律的作用，资本不仅剥夺小生产者，而且在资本家之间也互相吞并，

“一个资本家打倒许多资本家”，使生产资料日益集中到少数大资本家手中。这种资本集中的结果，导致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化和资本家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方面，规模不断扩大的劳动过程的协作形式日益发展，科学技术日益被自觉地应用于生产，一切生产资料日益被当作结合的生产资料来利用，各国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场网，资本的国际联系日益加强，这一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56页。

都使得劳动过程不断社会化；但另一方面，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中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却不断减少。其结果，“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的过程表明，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以个人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否定。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又必然引起对资本主义私有制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的否定。后一个否定并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所造成社会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

这样，马克思就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验材料证明，社会经济形态不是永恒不变的，而是有其发生、发展到灭亡的过程的，这一过程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引起的。因而是客观的，不依人们意志为转移的。

马克思强调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并不意味着忽视人的创造活动。恰恰相反，只有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才能正确说明人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和如何创造历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版序言中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揭示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法令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但是它能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② 这就是说，第一，社会的发展同自然界一样是有规律的，这种规律是客观的、必然的、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当然，和自然界不同，在社会历史过程活动的人都是有意识、有目的，但这些活动不能摆脱客观规律，随意跳越或取消历史发展阶段。正如奴隶社会不可能跳越封建社会而直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一样，封建社会也不能跳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6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7页。

资本主义社会而直接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第二，人在客观规律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人们可以创造条件改变规律借以发挥作用的形式，使规律朝着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从而“缩短和减轻分娩的痛苦”。正如封建社会代替奴隶社会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一样，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社会主义何时“分娩”，如何“分娩”，人的能动作用发挥的程度具有重要的作用。由此可见，把唯物史观关于历史发展客观规律性的思想同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对立起来，是不正确的。

第三节 《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

《资本论》的方法，从根本上说，就是唯物辩证法，它是在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合理思想上建立起来的。恩格斯说：

“马克思过去和现在都是唯一能够担当起这样一件工作的人，这就是从黑格尔逻辑学中把包含黑格尔在这方面的真正发现的内核剥出来，使辩证方法摆脱它的唯心主义的外壳并把辩证方法在使它成为唯一正确的思想发展方式的简单形式上建立起来。马克思对于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就是以这个方法作基础的，这个方法的制定，在我们看来是一个其意义不亚于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成果。”^①

一 《资本论》中的科学方法论与黑格尔的辩证法

黑格尔是德国古典哲学中集辩证法之大成者。“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②。但是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马克思唯物辩证地改造了黑格尔的辩证法，从它的神秘外壳中剥离出合理内核，并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早在40年代初参加青年黑格尔运动时就已开始。当时，他还是唯心主义者。但他用自我意识去改造黑格尔从绝对观念出发的辩证法，突出自我意识和人的地位，强调哲学在改造世界中的作用。这显然比黑格尔哲学更富有战斗力，更能适应马克思革命民主主义立场的需要。当马克思通过参加现实斗争和理论研究，并在费尔巴哈影响下转向唯物主义立场之后，他用人本主义去改造黑格尔辩证法，这突出表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在这里，马克思对黑格尔的“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给予很高的评价，并且作为异化劳动理论的哲学依据之一加以改造和吸收，同时也批判了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性和保守性。1845—1846年，马克思写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与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产生，同时也是马克思从彻底唯物主义立场出发，改造了黑格尔辩证法的起点。此后写出的《哲学的贫困》、《共产党宣言》，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40年代改造黑格尔辩证法的重要著作。

从内容上看，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意义的认识，也有一个深化的过程。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认识论和逻辑学是同一而不可分割的。而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意义的理解，首先是在“本体论”方面。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所注重的是否定之否定规律；在《哲学的贫困》中，批判了蒲鲁东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歪曲，重点研究了对立统一规律等，都是如此。这同马克思理论活动的重点——探索历史运动的一般规律，有密切关系。

50年代以后，马克思集中主要精力研究政治经济学，深入解剖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时，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的改造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在内容上日益重视黑格尔辩证法在作为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方面的意义。特别是在《资本论》中，唯物辩证法首先是作为科学方法论来应用的。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时马克思已

在研究资产阶级社会中，积累了“堆积如山”的材料，要对它们进行加工、整理，按照逻辑系统的要求，形成严整的科学理论体系，没有科学方法是难以奏效的。这从马克思本人的有关论述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1858年初，马克思正在从事《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即《资本论》第一稿）写作的时候，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①

1868年5月，马克思在给约·狄慈根的信中又重申了这个志愿。他说：“一旦我卸下经济负担，我就要写《辩证法》。辩证法的真正规律在黑格尔那里已经有了，自然是具有神秘的形式。必须把它们从这种形式中解放出来”^②。

1873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又讲到：“将近三十年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但是正当我写《资本论》第一卷时，愤懑的、自负的、平庸的、今天在德国知识界发号施令的模仿者们，却已高兴地象莱辛时代大胆的莫泽斯·门德尔森对待斯宾诺莎那样对待黑格尔，即把他当作一条‘死狗’了。因此，我要公开承认我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并且在有关价值理论的一章中，有些地方我甚至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③

鉴于人们对《资本论》所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更是把《资本论》的方法诬蔑为“黑格尔的诡辩”等等，马克思也旗帜鲜明地论述了自己的辩证法与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1867年，杜林在其所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的书评中，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218页。

把马克思的辩证方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马克思驳斥说：“我的阐述方法和黑格尔的不同，因为我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黑格尔的辩证法是一切辩证法的基本形式，但是，只有在剥去它的神秘的形式之后才是这样，而这恰好就是我的方法的特点。”^①在1873年写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又进一步指出：“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②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观念是独立的主体，而且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而马克思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简言之，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辩证法，而马克思的辩证法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其次，黑格尔的辩证法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则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正因为如此，“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因为辩证法在其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辩证法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辩证法不崇拜任何东西，按其本质来说，它是批判的和革命的。”^③

二 《资本论》中科学方法论的主要内容

列宁在概括《资本论》的方法论时指出：马克思在这一著作中，首先分析了资产阶级社会里“最简单、最普遍、最基本、最常见、最平凡、碰到亿万次的关系——商品交换”。商品是资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阶级社会的“细胞”，它已经包含着资产阶级社会“一切矛盾的胚芽”，“已经包含着资本主义的尚未展开的一切主要矛盾”，由此出发，马克思一步一步深入地、详细地分析，揭示出这些矛盾以及这个社会的各部分的复杂关系和自始至终的矛盾发展过程。^①

列宁的这段概括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应用的辩证方法，主要有以下特点：一是把反映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概念、范畴的推移、转化看成是由于内在矛盾而不断发展的过程，这就是矛盾分析的方法；二是把这些概念、范畴的推移、转化看成是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也就是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三是矛盾分析的方法和由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都必须以现实的历史进程为基础，这就是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1. 矛盾分析的方法。

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不是物，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是这些关系总是同物结合着，而且是作为物出现的。过去的经济学家虽然在个别场合也曾觉察到这种联系，但总的说来，他们是见物不见人，不能透过物的关系揭示人和人的关系。只有马克思才运用唯物辩证法首先是矛盾分析方法，第一次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规律，澄清了经济学研究中的混乱。恩格斯说：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是从历史上和实际上摆在我们面前的、最简单的经济关系出发的。“既然这是一种关系，这就表示其中包含着两个相互关联的方面。我们分别考察每一个方面，由此得出它们相互关联的性质，它们的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需要解决的矛盾。……这些矛盾也是在实际中发展着的，并且可能已经得到解决。我们研究这种解决的方式，发现这是由建立新关系来解决的，而这个新关系的两个对立面我们现在又需要加以说明，等等。”^①这也是对《资本论》中的矛盾分析方法的说明。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1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3页。

在马克思看来，辩证的矛盾是对立物的统一。它存在于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之中，也贯穿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始终。因此，要认识和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发展规律，也必须分析资本主义经济的内在矛盾，分析矛盾如何从一开始的萌芽状态一步步扩大和发展成为尖锐对立状态，找出解决矛盾的途径。马克思正是运用这种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出资本主义从发生、发展到必然灭亡的客观辩证法的。

商品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单纯的要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从分析商品的内在矛盾开始的。他指出，商品具有两重性，是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对立统一。使用价值为具体劳动所创造，交换价值为抽象劳动所创造，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这个矛盾统一体，是以劳动的两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对立统一为基础的。而在私有制社会中，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矛盾，又是由商品生产者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之间的矛盾引起的。

随着商品交换过程的扩大和加深，出现了货币。货币是充当一般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它出现以后，各种具有不同使用价值的商品通过货币的媒介作用，实现全面的互相交换，这就解决了物物交换过程中遇到的困难。但是货币的出现，又使商品内在矛盾以新的形式扩大了。以前是商品和商品的对立，现在是商品和货币的对立。原来以商品和商品交换的过程（商品—商品），现在则分裂为“商品—货币”和“货币—商品”两个过程，即分裂成为卖和买两种行为。商品和货币的矛盾表现为：一方面，商品所有者可能遇到商品卖不出去，也即商品不能转化为货币的情况；另一方面，货币持有者也有可能等待时机而不立即购买商品。这样，商品内在的使用价值和价值的矛盾，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就成为更发展的运动形式。在这里，已包含着买卖脱节、导致危机的可能性。

当货币由流通手段发展成为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时候，货币就转化为资本。马克思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

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①。因此，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决定性条件是劳动力成为商品。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和其他一切商品一样，也是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它的价值就是生产劳动力的劳动时间，即生产和维持工人自身及其家庭的生活资料的必要时间，表现形式为工资。而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就在于，在其使用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大于劳动力本身的价值，这就是被资本家所占有的剩余价值。资本不是物自身，而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关系。这样，商品和货币的矛盾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就发展成为资本的矛盾，即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矛盾。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过程，是劳动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对立统一。劳动过程是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价值增殖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过程，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在于生产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两种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绝对剩余价值是靠延长工人工作日的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资本家总是尽可能延长工人的工作日时间，而工人则为缩短工作日时间而斗争，从而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矛盾激化。相对剩余价值是借提高劳动生产率以减少必要的劳动时间，从而相对地增加剩余劳动时间而产生的剩余价值。正是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推动着资本家不断地改革技术、改进企业的经营管理，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所以马克思说：“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使劳动的技术过程和社会组织发生根本的革命。”^② 相对剩余价值生产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剥削方式，它是通过降低劳动力价值来实现的。

资本家从工人那里剥削得来的剩余价值有两条出路：一条是全部用于资本家的消费，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再生产的规模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57页。

变，这是简单再生产；另一条是用来扩大生产规模，也就是把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使原有资本增加，这就是扩大再生产或资本积累。这后一条出路是资本家所追求的。随着扩大再生产或资本积累的发展，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单个企业内部生产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在发展着。这些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不可避免地出现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原先在简单商品生产和流通中潜伏着的危机的可能性，现在已经完全变为现实，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细胞”——商品交换中孕育着的资本主义的“一切矛盾的萌芽”，现在已充分地展开。经济危机表明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已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所不能解决的，用适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代替资本主义私有制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这样，马克思就通过矛盾分析的方法，揭示了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规律。列宁在评价马克思所运用科学方法时认为，“一般辩证法的阐述（以及研究）方法也应当如此（因为资产阶级社会的辩证法在马克思看来只是辩证法的局部情况）。”^①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指出：“这是研究任何事物发展过程所必须应用的方法。”^②

2.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是他用以构造其哲学体系的基本方法之一。黑格尔《逻辑学》中的全部范畴，都是依据着这个方法排列起来的。黑格尔认为，认识运动要从最简单的现象开始，然后一步一步进行复杂的、关于认识对象的整体认识。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在思维中把认识对象作为一个具体的整体完整地再现出来的方法。在《资本论》中，马克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40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82页。

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提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

马克思指出，科学认识的对象，首先总是表现为某种发展过程的结果，因而也总是由各方面、各部分结合而成的整体。在客观的具体事物面前，人们首先是通过感性直观，认识事物的表面现象，或者用马克思的话来说，还只是这个具体事物的“浑沌的表象”。这时所达到的认识还是空洞的、肤浅的。为了深入认识这个事物，必须对感性直观中所得到的关于整体的浑沌表象加以分析，把它分解为个别的、简单的部分或方面，逐一的、单独地加以考察。随着认识活动的进行，我们就会达到“越来越简单”、“越来越抽象”的规定和概念。但是认识还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个阶段，因为任何一个具体事物都不是一些简单规定的机械的堆砌，而是作为多样性的统一整体而存在的。如果停留在这个阶段上，那就会使各个规定和方面脱离该事物的整体，使它们成为孤立的、静止的东西。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错误之一，正在于他们采用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方法。

为了能够把握事物的整体，在把认识对象分解为一些抽象的、简单的规定之后，认识的行程就要“倒过头来”，通过综合，把抽象的、简单的规定结合起来，统一起来，把具体事物的整体在头脑中再现出来。这时认识所达到的整体的认识，已经不再是“浑沌的表象”，而是一个复杂的整体，是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整体了”^①。由此可见，整个认识过程是由两条相反的道路组成的。第一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分析，即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第二条道路的主要特点是综合，即“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②。作为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方法，指的是第二条道路，但它以第一条道路为前提。

黑格尔在谈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这一辩证方法时曾说过，“认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识是从内容进展到内容。首先这个前进运动的特征就是：它从一些简单的规定性开始，而在这些规定性之后的规定性就愈来愈丰富，愈来愈具体。因为结果包含着自己的开端，而开端的运动用某种新的规定性丰富了它。……在继续规定的每一个阶段上，普遍的东西不断提高它以前的全部内容，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① 这就是说，在认识“具体概念”的开始阶段，只能得到一些抽象的“简单的规定”；随着认识的前进，愈是在后面的概念包含的内容愈丰富、愈具体，因为它不是把前面的环节丢在一边，而是把前面各个环节都作为“收获物”包含在内，同时又用某种新的规定丰富了它。这个过程也就是黑格尔所说的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增殖为思想群，从思想群增殖为思想系列，从思想系列增殖为整个体系的过程。^②

黑格尔的思想是建立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因为他“陷入幻觉，把实在理解为自我综合、自我深化和自我运动的思维的结果”^③。但他对范畴运动的辩证性的理解是合理的。马克思吸收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并把它运用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为《资本论》的逻辑的重要组成部分。

《资本论》对于资本主义社会这一具体事物的认识，是从商品这个简单的、抽象的规定开始的，然后进入较为具体的货币概念。货币是一种特殊商品，它担负着其他商品所不能担负的职能，包含的内容比商品更复杂，因而是一个比商品具有更多规定性的概念。货币因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而增殖时，才成为资本。资本这个概念不仅包含着货币，而且也包含着劳动力变为商品、资本家剥削工人剩余价值等方面的内容，因此资本这个概念比起货币来又是内容更为复杂，也是更为具体的概念。在考察了资本的

① 参看《列宁全集》第38卷，第249—250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0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页。

特点，确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剩余价值生产，以及剩余价值形式（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之后，马克思进一步谈到了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是《资本论》第一卷所论述的最复杂的也是最具体的概念，它包含着在此以前的一切概念的内容，是这一卷一系列概念的总结。

《资本论》第一卷所考察的还只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这一个侧面。资本的流通过程这个侧面暂时被撇开了。而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统一在一起的。第一卷最后所讲的“资本的积累”，就其实际过程来说，就经历了资本流通的三个阶段：货币资本转化为生产资本要素，即资本家用货币购买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等商品；资本家使购买来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结合，进行生产，从事生产的消费；资本家出售的商品，换回货币。这三个阶段也就是《资本论》第二卷的考察对象。这里所涉及的概念要比第一卷的更为丰富和具体。《资本论》第三卷的总标题是“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在这里，资本主义生产这个具体的事物，已经作为“一个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整体”而呈现出来，作为第一卷所研究的“资本的生产过程”和第二卷所研究的“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物而呈现出来。所以马克思说，第三卷所要找出和说明的，是资本的运动过程当作一个总体来看时所产生的各种具体形态。也正因为如此，在这一卷中所提出的经济概念，如价格、利润、利息、地租等等，都是生产过程和流通过程统一的产物，都是反映了资本主义这一具体事物的各种复杂矛盾关系的具体概念。

任何一门科学，都是通过特定概念和范畴来把握其认识对象的，因而也都是按一定逻辑顺序来展开的概念、范畴体系。在马克思看来，科学对象本身是一个运动着的有机联系的整体，因此，作为反映对象的科学理论体系，在其概念、范畴的排列上也不应当是任意的、无联系的组合，而应当是按照对象本身所固有的内在联系和运动规律，从简单到复杂、从抽象到具体，一步步

地展现出概念、范畴的发展层次，再现对象本身的客观逻辑。在《资本论》中，反映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及其辩证运动的经济范畴，正是按照这种顺序来安排的。从商品到货币，从货币到资本，……高一级的范畴立于低一级范畴的基础之上，同时又是更高级范畴的基础。从内容上说，只有考察了前一种范畴，才能说明后一种范畴，如只有考察了商品，才能说明货币，只有考察了货币，才能说明资本，……。各个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不能跳跃，更不能颠倒，从整个范畴体系中抽掉任何一个中间环节，后面的范畴就是难以理解的。

这种范畴之间的逻辑顺序，看起来似乎是先验的。其实，它是以对大量材料的研究为基础，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部结构及其发展的客观逻辑的反映。马克思说：“当然，在形式上，叙述方法必须与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这点一旦做到，材料的生命一旦观念地反映出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就好象是一个先验的结构了。”^①

3.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亦叫逻辑的东西和历史的东西相一致），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运用的原则和方法之一。所谓历史，不仅是指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过程，而且也包括反映客观现实的人类认识的历史发展过程。所谓逻辑，就是指人的思维对上述历史发展过程的概括反映，也即历史在理论思维中的再现。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就是指思维的逻辑与客观现实的历史，以及思维的历史相一致。

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思想，首先是由黑格尔提出来的。黑格尔认为，逻辑概念的发展与历史上哲学体系的发展是一致的。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是，在他看来，历史上的每一种哲学体系不过是绝对理念发展的特殊阶段。因此，黑格尔所谓的逻辑和历史的统一，不仅局限于思想领域，而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这一原则进行了批判的改造，使之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原则，并扩展了它的内容。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运用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同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有着密切的联系。这就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逻辑进程，在逻辑的内容上应当是和历史相统一的。

恩格斯在概括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时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这种反映是经过修正的，然而按照现实的历史过程本身的规律修正的，这时，每一个要素可以在它完全成熟而具有典范形式的发展点上加以考察。”^①这就是说，第一，理论的逻辑的起点和进程都应和客观现实的历史发展进程相一致。例如在《资本论》中对于从商品到货币，再到资本的发展过程的逻辑展开，就是现实历史中先有商品交换，进而在发展中出现作为商品交换的一般等价物的货币，随后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条件具备时货币又转化为资本的现实过程在理论上的反映。第二，逻辑和历史的统一，是在总的发展趋势上的统一，如两者都是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等。但是这种统一是包含着差别的统一。这是因为，历史的发展常常包含着无数的细节和偶然的因素，甚至是通过迂回曲折的道路来表现其规律性的。如果一定要对历史跟踪不失，势必使科学研究工作漫无边际，如堕烟海，难于达到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目的。思维逻辑的任务在于对历史作出理论的概括和总结，它撇开历史发展中的各种细节和偶然因素，以“纯粹”的理论形态把握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逻辑对历史的反映是“经过修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2页。

那么,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是否无条件地都要以研究对象在历史上出现的先后为顺序呢?不是的。例如马克思指出,在研究资本主义的经济范畴时,从地租开始,从土地所有制开始,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它是因土地结合着的,而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并且它又是同农业结合着的,而农业是一切固定的社会的最初的生产方式。然而,这是再错误不过的了。^①为什么是错误的呢?马克思指出,这是因为“在一切社会形式中都有一种一定的生产支配着其他一切生产的地位和影响,……这是一种普照的光,一切其他色彩都隐没其中,它使它们的特点变了样。”^②在古代社会和封建社会,耕作居于支配的地位,那里连工具、工业的组织以及与工业相应的所有制形式都多少带着土地所有制的性质,“在中世纪,甚至资本——只要不是纯粹的货币资本——作为传统的手工工具等等,也带着这种土地所有制的性质。”^③而在资产阶级社会中情况正好相反。农业越来越变成仅仅是一个工业部门,完全受资本支配。地租也是如此。在土地所有制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自然联系还占优势。在资本居于支配地位的社会形式中,社会、历史所创造的因素占优势。不懂资本便不能懂地租,不懂地租却完全可以懂资本。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因而必须放在土地所有制之前来说明。

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继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的结构。”^④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0页。

由此可见，在马克思看来，逻辑顺序和现实历史过程是既相一致，又有区别的。这里的关键在于简单的范畴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以前是否有一种独立的历史存在或自然存在，在于它与占支配地位的范畴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说：“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可以表现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后面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①例如，在资本之前，货币在历史上早已存在，而资本这种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占支配地位的生产和关系，又是在经济运动中从货币转化而来的。所以，从分析货币进入分析资本，与历史顺序是一致的。而地租虽然也先于资本而存在，但资本并非由地租转化而来，相反，正是资本的出现而改变了地租原有的性质，受资本的支配。因此，地租只有在分析资本之后才能加以说明。

三 《资本论》中关于辩证法、认识论、

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

在哲学史上，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思想首先在黑格尔哲学中得到体现。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是“三位一体”的。在他看来，绝对观念是按辩证规律运动、发展和变化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也就是绝对观念运动、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而绝对观念的发展过程，同时又是它的自我认识的过程，从这方面来说，它也是认识论。绝对观念对自己的认识是通过逻辑体系展开的，是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逻辑推演过程，因而又是逻辑学。所以，在黑格尔哲学中，辩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5页。

法、认识论、逻辑学是“同一”而不可分割的。当然，黑格尔的“三者同一”的思想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上的，而且由于构造体系的需要，其中，还包含着一些牵强附会的东西。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的合理思想，给以唯物主义的改造，并贯彻运用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解剖，建立了“三者同一”的“《资本论》的逻辑”。列宁曾指出：“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地利用《资本论》的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在《资本论》中，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而唯物主义则从黑格尔那里吸取了全部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向前推进了这些有价值的东西。”^① 列宁这段话，既说明了“《资本论》的逻辑”的基本特征和重大意义，也说明了它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

列宁说，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辩证法和认识论应用于同一门科学，并强调指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也就是说，“《资本论》的逻辑”作为一个整体，既是资本的辩证法，也是资本的认识论，又是资本的逻辑学。它们不是组成“《资本论》的逻辑”的三个独立部分，而是这同一整体所体现的三个方面。

首先，“《资本论》的逻辑”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产生、发展到必然灭亡的客观规律，是一部逻辑地再现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辩证法，它的全部经济范畴的运动都是按辩证规律进行的。它的四大基本范畴——商品、货币、资本、地租从整体上再现了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商品和货币范畴的矛盾运动，再现了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前提；资本这个中心范畴，再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和阶级对抗的根源；地租范畴的分析，再现了资本的发展导致农业的资本主义化。对“简单协作”、“分工和工场手工业”、“机器和大工业”的分析，则再现了资本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发展的三个基本历史阶段及其基本特征。通过对资本积累的分析，再现了资本从原始积累到现代殖民地的不断增殖过程，不仅揭露了资产阶级血腥起家的真相，指出“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而且也揭示了资本积累的历史趋势，得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于其内在矛盾运动必然走向灭亡，“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的革命结论。

第二，“《资本论》的逻辑”又是资本的认识论。这首先表现在它揭示了科学认识资本的一般规律。贯穿在对资本主义经济范畴分析始终的矛盾分析方法，从抽象上升为具体及其先行过程（即“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逻辑内容要符合历史的现实过程，又是“经过修正”的反映等等，既是科学的逻辑方法，又是科学的认识方法，它们都是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在“《资本论》的逻辑”中的体现。其次，它概括和总结了人类认识资本的历史进程。如流行于16到17世纪的重商主义，是欧洲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代表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经济学说，是资产阶级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最初的理论考察，按其内容来说是封建社会末期商业资产阶级和封建国家狂热追求金银货币的要求在理论上和政策上的反映（故而也叫“货币主义”）。随后在18世纪出现于法国的重农主义，是最早系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经济学说。尽管它还具有封建的外观，实质上却反映了积极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的资产阶级的要求。重农主义者提出“自由放任”的原则，坚决反对重商主义者奉行的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主张；他们虽然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理论，但强调“纯产品”（实际上是指剩余价值）只能在生产领域里才能创造出来，因而“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直接生产领域，这样就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奠定了基础。”^①19世纪初以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英国古典经济学说，反映了较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关系，把资产阶级经济学大大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I册，第19页。

向前推进了。其中斯密的理论是同从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过渡时期的经济状况相适应的；而李嘉图的理论则是同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相适合，反映了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在发展生产力中的历史进步作用。这些情况表明，资产阶级经济学说的发展过程，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过程，也是人类对资本主义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此外，《资本论》还深刻地分析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陷入形而上学的阶级根源和认识论根源。

第三，“《资本论》的逻辑”，又是资本的逻辑学。它按照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方法，构成了关于资本的辩证逻辑的范畴体系。其中贯穿着辩证逻辑的一系列规律，特别是对立统一这个辩证逻辑的基本规律。它不仅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之间的相互区别，而且也反映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不仅反映了它们的相对静止，而且也反映了它们的绝对运动；因而它不是封闭的、固定范畴的静态逻辑，而是开放的、流动范畴的动态逻辑；而反映资本主义现实的范畴的内在矛盾，则是这些范畴辩证运动和转化的根本动力。

总之，在《资本论》中，唯物主义的逻辑学、辩证法、认识论，并不是机械地、外在地汇总在一起，而是融合为一个严整的体系，三者是浑然一体、不可分割的。作为辩证法，它揭示了资本运动的普遍规律；作为认识论，它揭示了人类对资本的科学认识运动的普遍规律，并概括和总结了人们对资本的认识史；作为逻辑学，它是由经济范畴构成的从抽象上升为具体的逻辑体系，并揭示了辩证思维的一般规律。

当然，“三者同一”并不等于三者毫无区别。如果三者绝对等同，毫无区别，那就不仅会否定认识论和逻辑学有存在之必要，而且也取消了它们的相互关系问题。但是三者的差异并不在于它们是三门科学或三个独立部分，而是表现在它们的功能上的差异。

第四节 《资本论》对唯物辩证法一般原理的阐发

在《资本论》中，唯物辩证法首先是作为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

来运用的。同时，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研究中，也对唯物辩证法的一般原理作了重要的发挥。

一 关于对立统一规律

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规律，首先是对立统一规律，在《资本论》及其有关手稿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在马克思看来，矛盾就是对立的统一。他通过对大量事实材料的具体分析，论证了在现实生活中，任何事物都包含着两个方面、两个“极端”，具有“二重性”，这两个方面既相互依存、互为条件，又相互对立、相互排斥，推动着事物的变化和发展。马克思批评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只见对立不见统一，或只见统一不见对立的形而上学观点。例如他们割裂生产和分配、交换、消费的内在联系，把资本主义生产看作永恒不变的“一般生产”。马克思在批评这种错误的同时，精辟地分析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并得出一般的结论：“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又如穆勒在分析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的关系时，往往用它的统一来否定它们的对立。马克思在批评这种错误观点时指出：“在经济关系——因而表示经济关系的范畴——包含着对立的地方，在它是矛盾，也就是矛盾统一的地方，他就强调对立的统一因素，而否定对立。他把对立的统一变成了这些对立的直接等同。”^②在考察买和卖、需求和供给的关系时，穆勒也采取把它们直接等同起来的形而上学观点。马克思说，在穆勒看来，“如果某种关系包含着对立，那它就不仅是对立的，而且是对立的统一。因此它就是没有对立的统一。这就是穆勒用来消除‘矛盾’的逻辑。”^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第9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第106页。

马克思指出，对立统一是客观事物本身所固有，事物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例如，商品的两重性是一切商品自身所固有的。这种矛盾的发展导致了作为特殊商品的货币的产生。货币和商品之间的矛盾似乎是纯外在的，其实这种外在矛盾不过是商品内在矛盾的外在表现。在马克思看来，不仅商品、货币包含着矛盾，而且任何一种经济范畴，如分工、协作、竞争、垄断、资本积累、股份公司等等，“全都是对立的统一形式，而统一又引起对立本身”^①。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事物的发展过程，也就是其内在矛盾运动的过程。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是把资本作为“处于过程中的矛盾”^②来考察和阐述的。他在谈到资本主义生产的矛盾运动时说，甚至经济学家西斯蒙第都已“深刻地感觉到，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它的形式——它的生产关系——促使生产力和财富不受拘束地发展；另一方面，这种关系又受到一定条件的限制，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关系所固有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商品和货币、买和卖、生产和消费、资本和雇佣劳动等等之间的矛盾就愈扩大。”^③而资本主义危机就是这些内在矛盾的广泛的定期的根本爆发。正是通过对资本主义各种矛盾的深入分析，马克思提出一条历史辩证法的普遍原理：“一种历史生产形态的矛盾的发展，是这种形式归于瓦解和改造的唯一的道路。”^④

马克思还论述了由于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也就不同的思想。他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有大量对立的社会统一形式，这些形式的对立性质决不是通过平静的形态变化就能炸毁的。”而在“资产阶级社会内部，产生出一些交往关系和生产关系，它们同时又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⑤显然，马克思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册，第2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Ⅲ册，第5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35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106页。

里所说不能“通过平静的形态的变化”来解决的矛盾，首先是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对抗性矛盾，而无产阶级就是“炸毁这个社会的地雷”。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解放，只有通过暴力革命，剥夺剥夺者，才能实现。但是，当矛盾不具有对抗性质的时候，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了。例如，在商品和商品生产还不是对抗性矛盾的情况下，“商品的发展并没有扬弃这些矛盾，而是创造这些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一般说来，这就是解决实际矛盾的方法。”^①货币成为流通手段，就是使商品本身的矛盾能在其中运动的形式。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还提出一个重要的思想，即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②，指明了对立统一规律在辩证法中的地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过程中，马克思虽然也曾对矛盾规律、质量互变规律的内容作过论述，但总的看来，他还是沿袭了黑格尔的观点，更重视否定之否定规律，而矛盾不过是其中的一个环节。这在他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表现尤为明显。随着理论研究和黑格尔哲学批判的深入，马克思越来越认识到矛盾在事物发展中的作用，逐步认识到正是矛盾引起否定和否定之否定，而质和量的关系也正是对立的统一。事实上，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哲学的贫困》和《共产党宣言》中，矛盾规律已占主导地位。在1851年写的《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马克思已把对立统一规律称为“自然界的基本奥秘之一”，是“伟大而不可移易的适用于生活一切方面的真理”，是“一个万应的原则”^③。这说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出矛盾是“一切辩证法的源泉”，并把矛盾分析方法作为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方法，是对上述思想的进一步发展。

二 关于质量互变规律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广泛地运用了质量互变规律，并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

一步丰富了它的内容。

马克思考察了商品、价值、劳动、货币、资本、工资、利润等等的质和量的两个方面的规定以及它们间的相互关系，指出这种规定和关系的普遍性和客观性。他在考察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时说：“每一种有用物，如铁、纸等等，都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就是说，使用价值的质和量的规定性是它自身所固有的，而“发现这些不同方面，从而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①同样，交换价值也可以从质和量两个角度来考察，这就是价值实体和价值量。尽管它们是“纯社会的東西”，因而与使用价值即物的有用性有所不同，但它们同样具有“对象性”，即客观实在性。这些社会的属性是通过社会关系表现出来的，但是一物的属性不是由该物与它们的关系中产生，而只是在这种关系中表现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质的联系和量的联系是以复杂的方式交织在一起的。他在1851年写的一篇文章中指出：“在消费者与实业家之间的买卖行为中，阶级的质的差别消失在量的差别中，消失在买主所支配的或多或少的货币中，而在同一阶级内部，量的差别又形成质的差别。这样就有了大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区分。”^②

马克思还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关系发展中质量互变的过程。例如，只有当分工发展到足以使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分得以实现的一定量的水平上，劳动产品才会变成商品；只有商品的价值形式发展到一定量的水平上，才能出现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货币；“货币或商品所有者，只有当他在生产上预付的最低限额大大超过中世纪的最高限额时，才真正变为资本家”^③。同样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44卷，第149页。参看《十九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译本上卷，第473—4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42页。

从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到机器大工业的发展过程也都说明，一定的量变导致事物的质变，反过来，质变又引起量的改变。从总体上说，在资本主义相对繁荣时期在它内部就已在积累着量的变化，为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质的飞跃准备条件。更重要的还不在于《资本论》援引了多少质量互变的例证，而在于它对资本主义的全部分析都贯穿着把发展了解为量变引起质变的过程，并从中得出关于质量互变规律具有普遍性和客观的结论。马克思在1867年6月22日致恩格斯的信中说：“我在那里^①，在正文中引证了黑格尔所发现的**单纯量变转为质变的规律**，并把它看做在历史上和自然科学上都是同样有效的规律。”^②

三 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

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对黑格尔提出的否定之否定规律也进行了唯物主义的改造，并进一步丰富了它的内容。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给以黑格尔的否定性原则以很高的评价，同时也指出，由于黑格尔把否定想象为在思维中发生的东西，因而他的否定观不具有现实性。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考察价值形式的发展，资本的产生过程，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的发生、发展到必然灭亡的历史，说明了否定之否定规律的客观性和普遍性。马克思分析了资本运动的总公式：“ $G-W-G'$ ”，说明从货币到商品不仅是自然形态的变化，而且在质上表现为“买”，这是第一个否定；从商品又到货币，在质上表现为“卖”，其结果是带有增殖的货币，这是否定之否定。为了揭示上述公式中货币增殖的源泉，马克思进一步分析了产业

① 指《资本论》第一卷第九章。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12页。

资本运动的总公式： $G - W \left\{ \begin{matrix} A \cdots P \cdots W' \\ P_m \end{matrix} \right. - G'$ ”。这个公式是资本总公式的扩充，把生产过程加了进来。在这里，W被分解为A（劳动力）和P_m（生产资料），P表示生产过程，“…”表示流通过程的中断。当W进入生产过程时，流通过程暂时中断了；生产资料不增殖价值，只是一次或多次地把自己的价值转移到新的商品中去；而劳动力的使用过程不仅再生产出自己的价值，而且还生产出超过这个价值的余额，也就是剩余价值，从而揭示了剩余价值的秘密。在这种运动过程中，使货币转化为资本，使价值增殖为更多的价值，而其起点（开端）与终点、出发点和复归点都是货币，这是一个螺旋式的运动。

从整个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来看，前资本主义的个体所有制的小生产，由于自身的发展而造成消灭自身、否定自己的条件，从而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同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自身的发展，也必将造成消灭自身、否定自己的条件，而被共产主义公有制所代替，这也是否定之否定的过程。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私有制，是对个人的、以自己劳动为基础的私有制的第一个否定。但是资本主义生产由于自然过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对自身的否定。这是否定之否定。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①这里，第一个否定是“少数掠夺者剥夺人民群众”，第二个否定是“人民群众剥夺少数掠夺者”，从而形成螺旋式的上升运动。

四 关于唯物辩证法的若干范畴

马克思在揭示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运动规律的过程中，对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32页。

物辩证法的一系列范畴，如现象和本质、现实性和可能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也作了深刻的说明。

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总是竭力地利用各种现象来掩盖资本主义的本质。与此相反，马克思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要拨开他们制造的种种迷雾，透过资本主义社会中错综复杂的现象，揭露资本主义的本质。他说，科学的任务在于把现象表面上出现的显著运动，还原为真正内部运动。在这里，他把现象规定为事物外部表面上的显著运动，把本质规定为事物的内部运动。马克思认为，现象可以为感官直接认识，而本质则不能为感官直接感受到。无论是对于天体运动，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只用感官是无法认识其本质的。

现象不仅与本质有区别，而且常常掩盖着本质。例如，资本家在市场上购买了劳动力这一特殊商品，他付给工人以工资，并把工资说成是工人的“劳动价值和价格”，就是说，这是他付给工人全部劳动的报酬，是工人全部劳动的价值。然而这仅仅是表面现象，实际上他付给工人的工资并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价值总是大于劳动价值，这个差额就是工人为资本家进行无偿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但是工资的形式掩盖了这一本质。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家也正是利用这一表面现象来掩盖事情的本质的。他们宣扬资本是利息的来源，土地是地租的来源，劳动是工资的来源，似乎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根本不存在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古典经济学家几乎接触到了事物的真相，但是没有，而且由于它的阶级局限性也不可能自觉地把它表述出来。马克思说：“只要古典政治经济学附着在资产阶级的皮上，它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①只有马克思才第一次揭示出工资背后所隐藏的本质。他指出：“‘劳动的价值和价格’或‘工资’这个表现形式不同于它所表现的本质关系，即劳动力的价值和价格，我们关于一切表现形式和隐藏在它们背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3页。

的基础所说的话，在这里也是适用的。”^① 马克思强调指出透过这一现象揭露其本质对于认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因为“这种表现形式掩盖了现实关系，正好显示出它的反面。工人和资本家的一切法权观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切神秘性，这一生产方式所产生的一切自由幻觉，庸俗经济学家的一切辩护遁词，都是以这个表现形式为依据的。”^②

可能性和现实性也是马克思在考察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时，广泛应用的范畴之一。在马克思看来，可能性和现实性的关系是辩证的。二者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相互转化。可能性可以转化为现实，但这种转化不是任意的，无条件的，而是只有在一定的条件下才发生的。他指出，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在简单商品经济之中就已经存在。在商品交换中，卖（商品—货币）与买（货币—商品）是两个独立的行动，当商品变为货币（卖出）时，不是紧接着就发生与之对立的行为，即货币变为商品（买进）。反之也是如此。这时已经包含了经济危机的可能性。但是这种可能性在简单商品经济中还不可能变成现实。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和流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这种危机的可能性才变为现实性。^③ 因此，马克思认为，有些经济学家（如穆勒）想用简单商品经济中所包含的危机的可能性（如买和卖的分离）来说明危机，是不正确的。因为“说明危机可能性的这些规定，还远不能说明危机的现实性”^④。

可能性不等于现实性，而当可能性变成现实时，也就意味着否定了它自身，因为可能的东西已变成了现实的东西。但是现实本身又包含着新的可能性。随着事物的发展，可能性与现实性也不断变化，具有新的形式和内容。例如，商品本身包含着变为货币的可能性；当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时候，货币本身有包含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91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79—53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Ⅱ册，第572页。

变为资本的可能性。可能性和现实性的相互依存、相互排斥、相互转化，贯穿于事物发展的始终。

《资本论》的任务是要阐明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客观必然性。因此，马克思在这部著作中重视应用和探讨偶然性和必然性这对范畴是理所当然的。马克思说，“分析经济形式，既不能用显微镜，也不能用化学试剂。二者都必须用抽象力来代替。”^①抽象力也就是通过分析、综合，从现象中排除次要的、非本质的、偶然的東西，发现主要的、本质的、必然的东西的思维活动。马克思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大量事实，说明偶然性和必然性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排斥，二者是辩证的统一。必然性以偶然性为自己的表现形式，并通过偶然性来打开自然的道路，但偶然性不等于必然性。例如，马克思在考察经济危机时指出，危机的爆发并不是偶然的，而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矛盾的必然产物。“一切真正的危机的最根本的原因，总不外乎是群众的贫困和他们的有限消费，资本主义生产却不顾这种情况而力图发展生产力，好象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②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总是竭力用偶然性来否认必然性，来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把危机说成只是由偶然因素造成的。马克思在反驳了他们的种种错误观点，并指出：“在世界经济危机中，资产阶级生产的矛盾和对立暴风雨似地表现出来。辩护学者不研究在大灾祸中所爆发出来的互相矛盾的因素是怎样成立的，却以如下的工作为满足，那就是否认大灾祸本身，不管他们有规律的同期性，顽固地硬说：生产如果照着教科书上所说的进行，就决不会有危机发生。”^③

此外，《资本论》对唯物辩证法的其他范畴，如一般和个别、形式和内容、整体和局部、必然和自由等也都有所阐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0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8页。

③ 参看《剩余价值学说史》第2卷，第608页。

第五节 《资本论》中的系统性原则

作为一门独立科学的系统论，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一般认为，它是由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非首倡的。但是作为科学研究中的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原则——系统性原则，早已随着科学和思维方法的历史发展而逐渐发展起来。从19世纪开始，自然科学进入以辩证综合为主要特征的新阶段，系统观念和系统方法也在科学研究中不断得到加强。在这个时期建立起来的数学、天体演化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和社会历史等基本理论，实质上就是对各种自然系统和社会系统所作的研究。尽管它们当时还没有使用系统论的专门概念和术语，但系统性的原则却已在不同程度上包含在它们的理论和方法中。如果说，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揭示生物界系统规律的杰出代表，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唯物史观则是系统性原则在社会历史领域中的最成功的运用。在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是社会系统论的奠基人，历史唯物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论。这已日益为国内外学者所承认。

当然，现代系统论是在吸收当代最新科学成果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已形成了一整套具体的方法理论，如量化、信息化、最优化和功能模拟等等。产生于19世纪的科学理论（包括马克思主义）中的系统方法，自然不像它那么完备和具体。因此，我们在探讨马克思的理论中的系统思想和系统方法时，既不能把马克思主义“现代化”，也不应把它同现代系统论作机械的对照和类比，而是要从实际出发，对马克思论著中所实际体现的系统性原则作历史的、具体的考察。

在一般系统论中，系统是指“相互作用诸要素的复合体”。因此广义地说，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系统存在，不过它们的组织程序和有序水平不同。系统之间也存在着物质、能量变换和交

互作用，并从属于更大的系统。所谓系统方法，就是从整体出发，把客观对象看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构成方式，通过这些不同的结构方式，获得整体功能或最佳功能。整体性观点、等级结构观点、系统内部要素相互作用观点、动态平衡和发展观点，就是系统方法的主要原则，即系统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的贯彻和应用，主要表现在：把社会系统作为一个整体，剖析了它的基本要素、结构层次及其相互作用的机制；揭示了社会系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根本动力；阐明了社会整体的发展和动态平衡；论证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阶段性。《资本论》是在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人类历史发展中最复杂的一种社会形态即资本主义社会形态的深刻解剖，其中也贯穿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唯物史观中所应用的系统性原则，并且使之具体化和深化了。这里就其中几个主要方面作考察。

一 整体性观点

在马克思看来，任何科学认识的对象，都是过程的结果，因而也是具体的整体（从系统观点来看，也就是系统存在）。《资本论》的研究的对象——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也如此。马克思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脱离社会关系和历史发展孤立地、片面地考察经济现象的形而上学观点，强调必须从整体和部分、部分和部分的联系中去考察整体内部的各个部分的性质和作用，因为部分“只能作为一个既与的、具体的、生动的整体的抽象片面的关系而存在”。^①即使是最简单的经济范畴，如交换价值，也是以在一定关系中进行生产的人口、某种形式的家庭、公社或国家为前提的。“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3—104页。

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比如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①因此，离开整体和部分、部分和部分之间的联系，就不可能正确认识部分。同样，整体也不等于部分的简单相加。孤立地、片面地考察部分，也不可能正确地认识整体。只有从整体和部分的联系中，才能把握整体性质和功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于脱离社会关系考察资本主义生产而得出的“一般生产”不过是说明一切生产的要素，由此出发，他们就把资本看成永恒的自然关系，把资本主义生产的规律看成是永恒的自然规律。他们不了解，生产“总是指一定发展阶段上的生产——社会个人的生产”^②，而且始终是一定的社会在或广或窄的由各生产部门组成的总体中活动着的。马克思说：“一切生产阶段所共同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③

正是从整体性的观点出发，马克思认为研究政治经济学应当采取“整体一部分—整体”的方法，即从一开始就把对象作为一个整体看待，从整体和部分的联系中探求部分，然后上升为对整体的认识。这也就是从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再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的行程中导致具体整体的再现。这在马克思关于“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论述中充分地体现出来。

二 系统等级结构观点

系统等级结构是系统组织区别于非系统组织的一个重要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1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8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1页。

志。就是说，系统是一个等级结构，其中各个层次逐级结合在一起，系统内部的联系是有序的。

马克思的关于系统等级结构的思想，在他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得到了比较完整、明确的体现。在那里，他把人类社会当作一个大系统，生产力、生产关系、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等等，是社会系统的要素，并依据这些要素的性质和作用，把社会系统结构划分为三大层次，这就是：受一定生产力制约的生产关系所构成的特定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系统一方面通过生产力与外部条件——自然界相联系，另一方面通过系统内部各个层次、各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运动、变化和发展，成为一个活的有机体。

在《资本论》中，正如我们在本章第二节中已谈到的，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有机整体，它的产生、发展到灭亡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从而证明了唯物史观关于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指明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区别于其他社会的独特本质和发展规律，批判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解释为永恒的自然形式的错误。马克思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表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一种特殊的、具有独特历史规定性的生产方式，……同这种独特的、历史规定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即人们在他们的社会生活过程中，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的生产中所处的各种关系，——具有独特的、历史的和暂时的性质”^①。

马克思还在具体考察了资本主义社会结构有序性的基础上，提出如何安排资本主义经济范畴体系的原则。他强调指出：第一，经济范畴是现实经济关系的反映，安排经济范畴的顺序必须以现实的社会关系为依据。他说：“在研究经济范畴的发展时，正如在研究任何历史科学、社会科学时一样，应当时刻把握住：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93页。

无论在现实中或在头脑中，主体——这里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都是既与的；因而范畴表现这个一定社会的、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因此，这个一定社会在科学上也决不是在把它当做这样一个社会来谈论的时候才开始存在的。这必须把握住，因为这对于分篇直接具有决定的意义。”^① 第二，要从对象本身的内部结构出发，通过考察它的结构功能和联系，来确定各个经济范畴在理论体系中的顺序。马克思指出，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安排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问题不在于各种经济关系在不同社会形式的相互更替的序列中在历史上占有什么地位，而在于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内部结构。

三 系统内部相互作用的观点

系统内部各要素、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着系统的整体功能和运动状态，这是系统性原则之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也充分地贯穿着这一原则。

我们在《资本论》对唯物史观的检验和证明中已经谈到，马克思是如何论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相互作用，以及这种相互作用是如何推动社会形态的变化和发展的。但是，马克思对系统内部互相作用的考察并不限于社会系统的三大层次之间，而且对构成各层次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也作了具体的揭示。他对生产关系的考察就是如此。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导言中，马克思把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看作是生产关系的四个要素，并指出这四个要素本身也都具有自身的结构（实际上也就是生产关系的四个子系统），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9页。

们之间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

人们通常认为，生产创造出适合需要的对象，分配依照社会规律把它们分配；交换依照个人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最后在消费中，产品脱离这种社会运动，直接变成个人需要的对象和奴仆，被享受而满足个人需要。马克思说：“这当然是一种联系，然而是一种肤浅的联系。”^①因为它没有看到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关系。

马克思指出，当我们从整体出发，从社会再生产过程，从整个链条的各个环节上去把握它们的联系时就会发现，“生产直接也是消费”^②。第一，个人在生产当中发展自己的能力，也在生产行为中支出和消耗这种能力；第二，是生产资料的消费，即生产资料被使用、被消耗。原料也是如此。它不再保持自己的自然形状和特性，这种自然形状和特性被消耗掉了。“因此，生产行为本身就它的一切要素来说也是消费的行为。”^③同样，“消费直接也是生产”^④，正如自然界中的元素和化学物质的消费是植物的生产一样。例如吃喝是消费形式之一，而人吃喝就生产自己的身体等等。当然，这种生产和原来意义上的生产是根本不同的。在这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而原来意义上的生产中，是生产者物化。生产和消费的统一，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对立。

分配也不是一种独立于生产之外的东西。分配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之一。产品生产出来以后，必须通过分配和交换，才能最后进入消费。因而分配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而且分配本身也是和生产互相渗透的。比如，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资本既是资本家收入的源泉，是决定一定分配形式的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页。

西，同时它也是生产的要素。同样，工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性，又是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如果劳动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么它参与产品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因此，“分配结构完全决定于生产的结构，分配本身就是生产的产物”^①。不仅就其对象来说是劳动生产的产品，而且就分配的形式来说也是同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的性质相联系。分配和生产不仅是相互渗透的，而且是相互作用的。生产决定分配，没有生产就没有分配。但是分配也反作用于生产，对生产起促进或延缓的作用。分配包括生产资料的分配和产品的分配。就社会再生产的过程来说，生产资料的分配是先于生产而进行的，实际上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的问题，因而属于生产本身。产品分配制度是否合理，直接影响到生产者积极性的发挥。

交换是人们相互交换活动和劳动产品的过程。从社会再生产过程看，交换与生产是相互渗透、相互作用的。马克思说：“既然交换只是生产以及由生产决定的分配一方和消费一方之间的媒介要素，而消费本身又表现为生产的一个要素，交换当然也就当做生产的要素包含在生产之内。”^②因此，把交换和生产割裂开来、绝对对立起来是错误的。当然，生产和交换之间的这种统一，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对立。生产和交换的相互作用表现在：一方面，生产处于主导地位，生产决定交换，如果没有生产，当然也就没有交换，而且交换的形式和规模、交换的性质都是由生产决定的。另一方面，交换也不是消极因素，它反过来也影响生产，推动或限制生产的发展。

马克思在分别考察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之间的相互联系之后，从总体上作了如下概括：“我们得出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1页。

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生产既支配着生产的对立规定上的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片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例如，当市场扩大，即交换范围扩大时，生产的规模也就增大，生产也就分得更细。随着分配的变动，例如，随着资本的集中，随着城乡人口的不同的分配等等，生产也就发生变动。最后，消费的需要决定着生产。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①

以上的考察表明：在马克思看来，整体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不是直线性的，而是结构性的；不是单向作用的，而是相互作用的，它们之间的界限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四 动态平衡和平展的观点

由于具有一定等级结构的系统内部存在着普遍的相互作用，系统与环境之间也有物质、能量的变换，因此无论对内还是对外关系，都是一种动态平衡并不断发展的结构关系。系统的生命力来自它的开放性——交互作用。

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人类社会系统（以及它的一个特定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是由于作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系统一体的经济结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政治上层建筑、社会意识形式之间的相互作用，另一方面是由于同外部条件——自然界相互联系（首先是通过生产力），进行物质、能量、信息变换，使之成为开放性的系统，并推动着它的变化和发展。其中作为社会系统等级结构第一层次的经济结构的内在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系统发展变化的根本动力。经济结构（生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02页。

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经济结构性质的变化,决定着社会性质的变化,从而使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呈现出阶段性。

恩格斯曾经说过:当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结构迟早会被人了解和解释,它的发展规律也会被人发现和阐明。但是这需要极长的时间,而且这项工作不能一下子完成,而是需要一点一滴地来完成。“只有马克思一人能够探究一切经济范畴的辩证的发展,把它们的发展动因和制约着这些动因的因素联系起来,并建立起一座完整的经济科学的理论大厦。这座大厦的各个部分都是相互支撑,相辅相成的。”^①恩格斯的这段话,既说明了《资本论》的伟大理论意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概括反映了这部著作中所体现的系统性原则。

以上只是对《资本论》中所体现的系统性原则的简略考察。马克思理论中所包含的系统思想远比这里所涉及的要丰富。但上述思想也可以说明,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同系统论并不是互相排斥的,而是一致的。有的人把两者对立起来,或者认为系统论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无关,否认前者对后者的丰富和发展提供了依据,或者认为现代系统论的产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过时,以至认为应当用系统论来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我们认为,这些观点是错误的。

简短的结论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中最主要的著作,它集中了马克思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在这部伟大的著作中,马克思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

^① 转引自拉法格:《忆恩格斯》。见《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26—27页。

导下，系统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同时又在运用中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他不仅用资产阶级社会的全部丰富材料验证了唯物史观，使它由“假设”变成了科学的理论并丰富和发展了它的内容，而且在改造黑格尔的辩证法、发展唯物辩证法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创立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三者同一的“《资本论》的逻辑”，从而使《资本论》成为马克思的最有权威性的哲学著作。

在《资本论》的创作和出版过程中，恩格斯给予马克思以巨大的支援和帮助。《资本论》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同智慧和心血的结晶。

第七章 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 原理的系统阐发

马克思主义哲学从19世纪40年代产生,经过在革命实践(1848年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和理论研究(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对理论自然科学的研究)中的运用、验证和发展,到了70和80年代,它的基本原理得到了系统的论证和阐发。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进程中合乎逻辑地出现的一个重要特点。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又是与时代和社会实践提出的理论任务相适应的。巴黎公社失败以后,欧洲“进入了未来改革时代的‘和平’准备阶段”^①。资本主义开始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本的积聚和集中不断加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更趋尖锐。资产阶级在政治上进一步走向反动,思想上加紧向革命力量进攻。他们提倡各种反科学、反理性的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意志主义、实证主义、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等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以不同的形式,在欧洲各国滋生和蔓延。

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有了进一步的壮大。国际工人运动的中心由法国转移到德国。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并逐步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在一系列国家中相继建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去作未来的战斗。资产阶级则竭力散布改良主义幻想,并豢养一小撮工人贵族,企图从无产阶级内部来瓦解工人运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页。

动。各种机会主义思潮和派别不断在工人运动中出现，马克思主义同机会主义的斗争在激烈进行。

因此，坚决回击资产阶级和机会主义派别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及其哲学基础，从理论上进一步武装无产阶级，帮助各国社会主义政党的建立和巩固，促进工人运动的新高涨，就成为时代向马克思主义哲学提出的新课题。

第一节 批判各种机会主义思潮，捍卫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

19世纪60到70年代，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特别是在德国党内，影响较大的机会主义派别是巴枯宁主义、拉萨尔主义和“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宣扬唯心史观，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一起，同这些机会主义派别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斗争中，他们写了《论权威》、《巴枯宁〈国家制度 and 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哥达纲领批判》等一系列著作和书信，彻底批驳了机会主义的种种谬论，捍卫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

一 批判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1876年），是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和理论家之一。他出生于俄国的一个贵族家庭。1840年赴德国学习、研究哲学，受到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和空想共产主义影响，1848—1849年曾在奥地利参加革命。革命失败后被当地政府逮捕，判处死刑（后改为终身监禁）。1851年被引渡回到俄国，他向沙皇政府递交了“忏悔书”，说自己参加革命

是“丧失理智”，“政治上的疯狂”，乞求沙皇赦免，后判流放西伯利亚，1861年逃亡欧洲。60年代末，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的无政府主义集团，这是一个猖狂反对马克思主义、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机会主义派别。巴枯宁及其追随者用革命的词句伪装起来，混入第一国际，阴谋篡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以无政府主义的反动纲领来代替“国际”的马克思主义纲领。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第一国际，经过长期（1869—1876年）尖锐复杂的斗争，终于从政治上、组织上和思想上彻底战胜了巴枯宁无政府主义，粉碎了巴枯宁阴谋集团。

巴枯宁在思想上深受施蒂纳和蒲鲁东的影响，他的理论是“蒲鲁东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混合物”^①，其哲学基础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核心的唯心史观。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始终把政治上、组织上的揭露同理论上的批判密切结合起来，在斗争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

1. 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国家的谬论，揭示国家的阶级实质，阐明社会革命和国家消亡的经济基础。

无政府主义国家观，是巴枯宁理论中“最主要的东西”^②。他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用宗教意识来说明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是通过神的万能威力的直接影响建立起来的，是宗教意识的创造物。因此，任何国家都是地上的教会；反对国家，也就是向神权挑战。在他看来，国家是人世间的剥削和奴役、掠夺和战争等一切罪恶的根源，因而应当消除的主要祸害不是资本，不是资本家和雇佣工人的阶级对立，而是国家。针对这种谬论，恩格斯鲜明地指出，“国家权力不过是统治阶级——地主和资本家——为维护其社会特权而为自己建立的组织，而巴枯宁却硬说国家创造了资本，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此，既然国家是主要祸害，那就必须首先废除国家，那时资本家就会自行完蛋。而我们的说法恰巧相反：废除了资本，即废除了少数人对全部生产资料的占有，国家就会自行垮台。”^① 这里，恩格斯不仅清楚地揭露巴枯宁国家观的唯心主义实质，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同巴枯宁主义国家观的界限，而且明确指出，通过社会革命，废除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国家消亡的经济前提。

巴枯宁既然把国家看作主要祸害，那么又怎样废除国家呢？他也侈谈“社会斗争”、“社会革命”，但实际上他根本不懂什么是社会革命，而只知道社会革命的词句。他把总罢工作为实现社会革命的杠杆，希望有朝一日全世界工人一齐罢工，迫使资产阶级就范；或者依靠以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为核心的“全民暴动”，幻想在24小时内一举消灭国家，撤销一切行政机关，实现“社会清算”，代之以“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天堂”。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批判巴枯宁的这种观点时指出：“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② 同样，资产阶级国家的废除，无产阶级国家的建立、发展和消亡，也要以经济条件的相应发展为基础，而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意志。而在巴枯宁看来，社会革命的经济条件是根本不存在的，“他的社会革命的基础是意志，而不是经济条件”。这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幻想。

巴枯宁的唯心史观还表现在，他把从圣西门那里拣来的旧废物——“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要求。他认为，不是私有制产生了继承权和阶级的不平等，而是由于继承权使一些人财产越来越多，造成了私有制存在的主要条件和阶级的不平等。马克思深刻地揭露了这种论调的荒谬性和反动性。指出：“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0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96页。

种理论完全是以陈旧的唯心主义观点为依据的，这种观点认为现在的法学是我们经济制度的基础，而不是把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作我们法学的基础和根源！”^①而且，宣布废除继承权是社会革命的起点和首要的要求，势必引导无产阶级离开反对现实社会制度的革命阵地，并使全体农民和整个小资产阶级团结在反动派的周围。因此，宣布废除继承权决不是一个严肃的举动，而是一种愚蠢的行为；这不仅不是社会革命的开始，而只能断送社会革命。

废除了国家之后，将代之以什么样的社会呢？巴枯宁提出一个“自由和无政府状态”的理想蓝图。他从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出发，认为个人的绝对自由是整个人类发展的最高目的。他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动物性的奴隶状态——神性的奴隶状态——自由状态。第一阶段是还没有脱离动物界的原始时期，第二阶段是受宗教和国家奴役的时期，第三阶段是摆脱了任何权力的自由的或无政府的社会。到了那时，从每个人到每个地区、乡镇，都享有充分的自由和自治，不受任何限制，没有任何权威，实现了“各阶级和个人（不分男女）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的平等”^②。针对这种谬论，马克思尖锐地指出，一方面要保留现存的阶级，另一方面又要使这些阶级的成员平等——这种不可容忍的荒谬见解一下子就表明这个家伙的可耻的无知和浅薄。所谓“各阶级的平等”，不过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有所宣扬的“资本和劳动的协调”的另一种说法而已。^③

巴枯宁无政府主义国家观的反动实质在于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不仅把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视为大逆不道，而且恶毒攻击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政权是“反动的”，“是世界上最沉重、最令人难堪的、最令人屈辱的管理”。巴枯宁特别反对《共产党宣言》中关于“上升为统治阶层的无产阶级”思想，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页。

②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5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256页。

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他说：“请问，如果无产阶级将成为统治阶层，它将统治谁呢？就是说（значит），将来还有另一个无产阶级要服从这个新的统治，新的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①马克思在批驳巴枯宁的这段话时指出：“这就是说，只要其他阶级特别是资本家阶级还存在，只要无产阶级还在同它们进行斗争（因为在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后无产阶级的敌人还没有消失，旧的社会组织还没有消失），无产阶级就必须采用暴力措施，也就是政府的措施；如果无产阶级本身还是一个阶级，如果作为阶级斗争和阶级存在的基础的经济条件还没有消失，那末就必须用暴力来消灭或改造这种经济条件，并且必须用暴力来加速这一改造的过程。”^②马克思的这段论述，深刻地说明：无产阶级通过暴力革命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之后，决不能立即废除国家，实行无政府状态，而必须建立自己的统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且，这个无产阶级专政要存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工人对反抗他们的旧世界各个阶层的阶级统治必须延续到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被消灭的时候为止。”^③

2. 批判“政治冷淡主义”，阐明政治运动和阶级运动的关系。

巴枯宁主义者鼓吹“政治冷淡主义”，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他们认为，任何政治运动都是反动的；进行政治活动，特别是参加选举，是违背他们立即完全解放无产阶级的“永恒原则”的。他们对工人阶级组织政党和工会，进行反对剥削、争取受教育权和提高工资等的斗争，一概加以否定。总之，工人不应该以任何借口过问政治。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驳斥了这些谬论，科学地阐明了政治运

① 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39页。

动和阶级运动的关系。马克思指出：“一切阶级运动**本身必然是而且从来就是政治运动。**”^①无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同统治阶级进行的斗争，其发展趋势和最终目的就是要夺取政权，实现自身和全人类的解放。巴枯宁之流空谈废除国家，要求无产阶级完全放弃政治，不过是“用**自由、自治、无政府状态**等名称神化了的唯心主义幻想”^②。事实上，绝对放弃政治是不可能的，问题只在于怎样从事政治和从事什么样的政治。无产阶级把革命当作最高的政治行动，为了进行革命，就得承认准备革命即承认政治行动。巴枯宁主义者宣扬“政治冷淡主义”，其目的无非是要工人放弃政治，使他们象基督徒一样，毫无反抗地忍受资本家的剥削和压迫，以维护资产阶级的统治，而这本身正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政治。

3. 批判无政府主义者否定一切权威的观点，阐明权威是人类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指出必须辩证地看待权威和自治的关系问题。

巴枯宁主义者认为，权威同国家一样，是绝对的祸害。他们主张个人的完全自治，要求无条件地废除任何权威原则，否认一切立法，一切权威。1872年9月，在巴枯宁及其死党被开除出第一国际以后，他们还召开了所谓“反权威主义”代表大会，建立“反权威主义”的国际，进行疯狂反扑。为了从思想上进一步清除巴枯宁主义的影响，恩格斯写了《论权威》一文，彻底地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的谬论，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马克思主义权威观，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

恩格斯考察权威问题，是从人类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规律出发的。他说，权威原则意味着“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它是“以服从为前提的”。这种说法似乎不那么好听，但是在人类社会的任何一个阶段里，都是必不可少的。这并不是哪个人的主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84—38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7页。

愿望，而是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因为一个那怕只由两个人组成的社会，如果每个人都不放弃一些自治权，这个社会就不能存在。巴枯宁把完全自治说成绝对好的东西，把权威原则说成绝对坏的东西，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

恩格斯在论证权威原则的必要性时指出，随着现代大工业的出现，分散的个体生产日益被社会化的大生产所代替，个人的独立活动日益被联合行动所代替，权威原则就更显得重要。没有一个有效能的权威对它实行领导和管理，联合活动的、互相依赖的复杂工作过程就不能进行。恩格斯以纺纱厂、铁路和航海为例，说明必须对生产或工作过程进行统一的指挥和领导，也就是说，参加这些活动的个人的意志总是要这样或那样的服从于一定的权威，否则人们就无法开动工厂、管理铁路和驾驶轮船。这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想消灭大工业的权威，就等于想消灭工业本身”^①。

在社会政治生活领域，权威也同样的必不可少的，但是无政府主义者不懂得这一点。恩格斯说：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然而“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②巴枯宁宣称，他之所以拥护巴黎公社，特别是因为它对国家的大胆的、明确的否定。事情恰恰相反，巴黎公社的伟大意义首先在于它用无产阶级政权代替被打碎了的旧国家机器，用无产阶级的政治权威取代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威。而巴黎公社遭到失败的原因之一，正是缺乏必要的集中和权威。

恩格斯还论述了权威和自治的辩证关系。他说：“权威和自治是相对的东西，它的应用范围是随着社会发展阶段的不同而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变的。”^①因此，把权威或自治绝对化都是不正确的。他在谈到未来社会中的权威时写道：“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威将由于未来社会的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②也就是说，第一，政治国家和政治权威的消失，是以通过社会革命，铲除它们所由产生的社会关系为前提的；第二，国家和权威的含义是有区别的，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将随着阶级的消灭而消亡，而权威则不同，它既包括政治管理，也包括经济管理和其他社会管理，国家消亡了，原来意义上的政治管理职能（政治权威）就不再存在了，而经济的和其他社会管理仍然要保持下去，当然其内容和形式也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生变化。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将仅仅在它的客观条件所必然产生的范围内，保持权威原则。

最后，恩格斯揭露了巴枯宁主义者反对一切权威的反动实质。指出，他们宣扬反对一切权威的思想，若不是散布糊涂观念，就是背叛无产阶级运动，“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都只是为反动派效劳。”^③

二 批判拉萨尔主义，提出“过渡时期”的理论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

19世纪60年代，德国工人运动在经过暂时的低潮之后重新走向高涨。1869年8月，李卜克内西（1826—1900年）、倍倍尔（1840—1913年）等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指导下，在爱森纳赫召开代表大会，成立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即爱森纳赫派。这个党参加第一国际，参照第一国际的章程，制定自己的纲领，并在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践中基本上执行了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当时，德国工人运动中还存在一个机会主义的派别，即拉萨尔派。斐·拉萨尔（1825—1864年），早年在柏林大学学习，成为黑格尔主义的忠实信徒，而且“一直到死始终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唯心论者”。^①他在1858年出版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即是一本“充满了老年黑格尔派的精神”的著作。^②60年代初，拉萨尔投身于德国工人运动，并于1863年担任了“全德工人联合会”的主席。他自称为“马克思的学生”，实际上却从未真正接受过马克思主义。60年代初，他先后出版了《工人纲领》（1862年初）和《公开答复——致为在莱比锡召开全德工人代表大会而成立的中央委员会》（1863年初）等著作，竭力宣扬“通过和平和合法的道路”，依靠普鲁士“国家的帮助”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路线。1864年8月拉萨尔死后，他的追随者约·施韦泽和哈森克莱维尔等先后领导“全德工人联合会”，继续推行拉萨尔主义。

70年代初，普鲁士王朝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经过几次王朝战争，建立了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结束了封建割据的分裂局面，促进了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工人阶级的队伍也进一步壮大起来。随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和187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影响，无产阶级同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日趋尖锐。新的形势迫切要求德国工人运动统一起来，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拉萨尔派先是多次无理拒绝爱森纳赫的“合并”建议；后来由于在政治上、组织上陷入困境，才不得不打出“团结”的旗号，同意与爱森纳赫派合并。

马克思、恩格斯对两派的合并极为关心。他们认为，两派合并是否有利于工人运动，要看在什么原则基础上合并。他们一再告诫李卜克内西等爱森纳赫派的领导人，合并必须坚持以科学共

① G.D.H.柯尔：《社会主义思想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版，第80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257页。

产主义的原则为基础，决不能“拿原则来作交易”。可是，爱森纳赫派的某些领导人却醉心于两派合并，竟然放弃原则，背着马克思和恩格斯，同拉萨尔派的头目威廉·哈塞尔曼等人一起，起草了一个浸透着拉萨尔机会主义观点的纲领草案，提交于1875年5月22—27日在哥达城召开的两派合并代表大会讨论，并在略加修改以后通过了这个纲领草案。

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这个纲领草案后，感到极大的愤慨。他们指出，一个政党的纲领“毕竟总是一面公开树立起来的旗帜，外界就根据它来判断这个党”。^①特别是在巴黎公社之后，德国工人已处于欧洲运动的“先导地位”，因而德国工人党的纲领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国际工人运动中都将发生重大影响。正是鉴于德国工人在国际无产阶级解放斗争中所处的特殊地位，恩格斯在1874年7月就曾告诫它的领袖们“有责任越来越透彻地理解种种理论问题，越来越多地摆脱那些属于旧世界观的传统词句的影响，而时时刻刻地注意到：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②然而哥达纲领草案却根本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而向“旧世界观”倒退。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这是一个极为糟糕、会使党堕落的纲领，其中差不多每一个字都是应当批判的。1875年4—5月，马克思抱病写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即《哥达纲领批判》，有力地驳斥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并进一步概括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和《资本论》的思想成果，运用最彻底的发展论即唯物辩证法，着重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崩溃和将来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问題，丰富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恩格斯也以书信的方式，批判了哥达纲领草案中的机会主义观点。

1. 批判拉萨尔关于“自由国家”的谬论，揭示了国家的阶级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01页。

本质，阐明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

拉萨尔竭力宣扬唯心主义国家观，抹煞国家的阶级本质。他认为，国家是“全体人民的共同体”，是统一道德整体中个性的结合体，国家的使命就在于发展自由，使人类朝着自由的方向发展。在哥达纲领草案中，也浸透着这种观点，把争取“自由国家”作为德国工人党的奋斗目标。

马克思、恩格斯尖锐地批判了“自由国家”的机会主义论调。指出：争取“自由国家”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决不是已经摆脱了狭隘的奴才思想的工人的目的。“当无产阶级还需要国家的时候，它之所以需要国家，并不是为了自由，而是为了镇压自己的敌人，一到有可能谈自由的时候，国家本身就不再存在了。”^①也就是说，任何国家都是阶级压迫和阶级统治的工具，根本不存在什么超阶级的国家。在阶级社会里，自由也是有阶级性的。有了剥削者的自由，就没有被剥削者的自由，反过来也是一样。无产阶级国家“只是在斗争中、在革命中用来对敌人实行暴力镇压的一种暂时的机关”^②，它将使大多数人享有民主、自由的权利，但必须镇压阶级敌人的反抗。当彻底消灭了阶级，实现了真正的人类自由的时候，国家也就随之消亡。因此，争取“自由国家”，纯粹是无稽之谈。

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纲领草案“不把现存社会（对任何未来的社会也是一样）当做现存国家的基础（或者不把未来社会当作未来国家的基础），反而把国家当做一种具有自己的‘精神的、道德的、自由的基础’的独立本质”^③，这是十足的历史唯心主义。事实上，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国家的形式虽有不同，但本质上有共同点：“它们都建立在资本主义多少已经发展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

了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上”^①。精神、道德、自由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范畴，归根到底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它们同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发展有着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但并不构成国家的基础。

在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以后，国家制度将发生怎样的变化呢？马克思、恩格斯综合了以往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精辟地论述了“过渡时期”的理论。

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就曾谈到，消灭私有制“实际上将经历一个极其艰难而漫长的过程。”^②在《共产党宣言》中，他们提出了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和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步骤和措施。五十年代初，马克思恩格斯依据1848年欧洲革命的经验，进一步明确提出无产阶级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产阶级社会的过渡。”^③巴黎公社的实践，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过渡时期的理论，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在《法兰西内战》等著作中，他们对过渡时期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长期性和必要性，作了更为具体的论述。指出，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还将存在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而且还必须经过一系列把环境和人都完全改变的历史过程，才能创造必要的经济条件，实现从资本主义社会到更高级的社会形式的转变。因此，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是必要的，而且将经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④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对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和相应的国家制度，作了更为明确而精辟的表述：“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转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⑤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14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2页。

④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41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页。

这里，马克思第一次明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概念，指明了这个时期国家的性质，揭示了人类根本性历史转变——从资本主义私有制到共产主义公有制转变过程的客观规律性，从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

2. 批判拉萨尔庸俗的社会主义分配理论，提出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

哥达纲领草案宣扬了拉萨尔的庸俗分配理论，把“按照平等的权利”、“公平的”分配“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等含混不清的空话，当作党的奋斗纲领，企图以分配方式上的改良来实现社会主义。

马克思在批驳这种错误观点时，进一步阐明了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他指出：“消费资料的任何一种分配，都不过是生产条件本身分配的结果。而生产条件的分配，则表现生产方式本身的性质。”^①所谓生产条件的分配，也就是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劳动力以什么形式同生产资料相结合的问题。生产资料分配的方式不同，社会各阶级在生产中所处的地位就不同，产品的分配方式也就不同。所以，有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分配方式。要改变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必须首先改变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纲领草案把分配看成脱离生产方式的东西，本末倒置地把分配看作事物的本质，把社会主义的实现归结为主要是分配问题，这是完全错误的。

马克思还依据《资本论》中社会再生产的原理，揭露了上述观点的荒谬性。提出：在未来的社会中，产品的分配也不可能是“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在社会总产品中不仅必须扣除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补偿基金、扩大再生产的积累基金以及后备基金，而且还要在扣除生产管理费用、文教保健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页。

用、社会福利费用等项之后，才能作为个人消费品进行分配。马克思还揭露了拉萨尔庸俗分配理论的唯心主义实质。他写道：“难道经济关系是由法权概念来调节，而不是相反地由经济关系产生出法权关系吗？”^①这就是说，“公平”、“平等”只是一种法权概念，属于上层建筑范畴，而分配方式是一种经济关系，是经济基础的一部分。抽象地谈论“按照平等权利”“公平分配劳动所得”，实际上是把“平等”、“公平”这些法权概念当作调节经济关系的先验的永恒原则，颠倒了经济关系和法权概念的关系，陷入历史唯心主义的泥坑。

尤为重要的是，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庸俗分配理论的同时，还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考察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学说。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曾探讨了未来社会的发展问题。他认为，共产主义是扬弃私有财产的革命运动，需要经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否定私有财产之后建立的社会，也还有一个发展、完善的问题。当时，马克思把共产主义看作是“最近将来的必然形式”，而“不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不是人类社会的形式”，只是“对下一阶段历史来说是必然的环节”^②；把在消灭私有财产之后建立起来的新的社会形式称为“社会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这表明，马克思虽然还没有建立起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而且也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影响，但已包含有关于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思想萌芽。这时所说的“共产主义”实际上相当于后来所说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而这时所说的“社会主义”或“完成了的人道主义”，则是在消灭了私有制以后在自身基础上发展、完善起来的新的社会形态，即后来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包括它的“第一阶段”）。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31页。

据共产主义者同盟在科伦的领导人、1852年“科伦共产党人案件”的被告之一彼·格·勒泽尔在其“证词”中所述,1847—1850年冬,马克思曾在伦敦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上发表了关于《共产党宣言》的讲演,其中谈到了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设想。他认为,共产主义社会需要经过若干年后才能确立,并将经过几个发展阶段:在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首先是建立社会共和国,然后是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最后才是纯粹的共产主义共和国。^①这可以说是马克思首次提出了未来社会将划分为不同发展阶段的思想,而且与后来对未来社会发展阶段的划分有相吻合之处。这里所说的“社会共和国”,实际上是他在1850年已经明确提出的、以消灭一切阶级差别以及这些差别所产生的一切生产关系为目标的无产阶级专政国家。^②而“社会——共产主义共和国”和“纯粹的共产主义共和国”,则大致相当于后来所说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

在《资本论》中,马克思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的深刻研究,对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问题作了更深入的考察。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的分配方式将随着社会的发展而经历不同阶段的思想。指出在共产主义社会,生活资料的分配方式,“会随着社会生产机体本身的特殊方式和随着生产者的相应的历史发展程度而改变,”^③在第三卷中还讲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将为这样一个阶段准备条件,“在这个阶段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靠牺牲另一部分人来强制和垄断社会发展(包括这种发展的物质方面和精神方面的利益)的现象将会消灭”,而“这个阶段又会为这样一些关系创造出物质手段和萌芽,这些关系在一个更高级的社会形态内,使这种剩余劳动能够同一

① 参看《外国哲学资料》1976年第2期,第42—46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7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95页。

般物质劳动所占用的时间的较为显著的缩短结合在一起。”^① 这就是说，在消灭资本主义制度之后的社会将经历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是消灭了阶级剥削和阶级统治的社会；第二阶段是在第一阶段基础上发展了的“更高级的社会形态”。

在《哥达纲领批判》中，马克思进一步发展了上述的思想，明确地提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发展的两个阶段，即“第一级段”和“高级阶段”，并分析了它们的基本经济特征。

马克思说：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这就决定了在个人消费品的分配上，只能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马克思认为，“这里通行的就是调节商品（就它是等价交换原则而言）的同一原则”，在这里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不过“内容和形式都改变了”^②。“按劳分配”是几千年来分配制度上的革命，同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相比，是巨大的历史进步。但这还不是成熟的共产主义。按劳分配对不同等的个人按不等量的劳动给以等量的产品，即以同一尺度（劳动）去对待工作能力和家庭负担各不相同的个人，必然会出现富裕程度的差别，因而平等还只是形式上的，而不是事实上的。马克思说，这是一种“弊病”，但这种“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③。

“要避免所有这些弊病，权利就不应当是平等的，而应当是不平等的。”^④ 也就是说，必须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马克思说：在共产主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92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义高级阶段上，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成了人们生活的第一需要；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①

马克思关于共产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理论，是运用唯物辩证法的发展论考察社会历史问题的光辉典范。他从共产主义社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而来的这一基本事实出发，“分析了可以表现共产主义在经济上成熟程度的两个阶段”，但并未限定共产主义社会只能划分两个阶段。它的科学意义也不仅在于指明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和高级阶段的基本特征，而且在于指出了共产主义社会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发展、不断完善的过程。正如恩格斯后来所谈到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②。

在马克思对于共产主义社会特征的设想中，除了两个发展阶段的区别外，还谈到了它们的共同之点，如全部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消灭了阶级和阶级差别；消灭了商品和货币等。这些设想显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不符。从实际出发，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马克思主义推向前进，不仅不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相反地，这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和生命力之所在。

三 批判“非常法”时期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

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

1878年10月，德国议会通过首相奥托·俾斯麦提出的《镇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

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即“反社会党人非常法”，德国社会民主党被禁止活动，处于非法地位；大批社会主义者被逮捕和放逐，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被查禁，白色恐怖笼罩全国。面对这种情况，党的领导机关惊慌失措，采取了右倾投降主义方针，声明自行解散德国社会民主党，给党造成了极大的混乱和严重损失。许多基层组织瓦解，不坚定分子纷纷退党，机会主义思想泛滥。以卡·赫希伯格、卡·奥·施拉姆、爱·伯恩斯坦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立刻纠集在一起，组成了臭名昭著的“苏黎世三人团”。他们在瑞士苏黎世创办刊物，宣扬投降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并于1879年在《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第1册上，发表了一个右倾投降主义的反党纲领——《德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回顾》。它公开叫嚣要改变党的无产阶级性质，使“片面的工人党”变成“一切富有真正仁爱精神的人”的“全面的党”，让“有教养的和有财产的”资产者来领导；党“不算走暴力的、流血的革命的道路，而决定……走合法的即改良的道路”，以免“吓倒了害怕赤色幽灵的资产阶级”；它还宣扬必须放弃阶级斗争，放弃党的最终目标，把“全部力量、全部精力用来达到某些最近的目标”，以免招致资产阶级的怨恨和反对。

为了彻底批判“苏黎世三人团”的机会主义纲领，教育和帮助德国党的领导人改正错误，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79年9月联名写了《给奥·倍倍尔、威·李卜克内西、威·白拉克等人的通告信》。

在《通告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篡改党的无产阶级性质，把无产阶级先锋队变成资产阶级政党的错误主张，强调指出，党只能用无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其他阶级中投入无产阶级运动的人，而决不容许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他们重申第一国际创立时的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并坚决驳斥了“三人团”蔑视工人

群众的唯心史观，明确指出：“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仁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①

《通告信》还批判了“三人团”宣扬“博爱”、“正义”之类的空谈，反对阶级斗争，鼓吹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的谬论。强调指出：“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②这是马克思、恩格斯对近四十年来斗争经验的总结，也是对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发展。他们明确提出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直接动力”，而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则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就是说，在阶级社会中，社会运动的内在源泉是社会基本矛盾，其主要表现是阶级斗争。阶级斗争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造成新旧社会的更替。无产阶级只有在这个理论指导下，坚持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才能争得自身的解放。

第二节 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第一部

重要著作——《反杜林论》

1876—1878年，恩格斯在同杜林论战中写出他的名著《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③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著作。列宁曾指出：《反杜林论》这部著作“分析了哲学、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重大的问

①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页。

题”，“这是一部内容十分丰富、十分有益的书。”^①它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它是第一部系统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著作，因而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

欧根·卡尔·杜林（1833—1921年），出身于普鲁士的一个官吏家庭。早年曾在柏林大学学习法律，186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864—1877年在柏林大学任讲师。

杜林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在19世纪60年代，他竭力吹捧美国庸俗经济学家凯里，宣扬私有制的合理性，鼓吹劳资合作。1868年曾向俾斯麦政府呈送了有关工人福利问题的“条陈”，“供内阁内部使用”。70年代中期，他突然大叫大嚷地宣布改信社会主义，狂妄地吹嘘他“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接连抛出《哲学教程——严格科学的世界观和生命形成》（1875年）、《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兼论财政政策的基本问题》（1876年第2版）、《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1875年第2版）——三部八开本的巨著，组成向马克思主义进攻的三路“论证大军”。他宣扬先验主义和形而上学的谬论，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贩卖庸俗经济学的观点，攻击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鼓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用以“普遍公平原则”为基础的假社会主义对抗科学社会主义。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派——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刚刚实现合并，加强了反对共同敌人的力量。但是这次合并是在爱森纳赫派向拉萨尔派作了无原则妥协的基础上进行的，其结果是导致了党的理论水平下降，机会主义思想滋长。因而杜林的反动观点不仅在工人队伍中传播开来，而且在党内也出现了杜林的崇拜者。如莫斯特、弗里切、伯恩施坦等都成为杜林的狂热信徒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3页。

吹鼓手。党的一些领导人也一度受到杜林思想体系的影响。如倍倍尔竟公开发表了题为《一个新的“共产党人”》的文章，认为杜林的观点“同科学共产主义理解的概念是完全一致的”^①，等等。

对于杜林的自大狂和理论上的错误，马克思恩格斯早就有所觉察。1867年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德国官方经济学界曾制造“沉默抵制”的阴谋，而杜林是第一个发表文章评论马克思这部著作的专家。对此，马克思曾给以肯定，但同时也指出：“这是一个极为傲慢无礼的家伙，他俨然以政治经济学中的改革者自居。”他不仅没有觉察到《资本论》中“崭新的因素”，而且还对它作了曲解，特别是把马克思的辩证法同黑格尔的辩证法混为一谈。^②不过，当时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无须给以重视。但是70年代的情况就不同了。如果听任杜林“瘟疫”的蔓延，那就可能把工人运动引向歧途，而且会导致刚刚统一起来的德国社会民主党重新分裂。因此，恩格斯指出：“不管我们是否愿意，我们必须应战，把斗争进行到底”^③。

在这种情况下，恩格斯为了使马克思不至于中断《资本论》的研究和写作，毅然放下正在进行中的《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肩负起反击杜林挑战的重任，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写出了《反杜林论》。在这部著作中，恩格斯不仅第一次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及其内在联系，而且全面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使之成为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形成的最重要的著作之一。

《反杜林论》之所以能完成这一任务，是马克思、恩格斯哲学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革命斗争实践的需要。首先，

① 《研究〈反杜林论〉参考史料》，三联书店版，第35—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4—3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9页。

从马克思主义哲学问世到《反杜林论》的发表，已有30年。在此期间，马克思、恩格斯通过总结无产阶级革命的实践经验和理论研究，从各方面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的系统阐发既有需要，也有可能。其次，当时在德国党内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导致同杜林及其崇拜者的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的妥协。这些人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但实际上既不真正懂得又不认真研究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他们“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①也就是企图用抽象的原则来代替对现实社会的科学分析，用唯心史观来代替唯物史观，抽掉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为了纠正这种“幼稚病”，就有必要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及其与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第三，与本书所批判的“对象本身的性质”有关。杜林抛出的“理论”是一个庞杂的体系，而且“在这里，自然、历史、社会、国家、法等等都是从某种所谓的内部联系方面来加以探讨的。”^②为了彻底地揭露和批判杜林的反动思想体系，就必须系统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恩格斯说：“本书所批判的杜林先生的‘体系’，扩及非常广泛的理论领域，这使我不能不跟着他到处跑，并以自己的见解去反驳他的见解。因此，消极的批判成了积极的批判，论战转变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③。

应当指出，恩格斯的这部著作是在马克思的坚决支持和密切合作下写成的。恩格斯说：“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所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我的这部著作如果没有他的同意就不会完成，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由马克思写的，……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①从马克思的有关书信中也可以看到，正是马克思及时指出杜林的“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他赞同恩格斯反击杜林的计划，并明确作出“必须不顾一切，批判杜林”的决断。在《反杜林论》出版以后，马克思又多次指出：“这本书对于理解德国社会主义是很重要的”，“不仅普通工人，……而且真正有科学知识的人，都能够从恩格斯的正确阐述中汲取许多东西”，^②它“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功”，^③等等。由此可见，马克思不仅坚决支持恩格斯对杜林的批判，而且对《反杜林论》所阐述的基本观点也是完全赞同的。那种认为《反杜林论》表明恩格斯“反对”或者“背离”马克思的看法是没有根据的。

一 揭示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内在联系，阐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30年之后，杜林抛出一个由机械唯物主义、先验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等拼凑而成的折衷主义哲学体系。这明明是历史的倒退，但他却自称在哲学上实行了“全面变革”，确立了“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吹嘘他的哲学是“彻底独创的结论和观点”，“严格科学的世界观”等等；并由此出发，推论出他的政治经济学体系和“社会主义”理论。正如恩格斯所说，杜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是以某种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实际成果的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4卷，第2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63页。

式出现的”^①。为了彻底揭露杜林倒行逆施的行为和从理论上粉碎杜林的假社会主义，为了便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把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恩格斯在对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的论述中，始终贯穿着一个重要思想，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唯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从而进一步阐明了哲学在马克思主义中的地位和作用。

恩格斯的论述是以逻辑和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进行的。

首先，他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产生及其意义。指出，辩证法作为同形而上学根本对立的思维方式，在其发展中已经历了三种主要的形式，即古代朴素辩证法、唯心辩证法和唯物辩证法。古希腊哲学家中的许多人都是自发的辩证论者。他们认为，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并且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产生和消失之中。恩格斯指出，这是一种“原始的、素朴的但实质上正确的世界观”^②。由于这种观点虽然正确地把握了现象的总画面的一般性质，却不足以说明构成这幅总画面的各个细节；而不知道这些细节，也就看不清总画面，因而又具有局限性。为了精确地认识自然，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人们把自然界分解为各个部分，分门别类地加以研究，使人们在认识自然界方面获得了巨大的进展。但是这种做法也给人们留下了一种习惯，即孤立地、静止地考察事物。“这种考察事物的方法被培根和洛克从自然科学中移到哲学中后，就造成了最近几个世纪所特有的局限性，即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③，并占据了统治的地位。但是，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在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的推动下，自然科学得到迅速发展，它所提供的极其丰富、与日俱增的材料，有力地证明了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从而敲响了形而上学的丧钟。代之而起的，是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唯心辩证法。它在黑格尔的哲学中达到了顶峰。恩格斯说，黑格尔的划时代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①但是黑格尔的哲学体系是唯心主义的，它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头足倒置；而且还包含着不可救药的内在矛盾，即体系和方法的对立。因此，这种辩证法在其原有的形式上是不适用的，它必然被唯物辩证法所代替。

恩格斯说：“了解了以往的德国唯心主义的完全荒谬，这就必然导致唯物主义，但是要注意，并不是导致18世纪的纯形而上学的、完全机械的唯物主义。”^②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并把它置于唯物主义基础之上，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只有唯物的辩证法，才是科学的辩证法；只有辩证的唯物主义，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的产生，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都推进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二，论述了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变革。把唯物辩证法彻底贯彻到自然界和社会历史领域，就引起了自然观和历史观上的革命变革。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③在自然观上，不仅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形而上学观点，而且在黑格尔那里也没有摆脱形而上学的束缚。他“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有‘同时’”^④，自然界被看作一个在狭小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

循环中运动的、永远不变的整体。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科学史上的优秀成果，总结了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确立了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在历史观上，以往占统治地位的是唯心主义，否认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黑格尔虽然第一次企图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联系，但他没有完成这个任务，而且由于受到时代和他本人的限制，也不可能完成这个任务。但是，当自然观上的变革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实现的时候，一些“在历史观上引起决定性变革的事实”早就发生了。19世纪30—40年代英、法、德工人的起义表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欧洲最发达的历史中上升到了首位。在这种历史条件下，马克思、恩格斯重新研究了以往的全部历史，揭示了社会形态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动力，找到了“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的道路，创立了唯物史观，把唯心主义从它的最后避难所中，从历史观中驱逐出去了。^①

第三，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的产生导致了政治经济学上的革命，并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成了科学。

恩格斯指出，19世纪初的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陷入空想，除了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外，还由于他们的世界观是不科学的，特别是历史观上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他们和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一样，把人类历史看作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历史，是理性发展的历史。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②；而对这种真理的认识又是偶然出现的个别天才人物的任务。这样，他们就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否定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定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否定了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决定作用。因此，他们虽然批判过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既不能指明真正的出路，也找不到能成为新社会创造者的力量。

恩格斯说，“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①从世界观上说，也就是用唯物辩证法代替形而上学，用唯物史观代替唯心史观。正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唯物辩证法和发现了唯物史观，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又在这种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下，深入解剖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现了剩余价值规律，科学地说明了资本主义制度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客观过程，从经济根源上论证了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必然性，从而使社会主义学说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恩格斯还指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之所以求助于理性，正是因为他们还不能求助于自己时代的历史。他们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同不成熟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相适应的。而杜林却是在此近八十年之后，在科学社会主义已经产生并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还企图从他那“至高无上的头脑中，从他孕育着‘最后真理’的理性中”构思出“新的”社会主义理论，并把它强加于人类历史，这就不能不是历史的倒退。

二 批判杜林的“世界模式论”，全面

阐发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已对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作出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回答。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批驳了杜林的谬论，进一步提出并论证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物质和运动、物质和时空的关系等理论，从而全面阐明了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9页。

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从原则、“模式”出发的先验主义观点，进一步阐发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的原理。

杜林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是一些“简单的”、“终极的”成分，也即“最后的、终极的真理”。这些适用于一切存在的基本原则就构成“世界模式论”。原则应当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必须适应这些原则。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的先验论。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杜林是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事实出发，因此他是一个玄想家。”^①

针对杜林的这种谬论，恩格斯深刻地指出，“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它们中抽象出来的；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这是对事物的唯一唯物主义的观点，而杜林先生的相反的观点是唯心主义的，它把事情完全头足倒置了”^②。在这里，恩格斯唯物主义地回答了物质与意识、客观世界与思想原则谁决定谁、谁适应谁、谁检验谁这样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并为以后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奠定了基础。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引用了恩格斯的这段精彩的论述，指出“从物到感觉和思想呢，还是从思想和感觉到物？恩格斯主张第一条路线，即唯物主义的路线。马赫主张第二条路线，即唯心主义的路线。”这是“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区别”^③。

恩格斯指出，杜林之所以坚持从原则出发，是由于他把意识、思维当成某种现成的、一开始就和自然界相对立的东西。然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6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74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36页。

而科学上的事实表明，思维和意识“都是人脑的产物，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他们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不言而喻，人脑的产物，归根到底亦即自然界的产物”^①。这就是说，人脑是思维的器官，思维是人脑的机能，而人本身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人类通过社会实践，首先是通过改造自然界的斗争，在改造客观环境的同时，也不断改造了自身。这就不仅进一步论证了物质、自然界第一性，思维、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原理，而且深刻地阐明了人类及其意识是在改造环境的实践中不断发展的。

杜林为了替自己从“原则”出发的先验主义制造论据，还说什么有一种同客观世界没有联系的“纯粹观念”，如数学和形式逻辑。恩格斯在批判这种观点时指出，无论数学还是形式逻辑，都是客观事物及其相互关系的反映。“纯数学的对象是现实世界的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所以是非常现实的材料。”“数和形的概念不是从任何其他地方，而是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科学史表明，数学是由丈量土地、测量容积和计算时间等需要而产生的。在古埃及，“几何学”一词的原意就是“土地测量”。不仅如此，人们那种撇开对象的一切其他特性而仅仅顾到数目的计算能力，也是“长期的以经验为依据的历史发展的结果”。^②当然，辩证唯物主义并不否认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恩格斯说在数学上也“同其他一切思维领域中一样，从现实世界抽象出来的规律，在一定发展阶段上就和现实世界脱离，并且作为某种独立的东西，作为世界必须适应的外来的规律而与现实世界相对立。”^③人们为了能够从纯粹状态中去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数学上就是空间形式和数量关系），现实事物所固有的那种可感觉的性质就被撇在一边，剩下的只是事物的各种抽象的规定，即概念之间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8页。

的相互联系和转化。这样，从现实事物中抽象出来的本质和规律，在表现形式上，就作为思维活动的结果和产物，作为抽象的科学理论和规律而存在。它不是表现在事物之中，而是作某种独立的、仿佛是外来的规律与现实世界相对立，而现实世界则必须与之相适应了。但是，这只能在表面上掩盖它们起源于外部世界的事实。否认意识的相对独立性是错误的、机械论的观点；但是如果把这种相对独立性绝对化，把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看作纯思维的产物，那就必然陷入先验主义。

世界的本质、本原是什么？世界是统一于物质，还是统一于精神？这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前提和“基石”之争。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第一次明确提出了“世界的真正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的科学论断。

杜林并不否认世界的统一性。但是第一，他既不说世界统一于物质，也不说世界统一于精神，而是说世界统一于存在。这是一种模棱两可的说法，给唯心主义留下地盘。第二，他从思维的统一性导出存在的统一性，认为存在的统一性是由思维的统一性决定的。这就完全颠倒了两者的关系而走向唯心主义。

恩格斯指出：“虽然世界的存在是它的统一性的前提，因为世界必须先存在，然后才能够是统一的，但是世界的统一性并不在于它的存在。”^① 因为当仅仅说到存在的时候，统一性只能在于一切对象都是存在的、实有的，人们对“存在”的理解可以是物质的，也可以是精神的，可以是“此岸的”，也可以是“彼岸的”，因而唯心主义、宗教神学也是可以同意的。恩格斯深刻的指出：“世界的真正的统一性是在于它的物质性，而这种物质性不是魔术师的三两句话所能证明的，而是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② 就是说，客观存在的现实世界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物质世界，世界上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现象都是物质的具体表现形态；思维和意识是高度发展起来的物质即大脑的属性和产物。物质是世界上一切变化、发展的基础，精神世界并不是离开物质世界而单独存在的。这已经并将继续由自然科学和哲学的发展来证明。恩格斯还批判了杜林从思维的统一性得出存在统一性的错误观点，指出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是客观世界本身所固有的，在人们对它进行思维之前，统一的物质世界就已经存在。正是由于有了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才能产生思维的统一性，而决不是由思维的统一性产生出物质世界的统一性。“如果我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那它决不会因此就长出乳腺来。”

那么，物质世界又是如何存在的呢？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关于物质存在形式的谬论，论述了物质和运动、物质与时间、空间关系的原理。

在物质与运动的关系问题上，杜林认为宇宙最初处于“自身不变的等同状态”。他把这种状态叫做“物质与机械力的统一”。这种“统一”一旦破坏，自身不变的状态，就转变为运动状态。由此就会得出：物质和运动是可以分离的；运动只是机械运动；静止可以是绝对的；运动是从虚无中产生的。

恩格斯批判了杜林的这些谬论，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物质和运动的关系。

首先，恩格斯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①。就是说，运动是物质的固有属性，物质和运动是不可分割的。无论何时何地，“没有运动的物质和没有物质的运动同样是不可想象的。”^②

第二，物质运动是永恒的，运动不能创造，只能转移，即从一种运动形式转化为另一种运动形式，宇宙间运动的量永远是一样的。自然科学上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进一步证明了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

质运动的永恒性，证明了“运动和物质本身一样，是既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的”^①。

第三，物质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机械运动、物理运动、化学运动、生命运动、社会运动等就是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宇宙中的每一个物质原子在每一瞬间总是处在这些运动形式的一种或另一种中，或者同时处在数种中”^②。各种运动形式，有的简单，有的复杂，既相区别，又相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高级运动形式包括低级运动形式，但高级运动形式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低级运动形式。

第四，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静止是运动的量度。恩格斯说：“任何静止、任何平衡都只是相对的，只有对这种或那种确定的运动形式来说才是有意义的。”^③通常人们所说的静止、平衡只是事物处于量变过程中的状态。绝对的、无条件的静止和平衡是不存在的。个别运动趋向于平衡，总体运动又破坏平衡。同时，从辩证的观点看来，运动应当从它的反面即从静止找到它的量度，在静止中表现出来。“出现静止和平衡，这是有限制运动的结果，不言而喻，这种运动可以用自己的结果来计量，在自己的结果中表现出来，并且通过某种形式从自己的结果中重新得出来。”^④

恩格斯还指出，杜林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问题上的基本错误，在于他“把运动归结为机械力这样一种所谓的运动基本形式，这就使他不能了解物质和运动之间的真实联系。”^⑤因为把运动归结为机械运动，就否定了运动形式的多样性，就会把相对静止看成绝对静止。杜林得出“自身不变的等同状态”的认识论根源，也在于他“把地球上某一物体所能有的相对机械平衡想象为绝对静止，然后再把它转移到整个宇宙。”而从物质不动的状态

①②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9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1—10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8页。

出发，是不可能解释如何由静到动的，除非请出“上帝”，就不能自圆其说。

在时间、空间问题上，杜林的错误主要表现在：第一，他认为“无限性应当是没有矛盾的”，并以此证明时间应当是有开端的，空间是有限的；第二，“物质自身不变的等同状态”是存在于时间之外的，就是说物质是可以脱离时间而存在的。恩格斯批驳了杜林的这种形而上学观点，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时空观。

首先，恩格斯指出，杜林所说的“没有矛盾”的无限性，也即有开端而无终点的无限性，就象数学上从某一确定项开始的无限数列一样。的确，在数学中，人们为了计算的需要，总是要从某一数列的某个确定项出发的。但是决不能以此来证明宇宙在时间上有开端，空间上是有限的。因为“数学家的观念上的需要，决不是对现实世界的强制法”^①。在现实世界中，“时间上的永恒性，空间上的无限性，本来就是，而且按照简单的字义也是：没有一个方向是有终点的，不论向前或向后，向上或向下，向左或向右。这种无限性同无限序列的无限性完全不同。”^②

第二，恩格斯针对杜林所谓“无限性应当是没有矛盾的”谬论，论述了无限和有限的辩证关系。指出：“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无限纯粹是由有限组成的，这已经是矛盾，可是事情就是这样。……正因为无限性是矛盾，所以它是无限的、在时间上和空间上无止境地展开的过程。如果矛盾消灭了，那就是无限性的终结。”^③也就是说，物质世界从整体上看，从其发展的总过程看，是无限的；从具体的个别事物及其发展的个别阶段看，又是有限的。无限寓于有限之中，由无数的有限构成，没有离开有限的无限；同样的，有限也依存于无限，包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0—91页。

含着无限，没有脱离无限的有限。正是这种有限和无限的对立统一，构成了物质世界无止境的展开过程。如果否认矛盾，否认无限和有限的对立统一，就必然导致否认无限性本身。杜林追求所谓没有矛盾的无限性，只能是主观的幻想，是永远办不到的。

第三，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把物质运动同时间、空间割裂开来的形而上学观点，明确提出“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的科学论断，指出“时间以外的存在和空间以外的存在，同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①就是说，时间、空间同物质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物质世界是无限的，运动是永恒的，时间和空间也是无限的。恩格斯还指出，时间、空间和物质一样都是客观存在的，人们关于时间、空间的概念，是对现实的时间和空间的反映。杜林企图否认时空同物质运动的不可分性，以时空概念的变化来否定时空的客观性，这就必然导致神秘主义。

三 批判杜林在认识论上的形而上学， 阐发认识发展的辩证法

真理问题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问题之一。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科学地阐明了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指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从而为辩证唯物地解决真理问题奠定了基础。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的一个杰出贡献，就是在批判杜林的形而上学真理观的同时，系统地阐明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

首先，恩格斯针对杜林关于人的思维具有“至上的意义”和“无条件真理权”的谬论，论述了思维的至上与非至上性、认识能力的有限性和无限性的辩证关系。他指出，人类思维是作为无数亿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个人思维而存在的，“绝对地进行认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1页。

的思维的无限性，是由无限多的有限的人脑所组成的”^①。就是说，不仅作为认识对象的客观世界，而且作为认识主体的人的思维，都是有限和无限的辩证统一。客观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可以被认识的，人类的社会实践也要求无限地去认识世界，因而作为全人类的思维是至上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但是作为单个人或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人来说，由于受到主、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他们的思维又是非至上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思维的至上性是在一系列非常不至上地思维着的人们中实现的，人类思维的这种至上和非至上，无限和有限的矛盾，只有通过人类生活无限的延续，才能得到解决。

其次，恩格斯批判了杜林关于“永恒真理”、“终极真理”的谬论，阐明了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辩证关系。恩格斯指出，客观世界是无限发展的，人类的认识也是无限发展的，如果象杜林那样，宣布人类在某个时间达到了只运用“永恒真理”的地步，那就是说人类已经穷尽了真理，这就等于说“实现了已经数出来的无限数的”奇迹。在人类认识的成果中的确也存在一些确凿无疑的真理，如2乘2等于4，人不吃饭就会饿死等等，如果有人喜欢“对极简单的事物使用大字眼”，那么也可以说这些就是“永恒真理”。但是，如果把它们夸大为适用于一般科学、特别是历史科学的复杂问题，那就是错误的、反科学的。只有辩证的提出和解决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的关系问题，才能正确理解真理的发展过程。恩格斯列举了科学发展史上的大量事实，说明无论是无机界、生物界和人类社会的各种科学中，一切真理都是在实践中不断发展的，因而具有相对性。企图在科学中猎取最后的、终极的真理，是徒劳的。

第三，恩格斯批判了杜林把真理和谬误绝对对立起来的谬论，阐明了真理和谬误的辩证关系。指出，“真理和谬误，正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4—555页。

“一切在两极对立之中运动的逻辑范畴一样，只是在非常有限的领域内才具有绝对的意义。”^①真理和谬误固然是互相排斥、互相对立的，二者之间的界限决不能混淆、颠倒；但是它们之间的对立是有一定范围的，不能随意超出这个范围；如果超出这个范围，真理和谬误就会相互转化。恩格斯还指出：“拥有无条件的真理权的那种认识是在一系列相对谬误中实现的”^②。就是说，人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只是一个由相对到绝对的过程，而且常常可能发生这样或那样的错误，真理的发展，正是在真理同谬误的相互斗争和相互转化中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强调物质是意识的根源，决不意味着否认主体在认识中的能动作用，而是主张把这种能动作用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辩证关系的原理，深刻地体现了这一点。

早在40年代初，马克思在他的《博士论文》中就曾探讨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尽管当时马克思还是个辩证的唯心主义者，强调自我意识在历史发展中的支配作用，但是，他既反对否定意志自由的机械论观点，也反对把自我意识看成抽象的个别性，看成可以脱离世界、脱离“定在”的东西。他指出，脱离“定在”的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自我意识必须在“定在”中取得自由。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用唯物辩证的观点论述了自由和必然的关系。他们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③又说：“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④这里已经明确指出，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507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84页。

由的实现是不能脱离一定的历史条件（首先是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社会关系的。如果说，这些论述主要还是在社会历史领域方面，那么在《反杜林论》中，则进一步作为主客体关系和认识论的问题加以阐发了。

恩格斯指出，“自由不在于幻想中摆脱自然规律而独立，而在于认识这些规律，从而能够有计划地使自然规律为一定目的服务。”^① 客观世界的规律，在未被人们认识的时候，是一个必然的王国，人们处于盲目的、被必然性支配和奴役的地位。当人们通过社会实践，认识和支配这些规律时，便转化为自由，取得驾驭事物发展的主动权。必然性并不排斥人的自由，相反地，它是人们实现自由的客观前提和依据。“意志自由只是借助于对事物的认识来作出决定的那种能力”^②，主观武断和犹豫不决看起来似乎是自由的，实际上是以对必然的无知为基础的。由于主观认识不符合客观实际，盲目行动，经不起实践检验，在实践中一定碰壁，因而实际上是不自由的。

恩格斯还指出，自由是“历史发展的产物”^③，是一个在实践基础上实现的无限过程。人类从动物界分离出来以后，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取得的每一个进步，都是向自由迈进了一步。在生产水平低下的原始社会和存在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私有制社会，人的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只有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由于生产力的高度和发展和消灭了阶级差别，才能谈到真正人的自由。那时，“人们周围的、至今统治着人们的生活条件，现在都受到人们的支配和控制，人们第一次地成为自然界的自觉的和真正的主人，因为他们已经成为自己的社会结合的主人了。”^④ 只有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创造自己的历史，人们认识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3页。

界和改造世界的活动才能在主要方面和日益增长的程度上达到预期的结果。这是人类从必然王国进入自由王国的飞跃。

列宁曾高度地评价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自由和必然的思想，认为它是“19世纪哲学的真正的进步”；并指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关于这个问题的论述“几乎每一句话、每一个论点，都完全是而且纯粹是建立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上的”^①。

四 批判杜林的唯心史观，论述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从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已在一系列著作中从不同方面论述了唯物史观。《反杜林论》则是在此基础上“最为详尽”地阐述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著作之一。^②

1. 两种对立的出发点。

观察社会历史，从什么基点出发，这是历史观上的首要问题。18世纪启蒙学者和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理性出发，把“思维着的悟性”看成是“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是“一切人类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③，因而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陷入唯心史观。杜林的历史哲学则是从“人”出发的。他先把社会分解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由此发现“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然后按公理同这“两个人”打交道，推论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基本形式”。在他看来，社会至少由两个人组成，而“两个人的意志，按其本身而言，是彼此完全平等的，而且一方不能首先向另一方提出任何肯定的要求。”这样他就得出了“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的基本形式。用同样的方法，他推论出经济学上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和“社会的自然体系”。

① 参看列宁《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第184—185页。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62页。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页。

恩格斯指出，杜林的这种方法不过是先验主义方法的另一种表现方式，按照这一方法，某一对象的特性不是从对象本身去认识，而是从对象的概念中逻辑地推演出来。杜林虽然用“社会最简单的要素”——两个人来执行概念的职能，但丝毫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杜林所谓的“两个人”，是摆脱了一切现实，摆脱了地球上发生的一切民族的、经济的、政治的和宗教的关系，摆脱了任何性别和个人特性的人，因而是个“光秃秃的概念”，两个十足的幽灵。当杜林不是从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而是从这种所谓社会的最简单的要素出发来建立社会理论的时候，就不能不陷入纯粹的玄想，他“不是从现实本身推论出现实，而是从观念推论出现实”^①，不是从实际到思想，而是从思想到实际，因而是十足的唯心主义。

与此相反，唯物主义历史观主张从现实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来解释历史。恩格斯说：“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以下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寻找。”^②正是从这个基点出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和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类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家和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全人类解放的完整学说。恩格斯还明确指出：历史唯物主义这个名词所表达的是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07页。

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

把历史唯物主义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去观察社会历史说成“忽视了人”，这至少是一种误解。事情恰恰相反，只有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出发，才能科学地说明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动力，说明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实现人类解放的条件和途径。恩格斯在批驳杜林的非历史观时指出，从抽象的人出发，从某种永恒的理性原则出发，用一般性的词句痛骂奴隶制和其他类似的现象，对这些可耻的现象发泄高尚的义愤，这确是最容易不过的做法。“但是，这种制度是怎样产生的，它为什么存在，它在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些问题，我们并没有因此而得到任何说明。”^②如果深入地研究一下这些问题，那么我们会发现，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历史的必然，而且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我们现在的全部经济、政治和智慧的发展，是以历史上曾存在“奴隶制既为人所公认，同样又为人所必须这种状况为前提的”^③。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没有古代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2. 揭露杜林的暴力论的唯心主义本质，全面阐发经济基础和政治上层建筑的关系。

杜林宣称，政治暴力是第一性的东西，是基础，是目的，而经济关系是第二性的东西，是从属的，是手段。他认为，由于政治暴力打破了历史的永恒经济规律，因而产生了不平等、私有制、阶级和阶级统治。

针对这种谬论，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基础的东西，不是暴力，而是经济。“暴力仅仅是手段，相反地，经济利益是目的。目的比用来达到目的的手段要‘基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0页。

性’得多，在历史上，关系的经济方面也比政治方面同样基础性得多。”^①私有财产的出现，决不是掠夺和暴力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的原因产生的。暴力虽然可以改变财产的占有状况，但不能创造私有财产本身。暴力仅仅保护剥削，但是并不引起剥削。无论是奴隶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剥削和被剥削关系都是通过纯经济的途径而不是通过暴力的途径产生的。杜林把资本主义制度归结为“基于暴力的所有制”，不过是用来掩饰对真实事物过程毫不了解的一句大话而已。同样的，阶级和阶级统治关系的出现，是一种历史现象，是同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联系的，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在人类历史上，一切社会权力和政治暴力也都是源于经济条件，而不是相反。恩格斯还进一步指出，暴力本身也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它必须有物质基础和前提，即武器和人。而武器和人的质量与数量，其中包括军队的装备、给养、组织编制、战略战术等等，都是同整个生产水平、经济条件相联系的。

恩格斯关于上层建筑反作用原理的论述，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也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不够明确和系统。正如恩格斯所说的，由于反驳论敌的需要，他们“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②，而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问题有所“忽略”。《反杜林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论述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国家权力是上层建筑的核心部分。恩格斯以明晰的语言，表达了它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他说：“在政治权力对社会独立起来并且从公仆变成主人以后，它可以朝两个方向起作用。或者按照合乎规律的经济发展的精神和方向去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9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它与经济发展之间就没有任何冲突，经济发展就加速了。或者违反经济发展而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除去少数例外，它照例总是在经济发展的压力下陷于崩溃。”^①恩格斯还分析了暴力的作用。指出：私有制的出现和阶级的划分，虽然根源于经济的发展状况，但这并不妨碍它们曾经通过暴力和掠夺、狡诈和欺骗来实现。他还强调指出，“暴力在历史上还起着另一种作用，革命的作用；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②，杜林把一切暴力都看成绝对的坏事是错误的。

3. 恩格斯还通过道德观、平等观和宗教观的论述，阐明了经济基础与“观念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超时代、超阶级的“永恒道德”论时指出，“一切已往的道德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的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取自己的道德观念，因而道德是有历史性的，是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在阶级社会中，道德是有阶级性的。不同的阶级各有自己的道德观。“社会直到现在还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所以道德始终是阶级的道德；它或者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辩护，或者当被压迫阶级变得足够强大时，代表被压迫者对这个统治的反抗和他们的未来利益。”^③当然，总的说道德是不断进步的，但是我们还没有越出阶级道德。只有随着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的消灭，真正人的道德才能实现。恩格斯还认为，在一定意义上说，道德也具有共同性。比如，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同时存在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和无产阶级的道德论，它们代表着同一历史发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34页。

展的三个不同阶段。但由于有共同的历史背景和某些需要共同维护的社会生活，因而在道德观念上也就必然会有许多共同之处。对于同样的或者差不多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来说，道德观念也必然或多或少地互相一致。如“切勿偷盗”的道德戒律，就一直存在于不同的动产私有制的社会中。但是，这种共同性本身也是由当时社会经济条件决定的，不能以此证明存在“永恒的、终极的”道德。

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恩格斯指出，一切时代的平等观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他说：“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关系，而这种历史关系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①因此，平等观念绝不是永恒的。恩格斯还总结了无产阶级平等要求产生的历史过程，指出平等要求在无产阶级口中有双重意义，或者它是无产阶级对社会极端不平等的一种自发的反应，或者是利用资产阶级的平等口号来鼓动工人反对资本家。“在上述两种情况下，无产阶级平等要求的实际内容都是**消灭阶级**的要求。任何超出这个范围的平等要求，都必然要流于荒谬。”^②恩格斯的这一科学论断，从根本上划清了无产阶级平等要求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平等要求之间的界限。

宗教虽然是一种远离物质生活的意识形态，但是归根结底也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恩格斯说：“一切宗教都不过是支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外部力量在人们头脑中的幻想的反映，在这种反映中，人间的力量采取了超人间的力量的形式。”^③恩格斯概述了宗教观念的历史发展，指出：在历史的初期，首先是对自然力量的幻想反映；不久以后，社会力量也起了作用，它和自然力量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4页。

样，对人来说是异己的，并以同样的表面上的自然必然性支配着人，从而使宗教幻象又获得社会的属性，成为历史力量的代表者；在更进一步的发展阶段上，许多神的全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都能转移到一个万能的神身上，而这个神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的反映。这样就产生了一神教。在资产阶级社会中，尽管自然科学有了很大的发展，但由于“人们就象受某种异己力量的支配一样，受自己所创造的经济关系、受自己所生产的生产资料的支配。因此，宗教的反映过程的事实基础就继续存在，而且宗教反映本身也同它一起继续存在。”^①只有消灭了私有制，当在宗教所反映的异己力量消失的时候，宗教反映本身才会随着消失。它决不是象杜林所主张那样靠颁布“法令”就能“除去”的。

4. 进一步丰富了关于阶级、国家和革命的理论。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只是一般地指出阶级存在的经济根源，而且对阶级和阶级统治关系的产生、发展和消灭，作了具体的、历史的考察。他认为，历史上的阶级和统治关系是“经过两条道路产生的”^②：一是原始公社的、原来是代表整个集体利益的机构逐渐独立化，进而上升为对社会的统治；它们的社会职位的承担者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最后这些统治人物就结成一个统治阶级。二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劳动获得了价值”，战俘变成了奴隶。于是奴隶制就产生了。恩格斯还指出，社会划分为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是生产比原始社会有了发展，又“不大发展”的必然结果。当社会总劳动所提供的产品除了满足社会全体成员最起码的生活需要以外只有少量剩余，因而劳动还占去社会大多数成员的全部或几乎全部时间的时候，这个社会必然划分为阶级。同样，尽管人们早就向往着公平、正义的、没有阶级对立的社会的到来，但是阶级的消灭不取决于人们的主观愿望，不取决于人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18页。

是否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而取决于一定的新的条件。阶级的划分是以生产的不足为基础的，它将被现代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所消灭。就是说，“社会阶级的消灭是以生产是高度发展阶段为前提的”^①。

国家是同阶级对立的存在紧密相连的，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恩格斯说：“到目前为止还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着的社会，都需要有国家，即需要一个剥削阶级的组织，以便维持它的外部的生产条件，特别是用暴力把被剥削的阶级控制在当时的生产方式所决定的那些压迫条件下（奴隶制、农奴制或依附农制、雇佣劳动制）。”并指出，“现代国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理想的总资本家。”^②这就深刻地揭露了国家特别是资产阶级国家的实质。恩格斯还进一步阐明了国家消亡的思想：当消灭了一切阶级及其根源，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阶级的时候，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先后在各个领域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③

对于社会革命的根源，马克思、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之前已经在许多著作中作过论述。在本书中，恩格斯针对杜林关于“政治状态决定经济情况”的谬论，生动地论述了社会革命中“政治状况”和“经济情况”的关系。他在考察资产阶级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时指出，在革命发生之前，就政治状况来说，封建贵族拥有一切，市民一无所有。可是就经济情况来说，市民是国家里最重要的阶级。封建的政治形式和行会特权等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桎梏和障碍。市民等级的革命结束了这种情况。但是，“革命不是按照杜林先生的原则，使经济情况适应政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20页。

治状态（贵族和王权在长时期内正是妄图这样作的），而是相反地把陈腐的政治废物抛开，并造成新的‘经济情况’能够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①

这就说明，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决定因素是经济，而不是政治。但政治对经济又具有反作用：封建贵族妄图用陈腐的政治来扭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趋势，而资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也要造成适应“经济状况”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政治状态”。

五 批判杜林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歪曲和 攻击，阐明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

在《反杜林论》之前，马克思、恩格斯已在许多著作中，论述过辩证法的思想。特别是马克思的《资本论》，在改造黑格尔的唯心辩证法，建立唯物辩证法，并把它运用于经济学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反杜林论》对于唯物辩证法的重大贡献，在于它把唯物辩证法作为系统理论加以探讨和阐发。如果说，写作《辩证法》的专著是马克思长期以来未能实现的宿愿，那么，《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论述就是为实现马克思这一宿愿的第一次伟大尝试。

首先，恩格斯论述了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两种思想方式的对立。指出：“在形而上学者看来，事物及其在思想上的反映，即概念，是孤立的、应当逐个地和分别地加以考察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的研究对象。”^②初看起来，这种思维方式似乎是可取的；但当它一跨入广阔的研究领域，就会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之中。与此相反，“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20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①从而指明了两种思维方式对立的实质。

其次，恩格斯论述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特征。他说：“辩证法不过是关于自然、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②这说明，辩证法是客观的，它存在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过程中，观念的辩证法是客观辩证法的反映，从而同唯心辩证法划清了界限；辩证法是关于事物的“运动和发展”的学说，它与孤立地、静止地、片面地观察事物的形而上学观点是根本对立的；辩证法揭示的是事物的“普遍规律”，而不同于各门具体科学所揭示的某个领域的特殊规律。也正因为如此，唯物辩证法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各门具体科学的研究具有指导意义。但是，恩格斯也坚决反对把辩证法看作可以任意套用于研究对象的死板公式和剪裁历史的教条。他批判了杜林把辩证法歪曲成“单纯的证明工具”的谬论，指出：“甚至形式逻辑也首先是探寻新结果的方法，由已知进到未知的方法，辩证法也是这样，只不过是更高超得多罢了”^③。

第三，恩格斯系统地阐述了唯物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的思想，并丰富了它们的内容。

在论述矛盾规律时，恩格斯列举了大量的事实，说明矛盾的客观性和普遍性。他指出，“运动本身就是矛盾”，甚至简单的机械运动，也是由矛盾引起的。“这种矛盾的连续产生和同时解决正好就是运动”^④，从而揭示了矛盾是事物运动的源泉。恩格斯还论述了矛盾诸方面既相互对立、相互排斥，又相互联系、相互渗透和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比如，任何一个有机体，每一瞬间都有细胞在死亡，也有新细胞在形成。这说明，生和死是既相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60页。

对立，又相联结的。某种对立两极，例如正和负，是彼此不可分离的，正如它们是彼此对立的一样的，而量不管它们如何对立，它们总是相互渗透的。又如，原因和结果，只有在特定的场合才具有其本来的意义，如果把它们放在世界整体的总联系中去考察，它们就会“交换位置”，在此时此地是结果，在彼时彼地就成了原因，反过来也是一样。总之，矛盾辩证法是客观世界活生生的运动和联系的反映。

在论述量变规律时，恩格斯指出：“纯粹量的增多或减少，在一定的关节点上就引起质的飞跃”。量变改变事物的质和质变也同样改变事物的量的情况，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领域中都是大量存在的。恩格斯在论证量变质变规律时所分析的事实，特别是他提出的化学上的“同分异构体”，关于由劳动协作产生的总的力量同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区别”的论述，以及关于军事上组织纪律性优势的发挥需要有一定的量为基础的论述，不仅丰富了这一规律的内容，而且对于深入研究质和量的辩证关系富有启迪作用。

恩格斯还论述了否定的否定规律。指出“它是一个极其普遍的，因而极其广泛地起作用的，重要的自然、历史和思维的发展规律”。^①他还着重阐述了辩证否定观和形而上学否定观的根本区别。指出，在形而上学者看来，否定不是由事物内部的矛盾运动引起的，而是由外力强加给事物的；否定是全盘否定，因而第二个否定是根本不可能的，或者是没有意义的。因此否定的否定也是不存在的。与此相反，在辩证法中，否定不是简单地说“不”，或者宣布某一事物不存在，或者用任何一种方式把它消灭。在辩证法看来，否定是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是事物内部矛盾着的对立面相互作用的结果；辩证的否定是“扬弃”，既克服，又保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1页。

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否定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环节，否定某个事物不是使之化为乌有，而是使之发展到新的阶段，以便事物在其新的发展过程中，重新扬弃前一个否定，从而沿着螺旋式上升的道路，从低级向高级发展。恩格斯还强调指出，在客观世界中，每一个事物采取什么方式否定，不仅“取决于过程的一般性质”，而且还“取决于过程的特殊性质”，必须坚持一般和特殊相结合，决不能把否定的否定规律当作公式来任意套用。

六 《反杜林论》中关于马克思 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想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不仅全面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几乎全部基本原理，而且已经提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构想，因而使它成为标志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为体系的重要著作之一。

1. 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

恩格斯指出，在以往的哲学家那里，哲学是包罗万象的知识总汇，是凌驾于其他一切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例如，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都被纳入“绝对观念”运动的总联系之中，用“自然哲学”和“历史哲学”代替了具体科学。自称为“现实哲学家”的杜林，实际上重走了旧哲学的老路。他把哲学对象归结为“包括一切知识和意志的原则”，认为“无论在哪里，只要人的意识对某一系列的认识或刺激，或者对某一类存在形式提出了问题，这些形式的原则就应该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因而哲学仍然是知识的总汇。他还认为，哲学原则是一些简单的、终极的成分，“由这些成分可以构成各种各样的知识和意志”，这样，哲学又成了凌驾于科学之上的“科学的科学”，用他的话说，就是“成了科学要成为阐明自然界和人类生活的统

一体系所需要的最后补充”^①。

恩格斯总结了两千多年来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历史，深刻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及其与旧哲学的联系和区别。他说：现代唯物主义是“本质上辩证的，而且不再需要任何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哲学了。一旦对每门科学都提出了要求，要它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关于总联系的任何特殊科学就是多余的了。”^②他在论述从朴素唯物主义到唯心主义，再到辩证唯物主义这一否定的否定的过程时还指出，现代唯物主义不是单纯地恢复旧唯物主义，而是把两千年来哲学和自然科学以及历史本身发展的全部思想内容加到旧唯物主义的永久性基础上。“这已经根本不再是哲学，而只是世界观，它不应当在某种特殊的科学的科学中，而应当在现实的科学中得到证实和表现出来。”^③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已经不是过去那种包罗万象的知识总和或总汇，而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即关于世界总的观点和研究世界的总的方法；它的研究对象不是某一领域的特殊规律，而是世界的普遍规律；它是对自然知识、社会知识和思维知识的概况和总结，因而对各门具体科学具有指导意义，但不能代替各门具体科学。

恩格斯说，“在以往的全部哲学中还仍旧独立存在的，就只有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其他一切都归到关于自然和历史的实证科学中去了。”^④这是因为随着科学的发展，各门科学本身已经能够“弄清它在事物以及关于事物的知识的总联系中的地位”，因而以往哲学中的那种关于总联系的“自然哲学”、“历史哲学”就成为多余的东西，只有关于思维及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7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7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5页

其规律的学说——形式逻辑和辩证法才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①当然，这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只是关于思维及其规律的学说，而不需要或者不应当研究关于外部世界的规律。恩格斯在谈到黑格尔的哲学时，曾清楚地指出，就哲学是凌驾于其他科学之上的特殊科学来说，黑格尔体系是哲学的最后的和最完善的形式，全部哲学都随着这个体系没落了。但是它“留下了辩证的思维方式以及关于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在产生和消灭的不断过程中无止境地运动着和转变着的观念。不仅哲学，而且一切科学，现在都必须在自己的特殊领域内揭示这个不断的转变过程的运动规律。”^②这就是说，各门具体科学应当揭示各自特定领域中的运动规律，而哲学则应揭示自然界、社会历史和精神运动的普遍规律。正因为如此，恩格斯把辩证法定义为关于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科学。

2. 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特征。

恩格斯指出，以往哲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哲学看作某种绝对真理的完成。黑格尔哲学体系的内在矛盾就在于：按照它的辩证方法，人类是不可能通过绝对真理的发现来达到其智慧的顶峰的，但是它的体系又把自己说成是这种绝对真理的完成。这导致了黑格尔体系的流产。杜林自我标榜“创造体系的思想”，实际上甚至从黑格尔的立场上倒退了。他公开宣称自己的哲学体系是“最后的、终极的真理”，同时又完全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恩格斯在批判杜林和旧哲学在体系问题上的形而上学观点

① 国内外不少人根据恩格斯的这些论述，认为他反对把世界一般规律看作哲学的对象，并由此得出结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再是本体论，而只是认识论和逻辑学。如何理解恩格斯的这些论述是哲学对象问题讨论中争论的问题之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综合研究恩格斯的全部有关言论，而不是抓住他的这一句话或那一句话就做出结论。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时，并不否定哲学体系本身。他说：“包罗万象的、最后完成的关于自然和历史的认识的体系，是和辩证思维的基本规律相矛盾的；但这决不排斥，反而肯定，对整个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是可以一代一代地得到巨大进展的。”^①因此，作为科学的哲学体系，不应当是僵死的、封闭的，而应当是发展的、开放的；不应当是个别概念、范畴和原理的机械堆砌，而应当是“有系统的认识”。在恩格斯看来，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特征。他在本书的《序言》中还强调指出：“这书的目的并不是以另一个体系去同杜林先生的‘体系’相对立，可是希望读者也不要忽略我所提出的各种见解之间的内在联系。”^②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并不是以另一种形而上学的终极真理体系去同杜林的“体系”相对立，但决不能因此而否定它是有着内在联系的科学体系。

3. 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内容。

《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阐述，是在同杜林论战中进行的，而且有些内容是在“政治经济学”编和“社会主义”编论述的。但是，仅就以集中论述哲学思想的《概论》和《哲学》编为重点加以考察，我们也足以看出，恩格斯不仅已经论述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几乎全部原理，而且实际上已勾画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它并不以杜林的哲学体系为转移，而是有其崭新的思想内容和独特的逻辑结构的。如果把“哲学”编的第九——十一章看作既讲了历史观，又讲了认识论，那么，可以说，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安排是：哲学的一般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哲学中所实现的变革、哲学上两条基本路线的对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辩证唯物主义历史观；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最后是作为自然、社会 and 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唯物辩证法。这种安排体现了逻辑和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页。

史的统一，体现了从低级到高级、从客观到主观、从特殊到普遍的辩证发展过程。

4. 关于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客观世界（以及反映客观世界的思维）的普遍规律为研究对象的。客观世界本身是无限发展的，其发展规律之间是有机联系着的，这就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不断丰富发展的，又是有其内在联系的体系。正因为如此，恩格斯强调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必须遵循辩证的方法。他说：

“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用辩证的方法”^①。不仅如此，恩格斯还把《反杜林论》的内容概括为“马克思和我所主张的辩证方法和共产主义世界观的比较连贯的阐述”^②。

事实上，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正是以辩证的方法为基础，来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唯物主义和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之间的有机统一的。

恩格斯指出，现代唯物主义本质上是辩证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坚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认识世界的必然结果。客观世界是物质的，又是有规律地互相联系、永恒发展、并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因此，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必然是既唯物，又辩证的。否认世界的物质性及其对意识的决定作用，辩证法就失去其客观基础；否认物质世界的相互联系、发展、转化以及意识对物质的能动作用，也必然歪曲客观事物的本来面目。

唯物史观的发现，是人类思想史上的最大成果。它用人们的社会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象以往的历史观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社会存在。同时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又是辩证的。恩格斯说：“和那种以天真的革命精神笼统地抛弃以往全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页。

历史的做法相反，现代唯物主义把历史看做人类的发展过程，而它的任务就在于发现这个过程的运动规律。”^①他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德文第一版序言中还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及其在现代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上的特别应用，只有借助于辩证法才有可能。”^②这就是说，社会历史虽然有区别于自然界的不同特点，但是从它们都遵循辩证规律发展来说，又是统一的。

恩格斯还运用辩证的方法，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个原理之间、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比如，在世界统一性问题上，不仅明确指出世界的真正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同时又指出这种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发展中的统一。在物质和运动的关系上，不仅指出运动是物质存在的方式，同时又指出物质的运动是由内部矛盾引起的，运动形式是多样的，各种运动形式之间是可以相互转化的。在时间空间问题上，既指出它们是“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因而是无限的，又阐明无限和有限的辩证法，指出无限性是一个矛盾，而且充满种种矛盾。在真理问题上，既坚持真理内容的客观性，又系统地阐明了真理发展的辩证法。在自由和必然的关系问题上，既指出规律性、必然性是客观的，不依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又指出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通过社会实践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取得驾驭必然性的主动权和自由权，并指出人类的历史就是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迈进的历史。

在对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论述中，同样贯彻了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在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关系上，既批判了杜林从原则出发的唯心主义玄想，指出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同时又指出社会意识一旦产生，就有相对的独立性；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上，在批驳杜林的唯心主义暴力论的同时，又阐明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以及政治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77—378页。

用，等等。

总之，在恩格斯看来，只有坚持辩证的观点和方法，才能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原理和范畴，并把它们结合成为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成为对外部世界的“有系统的认识”。

第三节 概括和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 系统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关于客观自然界的运动和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它的任务是揭示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及其运动的一般规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它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共同创立的。不过，由于种种原因，系统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工作，主要是由恩格斯承担的。70年代以后，恩格斯先后用了8年时间从事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研究，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总结和概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写下了具有丰富内容的有关自然辩证法的论文和札记，1876年，恩格斯写《反杜林论》时，也曾利用他所积累的自然科学的材料，阐述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这两本书，是恩格斯自然科学研究成果的结晶，也是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系统确立的标志。

在40年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的时候，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思想已经提出来了，但是到了70年代末，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才系统的确立。这是因为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除了其他必要的条件之外，还有待于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达尔文的进化论，是在19世纪的40年代到50年代相继问世的，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1859年才发表。只有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才有可能揭示自然界发生的各种过程的内在联系。正如恩格斯在1886年写的《费尔巴哈论》中所说的：“当费尔巴哈在世

时，自然科学也还是处在剧烈的酝酿过程中，这一过程只是在最近15年才达到了足以澄清问题、相对完善的地步；新的认识材料以空前的规模被提供出来，但是，只是到最近才有可能在这种接连而来的发现的混乱状态中建立起联系，从而使它们条理化。”^①对自然界的内在联系作出正确的哲学概括，更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到了70年代以后，才得到比较全面的论证和系统的阐发，并不是偶然的。这是自然科学发展的结果，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结果。

一 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无论是唯心主义者还是唯物主义者都不可能完全正确地反映和描述自然界。但是，在他们的关于自然界的学说中，也包含着许多合理的因素。特别是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者的自然观，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古典哲学中的康德和黑格尔的自然观，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它们是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重要思想资料来源。

1. 17、18世纪英国和法国唯物主义自然观及其历史局限性。

17、18世纪的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这种唯物主义在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的斗争中，曾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在利用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克服古代唯物主义的朴素性方面，也有着显著的成绩。被恩格斯称之为第一个近代唯物主义者的托马斯·霍布斯就曾指出：“世界（我说的不止是地球，……而是说宇宙，即一切存在的东西的整体）是有形体的，也即物体，具有不同种的度量，即长、宽、高，物体的每一部分，与物体一样，也具有同样多的度量。因此，宇宙的每一部分都是物体，不是物体的就不是宇宙的一部分。而因为宇宙是全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6页。

体，如果不属于宇宙的一部分，那就是无，也就什么地方都不存在。”^①在霍布斯看来，世界的统一性是在于物质性，非物质的实体是不存在的，“神”、“天使”、“上帝”都是些莫须有的东西。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最早代表之一茹利安·奥弗雷·拉美特利也明确地指出，整个宇宙里，只有一个实体，这就是物质。他说，物质既不能被创造也不能被消灭，而是凭自身存在的。拉美特利指出，唯心主义是宗教神学的帮凶，因为它宣称存在着一个独立的精神实体。

关于物质的概念，旧唯物主义者已经提出来了。但是他们往往把哲学上的物质概念与具体事物等同起来。如霍布斯考察物质概念时，以物质的某种具体属性为依据，认为物质就是具有形态和重量的东西。18世纪法国的唯物主义者对物质的了解前进了一步。如保尔·亨利·迪特利希·霍尔巴赫给物质下定义时，就不是局限于物质的某种属性，而是从认识论的高度肯定了物质是不依赖于人们的感觉的客观实在。他说：“物质一般地就是以任何一种方式刺激我们感官的东西；我们归之于各种不同物质的那些特性，是以物质在我们内部所造成的不同的印象或变化为基础的。”^②但是，他并不真正了解物质的特性，把广袤、硬度、重力、惯性等物质属性看成是永恒不变的。霍尔巴赫给物质下的定义虽然是不完全、不科学的，但相对于他以前的唯物主义者来说，却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关于物质与运动、物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唯物主义哲学中也提出来了。如近代机械唯物主义的卓越代表勒奈·笛卡儿就提出过物质与时间空间不可分割的思想。笛卡儿认为物质和空间实际上是同一的，长、宽、高三个量的广袤性不但构成物体，同时也构成空间。法国唯物主义者还克服了先辈的缺点，提出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观点，认为运动

① 《利维坦》，1928年人文丛书本，第367—368页。

② 霍尔巴赫：《自然的体系》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第35页。

是物质的属性。德尼·狄德罗说：“物体就其本身说来，就其固有性质的本身说来，不管就它的一些分子看，还是就它的全体看，都是充满着活动和力的。”^①认为活动和力都是物质本身所固有的属性。霍尔巴赫对物质与运动讲得更多，他说：“在自然里，一切都是处在不断的运动之中；自然的各个部分没有一个是真正静止着的；总之，自然就是一个活动着整体，如果它不活动，或者在自然里没有运动，那么，便什么也不能产生，什么也不能保存，什么也不能活动，而自然也就不成其为自然了。所以，在自然的观念中必然包含着运动的观念。”^②在霍尔巴赫看来，物质是运动着的物质，运动是物质的运动，物质与运动是统一的。

旧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对于物质及其属性的论述，肯定了物质存在的客观实在性，指出了物质与运动、物质与时间空间的不可分割性，在哲学发展史上是很有意义的，对马克思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成产生过重大的影响。但是，旧唯物主义自然观也有其重大的缺陷，它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说明客观物质世界。

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主要缺陷有以下几个方面：

（1）旧唯物主义虽然肯定了物质与运动不可分割性，但对运动又往往只用“力”这一范畴来解释。因此，把一切运动都归结为力的运动或是在力的范围内的运动，把客观世界中极其复杂的、多种多样的运动形式简单地纳入机械运动的规律。这种观点既与资产阶级世界观有关，也与当时自然科学中的机械力学占统治地位有关。由于他们不懂得辩证法，把有限的机械力扩大到对无限的宇宙的认识，不可能科学地解释物质的运动。如狄德罗肯定物质与运动不可分的思想是很有价值的，但他只用“力”来说明宇宙的运动，却是片面的、错误的。恩格斯说：这是“把**主观的关于力的概念**，塞到一个已经确定是离开我们的主观而独

① 《狄德罗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112页。

② 《自然的体系》上卷，第26页。

立的、从而是完全客观的自然规律中去”^①，这不能不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运动的一个歪曲。恩格斯又说：“仅仅运用力学的尺度来衡量化学过程和有机过程（在这些过程中，力学定律虽然也起作用，但是被其他较高的定律排挤到次要地位），这是法国古典唯物主义的一个特有的、但在当时不可避免的局限性。”^②

（2）旧唯物主义虽然肯定了自然界的客观实在性，坚持了世界物质统一性的原则，但不了解这种统一是多样性的统一。它把哲学上的物质范畴同物理学上的物质概念混为一谈，把物质特性归结为某种不变的物质结构或具体形态。恩格斯指出：认为“物质在质上绝对同一”的理论，是形而上学的理论，它否定了物质的差异性和无限可分性。

（3）旧唯物主义把物质世界只看作是感性直观的对象，不了解人对物质自然界的能动作用，因而也不了解自然界的历史发展。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指出：18世纪唯物主义者不能真正了解物质，就在于对自然界采取非历史的观点，他们不懂得实践的作用，把自然与历史分离开来，不可能科学地回答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也就不可能真正科学地了解物质自然界。

2. 康德和黑格尔对自然界的辩证运动的论述及其局限性。

伊曼努尔·康德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他在“前批判时期”，比较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对于自然界的辩证性描述有过贡献，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成就给以很大的重视。1754年，他发表了《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的问题的研究》的论文，提出了地球自转的速度因潮汐摩擦而延缓的假说，指出了地球和月亮及其行星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1755年出版了《宇宙发展史概论》一书，提出了关于天体起源的“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最初起源于宇宙中的炽热的、云雾状的“原始星云”，由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那些较大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4页。

星云就把较小的星云吸引过来，形成中心体，这就是太阳。同样由于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产生星云的旋涡运动，逐渐形成各个行星及行星围绕太阳的圆周运动。康德的“星云假说”说明了一切天体都有产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推翻了自然界永远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所以，恩格斯给予很高的评价，指出：“康德关于目前所有的天体都从旋转的星云团产生的学说，是从哥白尼以来天文学取得的最大进步。认为自然界在时间上没有任何历史的那种观念，第一次被动摇了。……康德在这个完全适合于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观念上打开了第一个缺口，而且用的是很科学的方法”^①。

在马克思主义以前，对自然界的运动和发展的辩证性的描述，黑格尔达到了最高的成就。他花了十多年时间撰写了“自然哲学”体系，把自然科学发展的丰富材料和高度思辨的构想结合起来，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对自然界作了深刻的辩证性的论述。黑格尔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对马克思和恩格斯产生过重大的影响，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重要的思想来源。

《自然哲学》是黑格尔《哲学全书》的第二部分。在这部书中，他从力学、物理学和有机学三个部分考察自然，描绘了自然界辩证运动的图画。在《力学》中，黑格尔着重考察了物质与运动、物质与时间和空间的关系，批判了旧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形而上学性。他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物质观有两个主要的缺点：一是从外在性来看物质，把物质看成是简单的组合，这是一种不真实的抽象；二是认为物质有不可入性，把物质看成是永恒不变的，把力从外面转移到物质中。黑格尔认为物质的存在不是简单机械的组合，而是由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构成物质，又是吸引和排斥相互作用而形成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黑格尔提出矛盾就是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96页。

质，矛盾就是运动的思想。他说，物质的连续性和差异性是不可分离的，处于不同地点的物质应该理解为同一个地点，“这就是矛盾，而且这个矛盾在这里是以物质形式存在的”。“空间和时间在自身都是连续的，自己运动着的物体同时在一个地点又不在一个地点，即同时在一个地点，同样，同一个时间点同时存在又不存在，即同时是另一个时间点。”^①黑格尔还认为，“物质并不是永远不变的、不可贯穿的东西”。恩格斯对这观点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的观点。在《力学》中，黑格尔还论述了物质与运动相统一的思想，他在批评割裂物质与运动的观点时说：“既然有运动，那就有某物在运动，而这种持久性的某物就是物质”。又说：“人们常常从物质开始，然后把空间和时间视为物质的形式。此中的正确之处在于，物质是空间与时间中实在的东西。……就象没有无物质的运动一样，也没有无运动的物质。”^②黑格尔把运动看作是物质的本质所固有的属性，运动是过程，是时间与空间的统一，这是非常宝贵的。但是，由于唯心主义作怪，他却颠倒了物质与运动的真实关系。认为运动是自我，是作为主体的主语。他说，如果把“运动表现为谓语，这恰恰是运动熄灭自身的直接必然性。”^③在黑格尔看来，“运动是真正的世界灵魂的概念”^④。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他不可能真正了解自然界的物质运动。

在《物理学》中，黑格尔通过考察太阳系、元素系统和气象系统的物理性来描绘自然界的辩证性。他批评了牛顿关于光是多种颜色的复合的解释，指出这种观念是一种粗糙的形而上学。他非常赞赏歌德用黑暗来说明光明，认为歌德的说明“既是透彻的，又是清楚的，甚至于也是博学的”^⑤。黑格尔用对立统一的观

① 黑格尔：《自然哲学》，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83页。

② 《自然哲学》，第60页。

③④ 《自然哲学》，第59页。

⑤ 《自然哲学》，第272页。

点来分析光的运动，认为光不是按直线传播的，光的运动是连续性和非连续性的统一。他还说：“光本身是不可见的；在纯粹的光里就象在纯粹的暗里一样，我们什么东西也看不到；纯粹的光是黑暗的，就象漆黑的夜色一样。我们如果在纯粹的光里观看，便是在作纯粹的观看；我们还看不见一点东西。”^①“光则是纯粹的形式，它只有同黑夜相统一，才有自己的存在。”^②所以，黑格尔得出结论说：“引起颜色的正是光明与黑暗的结合”^③。对于电的自然现象，黑格尔也进行了辩证的论述。他认为电有正负两极，这两极与磁一样都是对立统一的，他说：“电象磁一样，也出现了这样的概念规定：活动就在于把对立的東西设定为同一的，把同一的东西设定为对立的。”^④

在《有机学》中，黑格尔集中考察了生命，他认为生命是辩证法在自然界里的充分体现。他提出把“生命是整个对立面的结合”作为考察自然界生命运动的指导思想。他说：生命不单纯是主观的，也不单纯是客观的，而是内在与外在、原因与结果、目的与手段、主观性与客观性达到了对立统一。所以，生命是个圆满的总体。但是，黑格尔又认为，“生命就是理念”，对生命只能思辨地去理解，这就暴露了他的唯心主义自然观的弊病。

黑格尔认为有机体是生命的基础，生命是有机体自我异化的结果。他在考察生命与有机自然界的關係时，指出地球有个发生发展的过程，“地球无疑必须被看作是有生有灭的东西，……地球和整个自然界必须被看作产物”^⑤。他认为地球有它的历史，地球上的生命也有其历史，它们的发展过程是经过一系列的巨大变革的。他用矛盾的观点来分析自然界的生命现象，提出生与死是辩证统一的，都是生物体的内在必然性。他说：“生命的活动就在于加速生命的死亡。”^⑥“有机体生来就是有病的，所以其中

①②③ 《自然哲学》，第120、274、274页。

④⑤ 《自然哲学》，第307、385页。

⑥ 《自然哲学》，第373页。

隐藏着死亡的必然性，也就是隐藏着解体的必然性”^①。这样，黑格尔把整个自然界和有机物描写为有着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内容是很丰富的，可以说是基本上囊括了当时经验自然科学的重大成就，这里所说的是关于自然辩证法论述的一部分。黑格尔自然哲学的最后完成是在19世纪的20年代，也就是黑格尔逝世的前10年。这时候自然哲学已经开始衰落了，因为它的虚构和臆想随着经验和实验自然科学的发展而日益暴露出来了，普遍受到自然科学家奚落。但是，当时一些自然科学家由于犯经验主义的错误，非常蔑视理论思维，全盘否定黑格尔的自然哲学，看不到其中辩证法的合理思想。恩格斯对自然哲学（包括黑格尔的自然哲学）进行了全面的、历史的科学分析。指出旧的自然哲学中有许多谬见和空想，同时也包含着许多有见识和合理的东西。他说：在科学不发达的条件下，自然哲学“用理想的、幻想的联系来代替尚未知道的现实的联系，用臆想来补充缺少的事实，用纯粹的想象来填补现实的空白。它在这样做的时候提出了一些天才的思想，预测到一些后来的发现，但是也说出了十分荒唐的见解，这在当时是不可能不这样的。”^②

黑格尔对自然界的辩证性的论述在哲学史上是有贡献的，但是，总的说来，他的自然观还是不科学的，它不可能真实地描绘自然界。其主要缺陷是：

（1）它的出发点是唯心主义。黑格尔认为“自然界是自我异化的精神”，“自然从理念异化出来，只是知性处置的尸体”。自然界作为绝对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是被动的，僵死的。绝对精神才是能动的，它“在自然界里一味开怀嬉戏，是一位放荡不羁的酒神。”^③黑格尔认为自然哲学的任务不是去研究自然界本身

① 《自然哲学》，第6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③ 《自然哲学》，第21页。

的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而只是“扬弃自然和精神的分离，使精神能认识自己在自然内的本质。”^①这样，黑格尔既否定自然界存在的客观性，同时也否定自然本身所固有的辩证规律。正如恩格斯说的，黑格尔是把辩证法从外面注入自然界，辩证法只不过是绝对精神发展的法则。

(2) 黑格尔自然观的唯心主义出发点，决定他的辩证法思想是不彻底的。恩格斯指出：“旧的自然哲学，特别是当它处于黑格尔形式中的时候，具有这样的缺陷：它不承认自然界有任何时间上的发展，任何‘前后’，只承认‘同时’。这种观点，一方面是由黑格尔体系本身造成的，这个体系把历史的不断发展，仅仅归于‘精神’，另一方面，也是由当时自然科学的总的状况造成的。”^②这是说，在黑格尔那里，自然界只是体现了逻辑的发展，即精神、概念的发展，自然界本身及其各种事物只有相互并存的关系，而没有先后的时间关系。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里说，自然界的变化只是一些重复，它的运动也只是一个循环的过程，根本否定事物有质变和时间上的发展。在《历史哲学》中，他说得更为明确：“凡是在自然界里发生的变化，无论它们怎样地种类庞杂，永远只是表现一种周而复始的循环；在自然界里真是‘太阳下面没有新的东西’，而它的种种现象的五光十色也不过徒然使人感觉无聊。只有在‘精神’领域里的那些变化之中，才有新的东西发生。”^③黑格尔认为只有精神才是有发展有质变，而自然界里的变化充其量只是重复，这说明他还没有彻底摆脱机械论的影响，他的辩证法是不彻底的。所以，恩格斯说：“无论在18世纪的法国人那里，还是在黑格尔那里，占统治地位的自然观都是：自然界是一个在狭小的循环中运动的、

① 《自然哲学》，第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页。

③ 黑格尔：《历史哲学》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94页。

永远不变的整体”^①。

(3) 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作为一种世界观，这显然不能适应自然科学发展的需要。黑格尔认为自然哲学只是逻辑学的应用，自然界发展的规律服从于绝对精神发展的规律。在黑格尔的学说中，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是主动与被动，应用与被应用的关系，把自然科学的内容和发展纳入自然哲学之中，而这种自然哲学本身是对世界作了歪曲的反映，用幻想和臆想代替客观的现实的联系，这不能不阻碍自然科学的发展。恩格斯说：“今天，当人们对自然研究的结果只是辩证地即从它们自身的联系进行考察，就可以制成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是令人满意的‘自然体系’的时候，当这种联系的辩证性质，甚至迫使自然哲学家的受过形而上学训练的头脑违背他们的意志而不得不接受的时候，自然哲学就最终被清除了。”^②自然哲学的终结，代之而起的是在实证科学蓬勃发展基础上产生的辩证唯物自然观。

二 7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

自然科学的研究和哲学概括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就非常重视自然科学的研究，密切注视着自然科学的新发现。恩格斯说：“马克思和我，可以说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且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和历史观的唯一的人。可是要确立辩证的同时又是唯物主义的
自然观，需要具备数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③他们认为自然科学是哲学的科学基础，自然科学的发展和新的发现必然引起哲学上的新变革。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就一直关注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在50年代以后，他们在通信中也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断地谈到自然科学的问题，而使他们最感兴趣的是19世纪中叶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细胞学说、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达尔文的进化论。这三大发现，不但对自然科学的发展有着决定性意义，而且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提供了科学的基础，并使唯心主义、形而上学自然观不可避免地走向破产。

50年代末，恩格斯谈到对细胞理论的评价问题。他认为细胞的发现使全部生理学发生了深刻的革命，首先使比较生理学成为可能。1858年7月14日，恩格斯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说：“我正在研究一点生理学，并且想与此结合起来研究一下比较解剖学。在这两门科学中包含着许多从哲学观点看来非常重要的东西，但完全是新近的发现的。”^①恩格斯认为细胞的发现，生理学和解剖学的研究，在哲学上有着重大意义。它不但在客观事实上使宗教神学受到最大的蔑视，而且从理论上证明唯心主义的破产。细胞的发现从科学上找到了植物与植物之间、动物与动物之间、植物与动物之间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恩格斯指出：“人们能从最低级的纤毛虫身上看到原始形态，看到简单的、独立生活的细胞，这种细胞又同最低级的植物（单细胞的菌类——马铃薯菌和葡萄病菌等等）、同包括人的卵子和精子在内的处于较高级的发展阶段的胚胎并没有什么显著区别，这种细胞看起来就同生物机体中独立存在的细胞（血球、表皮细胞和粘膜细胞，腺、肾等等分泌出来的细胞）一样。”^②解剖学的研究，发现了“人体的结构同其他哺乳动物完全一致”^③，证明人不是上帝的造物，而是自然界和动物界长期进化的结果。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余，也很重视研究解剖学和生理学。1864年7月4日马克思写信告诉恩格斯：由于生病，“在这一段完全不能工作的时期里，我读了卡本特尔的《生理学》、洛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5页。

德的《生理学》、克利克尔的《组织学》、施普尔茨海姆的《脑和神经系统的解剖学》以及施旺和施莱登关于细胞的著作。”^①

对于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发现，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非常重视。关于能量的转化，恩格斯是这样评述的：“在一定条件下，机械运动，即机械力（譬如经过摩擦）转化为热，热转化为光，光转化为化学亲合力，化学亲合力转化为电（譬如在伏特电堆中），电转化为磁。这些转化也能通过其他方式来回地进行。现在有个英国人（指焦耳——引者）已经证明：这些力是按照完全确定的数量关系相互转化的，一定量的某种力，例如电，相当于一定量的其他任何一种力，例如磁、光、热、化学亲合力（正的或负的、化合的或分解的）以及运动。这样一来，荒谬的潜热论就被推翻了。然而，这难道不是关于反思的规定如何相互转化的一个绝妙的物质例证吗？”^②

马克思在1864年通读了英国物理学家格罗夫的《物理力的相互关系》一书，认为这本书很好地论证了能量转化的问题，并赞扬格罗夫，指出他是“自然科学家中无疑是最有哲学思想的”^③人。恩格斯也说：格罗夫关于自然力相互作用的学说，“是从正面证明了黑格尔所发挥的关于原因、结果、相互作用、力等等的思想”^④。

1859年，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立即引起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极大兴趣。马克思高度赞扬了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认为它为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⑤。恩格斯也指出，《物种起源》一书的卓越贡献是使神学在生物学中的统治最后被摧毁了。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达尔文著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第324—32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41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47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31页。

中的缺点和错误，也一再提出严肃的批评。马克思说：“我重新阅读了达尔文的著作（指达尔文的《根据自然选择的物种起源》——引者），使我感到好笑的是，达尔文说他把‘马尔萨斯的’理论也应用于植物和动物，其实在马尔萨斯先生那里，全部奥妙恰好在于这种理论不是应用于植物和动物，而是只应用于人类，说它是按几何级数增加，而跟植物和动物对立起来。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①恩格斯也认为，达尔文的生存斗争学说是把霍布斯和马尔萨斯的学说从人类社会搬到生物界，达尔文的错误是“赋予自己的发现以过大的作用范围，把这一发现看作物种变异的唯一杠杆，忽视了重复出现的个别变异的原因而注意这些变异普遍化的形式”^②。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在寻找资料来补充达尔文学说中的不足。1865年，比·特雷莫的《人类和其他生物的起源和变异》一书的出版，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仔细阅读和作了大量的摘记，并在他们的通信中，进行了深入的讨论。马克思认为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这本书比起达尔文还是一个非常重大的进步”^③。恩格斯除了指出它空洞和歪曲历史事实之外，也肯定了“作者的功绩是：他比前人在更大程度上强调了‘土壤’对于人种以及种的形成的影响，其次是对杂交的影响，他比他的前辈发挥了更正确的意见（虽然在我看来仍很片面）。 ”^④

此外，马克思还利用经济学研究工作之余，钻研了天文学和化学。数学对他来说，更是天赋的爱好。从40年代起，他就非常关心和重视数学。1865年5月20日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信说：“在工作之余——当然不能老是写作——我就搞微分学 $\frac{dx}{dy}$ 。我没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51—25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250页。

耐心再去读别的东西”。为了撰写《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等著作，他认真地研究了代数学、微积分，写下了近千页的数学笔记，给我们留下了一份闪耀着辩证法光辉的珍贵的精神遗产。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中，结识了许多自然科学家的朋友，其中化学家肖莱马是最突出的一位。通过肖莱马的帮助，使他们及时地了解化学领域中的进步。60年代中期，德国实验化学家奥·威·霍夫曼出版了《现代化学通论》一书，恩格斯在肖莱马的帮助下，研究了霍夫曼的化学分子理论，认为这是比较新的化学理论，比起以前的原子理论来是一大进步，“从前被描写成可分性的极限的原子，现在只不过是一种关系”^②。恩格斯还表示非常同意肖莱马的说法：霍夫曼化学分子理论的提出，是化学上新的变革。恩格斯对肖莱马的为人和学识，给予很高的评价，在一次通信中，恩格斯对马克思说：肖莱马“确实是我长期以来所认识的最好的人当中的一个。他完全摆脱了成见，这看起来几乎是天生的，但实际上只能是反复思考的结果。同时他也特别谦虚。此外，他又有一项卓越的发现。你从他的书（指亨·恩·罗斯科《简明化学教程，按最新科学观点编写。德文版由卡尔·肖莱马同作者共同整理》，1867年不伦瑞克版。——引者注）的第264页和第297页上可以看到，丙醇和异丙醇是两种同分异构化合物。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分离出纯丙醇，因此俄国人甚至断言，丙醇是根本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纯丙醇，肖莱马在去年秋季举行的自然科学家会议上回答他们说，到下一年秋季他将要把丙醇分离出来，他也确实做到了这一点。”^③

以上简述，这是19世纪70年代以前，马克思和恩格斯研究自然科学的主要情况。这些研究还只是零星的、片断的，而且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12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30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84页。

时断时续的。其研究成果主要表现为他们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自然科学的一些新发现和发明作出评述，有时也做出一些重要的辩证唯物主义结论。这段时间马克思恩格斯对自然科学的研究虽然还不够系统、全面和深入，但却为70年代以后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确立，作了理论上和资料上的必要的准备。

三 恩格斯对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系统论述

1870年2月，当恩格斯写完《〈德国农民战争〉序言》之后，就开始退出了商界，有了比较充裕的时间，从1873年开始，他就集中主要精力研究自然科学，并打算写一部《自然辩证法》巨著。1873年至1876年间，恩格斯写了许多有关自然科学的札记、片断和论文。1876年底至1878年初，为了集中力量反击杜林的猖狂进攻，恩格斯不得不中断了《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在完成了《反杜林论》一书后，他又继续写作《自然辩证法》，到1883年完成了大部分论文和一部分札记。但是，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忙于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三卷，并单独肩负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任，使他再也没有机会回来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和《自然辩证法》的写作了。恩格斯虽然没有最后完成《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写作，但是长达八年之久的对自然科学的研究和探讨，已在他的论文和札记中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和《反杜林论》，总结和概括了19世纪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就，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它的主要内容，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 科学地阐述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前提——物质及其存在形式。

唯心主义自然观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机械唯物主义

自然观，虽然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存在，但没有真正科学地了解它的存在形式。恩格斯通观自然观的历史，非常重视对物质及其存在形式的研究，认为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是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础或前提。否定物质自然界的存在及其存在形式的客观性，也就必然否定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

什么是物质？它是怎样存在着？这是两条哲学路线斗争的重大问题。古代素朴的唯物主义和近代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虽然同唯心主义进行过斗争，但由于没有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也不可能彻底驳倒唯心主义。要真正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不仅需要哲学论证，而且还要有自然科学提供的材料为依据。正如恩格斯所说的，这是要“由哲学和自然科学的长期的和持续的发展来证明的”^①。没有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程度所提供必要的材料，就不可能对物质进行科学的抽象，要真正科学地认识物质及其存在形式，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要对各种自然力的本质有着科学的认识，有足够的自然科学材料证明自然界的终极原因是在于它本身，从而把各种神从自然界中撵走，用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第二，要对人脑以及人脑的产物（意识、精神）有了科学的说明，也即对人脑的机能、特性，对思维、意识及其活动方式能作出科学的解释，从根本上弄清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的真实关系。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自然科学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大发现，已有足够的材料说明自然界的内在联系，说明物质与精神的真实关系，为从哲学上对物质作出正确的概括，提供了基础。

70年代以后，恩格斯根据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材料，对物质及其存在形式进行了考察研究。他批评了机械唯物主义的自然观把物质的质看作绝对的同一，把原子看作不可再分的最小粒子，把运动与物质割裂开来，把运动仅仅归结为力的作用等形而上学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83页。

点,并运用一般与个别的辩证法对物质进行概括,第一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概念。恩格斯指出:“物质本身是纯粹的思想创造物和纯粹的抽象。当我们把各种有形地存在着的事物概括在物质这一概念下的时候,我们是把它们的质量的差异撇开了。因此,物质本身和各种特定的、实存的物质不同,它不是感性地存在着的东西。”^①恩格斯批评了机械自然观抛弃了辩证法,不懂得一般与个别的辩证关系,虽然承认各种感性存在物的客观实在性,但不懂得哲学上物质概念的意义,不是把物质看作简单的存在物,就是把哲学上的物质范畴和物理学上物质形态的概念混为一谈。因此,^②旧唯物主义不可能彻底批驳否定物质的唯心主义谬论。恩格斯对物质概念的表述是初步的,还不很完善,但它对世界上各种具体事物的总和进行了科学抽象,这对说明物质的客观实在性,区别物质与意识的界限,反对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物质观,是有重大意义的。

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还进一步论述了物质与运动,物质与时间空间的关系。什么是运动呢?恩格斯说:“运动,就最一般的意义来说,就它被理解为存在的方式、被理解为物质的固有属性来说,它包括宇宙中发生的一切变化和过程,从单纯的位置移动起直到思维。”^③这就是说,运动是物质本身固有的属性,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从简单的位移到复杂的思维,宇宙中的一切变化和过程都是运动。恩格斯还指出,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根据当时自然科学所提供的材料,把自然界的物质运动概括为四种基本形式。恩格斯说:“研究运动的性质,当然应当从这种运动的最低级、最简单的形式开始,先理解了这些最低级的最简单的形式,然后才能对更高级的和更复杂的形式有所阐明。”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自然科学的历史发展中最先发展起来的是关于简单的位置移动的理论,即天体的和地上物体的力学,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9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随后是关于分子运动的理论，即物理学，紧跟着它、几乎和它同时而且有些地方还先于它发展起来的，是关于原子运动的科学，即化学。只有在这些关于统治着非生物界的运动形式的不同的知识部门达到高度的发展以后，才能有效地阐明各种显示生命过程的运动进程。对这些运动进程的阐明，是随着力学、物理学和化学的进步而前进的。”^①

恩格斯指出，机械运动是物质运动中最低级、最简单和最普遍的形式，“一切运动都是和某种位置移动相联系”，它是其他运动形式的基础，所以研究机械运动就成了科学的第一个任务。但是，运动不仅仅是位置的移动，“位置移动决不能把有关的运动的性质包括无遗”，因此，把自然界中的复杂的运动形式简单地归结为机械运动是错误的。恩格斯关于四种运动形式的概括和阐述，对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进一步深入研究自然界的物质运动都是有重大意义的。

物质与运动是不可分割的。物质的运动是在时间空间中运动，物质与时间空间也是不可分割的。物质具有客观实在性，时间空间也具有客观实在性，时间空间的概念跟物质的概念一样，是人类在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从现实的具体的事物所固有的时间空间特性中抽象出来的。恩格斯指出：“自然界和历史的这种无限的多样性具有时间和空间的无限性”^②。这是说物质世界的无限性，决定了作为物质的存在形式的时间空间的无限性。

2. 把辩证法和唯物论有机结合起来，深刻地阐明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对自然界运动发展的辩证性的描述，在古代就有了。但那时，由于生产力的低下，科学技术不发达，对自然界的描述只能是原始的和素朴的。旧唯物主义自然观抛弃了辩证法，看不到物质是一个运动变化的过程，不了解自然界的辩证发展。因此，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57页。

虽然一般地承认物质第一性这个唯物主义的前提，但不可能科学地阐述这个前提，也不可能把唯物主义路线贯彻到底。对自然界的辩证性的描述，黑格尔曾尝试过，他用矛盾的观点考察自然界，把一切现象看作是对立统一，这无疑是很深刻的，但他是站在唯心主义的立场，不可能真实地反映自然界的辩证运动。在唯物主义基础上，描述自然界运动发展的辩证性，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确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关键。

恩格斯批判改造了黑格尔的自然观中辩证法的合理思想，总结了自然科学发展的重大成就，以无可辩驳的科学材料，证明了自然界的辩证发展。

首先，肯定了辩证法的三个基本规律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运动的一般规律。恩格斯说：“辩证法是关于普遍联系的科学。主要规律：量和质的转化——两极对立的相互渗透和它们达到极端时的相互转化——由矛盾引起的发展，或否定的否定——发展的螺旋形式。”^①他批评了黑格尔把辩证法规律主观化，把它“作为思维规律强加于自然界和历史的，而不是从它们当中抽引出来的。从这里就产生出整个牵强的并且常常是可怕的虚构：世界，不管它愿意与否，必须符合于一种思想体系，而这种思想体系自身又只是人类思维某一特定发展阶段的产物。”^②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③，“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象出来的”^④。因此，它是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的思维本身的最一般的规律。

其次，论述了矛盾规律在唯物辩证自然观中的地位，提出对立统一是辩证自然观的核心。恩格斯批评了形而上学把抽象的同一律当作世界的基本原则，把自然界的一切事物和现象看作孤立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84页。

静止的和绝对同一的。这是对自然界的歪曲反映。恩格斯指出：

“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在头脑中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自然界是检验辩证法的试金石，……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①他还说：“当我们把事物看做是静止而没有生命的，各自独立、相互并列或先后相继的时候，我们在事物中确实碰不到任何矛盾。……但是一当我们从事物的运动、变化、生命和相互作用方面去考察事物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在这里我们立刻陷入了矛盾。”^②这是矛盾就是事物，矛盾就是世界的思想。没有矛盾，也就没有客观自然界。恩格斯根据矛盾的普遍性的思想，提出自然界从简单的机械的位移到物质的更高级的运动形式，都包含着矛盾。有机生命的存在和发展包含着矛盾；人的认识能力也包含着矛盾；科学是矛盾。矛盾是客观地存在于事物和过程本身中，矛盾是一种实际的力量。

自然界的事物及其现象，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它们无不处于普遍联系、相互作用之中。恩格斯说：“辩证法根据我们过去的自然科学实验的结果，证明了：所有的两极对立，总是决定于相互对立的两极的相互作用；这两极的分离和对立，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反过来说，它们的相互联系，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分离之中，它们的相互依存，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对立之中。”^③正是事物之间的这种相互依存、相互作用，构成了自然界动态联系的总画面。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吸引和排斥的相互作用是自然界物质运动的基本形式。1885年，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三版序言中，又进一步发挥了这个思想，指出对自然界中两极的相互依存和相互对立的关系的认识，是辩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59—16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94页。

自然观的核心。^①

第三，指出运动变化是自然界的基本特性，发展观点是辩证自然观的主要内容。1876年，恩格斯在总结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引起自然观的变革时指出：“新的自然观的基本点是完备了：一切僵硬的东西溶化了，一切固定的东西消散了，一切被当作永久存在的特殊东西变成了转瞬即逝的东西，整个自然界被证明是在永恒的流动和循环中运动着。”“整个自然界，从最小的东西到最大的东西，从沙粒到太阳，从原生生物到人，都处于永恒的产生和消灭中，处于不断的流动中，处于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中。”^②这是依据科学实验的材料和对自然界的考察而做出的结论，也是对自然界的辩证性透彻论述。在《反杜林论》一书中，到处都可以看到关于自然界的运动变化观点。恩格斯批判了形而上学者杜林，指出：现代自然科学提供了极其丰富的、与日俱增的材料证明，“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要精确地描绘宇宙、宇宙的发展和人类的发展，以及这种发展在人们头脑中的反映，就只有辩证的方法，只有经常注意产生和消失之间、前进的变化和后退的变化之间的普遍相互作用才能做到。”^③

3. 阐述自然界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类社会的发展。

自然界的发展怎样从无机界过渡到有机界、过渡到人类社会，从来就是自然观中的一个重大的争论问题。

生命的本质是什么？它是怎样出现的？唯心主义和宗教神学认为，生命是由某种神秘的精神力量或超自然的造物主创造的。唯物主义则力求从自然界本身的原因来解释。如17世纪荷兰唯物主义者斯宾诺莎的“自因说”，认为自然界不仅是物质的，而且是“自身的原因”，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互为因果，互相作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3—4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63页。

用，处于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之中，17世纪法国的笛卡儿提出：“动物是机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拉莫特利提出“人是机器”等。他们都把生命看成是物质的属性，是自然界发展的结果。但他们把一切自然现象都归结为力学规律，把机械的原理推广到生理机体，因此他们不了解生命的本质，也不可能科学地解释生命的起源。

恩格斯总结了19世纪中叶以来自然科学发展的成就，特别是生物学上的重大发现，第一次提出辩证唯物主义的生命定义。他说：“**生命是蛋白体的存在方式**，这种存在方式本质上就在于这些蛋白体的化学组成部分的不断的自我更新。”^①这就是说，生命是自然界中的特殊物质——蛋白体的运动形态，这种特殊的物质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它的存在方式的基本要素在于和它周围的外部自然界的不断的新陈代谢，这种新陈代谢一停止，生命就随之停止。从而不但说明生命的物质基础，而且也说明了生命的辩证运动。尽管这个定义还很不完善很不充分，“因为它远没有包括一切生命现象，而只是限于最一般的和最简单的生命现象。”^②但是对于科学地说明生命的起源和本质，对于批判“老生论”、“生命力论”和神创论是有着重大意义的。

从有机界怎样产生人，从自然界怎样过渡到人类社会，这是自然观上的又一个重大的问题。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曾最先提出了人类通过劳动而自我创造和自我生成的卓越思想。但是，由于他的唯心主义前提，不可能科学解决人类的起源问题。达尔文曾提出人类由古猿进化而来的观点，但他未能解决这种进化是如何实现的。恩格斯根据生物进化的材料，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考察自然界，写下了《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对人类的起源问题作出了科学的回答。恩格斯指出，人是自然界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从类人猿分化出来的。人怎样从动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22页。

界分离出来呢？恩格斯说，在于劳动。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①由于劳动猿的手逐渐变成人的手，并且愈来愈自由，愈来愈灵巧，愈来愈高度的完善；由于劳动并和劳动一起产生了语言；在劳动和语言的共同作用下，“猿的脑髓就逐渐地变成人的脑髓”，“在脑髓进一步发展的同时，它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展起来了。”^②在长期的劳动过程中，人的脑和感觉器官逐渐发达起来，就会产生愈来愈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人有了意识和抽象思维能力，就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人就不单纯地适应自然；而且是按自己的目的来改造自然、支配自然，实现人对自然的统治。于是人随着劳动而最终脱离了动物界。有了人，就有了社会，也就开始人类历史。人类的出现，人类社会的形成，对自然界的发展来说是开辟了一个伟大的新时代。

在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体系中，不讲自然界向人类社会的过渡，这是不完全的。尽管恩格斯对这个问题的论述还不够充分，但是，这是他企图科学解决这个问题的一次独创的尝试。恩格斯通过对劳动的考察，揭示了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社会的形成，论述了社会发展与自然发展的辩证联系。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得出两个很重要的思想：一、从无机界到有机界到人类社会，这是自然发展的内在必然性。人是自然界的产物，人类社会是从自然界发展而来的。恩格斯说：“人也是由分化产生的。不仅从个体方面来说是如此——从一个单独的卵细胞分化为自然界所产生的最复杂的有机体，而且从历史方面来说也是如此。”^③这是用自然界本身的发展来说明自然界，超自然的原因是不存在的；二、人在自己的劳动中同化自然界、作用自然界和改造自然界。说明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0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页。

又不单纯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是与自然界相对立而存在的。恩格斯说：人的“手的专门化意味着工具的出现，而工具意味着人所特有的活动，意味着人对自然界进行改造的反作用，意味着生产。……动物也进行生产，但是它们的生产对周围自然界的作用在自然界面前只等于零。只有人才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变更了植物和动物的位置，而且也改变了他们所居住的地方的面貌、气候，他们甚至还改变了植物和动物本身，使他们的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死亡一起消失。”^①

劳动使猿变为人，自然界的发展，出现人类社会。同时，社会的人通过劳动，又改造自然，创造自然。人与自然界是既相对立，又相统一的，这是自然与社会发展的辩证法。

4. 辩证逻辑是研究自然界唯一正确的科学方法。

恩格斯认为，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都是研究客观自然界的方法，但是形式逻辑只是在日常活动的范围内，在事物处于相对静止状态时，这种研究方法才是可行和可取的。只要“一超过这个界限，它就要变成片面的、狭隘的、抽象的，并且陷入不可解决的矛盾”^②。恩格斯认为，只有辩证思维才是强大的认识工具，是研究自然界唯一正确的思维方法，因为这种思维方法是和自然界的辩证发展规律相一致的。

恩格斯指出，所谓辩证思维就是主观辩证法。主观辩证法是对客观辩证法的反映，是客观世界物质运动的辩证规律在人们头脑中自觉地反映。恩格斯说：“我们的主观的思维和客观的世界服从于同样的规律，因而两者在自己的结果中不能互相矛盾，而必须彼此一致，这个事实绝对地统治着我们的整个理论思维。”^③坚持思维和存在、思维的规律和存在的规律的辩证统一，把前者看作是后者的反映，这是辩证逻辑的前提和出发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56—45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64页。

恩格斯指出，坚持用辩证思维来认识世界，考察自然界和事物时，要坚持“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连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①。与此相反，形而上学的思维方法，是孤立的、固定的、僵硬的、一成不变地考察对象，它的特征就是“在绝对不相容的对立中思维”^②。

恩格斯指出，辩证思维在考察自然界的事物时，还要坚持归纳和演绎、分析和综合相统一的方法。他批评经验主义者片面地夸大归纳法而贬低演绎法的形而上学观点。恩格斯说：“归纳和演绎，正如分析和综合一样，是必然相互联系着的。不应当牺牲一个而把另一个捧到天上去，应当把每一个都用到该用的地方，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只有注意它们的相互联系、它们的相互补充。”^③演绎法也是一种必要的推理形式，而且归纳法也不能离开演绎法而单独存在，在归纳过程中就已经包含着分析和演绎。只有把归纳与演绎、分析与综合辩证地统一起来，才能正确地认识自然界，达到人们预想的目的。

上列恩格斯关于自然界的客观物质性、辩证性、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关系、辩证的思维方法等四个方面的论述，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基本内容。经过恩格斯的艰苦努力，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系统确立了，它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观是建立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巨大进步的基础上的，是对自然界真实面目的科学揭示。同时，这个自然观也为人们深入地认识自然界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当然，这并不是说恩格斯的论述很完善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自然观上的有些重大的问题，恩格斯没有讲到，或者讲得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48页。

不够充分、不够清楚。如自然界的基本矛盾是什么？自然界发展的基本规律是什么？是什么力量推动自然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对于这些问题，都还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其主要原因是恩格斯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虽然有了重大的发展，但是还是很不够充分的。物理学还受着机械论的统治，只知道宏观世界的规律性，不但把热运动归结为大量分子的无规则的机械运动，就是电、磁、光运动也被归结为各种“以太”的机械运动；19世纪的化学还停留在经验现象的阶段；天文学对天体的演化还主要是作为一种力学现象加以研究；生物学中，生物进化的遗传和变异的机制还是一个谜……。在自然科学的发展还不够完全充分的条件下，要对上述那些自然观上的重大理论问题作精确的表述这是不可能的。恩格斯虽然没有把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的科学体系建立起来，但是已为这个科学体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提供极其宝贵的材料。在当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条件下沿着恩格斯所指引的方向，把建立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科学体系的工作推向前进，是时代赋予我们的任务。

简短的结论

从1871年至1883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反对杜林主义和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新经验，概括自然科学发展的新成果，全面地、系统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马克思恩格斯坚决反对拉萨尔主义、巴枯宁主义以及德国党内的机会主义，进一步发展和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国家的学说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提出了过渡时期和共产主义两个阶段的原理。

第二，恩格斯与杜林的斗争中，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第一次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及其内在联系，对马克思主

义哲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系统的和详尽的发挥。《反杜林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统化的第一部著作。

第三，恩格斯深入地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总结自然科学的新成就，系统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自然观，揭示自然界发展的辩证法，科学地论述哲学与自然科学的关系，为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开拓了宽广的领域。

第八章 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 哲学的丰富和发展

19世纪80—90年代，世界资本主义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有了重大的变化。欧美自由资本主义进一步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资产阶级政府的对内压迫和对外掠夺，使国内的阶级矛盾，国外的民族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随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运动有了新的发展，欧美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正如列宁在《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一文中所指出的：这时“到处都在形成根本上是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政党”，“马克思学说获得了完全的胜利并且广泛传播开来。聚集和团结无产阶级的力量、准备无产阶级去作未来的战斗”^①。

但是，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关键时刻，1883年3月14日，马克思不幸逝世了。这是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事业的不可估量的损失。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工作极其繁忙。一方面是单独地肩负着指导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任，另一方面是从事大量的艰巨的理论研究工作。自从1876年第一国际解散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没有直接领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从理论上、战略策略上对各国的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指导，从来也没有间断过。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洲的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相继成立，使这方面的工作更为繁重。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每天收到来自各国的社会主义者向他请教各种各样问题的信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438、439页。

件，就有上百封。80年代以后，恩格斯的理论研究工作，概括起来主要有两件：一是集中精力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主要是《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二是批驳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时髦哲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篡改和攻击，进一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1883年4月，恩格斯给倍倍尔的信中曾谈到当时的一些情况。他说：“现在，我已六十三岁，本身的工作多极了，要用一年时间整理《资本论》第二卷，还要用一年时间写马克思的传记，此外还要写1843—1863年间的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1864—1872年）。……那些大量的通信，以前是我和马克思两人分担的，现在已有一年多了，不得不由我一个人来承担。要知道从各国自愿在马克思书房里聚集起来的那许多联系，我们是一定要保持的，我将尽力这样做。”^①

恩格斯认为，整理和出版马克思的遗著，完成亡友所未完成的工作，是自己义不容辞的义务。事实上，除了恩格斯以外也没有人能够胜任这一工作，因为只有恩格斯才能了解马克思手稿中的思想，而且手稿的有些部分往往只是一个提纲。恩格斯说虽然每一个字都是贵似金玉，但是要整理成文章还得花费许多艰苦的劳动。《资本论》的整理和出版工作，实际上比恩格斯原来估计的还要困难得多。第二卷的最后整理出版不是花了一年时间，而是两年多的时间；第三卷直至1894年才出版。这期间，恩格斯身体逐渐变坏，长期视力衰退，从事写作有很大的困难。所以，写《马克思传记》、《德国社会主义运动史》和《国际史》都未能如愿以偿。但是，为了当时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为了反击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攻击，恩格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在80年代写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著作，90年代前期又以书信形式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阐述和重大的补充，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丰富和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9—20页。

第一节 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研究。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书对唯物史观的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的一生中，对古代原始社会曾进行过多方面的研究和探讨。早在40年代，他们从事经济学研究的时候，就曾多方面探讨过原始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问题。60年代，马克思写《资本论》时也曾对原始社会的所有制问题作过分析。70年代中期以后，马克思在研究前资本主义各社会形态时，十分注意对各个不同社会中的公社形式的研究。他曾把格·路·毛勒的关于日耳曼公社史的著作作了详细的摘要，阅读了格·汉森、弗·德默里奇等人关于公社制度在塞尔维亚、西班牙等国家的演变情况的著作。特别是从1879年起，在生活条件和健康状况极度恶化的情况下，马克思还深入地研读了俄国学者马·柯瓦列夫斯基的《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美国学者路·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英国法学家亨·梅恩的《古代法制史讲演录》和英国古史学家约·拉伯克的《文明的起源和人类的原始状态》等四部关于古代社会史的著作，并且作了详细的摘录、评注，对某些论点作了重要的订正、发挥和补充。对一些错误观点和资产阶级偏见，也作了批评。马克思对这四部著作所作的笔记（即《民族学笔记》）^①为我们研究原始社会留下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为了批判资产阶级国家观，反击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对马克思主义的进攻，进一步阐明阶级的起源和国家的本质，又一次探讨了史前社会的问题。恩格斯利用了摩尔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

根《古代社会》一书中所提供的大量的科学材料，在马克思的《〈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批语和结论的基础上，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一书。这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来分析原始社会的一部最完整、最全面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这本书中，恩格斯系统地论述了原始社会的发生、发展和灭亡的过程，揭示了家庭、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阐述了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的客观规律，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史的空白，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

列宁在评论这部著作时说：“这是现代社会主义主要著作之一，其中每一句话都是可以相信的，每一句话都不是凭空说出，而都是根据大量的历史和政治材料写成的。”^①

一 两种生产理论的提出

在《起源》一书的序言中，恩格斯以比较完整的形式，概述了两种生产的理论。他说：“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有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②这段著名的论述，说明了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及其发展规律，对唯物史观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在《起源》一书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物质资料的生产和

① 《列宁选集》第4卷，第4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页。

人口的生产问题，都作过不少的论述。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在分析历史时指出：“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为了生活，第一，是要“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这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现在也和几千年前一样）一种历史活动，即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是历史存在和发展的基本前提；第二，必须“获得的为满足需要用的工具”，人们没有工具，物质资料的生产只是一句空话；第三，“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产另外一些人，即增殖。”^①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这三个方面不应看作是三个不同的阶段，而是同时存在的三个因素。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人口的生产问题又一次作了明确的表述。他说：“要使公社本身照老样子继续存在下去，公社成员的再生产就必须在原有的客观条件下进行。生产本身，人口的增长（这也属于生产），必然要逐渐扬弃这些条件……。”^②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在讲到生产和消费时，也论述了两种生产，即物质生产和消费生产，“在第一种生产中，生产者物化，在第二种生产中，生产者所创造的物人化。”^③在《起源》一书之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两种生产的思想是很丰富的，但是，由于缺乏实际材料，还未对这一问题作历史的、系统的说明。

《起源》中所提出的两种生产的理论，是根据19世纪中叶以来，考古学、民族学和人类学的发展所积累的大量资料，特别是摩尔根所提供的大量的、可靠的实际材料和研究成果，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系统地考察了原始社会的经济、政治的特点，分析了原始社会的婚姻状况、家庭形式而提出来的，因而无论在理论深度上还是表述的精确性上都比在此以前的论述有着重大的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2—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册，第48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3页。

发展。

第一，恩格斯在《起源》中第一次把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口的繁殖概括为“两种生产”，并科学地规定了两种生产理论的内容，从而使它成为一个完整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原理。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两种生产理论的基本要点是：1.人类社会的生产有两种，一方面是物质资料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2.历史发展中决定性的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3.社会制度同时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既受劳动即物质生产的制约，又受家庭即人口生产的制约。生产力水平越是低下的社会，人口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制约性就愈大。

第二，恩格斯精辟地说明了两种生产对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指出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社会历史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原理不但适用于文明社会，而且也适用于原始社会，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般规律。同时又指出，人口的蕃衍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中有着特殊的意义，它不但决定了氏族社会的结构，更重要的决定了原始社会的存亡和发展方向，从而揭示了原始社会发展规律的特殊性。这就为解开原始社会之谜，为建立科学的原始社会史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 揭示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规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创立和发展唯物史观的过程中，也曾对原始社会进行了多次的探讨，描述过人类史前社会的某些特点、特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他们指出原始公社的所有制是“部落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是建立在公有制和血缘关系之上的，是人类社会第一种所有制的形式。由于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结构也“只局限于家庭的扩大：父权制的酋长、他们所管辖的部落成员以及奴隶”^①。1857—1858年，马克思在《资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5页。

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一文中，论述了原始社会的经济特征，指出原始部落的建立有的按氏族，有的按领土，按氏族组成的部落更为古老。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也曾多次论及原始社会的问题。在论述“协作”时，指出古代的狩猎民族、印度公社出现过的劳动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协作，是以生产条件公有制为基础的。在论述“分工”时，指出印度公社是建立在土地公有的自给自足的基础之上。并把原始社会的生产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进行对比分析。1869年，恩格斯对爱尔兰的历史进行研究，写了《古代的爱尔兰》一文，论述了凯尔特人的原始氏族生活。以上，马克思恩格斯对原始社会的研究，虽然得出过不少科学的结论，为后来对古代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但是，那时的探讨只是初步的，涉及的范围也仅限于父权制氏族社会，对于在此以前的母权制氏族社会，对于氏族的起源、本质及其发展等问题，都未能作出系统的理论分析。

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运用了大量的、可靠的实际材料，科学地阐述了原始时代的婚姻、家庭关系，揭示了氏族的产生、发展及其基本特征。恩格斯指出，氏族是国家产生以前的社会基本组织，而氏族一般说来又是从普那路亚家庭中直接产生出来的。因此，考察原始社会，了解氏族的产生和发展，就首先要了解婚姻、家庭的起源和发展。恩格斯详细地阐述家庭产生和发展的历史。家庭作为经济细胞和社会生活的组织形式之一，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是受一定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制约的，每一家庭形式都是与社会生产发展的一定阶段相适应的。在原始社会的早期阶段，原始人无所谓家庭和婚姻，存在的是杂乱的性交关系，每一个女性属于每一个男性，同样每一个男性属于每一个女性。婚姻和家庭关系是从人类两性间的性生活受到习俗所规定的某种限制的时候而开始的，它也是由于生产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才出现的。

血缘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家庭形式，它是群婚制的低级

阶段。在血缘家庭形式中，它排除了辈分不同的性交关系，而同辈的男女互为夫妻。相对于原始社会初期的杂乱性关系来说，这是人类发展过程中的第一个进步。普那路亚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第二个家庭形式，它是群婚制的高级阶段。在这个家庭形式中，排除了同胞兄弟姐妹之间的婚姻关系，实行外婚制，“氏族的任何成员都不得在氏族内部通婚。这是氏族的根本规则，维系氏族的纽带”^①。恩格斯指出，在群婚的家庭形式中，“谁是某一个孩子的父亲是不能确定的，但谁是孩子的母亲却是知道的。……由此可知，只要存在着群婚，那末世系就只能从母亲方面来确定，因此，也只能承认女系。”^②这就是说，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是原始氏族社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妇女在家庭生活中居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对偶家庭”是人类社会的第三个家庭形式，它是与群婚并行的。刚开始时，它是或长或短时期内的成对配偶制，随着氏族在禁止血缘亲属结婚方面所起的推动作用，禁止通婚的规则越来越多的情况下，对偶婚逐渐巩固下来，以一个男子和一个女子共同生活为标志，但是，这种婚姻关系仍然是很容易由任何一方撕破，子女则象以前一样仍然只属于母亲。大约原始社会发展到野蛮时期的中期，也即对偶家庭的后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畜牧业的家畜的驯养发展起来，男子在生产中和家庭生活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私有财产开始产生，子女不但能确认自己的母亲，同时也能确认自己的父亲，于是母权制向父权制过渡，出现了以父系为中心的原始氏族社会，男子在社会和家庭生活中居支配地位。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6—3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2页。

“母权制”和“父权制”是原始氏族社会发展的两个基本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由于人口的增加，几个氏族又曾经组成胞族，几个胞族结成一个部落，几个部落组成部落联盟。原始氏族社会的基本特征是建立在血缘关系之上的人的联合体和经济的联合体。在这个联合体内是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氏族成员共同劳动，平均分配，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现象，人与人之间是平等互助的关系，这样的社会制度的存在是以生产力极不发达为前提。

恩格斯叙述了家庭发展的历史，分析了人类的繁衍过程，揭示了原始氏族社会的特点、特征。恩格斯指出，原始氏族社会与其他社会形态一样，它的存在和发展主要地是由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所决定的，说明原始社会也要服从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同时又指出，原始社会是人类社会的低级阶段，它的存在和发展又有它本身的特殊性。在原始社会，特别是“母权制”的氏族社会，它的存在和发展，除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经常地起主要的决定性作用之外，人类自身的生产，即人口的蕃衍有着特殊的意义。生产力愈不发达，人口的繁殖、增长以及“自然选择”规律的作用就愈大。在原始氏族社会，人类自身生产的发展、血缘的关系更直接地决定着社会制度的存在及其发展方向。恩格斯认为，在生产力极度低下的原始社会，只讲物质生产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有许多问题还是不能得到充分的说明和科学的解释。例如，群婚的具体发展道路是怎样的？家庭是怎样产生和发展的？为什么原始群是按照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一夫一妻制家庭这一顺序的形式发展的？家庭的发展为什么婚姻关系的范围越来越小，并且一步一步地受到限制？为什么原始社会的发展首先是“母权制”的社会？对这些问题就不能不从物质资料生产以外的其他社会因素来说明。

原始社会的婚姻关系，家庭形式的发展，不仅受着物质生产因素的制约，更主要的是受着人口增殖的自然规律所制约。人类本

身的进步，体力和智力的发展，要从婚姻范围的不断缩小来加以说明。恩格斯在谈到从血缘家庭进到普那路亚家庭时指出：“如果说家庭组织上的第一个进步在于排除了父母和子女之间相互的性交关系，那末，第二个进步就在于对于姐妹和兄弟也排除了这种关系……。按照摩尔根的看法，这一进步可以作为‘自然选择原则是在怎样发生作用的最好例证’。”^①恩格斯认为，这一自然选择原则的进步作用是使部落更加迅速、更加完全的发展。氏族的出现是由这一进步直接引起的，“它构成地球上即使不是所有的也是多数的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的基础”^②。恩格斯还说：

“亲属关系在一切蒙昧民族和野蛮民族的社会制度中起着决定作用”^③。因为，第一、在原始社会，由于人口稀少，生产工具极不发达的条件下，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取决于人类自身生产的进步和人口的增多。那时，在自然选择的条件下，逐次排斥近亲的婚姻，使人的体力和智力都得到提高，直接推动社会的发展；第二、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社会，家庭关系是当时唯一的社会关系，家庭关系同时又是生产关系的特殊形式。正是这样，原始社会中人的自身生产、家庭关系的发展，更直接地决定着当时社会制度的变化和发展。

从血缘家庭到普那路亚家庭的直接动力，主要地表现为人类自身生产的自然淘汰作用，即是说，人口蕃衍的自然选择的规律支配着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这表明人类脱离动物界不久的状况。但是，原始社会的存在和家庭的发展的最后的原因和动力还是由生产来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原理也同样适用于原始社会。恩格斯在1884年致考茨基的信中，曾明确地指出过生产资料的生产和对原始社会的发展的决定性作用。他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页。

说：“正如现代工具制约着资本主义社会一样，蒙昧人的工具也制约着他们的社会。”^①自然法则或自然选择规律对人类繁殖的作用，不能完全等同于对自然界中动物的作用，自然法则对人的作用是不能离开社会的生产进行的。因为人们从认识、发现血缘婚姻的害处到废除这种婚姻，都是受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制约的。从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的婚姻，自然选择的法则对婚姻关系就不起决定性作用了。这样，恩格斯就通过对原始社会的研究，深刻地阐明了史前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了氏族社会的本质及其基本特征，比较系统地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的理论，填补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中的一个历史空白。这是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

三 论述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

8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对私有制的起源和阶级的产生及其本质，也曾作过多方面的研究，并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反杜林论》等著作中进行过比较详尽的论述。《起源》一书的特点，在于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从大量的丰富的实际材料出发，系统地分析了氏族、家庭、私有制、阶级、国家产生的自然历史过程，给人以规律性的认识。

恩格斯考察了氏族制度发展和解体的一般经济条件，揭示私有制和阶级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科学地论述了人类社会由公有制的无阶级社会向私有制的阶级社会过渡的客观规律性。

恩格斯说：由于在原始社会的后期，在氏族制度中“加入了一个全新的因素——私有财产。国家公民的权利和义务，是按照他们的地产的多寡来规定的，于是，随着有产阶级日益获得势力，旧的血缘亲属团体也就日益遭到排斥；氏族制度遭到了新的失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70页。

败。”^①私有财产的出现,私有制度的形成,是氏族解体和阶级产生的一个决定性因素。那末,私有制是怎样产生的呢?恩格斯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的出现,论证了私有制的起源。

在原始社会的初期,是以母系为中心的氏族社会,生产力极不发达,人口极度稀少,自然形成的社会结构也极其简单,因而还谈不上社会分工,而只有由于性别年龄不同的天然分工。那时,没有剩余产品和私有财产,社会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之间没有任何差别,也没有今天意义上的奴役和被奴役、剥削和被剥削的关系。到了原始社会的后期,生产力进一步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出现了剩余产品,大规模的社会分工开始了,经常性的交换成为可能,“社会一天天成长,越来越超出氏族制度的范围,即使是最严重的坏事在它眼前发生,它也既不能阻止,又不能铲除了。”^②氏族制度在经济发展面前瓦解了,为了揭示氏族制度的解体和私有制起源的历史必然性,恩格斯还具体考察了三次大分工所产生的社会作用。

第一次社会大分工是“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③。这是游牧部落与农业部落的分离。这次大分工,使畜群逐渐转为家庭和个人的“特殊财产”,使过去偶然性的交换变成经常性的交换,个人的交换越来越占优势,以至成为唯一的形式。青铜器的使用,生产日益提高,社会经济迅速发展,个人劳动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其本身所必需的产品。产品有了剩余,使剥削成为可能,吸收新的劳动力成为人们向往的事情,战争中的俘虏变成了奴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即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④

第二次社会大分工是“手工业和农业分离”。在野蛮时代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1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57页。

高级阶段，由于铁器工具的使用，引起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价值，奴隶制度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本质的组成部分。奴隶已经不是奴隶主家庭的助手，而成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部门生产中的主要力量。随着分工的发展，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商品生产，贵金属开始成为货币商品。恩格斯说：货币的出现“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力量，一种整个社会都要向它屈膝的普遍力量。”^① 交换、贸易和货币的发展，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分化，除了自由人和奴隶之间的差别以外，在氏族内部又产生了富人和穷人的差别，由于社会的两极分化，氏族成员中一部分也成了奴隶。氏族制度中的一个一个缺口被打开了，不管它怎么样的虔诚和渴望，再也挽回不了旧的美好的时光了。氏族制度转化为自己的对立物，出现了一个独立的统治与压迫的机关，开始进入文明时代。

第三次社会大分工是“创造了一个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②。文明时代的初期，随商品生产的发展，交换的频繁加剧了城市和乡村的对立，出现了一个不从事生产但又控制生产的阶级，成了每两个生产者之间的不可缺少的中间人，并对他们两者进行剥削，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社会寄生阶级。恩格斯说，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对于奴隶制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决定意义，它标志着奴隶制生产方式的最后确定。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氏族制度已经过时了。它被分工及其后果即社会之分裂为阶级所炸毁。它被国家代替了。”^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0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页。

四 阐明国家的起源、本质及 消亡的历史必然性

私有制和阶级的产生，奴隶制的建立，同时也就是国家的出现。国家是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由于阶级的对立而产生的，它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是，近代以来，关于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被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弄得混乱不堪：有的宣扬国家自古有之论，企图证明资产阶级国家是永恒不变的；有的宣扬国家是“道德观念的现实”、“理性的形象和现实”，企图把国家归结为伦理的范畴；有的宣扬国家是“外部强加论”，认为国家是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外部暴力的结果。在工人运动内部，机会主义者也提出“自由人民国家”之类的谬论，无政府主义者则否定一切国家。在这种情况下，科学地说明国家的起源和实质，无疑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在《起源》一书中，恩格斯从唯物史观出发，详细地考察了希腊人、罗马人和日耳曼人的古代社会的历史，详细地论述了国家产生和发展的具体历史过程，概括和总结国家起源的三种基本形式（即雅典国家、罗马国家和德意志国家），揭示国家产生的一般规律及其本质特征。

恩格斯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国家是表示：这个社会陷入了不可解决的自我矛盾，分裂为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而又无力摆脱这些对立面。而为了使这些对立面，这些经济利益互相冲突的阶级，不致在无谓的斗争中把自己和社会消灭，就需要有一种表面上驾于社会之上的力量，这种力量应当缓和冲突，把冲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围以内；这种从社会中产生但又自居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脱离的力量，就是国家。”^①这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的起源和本质的深刻的科学的论述。

在人类历史上，国家不是从来就有的。在原始社会里，只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

按血缘关系形成的氏族。在那里，没有奴役与被奴役、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国家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一切争端和纠纷，都由当事人的全体即氏族或部落按照传统和习惯来解决。国家是在氏族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私有制的产生和阶级的出现是国家起源的基本前提。恩格斯具体分析了国家产生的客观必然性：第一，由于分工的发展，交换的频繁，产生异族的杂居，打破了过去氏族或部落的界限。生产条件的变革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化，原来氏族团体的成员再也不能集会来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了。新的社会集团要求有新的机关来保护自己的社会权益；第二，由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使社会内部分裂为自由民和奴隶，从事剥削的富人和被剥削的穷人，形成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并日益尖锐化。因此，要求出现第三种力量来缓和对立，“压制它们的公开的冲突，顶多容许阶级斗争在经济领域内以所谓合法形式进行”^①，这第三种力量就是国家。

恩格斯从经济的和政治的关系上分析了国家的实质，指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它似乎是站在相互斗争的各阶级之上，充当中介人来调停对立阶级的矛盾，其实是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那个阶级的国家。他说：“由于国家是从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中产生的，同时又是在这些阶级的冲突中产生的，所以，它照例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国家，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镇压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②古代的奴隶制国家这是奴隶主用来镇压奴隶的国家；封建制的国家是封建贵族用来镇压农奴和依附农的机关，现代的代议制国家是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工具。恩格斯批判了关于资产阶级共和制下的普选制可以真正体现大多数劳动者的意志的观点，指出普选制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统治的工具，对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

阶级来说，它只是“测量工人阶级成熟性的标尺”^①，是锻炼和教育工人群众的一种手段，它不可能为工人阶级的解放提供更多的东西。

为了阐明国家的实质，恩格斯把国家与氏族制度加以比较，指出国家不同于旧的氏族制度的两个基本特征：第一，氏族是按血缘关系来组织社会，而国家是按地域来划分它统治下的国民；第二，氏族拥有居民的自动武装组织，实行全民皆兵，没有任何强制性的手段。国家却是公共权力的设立，拥有特殊的武装队伍，并且还有物质的附属物，如监狱等各种强制机关。国家为了维护“公共权力”，强迫公民缴纳捐税，发行公债，必然要依靠暴力，因而国家又是在政治上、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暴力机关。

恩格斯从生产的发展，分工和交换的出现，阶级的产生探讨了国家的起源。同样，他也以生产的发展，阶级和阶级差别的消灭，论述了国家的消亡。恩格斯指出：“国家并不是从来就有的。曾经有过不需要国家，而且根本不知国家和国家权力为何物的社会。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必然使社会分裂为阶级时，国家就由于这种分裂而成为必要了。现在我们正在以迅速的步伐走向这样的生产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上，这些阶级的存在不仅不再必要，而且成了生产的直接障碍。阶级不可避免地要消失，正如它们从前不可避免地产生一样。随着阶级的消失，国家也不可避免地要消失。以生产者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将把全部国家机器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②列宁认为恩格斯这段著名论述，是对国家产生的消亡的经济基础的深刻说明。^③

如果我们把《反杜林论》等著作中有关国家消亡的论述，同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③ 参看《列宁选集》第3卷，第183页。

《起源》一书联系起来，那末，恩格斯关于国家消亡的理论大致可概括为以下三点：

第一，“国家消亡”是指经过深刻社会革命以后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① 资产阶级国家不可能自行消亡，必须通过无产阶级用革命手段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代之以无产阶级专政，并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国家的消亡创造条件。

第二，国家的消亡必须以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和阶级差别的最后消灭为前提。就是说，只有在生产力的充分发展，社会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社会的阶级对立和阶级差别完全消灭的情况下，国家才能消亡。“当不再有需要加以镇压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阶级统治和根源于至今的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已被消除，而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极端行动也随着被消除了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需要镇压了，也就不再需要国家这种特殊的镇压力量了。”^②

第三，国家不是被废除，它是自行消亡的。这是一个客观的、渐进的历史过程，只有到了“以生产者的自由平等的联合体为基础的、按新方式来组织生产的社会”^③ 即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才有可能。

恩格斯的《起源》一书，以大量的科学材料，以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批驳了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对原始社会的偏见，揭示了原始社会的基本特征，阐述了私有制、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阐述了国家消亡的历史必然性，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30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产生后40年哲学斗争的 总结。《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在马克思 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

40年代末5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还只不过是无数社会主义派别或思潮之一，它在工人运动中不占统治地位。但是，经过1848年革命、第一国际的建立和1871年的巴黎公社，马克思以前的社会主义已奄奄待毙，马克思主义得到广泛的传播，并逐步在工人运动中确立了统治地位。70年代末80年代初，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重新高涨，反动统治阶级意识到要破坏无产阶级革命，首先就要消除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但是，它们却又拿不出什么新思想来与马克思主义相对抗，因此，他们竭力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中的消极思想，在新哲学的幌子下，大力宣扬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在英国新黑格尔主义，他们抛弃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宣扬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提出要把矛盾从现实中、从客观事物中排除出去，认为只有精神才是实在的，在精神之外没有也不可能有任何实在的东西。把事物之间的实在的客观关系归结为思想关系，认为现实中的每一种关系都是由思维的行动所构成的，离开理智的作用，现实的关系就不可能发生和存在的。他们还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变成了“绝对经验”，认为一切东西都是主观经验的产物。他们把黑格尔主义说成就是康德主义，或是日益臻于完善的康德主义，企图把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等同于康德的“自我意识”。德国的新康德主义者则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从右边来批判康德哲学。他们认为康德的“物自体”不是客观实在的，只是康德为了认识而提出的一个假设，否定物质世界的客观实在性。宣扬康德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与此同时，这两个

哲学流派还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粗暴的歪曲和攻击。他们污蔑马克思的哲学就是费尔巴哈的唯物论和黑格尔的辩证法的简单相加，企图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混为一谈，把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混为一谈。他们歪曲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正是想以此诋毁这个理论的实质，抹煞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

在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进攻下，无产阶级内部也引起了思想混乱。其主要表现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人类认识史上实现的伟大变革的意义认识不足，甚至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只不过是德国古典哲学的机械凑合。就是当时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作过一定贡献的考茨基，也是较多地看到马克思主义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联系，很少注意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

要正确地区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资产阶级世界观的界限，必须科学地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恩格斯借评论丹麦哲学家卡·尼·施达克（1858—1926年）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一书的机会，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这部光辉的著作，对马克思主义产生后40年来哲学斗争作了总结。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理论渊源及其历史必然性，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立在哲学发展史上所实现的革命变革，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 全面论述马克思主义哲学和 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

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来都承认他们是从黑格尔哲学出发，中间通过费尔巴哈哲学，从而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并不是说，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机械相加、

简单捏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也不是从黑格尔到费尔巴哈再到马克思的简单过程，而是经历着一系列根本性的变革。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一方面要看到两者之间的联系，因为后者是前者的思想渊源，另一方面又要看到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因为这是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体系，代表着两个不同阶级的世界观。

在《费尔巴哈论》之前，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黑格尔哲学之间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已经在一些著作和书信中作过较多的论述。他们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功绩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它的批判继承。指出：黑格尔是“一个爱好虚构的思辨体系，但思想极其深刻的研究人类发展基本原则的学者”^①，“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②，第一次“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③。他们还指出，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他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形式尽管是唯心的和抽象的，内容却是现实的和具体的，他的“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④，而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首先是黑格尔哲学中“拯救了自觉的辩证法并把它转为唯物主义的自然观和历史观”的人^⑤。在19世纪60—70年代，当资产阶级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看待的时候，马克思甚至公开承认自己是“这位大思想家的学生”^⑥。与此同时，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明确指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同它有着本质的区别。马克思说：“我的辩证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页。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① 因为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黑格尔是唯心主义者。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头足倒置的，在其现成形式上是不适用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②。马克思、恩格斯还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缺陷，除了时代的局限所造成之外，还由于黑格尔是资产阶级的思想家。就是说，他的辩证法本质上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正因为如此，“辩证法，在其神秘形式上，成了德国的时髦东西，因为它似乎使现存事物显得光彩。辩证法，在其合理形态上，引起资产阶级及其夸夸其谈的代言人的恼怒和恐怖，……”^③ 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也曾作过论述。不过，当时主要是把费尔巴哈哲学作为对“从前的哲学信仰”之一来“清算”的^④；而且这两篇著作在恩格斯写作《费尔巴哈论》之前也未能公开发表。所以，恩格斯说：“关于我们和黑格尔的关系，我们曾经在某些地方作了说明，但是无论那个地方都说得不够全面系统。至于费尔巴哈，虽然他在某些方面是黑格尔哲学和我们的观点之间的中间环节，我们却从来没有回顾过他。”^⑤

在《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通过对40年哲学斗争的历史回顾，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系统地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具体地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实质，阐述了黑格尔哲学的解体过程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产生，说明了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从黑格尔哲学出发，中间是怎样经过费尔巴哈，最后又怎样与黑格尔哲学和费尔巴哈哲学相脱离，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07—208页。

从而达到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整个历史过程。

恩格斯认为，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德国古典哲学最大的成果。他提出了最全面、最丰富和最深刻的关于发展的学说，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处于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恩格斯说，按照黑格尔的辩证运动和变化发展的观点，必然得出两个革命性的结论：第一，完美无缺、永恒不变的东西是不存在的。“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历史上依次更替的一切社会制度都只是人类社会由低级到高级的无穷发展进程中的一些暂时阶段。”^①说明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存在有它的必然性，同样一切事物的衰落和灭亡也有它的必然性；第二，推翻了一切关于最终的绝对真理和与之相应的人类绝对状态的想法。辩证法是描写事物的运动和变化、发生和消灭、无止境地由低级上升到高级的不断的过程，它不承认有任何最终的、绝对的、神圣的东西。恩格斯说：“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②

以上的两个结论，是恩格斯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唯物主义的改造而必然得出的结论。黑格尔本人从来没有这样清楚、明确地表述过，相反地，在他的唯心主义的绝对真理体系中，革命的辩证的方法被过分茂密的保守的方面所窒息。恩格斯指出：“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是概念的自我发展”，“在自然界中和历史上所显露出来的辩证的发展，即经过一切迂回曲折和暂时退步而由低级到高级的前进运动的因果联系，在黑格尔那里，只是概念的自己运动的翻版，而这种概念的自己运动是从来就有的，不知道在什么地方发生的，但无论如何是同任何能思维的人脑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21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关的。”^①恩格斯指出，黑格尔辩证法的唯心主义性质，在于他把主观的思维辩证法强加于客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而不是从客观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抽象出主观的思维辩证法。因此，在黑格尔那里，一切真实的联系也就颠倒了。

恩格斯以黑格尔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这一命题为例，分析了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他的辩证的革命的方法之间的矛盾，分析了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揭示了黑格尔学派的解体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黑格尔这一命题，一方面是对现存一切的肯定，“是在哲学上替专制制度、替警察国家、替王室司法、替书报检查制度祝福。”^②因此，引起了近视的德国反动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愤怒。其实，黑格尔这一命题还有另一方面更为深刻的含义，这是在对现存一切的肯定的同时也包含着对现存一切的否定。黑格尔说：“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但必须认识和区别什么是真正现实的，在庸人的生活中，一切都是现实的，但在现象世界和现实之间存在着区别”，“存在还不是现实的”，“而现实在自己的展开中表现为必然性”^③。可见，黑格尔并非认为一切现存的东西都无条件地是现实的、合理的。现实性仅仅属于那同时是必然性的东西，只有那些带有必然性的东西，才是现实的、合理的，那些失去了必然性、违反客观规律性的东西，虽然它是现存的，但都是不合理的，不现实的，迟早终归是要灭亡的。这样，黑格尔原来的“凡是现实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现实的”命题，就走向自己的反面：凡是现存的，都是应当灭亡的。

黑格尔哲学的二重性，他的哲学体系和方法的矛盾，隐藏着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2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1页。

③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第312、165、166页。

后来分裂的可能性。黑格尔死后，在19世纪的30年代末，原来独占地位的黑格尔学派开始分裂了，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左翼）和老年黑格尔派（右翼）。青年黑格尔派是当时德国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思想代表，他们不满意专制制度，反对正统的虔诚派教徒和封建反动势力，要求改变现状，就利用黑格尔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作为反对封建主义的武器。老年黑格尔派是德国资产阶级中的保守派，他们抓住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作为武器，为现存的封建统治辩护。但是，不管是老年黑格尔派还是青年黑格尔派，都没有摆脱黑格尔的唯心主义的轨道，只有那些最坚决的青年黑格尔分子在反对宗教和现存国家制度的斗争中，突破了唯心主义而返回到英国和法国的唯物主义，费尔巴哈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

费尔巴哈是最早脱离青年黑格尔派的一个哲学家。1841年，他的《基督教的本质》一书出版，对当时整个德国的理论界起了解放作用，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恩格斯说：“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在抽象而费解的黑格尔唯心主义的长期统治下，这本书的问世，使人们的耳目为之一新。费尔巴哈的最大功绩，是他批判了当时占据统治地位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费尔巴哈认为，黑格尔哲学是近代唯心主义哲学本质的最完整的表现，是思辨哲学的典型。因为黑格尔把客观物质世界看做是“绝对精神”的异化，是从逻辑概念中派生出自然界。费尔巴哈批判黑格尔说，如果从思想、精神中产生自然界，这就“等于**处女不与男子交媾仅仅凭借圣灵而生出救世主，等于从水里做出酒，等于用语言呼风唤雨，用语言移动山岳，用语言使瞎子复明。**”^①列宁指出，费尔巴哈对唯心主义的批判，虽然不甚文雅，但却击中要害。费尔巴哈明确提出，他的新哲学是与黑格尔哲学根本对立的。他认为自然界是客观实在的，是人能感觉到的，谁都不能创造也不能消灭自然界。他说：“我憎恶那种把人同自然界分割开来的唯心主义；我并不以我依赖于自然界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447页。

为可耻”^①，“我的学说或观点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这就是**自然界和人**。”^②把自然界和人当作哲学对象，这是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重要特点。恩格斯说：费尔巴哈“不可遏止地意识到，黑格尔的‘绝对观念’之先于世界的存在，在世界之前就有的‘逻辑范畴的预先存在’，不外是对超世界造物主的信仰的虚幻残余；我们自己所属的物质的、可以感知的世界，是唯一现实的；而我们的意识和思维，不论它看起来是多么超感觉的，总是物质的、肉体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而精神却只是物质的最高产物。这自然是纯粹的唯物主义。”^③这是恩格斯对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基本内核”的评述。

费尔巴哈的第二个贡献是批判了宗教，宣传了无神论思想。在他看来，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是与宗教、神学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他同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决裂也就是批判宗教神学的开始。费尔巴哈从唯物主义人本学的观点出发，揭露宗教神学的本质，他认为不是神创造人，而是人创造神，上帝只不过是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他在《基督教的本质》一书中写道：“**属神的本质不是别的，正就是属人的本质**，或者，说得更好一些，正就是人的本质，而这个本质，突破了个体的、现实的、属肉体的人的局限，被对象化为一个另外的、不同于它的、独自的本质，并作为这样的本质而受到仰望和敬拜。因而，属神的本质之一切规定，都是属人的本质之规定。”^④人对基督教上帝的崇拜只不过是人把自己的本质客观化、绝对化和神圣化的结果，所以费尔巴哈说：“**神学就是人本学和自然学**”^⑤。这是费尔巴哈的宗教哲学的出发点和基本原则，从这个原则出发，不仅必然得出无神论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37页。

②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2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3页。

④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39页。

⑤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下卷，第523页。

的结论，而且具有更其深远的意义。马克思说：“由于费尔巴哈揭露了宗教世界是世俗世界的幻想……，在德国理论面前就自然而然产生了一个费尔巴哈所没有回答的问题：人们是怎样把这些幻想‘塞进自己头脑’的？这个问题甚至为德国理论家开辟了通向唯物主义世界观的道路”^①。

列宁曾经说过，费尔巴哈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就在于他与黑格尔唯心主义的决裂，宣扬了唯物主义，宣扬了无神论的思想。但是，费尔巴哈没有完全克服黑格尔哲学，因为他没有采取分析的批判态度来对待黑格尔哲学，在抛弃黑格尔唯心主义体系的同时，也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简单地抛弃了。费尔巴哈仍然是一位形而上学唯物主义者，他没有摆脱旧唯物主义的羁绊，没有在吸收黑格尔哲学成果的基础上把唯物主义推进一步。恩格斯说：

“费尔巴哈突破了黑格尔的体系，并且干脆把它抛在一旁。但是仅仅宣布一种哲学是错误的，还制服不了这种哲学。象对民族的精神发展有过如此巨大影响的黑格尔哲学这样的伟大创作，是不能用干脆置之不理的办法加以消除的。必须从它的本来意义上‘扬弃’它，就是说，要批判地消灭它的形式，但是要救出通过这个形式获得的新内容。”^②

费尔巴哈从感性存在的人出发，认为是人按自己的面目来塑造神，而不是神创造人。但是，他所了解的人是抽象的人，所以，费尔巴哈也没有彻底批判宗教。他反对宗教不是为了消灭宗教，而是为了革新宗教，为了创造出一种新的、“高尚的”宗教，这就是费尔巴哈所宣扬的超阶级的“爱”的宗教。费尔巴哈认为“爱随时随地都是一个创造奇迹的神”^③，能够解决社会中的一切矛盾、一切困难。在历史领域，费尔巴哈没有摆脱传统唯心主义束缚：“他下半截是唯物主义者，上半截是唯心主义者”，费尔巴哈没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6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6页。

有把唯物主义观点贯彻到底的主要原因，“与其归咎于他本人，倒不如归咎于当时德国的可悲的环境，由于这种环境，大学讲座都给一些毫无头脑的折衷主义的宵小之徒占据了，可是比这些宵小之徒高明万倍的费尔巴哈，却不得不几乎在穷乡僻壤中隐居起来。”^①德国反动当局的迫害，使得费尔巴哈脱离了现实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的实践，使得他根本不懂得1848年革命的意义，因而1848年的革命风暴毫不客气地把费尔巴哈的哲学撇在一旁，把费尔巴哈本人也挤到后台去了。代之而起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从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唯一的产生真实结果的派别”^②。

二 首次明确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原理

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明确地概括为哲学基本问题，这是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杰出的贡献。哲学基本问题科学原理的提出，是对全部哲学史，特别是近代哲学史的基本经验的总结，是对人类实践经验的最高概括。对哲学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1. 马克思主义以前哲学基本问题研究的概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史上的一个老问题。在远古的时代，人们已经开始考虑灵魂对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了。那时，由于生产水平的低下和科学知识的不足，人们不了解自己身体的构造，不能解释做梦的现象，就把自然力人格化。他们不是把思维和感觉看作人脑的机能，而认为是一种独特的灵魂的作用，灵魂在人死后离开了肉体继续活动着，因而形成了灵魂不死的观念。这是人们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最初思考。

到了奴隶社会，作为意识形态的哲学思想产生了。从此，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3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便作为哲学的基本问题贯穿于整个哲学的发展史。在古希腊，柏拉图的唯心主义理念论和德谟克利特的唯物主义原子论的斗争，就是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展开的。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中，唯名论和实在论关于“一般”和“个别”问题的斗争，也具有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斗争的性质。尽管由于当时欧洲处在宗教神学的黑暗统治之下，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不可能明确地提出来，但是，它们的争论，在中世纪欧洲的哲学中确曾起过重要作用。

到了15世纪的下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形成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新兴的资产阶级为了发展生产和科学技术，反对封建专制制度和神学的统治，哲学作为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和宗教的思想武器，以尖锐的形式针对着教会提出了世界是神创造的，还是从来就有的问题。这样，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就被十分清楚地提了出来，并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人文主义者在反对中世纪的宗教神学的斗争中，要求人们把目光从天上转向地上，从神转向人。自然和人就成为西欧近代哲学的研究对象，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日益尖锐地成为各派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在欧洲近代哲学史上经验论者洛克的“白板说”与唯理论者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的争论，突出地表现了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上的对立，而且涉及的内容也更为广泛了。洛克的“白板说”主张人的思想、观念是后天获得的，并提出认识导源于经验，是人们在活动中凭借感官得来的。这就不但涉及到认识的来源问题，而且关于主观如何反映客观、思维如何反映存在等问题，也得到进一步的研究。当然由于当时是形而上学占统治的时代，唯物主义者的哲学思想具有机械性的特征。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也不可能得到科学地阐述。

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德国古典哲学中得到更加深入广泛的讨论，它不但研究了思维和存在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产生谁、谁决定谁，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而且还研究了

思维能不能反映存在、如何反映存在的问题，以及思维对存在的反作用等重要的理论问题。在这研究过程中，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取得重大的成就。黑格尔反对17、18世纪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用静观、消极、被动的态度来了解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同时也反对康德把思维与存在割裂开来。黑格尔认为，思维 and 存在、主体与客体、逻辑与本体论应该是同一的。他把辩证法应用于认识论，把思维、认识的过程看作是主体和客体、思维和存在的辩证运动的过程。尽管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前提下，论述了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但对哲学的发展仍是一个重大的贡献。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颠倒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明确提出关于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的唯物主义命题：“**存在是主体，思维是宾词**。思维是从存在而来的，然而存在并不来自思维。存在是从自身、通过自身而来的——存在只能为存在所产生。”^① 费尔巴哈恢复了唯物主义的权威，明确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分歧在于是否承认物质（存在）是意识（思维）的本原，这就把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对立提了出来。

黑格尔和费尔巴哈已自觉或不自觉地觉察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在哲学发展史上的重大意义。黑格尔曾经说过：思维与存在的对立“是哲学的起点，这个起点构成哲学的全部意义”^②。又说：“现时哲学观点的主要兴趣，均在于说明思想与客观对立的性质和效用，而且关于真理的问题，以及关于认识真理是否可能的问题，也都围绕思想与客观的对立问题而旋转。”^③ 这就是说，在黑格尔看来，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中心问题，是研究其他哲学问题的出发点，离开了它哲学就不能成其为哲学。费尔巴哈也说过：思维对于存在、精神对于感性的关系问题，“这是哲学上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问题，全部哲学史就是

① 《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上卷，第115页。

② 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292页。

③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93页。

在这个问题的周围兜圈子”^①。列宁很赞同费尔巴哈这个见解，在《哲学笔记》中作了摘录，并指出在研究时要参看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的论述。

当然，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费尔巴哈，都没有也不可能科学地阐述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黑格尔虽然辩证地论述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但他从唯心主义出发，用思维去统摄存在，把存在思维化。黑格尔说：“存在与自我意识就是同一个东西，所谓同一个东西，并不是比较地相同，而是就其本身说根本是一个东西。”^②这就不仅完全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而且也取消了两者的辩证同一，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变为思维和思维的同一性，他讲的从思维到存在的转化，实质上是上帝创世说的翻版。费尔巴哈虽然正确地指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存在是思维的前提和基础，但是他从人本主义出发，把思维和存在这个最普遍、最一般的哲学问题缩小为人本学的问题，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变成为我与我的思维的关系。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不懂得辩证法，他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简单地看成是思维消极地、被动地反映存在，否定思维在认识过程中的能动性。因此，费尔巴哈只承认思维对存在的机械反映，否定思维到存在的转化。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了哲学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科学地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优秀的文化遗产，特别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中的优秀成果，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统一起来，彻底克服了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局限性，在哲学史上第一次科学地回答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使人类的认识史进入一个崭新的阶段。

2. 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发展。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马克思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3页。

^② 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第157页。

主义哲学的时候已经科学地解决了，因为它是建立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的前提和基础。但对这个问题的科学认识及其概括为一个科学的原理，有一个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马克思一向很重视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研究。马克思实现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也就是逐步正确地解决这个重大理论问题的过程。1841年，马克思还是一个唯心主义者，但他用辩证的观点，论述了思维和存在、哲学和周围现实世界的相互制约、相互作用的关系。1842年写的《第179号〈科伦日报〉社论》进一步发展了这一观点，指出：“哲学不是世界之外的遐想，……首先是通过人脑和世界相联系，然后才用双脚站在地上，……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就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①这里所说的哲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问题，也即是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1843年，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的时候，开始唯物主义地研究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他指出“精神只是脱离物质的抽象”^②，精神不是在物质之外，而是依赖于物质而存在。批评黑格尔法哲学的错误在于他脱离了物质的、现实的存在，把国家和法看成是“绝对精神”的产物，颠倒了思维和存在的真实关系。1844年3月，马克思在《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我的普遍意识不过是以现实共同体、社会存在物为生动形式的那个东西的理论形式，而在今天，普遍意识是现实生活的抽象，并且作为这样的抽象是与现实生活相敌对的。”^③“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④在《神圣家族》一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主观唯心主义，唯物主义地解决了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他们提出，在人的自我意识之外，有一个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20—12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35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2页—123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3页。

立于人的精神的自然界，独立于人的主体的客体。外部世界是客观实在的，是第一性的，一般的思想、观念是从客观具体事物中抽象出来的，它是第二性的。思辨哲学却是颠倒了两者的真实关系。这些是马克思从唯心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转变过程中对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的论述。

1845年，马克思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1846年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也标志着他们对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科学解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论述了科学的实践观，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的基本标志，并从实践的观点出发来论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认为只有在实践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的转化，实现思维与存在、主体与客体的辩证统一，离开实践就不可能科学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把“自我意识”当成历史发展的动力，当成创造一切的决定力量。指出“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①而在辩证唯物主义者看来，观念、思维、人们的精神交往都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也是这样”。^②又说：“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实际生活过程”。“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③这是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的科学阐述。

以上情况说明，从创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时起，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彻底的唯物主义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9—30页。

础上的。它与唯心主义、旧唯物主义对思维和存在关系的了解是有本质区别的：第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把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作唯物主义的了解，并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思维与存在统一起来。他们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存在是思维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客观物质世界，也就没有思维和精神的存在，没有被反映者也就没有反映。同时，思维、精神本身也是物质高度发展的产物。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与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严格区别开来；第二，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把思维和存在统一起来，认为精神和物质、思维和存在、主观和客观是一种辩证关系，存在决定思维，但思维又不是消极、被动的，而是积极地反作用于存在。这就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理论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的思维和存在关系的理论严格区别开来；第三，马克思主义深刻地揭示了思维的社会本质，提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是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把哲学基本问题的原理贯彻到底，从根本上划清了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界限。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后，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著作中，都论述过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特别是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中，对哲学基本问题作了比较系统的阐述。^① 哲学基本问题作为一个完整的科学原理，则是在《费尔巴哈论》中首次明确地提出来的。

3. 《费尔巴哈论》对哲学基本问题原理的系统表述。

恩格斯说：“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② 又说：“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界的认识问题”，是“全部哲学的最高问题”^③。这是在哲学发展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哲学基本问题的科学概念，而且对这个问题在哲学发展史中的地位作了规定。

① 参看本书第七章第二节。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恩格斯对哲学基本问题这一科学原理的内容作了具体的说明，指出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两个方面的意义。第一方面是指思维和存在，或者意识和物质、精神和自然界谁是第一性、谁是第二性，谁是本原、谁是派生的问题。“哲学家依照他们如何回答这个问题而分成了两大阵营。凡是断定精神对自然界说来是本原的，从而归根到底以某种方式承认创世说的人（在哲学家那里，例如在黑格尔那里，创世说往往采取了比在基督教那里还要混乱而荒唐的形式），组成唯心主义阵营。凡是认为自然界是本原的，则属于唯物主义的各种学派。”^①在这里，恩格斯明确地提出了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的科学标准，把哲学上两大派别、两条路线的斗争的实质鲜明地表达出来。

恩格斯反复强调哲学基本问题第一方面是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唯一标准，认为只能在这个意义上来使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这两个用语，如果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就会造成混乱，模糊和混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区别。恩格斯批评施达克不懂得这个标准，却把相信不相信人类的进步，有没有追求理想的目的作为划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并因而认为“费尔巴哈是唯心主义者，他相信人类的进步”，“唯心主义仍旧是一切的基础，根基”^②。恩格斯说，施达克的标准既不符合哲学史的事实，也违反人们的常识，“如果一个人只是由于他追求‘理想的意图’并承认‘理想的力量’对他的影响，就成了唯心主义者，那末任何一个发育稍稍正常的人都是天生的唯心主义者了，这样怎么还会有唯物主义者呢？”^③“施达克把这一切说成是唯心主义，这只是证明：‘唯物主义’这个名词以及两个派别的全部对立，在这里对他来说已经失去了任何意义。”^④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8页。

恩格斯指出，哲学基本问题的内容还有第二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①。恩格斯说，对于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绝大多数的哲学家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唯物主义者和彻底的唯心主义者（如黑格尔）都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思维和存在是有同一性的。但是，另外还有一些哲学家否认认识世界的可能性，或者至少是否认彻底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在近代哲学家中，休谟和康德是不可知论的主要代表，他们割裂了思维和存在的联系，否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说，对不可知论“以及其他一切哲学上的怪论的最令人信服的驳斥是实践，即实验和工业”。实践证明不可知论是根本错误的。

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的提出，使两千年来哲学发展史得到了科学的说明，使哲学史上的千流百派、五花八门、纷繁复杂的斗争，清理出基本路线，认清其斗争的实质，因而具有重大意义。但是，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理论，也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讲清楚。例如，恩格斯特别强调“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这两个用语只能在怎样回答“本原”这个意义上使用，而不能在别的意义上被使用，按此，“本原”问题就是区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唯一标准。那么，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维能不能反映存在的问题，能否也是区分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一个标准呢？恩格斯没有作出回答，而把反映问题放在第二方面去论述。又如，基本问题第一方面和第二方面是什么样的关系？有没有内在联系？是怎么样的内在联系？都还没有讲清楚。这些问题，是后来列宁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和发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1页。

三 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详尽

阐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大多数人都否定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客观的内在规律。他们把人的意志、理想看成历史发展的最终原因，认为历史的进程是由伟大的、杰出的人物的主观思想所主宰的；历史是许多偶然现象的堆积，根本不存在发展的客观规律性。费尔巴哈从抽象的人出发来研究社会历史问题，他认为历史无非是人性的展开，而人类对自己本质的认识，在过去是通过人的本质的虚幻反映——神来实现的，所以，宗教的变迁就成为历史变迁的动因。黑格尔虽然承认历史发展有规律性，但他所讲的历史规律、内在联系都是绝对观念的表现，因而也不可能真正科学地揭示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马克思恩格斯批判了唯心主义，克服了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一次对唯物主义世界观采取了真正严肃的态度，把这个世界观彻底地（至少在主要方面）运用到所研究的一切知识领域里去了。”^①正由于他们彻底贯彻了唯物主义的原则，按照事物的本来面目研究社会历史，揭示社会历史本身所固有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从而实现了社会历史观上伟大变革。

首先，恩格斯指出，社会历史的发展是有其内在的客观规律的。他说：社会发展史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同，在自然界中（如果我们把人对自然界的反作用撇开不谈）是不自觉的、盲目的力量在彼此相互作用，自然规律是自发地发生作用的。社会历史则不同，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全是有意识的、受一定思想支配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但是，恩格斯强调指出，社会历史和自然界的这种差别，“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8页。

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①表面上社会历史似乎是由偶然性支配着的，实际上，这种偶然性始终是受内部隐蔽着的规律支配的，而问题只是在于发现这些规律。

那么，怎样才能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呢？恩格斯认为，这就要探究隐藏在人们思想动机背后的动力，即“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的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他说：“探讨那些作为自觉的动机明显地或不明显地、直接地或以思想的形式、甚至以幻想的形式反映在行动着的群众及其领袖即所谓伟大人物头脑中的动因，——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在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②恩格斯还指出，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第一，要研究“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③。因为人民群众是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的主体，是推动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第二，要研究那些“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④。因为只有探究这种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事件，才能在更深、更广的程度上把握社会历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且一般说来，一种持久的、引起伟大历史变迁的行动，也总是在某种程度上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于以往哲学家的地方，正在于他们不是停留在历史人物的思想动机和表面的偶然性上，而是从现象深入本质，从偶然发现必然，从结果追溯原因，从形式探究内容，一步步地深入到发现物质生产方式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从而发现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

其次，指出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恩格斯考察了英国和法国的历史，指出自1831年法国里昂发生了第一次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页。

②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5页。

人起义，1838—1842年英国的宪章派运动，使人们非常清楚地看到，“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一方面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另一方面随着资产阶级新近取得的政治统治的发展，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①。无产阶级，已被承认为争夺统治而斗争的第三个战士。恩格斯指出，这时阶级关系已经非常简单化，“只有故意闭起眼睛的人才看不见，这三大阶级的斗争和它们的利益冲突是现代历史的动力，至少是这两个最先进国家的现代历史的动力。”^②

恩格斯论述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经济根源，是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结果。阶级之间的斗争，如土地占有制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③政治又是经济最集中的表现，一个阶级要得到经济上的解放，必须夺得和掌握政治权力；同样，一个阶级为了维护并发展自己经济上的既得利益，也必须保持和巩固已经取得的政治权力。恩格斯指出：“任何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而任何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尽管它必然地具有政治的形式（因为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归根到底都是围绕着经济解放进行的。”^④这是恩格斯用唯物史观深入分析了纷繁复杂的阶级斗争而得出的科学结论。

再次，指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社会意识形态，论述经济关系在社会发展中的决定作用。国家和法是上层建筑的核心，但它们不是社会发展中的决定力量，恰恰相反，它们倒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恩格斯说：国家的产生、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都应该从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中得到解释”，“国家总的说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28—2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还只是以集中的形式反映了支配着生产的阶级的经济需要”^①。又说：“如果说国家和公法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那末不言而喻，私法也是这样，因为私法本质上只是确认单个人之间的现存的、在一定情况下是正常的经济关系。”^②

关于哲学和宗教问题，恩格斯说，它是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往往又被一些中间环节弄模糊，因此，观念同自己的物质存在条件的联系，也就愈来愈混乱。其实哲学，宗教及任何社会意识形态都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只不过有的同经济关系的距离近些，有的远些，有的直接些，有的间接些。完全脱离物质生活条件的约束，与物质经济基础毫无关系的意识形态是没有的。近代英国和法国哲学思想的发展“本质上仅仅是那些和中小市民阶级发展为大资产阶级的过程相适应的思想的哲学表现。”^③黑格尔哲学，正是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特点在理论上的表现。宗教的产生、宗教的形式，以及宗教的改革和发展，归根到底也是由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所以，恩格斯说，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似乎是和现实生活相脱离的，其实“这些材料所发生的变化是由造成这种变化的人们的阶级关系即经济关系引起的。”^④

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对唯物史观的论述，特别是他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作了内在联系的阐述，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之所以正确，就在于这些原理是对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反映，实现了历史观的根本性的变革。恩格斯的论证，体现了唯物史观的客观性和科学性，并丰富了它的内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0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53页。

第三节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

历史发展辩证规律的阐发

在恩格斯的努力下，1889年新的国际无产阶级组织——第二国际成立了。它是在国际工人运动广泛发展，并在一系列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政党的基础上产生的。列宁曾经写道：“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随之而来的是世界各国工人运动无比壮大的时代，即工人运动广泛发展的时代，各民族国家内相继成立群众性的社会主义工人政党的时代。”^①但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并未停止。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向广度的发展，“和平发展”时期的合法的斗争，各种机会主义也日益滋长起来，他们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史观”、“经济唯物主义”，否定思想意识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来为他们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宣扬“和平长入”社会主义作论证。资产阶级也加紧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唯物史观的进攻。德国唯心主义社会学家、莱比锡教授保尔·巴尔特（1858—1922年）就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个。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又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关系、经济基础的观点归结为工艺过程和技术的发展。巴尔特在《作为社会学的历史哲学》一书中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可以直接把它理解为经济观点，也可以称为“技术经济历史观”；马克思关于革命的理论就是物质的进化论，社会的发展只是经济、技术发展的结果，因而不需要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就可以达到社会主义。他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机械论、“社会静力学”，认为马克思主张生产力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就是否定思想的能动作

^① 《列宁选集》第2卷，第579页。

用，把思想只是看作某种消极的东西，仅仅是形式和外衣，因而把“人类变成了一种机械发展的毫无抵抗力的玩物”。巴尔特还断言，马克思只是个经济学家而不是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只是社会学而不是世界观。

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青年党员，对唯物史观的实质也缺乏科学的认识。他们是极其肤浅地、刻板式了解马克思主义，并把它当成万能的药方和公式到处套用，这就不但把马克思主义庸俗化，而且也给资产阶级学者攻击马克思主义的可乘之机。在此情况下，恩格斯从1890年到1894年，在给康·施米特、约·布洛赫、弗·梅林和符·博尔吉乌斯等人的信中，严肃批驳了机会主义者和资产阶级学者对唯物史观的篡改和歪曲，全面地阐明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重要的基本原理，使唯物史观更进一步完善化。

一 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全面论述

关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的许多文章中都作了比较充分论述。但是，在唯物史观创立初期，由于当时反对唯心史观斗争的需要，他们着重论述的是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用恩格斯的话来说，“最初是把重点放在从作为基础的经济事实中探索出政治观念、法权观念和其他思想观念以及由这些观念所制约的行动”^①。恩格斯认为，当时这样做是必要的，但也有不足之处，就是只注意了内容而忽略了形式，对上层建筑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各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注意不够。90年代，恩格斯在书信中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作全面的阐述，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为了弥补过去这方面的不足，补充和丰富唯物史观。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页。

方面的思想:

第一,指出经济是基础,是第一性的,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对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归根到底起决定性作用。恩格斯坚持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所提出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①的观点,指出“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②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各种因素都在起作用,但是生产关系、经济状况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东西,“它构成一条贯穿于全部发展进程并唯一能使我们理解这个发展进程的红线。”^③谁否定了生产、经济的基础作用,谁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者。

第二,指出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是属于第二性的,是“尾随生产的运动”,是受经济基础所制约的。但是,上层建筑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地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恩格斯认为,上层建筑一旦产生出来,就有它自己特殊发展的规律,一方面受经济必然性所支配,另一方面又保持相对于基础的独立性,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反作用经济基础。恩格斯说,这是两种不相等的力量的交互作用:“一方面是经济运动,另一方面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独立性并且一经产生也就有了自己的运动的新的政治权力。总的说来,经济运动会替自己开辟道路,但是它也必定要经受它自己所造成的并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政治运动的反作用,即国家权力的以及和它同时产生的反对派的运动的反作用。”^④恩格斯以国家权力为例,说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与经济发展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因而推动经济的发展;第二种情况是与经济发展沿着相反的方向起作用,从而破坏经济的发展;第三种情况是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2页。

方向走。而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①因此，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或者是起促进的作用，或者是起延缓和破坏的作用。恩格斯指出，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权力的反作用，还有侵占或粗暴地毁灭经济资源的情况。由于这种情况，在以前的时代，可以造成某一地方和某一民族的全部经济发展的毁灭。而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时代，往往产生相反的结果，战败者最终在经济上、政治上和道义上赢得的东西往往比胜利者更多。

第三，指出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影响着社会历史的发展。恩格斯说：“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阶级斗争的各种政治形式和这个斗争的成果——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以后建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权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②恩格斯指出，在社会历史中，除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外，上层建筑中的各种政治形式如国家政权、政治团体、政党、立法和执法机构，各种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理论和宗教观点等等因素的交互作用，也这样或那样影响着历史斗争的进程，加速或延缓社会历史的发展。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中，经济因素最终的或归根到底意义上起着决定的支配的作用，但经济因素不是唯一决定性因素，历史也不是赤裸裸的经济运动的必然性。社会生活是充满着物质的和精神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生理的和心理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各种因素的交互作用。“在这种交互作用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③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否定历史发展中的经济必然性是错误的，忽视偶然性的作用同样也是错误的，尽管偶然性与必然性的联系是如此疏远或如此难于确定，但这种联系毕竟是存在着的。正因为经济运动的必然性，规定着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基本过程，使历史发展呈现出规律性；正是因为必然性要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形成复杂多样，五彩缤纷的历史画面。

恩格斯对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的全面论述，既坚持了历史观上的唯物主义，同时又坚持了历史观上的辩证法，把唯物论与辩证法有机地结合起来，彻底批判了历史观上的唯心论，同时又避免历史观上的机械论。

二 阐明社会意识的本质和作用

恩格斯在1890年8月5日致康·施米特的信中指出：“虽然物质生活条件是原始的起因，但是这并不排斥思想领域也反过来对这些物质条件起作用，然而第二性的作用”^①。这是论述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同时也指出了社会意识的本质及其作用。

唯物史观认为，社会存在是决定社会意识的，社会存在是本原的第一性的东西，而社会意识则是派生的第二性的东西。但历史唯心主义者不去了解推动思想发展的真正动力，而想象出种种虚假的或表面的动力，如“神”、“绝对精神”和“自我意识”等等；他们不去研究社会意识形态产生的现实的经济根源，而认为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形式是与现实存在无关的“纯思维”过程。这样，就必然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陷入了唯心史观。

恩格斯指出，在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前提下，同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4页。

也要承认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因为社会意识一旦产生，有它的相对独立性，有它存在和发展的内在规律。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首先表现在思想意识的形成过程的相对独立性。意识形态的内容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但意识形态的形成必须通过思想家的头脑，通过对一定的思想材料，经过思维加工。这样，思想意识的形成有它相对独立的过程；其次，思想、理论的发展有它的历史的继承性。社会历史领域每一学科的思想家，都必须从前人已经形成的一定思想材料出发，“这些材料是从以前的各代人的思维中独立形成的，并且在这些世代相继的人们的头脑中经过了自己的独立的发展道路。”^①这就使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特殊的规律性，意识形态反映客观的社会存在不是一个机械的简单的过程，而是经过复杂而曲折的道路。

恩格斯指出，意识形态发展的这种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它只是外部的表现形式，它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发展和社会存在所决定的。因为任何思想家在创立自己的思想、理论的时候，对于前人的思想资料都不是无条件原封不动地全部接受下来的。继承什么，抛弃什么，改造什么，发展什么，主要地是由社会的需要和思想家的阶级地位决定的。恩格斯说，从路德和加尔文对天主教的改革，从费希特和康德到黑格尔哲学的发展，从重商主义到重农主义和亚当·斯密经济理论的发展，决不只是一个纯粹的思维过程，而主要的是经济发展在思维领域中的反映。

由于社会意识具有自身的历史继承性的特点，往往造成了社会意识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的不平衡性。经济上发达的国家，不一定是思想意识水平高的国家，而“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提琴”^②。18世纪的法国对英国来说是如此，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1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5页。

后来的德国对英法两国来说也是如此。但是，无论是在法国还是在德国，意识形态的发展，哲学和文学的普遍繁荣，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经济的发展对社会思想意识形态的产生和发展起到最终的支配作用。不过，经济的支配作用对于政治、法律来说要直接些，对于哲学、宗教来说要间接些。如果以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否定经济关系的最后的或归根到底的支配作用，必然陷入唯心史观。

意识形态除了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之外，意识形态的各种因素之间也发生相互作用，这也是社会意识的一个特点。恩格斯指出：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因此不能认为“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①这就是说，社会意识对经济的反作用也是积极的，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因，而社会意识的各种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也是积极的，也是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原因，不能忽视它们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政治思想和法律思想是社会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它们对其他的意识形态起到支配和决定的作用，但它们不能代替和取消其他意识形态的作用。

三 论述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和合力

恩格斯在阐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社会意识形态相对独立性的同时，还在更广泛的范围内综合考察了社会历史领域众多因素的复杂的交互作用，在肯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根本动力的前提下，深刻地论述了历史运动是一种合力的思想。

在90年代以前，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著中也包含有这个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6页。

列宁曾指出,《共产党宣言》对当时的社会关系和阶级关系的论述清楚地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估计历史发展的全部合力,分析了社会关系以及从一个阶级到另一个阶级、从过去到将来的许多过渡阶段的复杂情景。”^①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在谈到对国家形式的考察时,既强调从生产关系中去寻找国家形式的“最深的秘密”、最“隐蔽的基础”,又指出必须注意到“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事实,自然条件,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②如果把经济关系当作唯一决定因素而忽视了这些经济事实,那就无法理解这种变异和差别。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一书中也谈到这种情况。他说:“人们通过每一个人追求他自己的、自觉期望的目的而创造自己的历史,却不管这种历史的结局如何,而这许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及其对外部世界的各种各样的影响所产生的结果,就是历史。”^③这是说,历史的结局总是在许许多多按不同方向活动的愿望交互作用以及它们同外部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形成的。

在1890年9月21—22日《致约·布洛赫》的信中,恩格斯明确提出并进一步论述了历史运动是各种社会因素的“合力”的思想。

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第一,人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进行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④他举例说,普鲁士国家虽然也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由经济的原因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有人试图只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3—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1—89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3—24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8页。

从经济上去说明它和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那么就不可避免地会闹出笑话来。只有书呆子才会断定，在北德意志的许多小邦中，勃兰登堡成为一个体现北部和南部之间的经济差异、语言差异，而自从宗教改革以来也体现了宗教差异的强国，这只是由经济的必然性所决定，而不是也由其他因素（包括国际政治关系的因素）所决定的。

第二，历史运动是由经济力量所支配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历史发展的根本动力，从“最终的支配作用”、“最后的动力”和“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说是正确的。但是，社会生活是众多因素交互作用的“交响曲”，而不是唯一的经济动力的“独奏”。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受到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所制约。这样，许多单个人的意志，各种物质因素和精神因素的交互作用，就形成“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历史必然性就体现在这个合力的结果中。恩格斯还分析了个人意志和历史运动规律之间的关系，指出在历史活动中，由于任何一个人的主观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历史总是象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各个个人的意志虽然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但决不应由此得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地，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的论述表明，作为构成历史运动的总合力，是无数力的合力，是由社会的、自然的、经济的、政治的、物质的、精神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8页。

的种种因素构成，是许许多多人的力量的结合，是无数因素综合作用的整体力量，是无数相互交错的力量。在这里，不仅是指进步的个人或阶级，而且也包括保守的、反动的力量在内。由此出现的历史的总的结果、历史事件，可以是革命的、前进的运动，也可能是保守的、甚至是反动力量的暂时占上风。正因为各种力量在方向上、性质上的差异，才形成力的平行四边形，造成一个总的平均值——与任何个人的意志和力量都不完全相同。如果只是同一方向的力，也就形成所谓合力的“平均值”，如果否定那种相反方向（保守的、以至反动的）的力量加入合力，那么历史进程中有快有慢、出现曲折以至暂时倒退的情形就变得难以理解了。由此可见，历史进程的“动力”和“合力”是两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动力”是指推动历史前进的力量，“合力”是指造成一定历史事件、一定历史结局的各种社会力量。把两者完全对立起来，无视“合力”在历史运动中的作用，或者把它们混淆起来，以至主张用“合力”论来代替“动力”论，都是不能正确说明历史的。

如前所述，在一定意义上说，唯物史观就是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系统论。它把社会看作一个系统，一个系统内部诸要素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主张从总体上把握社会历史现象的总体。恩格斯关于历史发展是一种“合力”的思想，正是马克思主义社会系统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四 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 也是科学的方法论

19世纪末，随着工人运动的高涨，无产阶级队伍的扩大，一些大学生、青年作家和其他没落的年青资产者纷纷涌入党内，这就是所谓党内的“青年派”。恩格斯在分析这些人的特点时曾说过，他们是把资产阶级大学当作社会主义的圣西尔军校，“带着军官官衔甚至将军官衔”，带着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成见加入

党的行列的。他们加入党，不是为了无产阶级的事业，而是要在一些新报纸、刊物的编辑部中占个显要的位置，成为党的领袖和理论家。他们既无实践经验，又无理论知识，但却自命不凡，夸夸其谈，狂妄自大，目空一切。恩格斯说这些人有三个特点：“第一，显然不懂他们宣称自己在维护的那个世界观；第二，对于在每一特定时刻起决定作用的历史事实一无所知；第三，明显地表现出德国文学家所特具的无限优越感。”^①

“青年派”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时髦来追求，其实对马克思主义一窍不通，但又把自己打扮成十足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他们按照自己的主观愿望来任意解释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当成套语、抽象的公式和灵丹妙药。他们认为“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②认为只要把“唯物主义的”这个词当作标签贴到各种事物上，再也用不着进一步的研究，就以为问题已经解决了。这样，“青年派”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简单化和庸俗化，一方面败坏马克思主义的名声，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搞得面目全非，这样，为马克思主义的敌人如巴尔特之流攻击历史唯物主义制造了口实。

恩格斯对“青年派”的错误进行严肃的批评，强调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恩格斯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研究工作的指南”。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而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来构造体系的方法。它要求全面地研究全部历史，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存在的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恩格斯说，在这个无限广阔的领域中，“谁肯认真工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9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5页。

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但是，“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①，也就是变成历史唯心主义。

恩格斯指出，“青年派”的错误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是不能低估的。这些人以党的“理论家”和“领导者”自居，实际上根本不懂得马克思主义。他们的理论是“被歪曲得面目全非的‘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他们完全不顾党进行的一切现实条件而幻想轻率地“拿下障碍物”，鼓吹冒险主义和宗派主义。恩格斯说，如果听任他们这样做，“则可能把一个甚至最强大的、拥有数百万成员的党，在所有敌视它的人们完全合情合理的哈哈大笑中毁灭掉。”^②为了克服党内的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保证党员的思想意识向健康方向的发展，恩格斯还提出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具体措施：“在我们党内，每一个人都应该从当兵做起，要在党内担任负责的职务，仅仅有写作才能或理论知识，甚至二者全都具备，都是不够的；要担任领导职务，还需要熟悉党的斗争条件，掌握这种斗争的方式，具备久经考验的耿耿忠心 and 坚强性格，最后还必须自愿地把自己列入战士的行列中——一句话，他们这些受过‘学院式教育’的人，总的说来，应该向工人学习的地方，比工人应该向他们学习的地方要多得多。”^③

19世纪90年代，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是全面而深刻的，并把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完备化和具体化了。还应指出的是“历史唯物主义”这一专门的科学概念，也是由恩格斯在90年代开始使用并明确规定其内容的。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是“表达一种关于历史过程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生产方式和交换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6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70页。

式的改变，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以及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①。这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是有重要意义的。

简短的结论

本章阐述了1883年至1895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

这期间，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根本性的变化。西欧自由资本主义正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随着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迅速发展，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日益激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和被压迫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开始高涨。无产阶级的斗争，迫切需要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世界观的指导，因此，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全面、系统的阐述是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

80年代，为适应资产阶级新政策的需要，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流行起来，马克思主义和机会主义、资产阶级思潮展开激烈的斗争。在斗争中，恩格斯写下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全面地阐发了马克思主义哲学。

第一，恩格斯研究了原始社会，阐述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及其本质，提出了两种生产的理论，揭示了原始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填补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原始社会理论的历史空白。

第二，恩格斯进行40年哲学斗争的总结，阐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和发展的客观必然性，论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联系和区别，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所实现的伟大历史变革。

第三，恩格斯晚年，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了全面的论述。既论述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同时又论述了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89页。

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既论述了社会意识形态对经济关系的依赖性，同时又论述了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们之间的交互作用。恩格斯既坚持历史观上的唯物论，同时又坚持了历史观上的辩证法，把唯物论和辩证法有机结合起来。



第九章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 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19世纪的下半叶，由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和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欧洲各国的无产阶级理论战士也逐渐成长起来。他们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追随者、战友和学生，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心指导下，努力刻苦学习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工人群众，写了许多文章和著作，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把马克思主义和本国的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方面，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中，有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和工人政党的创始人如威廉·李卜克内西、奥古斯特·倍倍尔、茹尔·盖得等人；有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思想家如弗兰茨·梅林、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等人；有出色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哲学家如约瑟夫·狄慈根；有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鼓动家如保尔·拉法格、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有著名的自然科学家、马克思主义积极的宣传者如卡尔·肖莱马、爱德华·艾威林，以及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英国的社会主义者、诗人威廉·莫里斯等。这些人中每个人都经历了自己特有的思想演变阶段，在不同历史时期，他们的政治观点和理论观点也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贡献也不一样。他们当中有的坚定不移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奋斗终生；有的为传播、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过重大的贡献，但在政治上和理论上也有过失误；也有的对革命半途而废，最后投入资产阶级怀抱，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对他们的功过是非需要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即便象后来成了无产阶级叛徒的考茨基，当他

还是一位革命者的时候，他的理论著作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的宝贵财富，他的哲学思想也应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中，狄慈根、梅林、拉法格、考茨基和拉布里奥拉等人在解释、传播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贡献较大，下面分别予以介绍。

第一节 狄慈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约瑟夫·狄慈根（1828—1888年）是19世纪后半期德国社会主义运动中杰出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他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科伦附近的小乡镇布兰肯堡的一个皮革匠家庭，由于家境的艰难，只念了两年半中学，就被迫辍学，在父亲的作坊里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1848年革命失败后，狄慈根为了寻求生计，曾三次流亡和迁居美国，1864年到过俄国彼得堡。过早地走向社会，繁重的劳动和颠沛流离的生活，使狄慈根有机会广泛地接触社会，了解劳动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这对于他后来从事社会活动和哲学的研究是有着很大帮助的。

狄慈根从一位普通的制革工人，成长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工人哲学家，是有一个过程的。当狄慈根刚刚20岁时，欧洲爆发了1848年的革命。年青的狄慈根带着强烈的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满腔热情地欢呼这场革命，并追求和渴望社会的自由、平等。革命失败后，当他陷入极大的思想困惑的时候，接受了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思想。而对狄慈根的思想进步起着重大作用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他的影响和帮助。狄慈根给马克思的一封信中曾说过：我现在得到一位如此受到尊敬的导师的亲切相待，怎能不使学生感到欣喜。他认为马克思的著作是一件精神瑰宝，使他懂得人类历史的发展，使他摆脱时代与环境带来的一切困苦。狄慈根最早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文章是在《新莱茵报》上，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共产党宣言》和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2年，狄慈根在报纸上通过“科伦共产党人案件”审判的“罪证”中，看到了《共产党宣言》这部伟大的著作。他认为这本书，比费尔巴哈的任何著作更能促进他的求知欲。1859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出版后，狄慈根曾作过多次专门的研究，并给以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从来没有一本书，^①不管它的篇幅多大，能象这本小册子那样给他这么多新的真实的知识和教益。他说，马克思“第一次用清晰而无可争辩的科学的形式阐明了今后历史发展的**已被认清了的趋势**，这就是使社会生产过程的至今一直是盲目的自发的力量听从于人类的意识。”^②事实上，狄慈根世界观的转变，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两本著作曾起过极其重要的作用。

狄慈根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热情帮助下，经过他的刻苦自学，系统地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他先后写了《人脑活动的本质》（1869年）、《论逻辑书简》（1880—1883年）、《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1886年）、《哲学的成果》（1887年）等重要的哲学著作。在这些著作中，以他独特的方式详尽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唯物论、辩证法和认识论的基本原理，为在工人群众中通俗地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出重大的贡献。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很重视狄慈根的哲学思想。马克思曾称狄慈根为“我们的哲学家”，认为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书“虽然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但包含着许多卓越的思想，而且作为一个工人的独立思考的产物来说，甚至是令人惊叹的思想。”^③恩格斯也认为狄慈根的这本书中关于自在之物是想象之物的描述“是很出色的，甚至是天才的。……总的说来，他有一种值得注意的本能，能够在这样缺乏科学修养的情况下得出这样多正确的结论。”^④列宁明确肯定狄慈根是辩证唯

① 《狄慈根致马克思》（1867年10月24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2—183页。

物主义者，并在写作《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时，多处采纳和引证狄慈根的观点来批判俄国马赫主义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同时也中肯地指出狄慈根哲学思想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

一 对辩证唯物主义基本观点的论述和 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

狄慈根为了批判唯心主义思辨哲学，在他的著作中用了很大的篇幅来论述世界的物质性，提出“宇宙万有”的唯物主义原理。他认为“万有和宇宙不过是同一事物的两个名称”，宇宙就是万有，万有也即是宇宙。他把宇宙、万有、世界、物质、存在、无限和绝对等等都是作为同义词来使用，表示世界是一个物质的世界。他说：“我们应将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整个世界当作一个唯一的实体和事物，当作一元体来考虑。”^①所谓唯一实体或一元体，就是“宇宙万有是由同一物质构成的”^②，万有的物质世界是唯一的世界。他在讲到逻辑学四基本原则时，鲜明地提出问题：“究竟是有一个世界，还是有两个世界，即一个自然的世界，一个非自然的或(象大家所喜欢说的那样)超自然的世界”^③。狄慈根认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正象一个塞在哲学的胃里的问题，它一天不解决，逻辑学的健康就受损一天。他对这个问题作的回答是：“世界只有一个，这个世界就是一切存在的总集，这个现有的存在无疑有无穷多的种类，但一切种类都来自一个共同的自然的自然。”^④他认为在客观的物质世界之外，不存在单独的精神世界，在自然之外没有超自然的东西的存在。这样他就在宇宙观上坚持了唯物主义一元论的思想，批判了宗教神学和唯心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三联书店1978年版，第311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28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0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84页。

主义观点。

狄慈根坚持世界的物质性、一元性，同时又承认世界的多样性。他说：“世界的统一性和复多性同样真实而实在；多即一，一即多”。他用母亲和子女的关系来比喻一与多的关系，论证了“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的原理。他说，“作为母亲的身份，它不可能没有子女而存在，正象子女不可能没有母亲而存在一样。”“子女固然是作母亲这件事的结果或产物，它同样是其原因。如果世界一元不孕育着许多个别的子女，那么它就不可能存在，也不可能想象。”^①在狄慈根看来，世界的物质性和多样性是统一的。他指出，世界上的具体的事物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物质的具体形态是可生可灭的，但整个宇宙的物质是“永存、永恒与不灭的”，“一丝一毫的物质也从未在这个世界上消失过”。“永恒的物质、不灭的物质，事实上或实际上不过就是它的可灭的现象的总和。所谓物质是不灭的，不过是说：不论何时何地都存在物质而已。”^②

狄慈根对思辨唯心主义作了严肃的批判，指出思辨哲学的恶习就是否定客观物质世界的实在性，否定被反映被认识的客观对象的实在性，排斥感性认识。因此，哲学成为“无对象的思想”，“不与可感觉的对象相接触就想产生认识”^③。然而这种认识“亦即没有内容的思想、没有现实性的思想，只能产生妄想。”^④他还指出，任何经验科学都是以可感觉的材料、一定的客观物质对象为基础的，但思辨哲学却是既不要材料，也不要经验，而是从纯粹的理性出发，在头脑内部通过沉思来理解精神的性质，寻求一种纯粹的、完全的、绝对的知识，结果是一无所获。狄慈根说：“与其说思辨哲学是一种科学，还不如说它是个意见分歧的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62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32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69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4页。

游戏场。”^①

狄慈根指出，新康德主义也是一种思辨哲学，是改头换面的贝克莱主义。他说：“新康德派声称：我们只能通过意识的眼镜去感知我们感知到的一切。我们看到、听到和触到的一切必须通过感觉的媒介，通过心才能达于我们。因此，我们不能纯粹地、真实地感知事物，而只能感知事物对主观性的显现。用朗格的话来说，就是：‘感觉就是材料，由这种材料可建立真实的外部世界。’”^② 在新康德主义者看来，物质世界不是客观实在的，它不过是由人的主观感觉构成的。这是地地道道的主观唯心主义。

狄慈根在批判唯心主义时鲜明地提出问题：“精神和物质哪个是第一性的，哪个是第二性的？”^③ “精神是世界的还是世界是精神的”^④？“究竟观念由世界产生，还是世界由观念产生，两者之中哪个是因，哪个是果”^⑤。狄慈根认为这是唯物主义者和唯心主义者数千年来争论的问题，这个争论而构成哲学的要素。对这个问题“所持不同的意见、观念和看法使新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划分为不同的阵营。”^⑥ 这表明狄慈根已触及到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尽管他的论述还是不充分的，但作为一个工人哲学家，又在恩格斯的《费尔巴哈论》之前提了出来，这是难能可贵的。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8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89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61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43页。

⑤ 《狄慈根哲学论文选集》英文版，芝加哥，1906年，第81页。

⑥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49页。

二 对唯物辩证法基本观点的论述和 对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批判

狄慈根是一位自觉的辩证法家，他把自己的哲学叫做“辩证的或社会民主主义的唯物主义”。他的《论逻辑书简》以通信的形式专门讨论了辩证法和逻辑学的问题。狄慈根推崇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黑格尔是近代辩证法家最大的代表。他特别赞赏黑格尔关于发展的学说，把它比喻为黑格尔哲学中的“明灯”。狄慈根批评费尔巴哈不重视黑格尔的辩证法，他在给儿子的一封信中说：

“当他倒掉洗澡水时，他会抱住澡盆中的小孩，不会让水把他带出去。”^①并告诫儿子要认真学习逻辑学，学习辩证法。他说：“人们抱怨逻辑学费解，这主要还是怪学生思想懒惰，不肯动脑筋”。又说，无产阶级应该掌握辩证法这门科学，“逻辑也应得到无产阶级的这个别号，因为要想理解逻辑，就要克服维护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切成见。”^②

狄慈根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论述唯物辩证法的思想：

1. 万有世界是矛盾的世界，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

狄慈根坚持从自然界本身来说明自然界。他说，一切具体的东西的存在都必须要有充分的根据，“但其所据的原本，即普遍的宇宙却是无根据的，它本身既是根据又是推论，既是原因又是结果。要言之，一切根据都出自无根据，这是一条重要的辩证法知识”^③。狄慈根认为万有宇宙的存在是没有原因的，从而彻底排除了宇宙发展的“外因论”，批判了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第一推动力”。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00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02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6页。

狄慈根说，假如要寻找万有世界存在的原因，这就是它自身的矛盾。他在给儿子的第八封信中指出：“整个世界就是一个无穷无尽的矛盾，其中包含无数最有意义的命题和反命题；这些命题永不消亡，但可以借助于时间和理性而趋于统一。”^①他还说：

“一切对立和矛盾都是‘万有’唯一的形式”，“全部自然界、全部存在，都生活在矛盾中；一切事物只有与另一事物，与其对立物相互作用时，才能显露其本性。……必须承认矛盾乃是统治思维和存在的普遍的东西。”^②“意识的本性就是矛盾”，“意识概括矛盾”，“思维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事物，是辩证法之谜。”^③狄慈根明确肯定了客观物质世界和人的思维活动的矛盾性，矛盾是世界和事物的存在的本性、本质。这是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没有矛盾就没有事物的思想。

狄慈根说：世界上的“每一件事物，每一个人都是无限的世界的一个片断，都具有它的无限的性质的一部分，都既是永恒的，又是会灭亡的，既是真的，又是假的，既是大的，又是小的，既是单方面的，又是多方面的，因而都是矛盾的。”^④他用了大量的事例论证了客观事物的对立统一关系。他认为美与丑、善与恶、冷与热、黑与白、曲与直、短暂与永恒等等都是对立统一的。他说：“一切直线实际上都包含着充满矛盾的曲性”^⑤，“某一事物终止之处就是另一事物开始之处。某一事物的终止就是另一事物的开始。每一个开端同时是一个终点。”^⑥始与终、开端与终点都是对立统一的，两者相互包含。他还说，生与死也是对立统一的，“只要你观察生命，你马上就会看到死亡；但是再仔细观察，你就会看到死亡不是死亡：‘废墟中产生新的生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4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8—29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05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47页。

⑤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6页。

⑥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2页。

命’。”^①对于现实生活中的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狄慈根作了大量的论述。他说，战争与和平的性质是截然相反的，但是也是相互联系的，永久的和平和无休止的战争都是不存在，“永久的和平只是幻想。而那个希望炮声和刀声永不断绝的战神之子假若不是什么更坏的东西，至少也是幻想”。他指出和平与战争是不可分割的，总是相处在一起的。“只有战争中的和平与和平中的战争是永久的”^②。

狄慈根还运用对立统一观点分析了物质与精神、现象与本质、原因与结果、自由与必然等辩证法范畴的关系。

2. 万有世界是运动、发展的世界，事物都是普遍联系的。

狄慈根认为运动、变化是“宇宙的本质”，物质世界是一个处于永恒的运动过程。他说：“一切都在变化”，“一切都在发展”^③，“整个自然界在演进，世界是一个无止境的、由无数片段组成的整体，它是一个往复运动，是一个永远的变化，它总是同它自己一致，总是同一个世界。”^④物质世界总是处于运动发展之中，永恒不变的、绝对静止的东西是没有的，整个自然界是呈现着和运动着，无穷地变化着，一切都在流动着、生成着和消灭着。狄慈根很重视达尔文和黑格尔关于发展的学说。他说：“前者探求物种的起源，后者探求人类的思维过程。但二者的结果都是发展学说。”^⑤狄慈根认为达尔文的功绩就在于他的进化论，不仅包括一切动物生命的物种起源，而且包括一切事物的起源和进化，它是一般的宇宙进化论。黑格尔把一切都看成彼此融混、生成、流通、运动，一切事物都是一个过程。狄慈根说：“我们虽然不能说发展学说是由黑格尔解决的，但的确是由黑格尔提出来并使之进步的”^⑥。他同意黑格尔当时在文化界的地位正象拿破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2—133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7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11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24页。

⑤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0页。

⑥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58—259页。

它第一在政治界的地位一样重要的说法，并称黑格尔为“天才的先驱”，认为如果黑格尔的学说在后世失去了承认，那将是“时代潮流的一个错误”。

狄慈根认为，事物的运动、发展和变化，必然产生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他把普遍联系看作是辩证法的本质特征。他说：“普遍的联系是一切事物和论题都有的”^①，“没有世界联系，人类就不存在。没有光线，人就没有眼睛；没有声音，人就没有耳朵；没有物理，人就没有伦理。”^②“一切事物的联系构成真理和生命，构成纯正、合法、善和美。”^③狄慈根指出，世界上的事物没有一个是脱离普遍联系而独立自存的，世界只存在于相互联系之中，一切事物只要失掉这种联系便不再存在。事物只因为与其他事物有关，只因为起作用或表现，才成其为自己。狄慈根还指出，只有在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才能鉴别事物，认识事物的本质。他说，如果我们为了认识一片木板的性质而把它与其他木板和其他事物分开，而发现它是黑的，那么，这仅表明这片木板只在整个自然关系或世界关系中才是黑的，它之为黑，并非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光线、眼睛以及它所属的整体联系。离开事物的普遍联系，就不可能认识事物的本质。

狄慈根提出，探讨、研究世界的普遍联系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的任务。在寻求事物的相互联系时，总是力求弄清联系的方法、联系的方式和联系的程度，从而才有可能找到事物的本质的内在的联系。狄慈根批评形而上学者孤立地看待事物，“以为地球、地上的树木和地球上空的云和太阳这一切都是各不相干的东西。”^④形而上学哲学家看不到事物的相互联系，就在于他用手遮住眼睛。狄慈根说，一个不懂得经济学的人就会忽视经济上的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73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97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49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11页。

世界联系，一个不懂得辩证法的人就会忽视世界上事物的普遍联系。他指出，只有唯物辩证法才能揭示世界事物的普遍联系，因为它不在圣殿的帷幕后，也不在博学者的头脑中，而在世界的活动的联系中寻找并发现理性和真理。”^①

3. 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的一致。

狄慈根为了深入地研究唯物辩证法，刻苦地钻研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黑格尔的逻辑学。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旧式的逻辑学对于训练成年人的头脑，对于培养辩证的思维能力是很不够用的，因为“旧逻辑学的一个根本错误是它误以为知觉是人类精神汲取认识的最后根源”。狄慈根说：“其实，最后的根源是自然，……逻辑学探讨的是人类精神的本质；人类精神象其他任何事物一样，不是独立的事物，而是一种现象，一种自然现象或自然宾辞。”^②狄慈根指出，从培根开始不少哲学家都不满足于亚里士多德的旧式的形式逻辑，而是在现有的逻辑认识领域之外增加一个新的、显然更高级的逻辑认识领域。他认为黑格尔的逻辑学就是新的、高级的逻辑学。这种逻辑是“以世界真理为对象，这种逻辑是宇宙的逻辑，是普遍的逻辑或世界观。”^③狄慈根赞同黑格尔提出的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一致的思想。他在论述逻辑学四基本原则时说，“为了便于理解，我们用一个特殊的称号，用‘认识论’这个专门名称来称呼这个新领域，‘认识论’亦即众所周知的‘辩证法’。”^④在讲到旧的亚里士多德式的逻辑的缺点，不能满足人们的认识需要而必然产生新的逻辑学时，狄慈根又说：“至于新逻辑学是否应与旧逻辑学叫同一名称，还是应另称为认识论或辩证法，这只是字面上的争论，可以简单地相机而定。”^⑤狄慈根在给他儿子的第九封信中，劝他儿子学习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50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1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49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1页。

⑤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47页。

辩证法、逻辑学时，也肯定逻辑学也就是认识论。他说：“我们的逻辑是认识论。它教导人们不要通过沉思的方法，而要从事物与经验的联系的角度，从整体联系的角度来探索认识。”^①狄慈根关于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三者的一致思想和列宁讲的“逻辑、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都应用于同一门科学”^②的说法是一致的。

三 对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基本原理的 论述和对不可知论的批判

狄慈根很重视认识论问题的研究，由于在他从事哲学的研究和写作的时候，正是新康德主义流行的时代。因此，批判康德和新康德主义者的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成为狄慈根哲学的出发点之一。认识论问题是他的哲学著作的重点。

狄慈根认为认识论所论述的问题，是我们的思维工具的性质问题。他说，一切科学的基础在于对思维过程的认识。“哲学的专门任务不是提供世界的真切的思维图象，而是提供人类精神在形成世界图象时所需要的方法和道路。”^③也即是说，“哲学专门致力于说明认识”，解决“对认识的认识”的问题。^④因为不解决人们认识世界的真正方法论问题，没有科学的思维工具，就不可能正确地认识客观世界，获得真理性的认识。所以，狄慈根郑重提出：“哲学的重心在于解决人的思维过程；认识论应当成为哲学家的专业”。狄慈根很重视认识论在哲学思想中的地位，认为精神和物质的关系的理论应该作为哲学的成果来理解。他说：“人类用认识之光照亮了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我们的观点靠唯物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38页。

② 《列宁全集》第38卷，第357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64页。

④ 参看《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61页。

主义的认识论才成为一元的论点。”^①

狄慈根履行自己的诺言，在他的一生中，都把认识论列为哲学的研究和写作的重点。他的《人脑活动的本质》、《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认识论领域中的漫游》、《哲学的成果》等重要著作，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1. 提出物质是观念的基原，论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前提。

狄慈根在论述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基本观点时，是以科学地解决哲学基本问题的思想为出发点的。他认为承认客观物质世界的存在是人认识的前提或首要条件，明确提出“物质是观念的前提或基原”的著名论断。列宁很重视狄慈根这个思想，认为“它包含着和不可知论、马赫主义、唯心主义不同的唯物主义的全部认识论基础。”^②

狄慈根从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出发，提出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知识以生命为前提，以经验为条件。一切认识都是起源于经验，离开客观物质世界，离开经验材料，就无所谓认识。他说，人的智力在开始时，如同一张白纸，什么东西也没有，知识是后来通过经验印上去的。“一切事物都是经验”，“一切认识起源于世界联系”。智慧不是从人的头脑内部神秘地产生的，而是象一切经验一样是从外部世界得来的。狄慈根批评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回忆说”，认为柏拉图所讲的认识，不是走自然科学的道路，不是从经验材料中，不是在世界的联系中寻求知识，而是“通过沉思在人脑内部寻求认识”。狄慈根说，这种知识只能是宗教的灵魂说。

狄慈根认为，人的认识必须借助于思维这是对的，但是单靠头脑或思维能力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需要一个引起思想的客体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95页。

② 《列宁选集》第2卷，第251页。

或对象。他说，“视”必须有可以看见的东西，那即是在“视”之外还有另外一些东西。同样，“听”需要可以听到的东西，“思维”需要有个足以引起思考的对象，即是在我们思维之外，在我们意识之外，还有别的东西。他说：“思维是脑的机能，正如写字是手的机能一样。”单有思维还不能产生思想，只有思维“与万有、与一切材料、一切事物、一切现象发生联系”，才能产生思想。狄慈根指出，一切思想只能是真实事物的肖像，是真实事物的理论化，概念或观念与原物是同照片和本人的关系一样，思维能力离开了客观物质世界，离开了感觉材料就等于照相机离开实物一样。狄慈根批评思辨哲学家夸大人的思维能力，否定认识的客观性，是靠折磨头脑来求得知识的。他提出一个通俗而深刻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观点：“思想是脑机能与某种对象结合而生之子。”“一切精神作用都以引起那种精神作用并构成精神内容的某种对象为前提。”^①“创造出来的精神的全部表象、思想和概念都是由自然科学称之为‘物质’世界的一元世界得来的。‘创造出来的精神’就是这个世界的自然之子。”^②列宁对狄慈根这思想曾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这是“哲学唯物主义的核心。”^③

2. 指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但又不能完全穷尽它。

狄慈根与康德的不可知论、新康德主义者的哲学胡说作了坚决的斗争。指出康德的不可知论是在于割裂了“自在之物”与现象之间的真实联系，在两者之间划上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把“自在之物”看成是超验性的、不可认识的神秘的东西。狄慈根对于80年代流行起来的新康德主义采取十分轻蔑的态度，认为它是一种“科学僧侣主义”，是资产阶级的“有学位的奴仆”。狄慈根说，新康德主义者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这股反动的哲学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0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20页。

③ 《列宁全集》第19卷，第63页。

思潮的实质是要“倾覆科学，并使一种‘更为一般的认识方法’凌驾于人类认识之上。”是“从废物堆房中拿出王冠和王笏献给破旧的泥塑菩萨，为的是重新树立迷信的支配权。”这是现代哲学潮流中的一种反动力量，“它有意或无意地反对显著增长着的人民群众的自由。”^①

狄慈根指出，不可知论的错误还在于割裂了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真实关系。他指出，现象和“自在之物”之间的差别，只“不过是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差别而已”，“现象和显现者之间的差别”，“正象十哩路程和全程之间的差别一样”。因此，“自在之物”和现象之间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任何的原则的差别、任何“超越”、任何“天生的不一致”。现象是事物本质的一种表现，人们通过现象是可以认识事物的本质。狄慈根说：“我们每天都能深悉事物，并且知道在事物之中不存在不向我们的精神开放的东西。人类的精神对神秘的揭示是无限制的，它提出新的说明的能力是无穷尽的，同样，无穷尽的东西和不可彻底认识的东西无论就个体还是就整体而言，都是无限制地和公开地让人类精神认识的。”^②狄慈根还说，原来是神秘的东西，可以通过研究而变为一种普通的、日常的关系；原来不认识的东西，可以通过人们的实践不断地认识它。“自然科学在研究中愈向前进，情况就愈明显：在无尽藏的自然神秘之前，它丝毫也用不着惊慌，用黑格尔的话来说就是：**‘不存在抗拒它的东西’**。由此可见，‘一切事物的，无尽藏的‘原因’的确可以用我们的认识工具每日汲取”^③。狄慈根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主人，只要在合理的界限范围内，人类能够创造一切，人类也能认识一切。绝对不可认识的东西是没有的。

狄慈根认为，世界上确实还存在许多未知的领域，但是“未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84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7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8页。

知的事物并不是完全不认识的和神秘的。”^① 世界上的事物只有已被认识和未被认识之分，而没有可以认识和不可认识之别。“绝对不可理解的东西是不属于一元的世界观而属于宗教的、二元的世界观的东西。”^② 狄慈根坚信，在今天自然科学发展的时代，形而上学的东西，不可知的东西，神秘的东西应当而且必须被逐出科学的大门之外，而迎来确实性、无疑的确实性。³狄慈根说，情况在顺利地发展，哲学家取得了巨大的进展，而自然科学向他们提供了巨大的帮助。自然科学越是发展，越是证明不可知论的破产。

狄慈根把辩证法应用于人的认识过程，坚持世界的可知性，同时又指出人的认识不是一次可以完成的，人的认识是一个过程。人可认识世界，但不可能完全穷尽世界，不可能彻底认识事物的一切。因为“世界存在不论在大的事物中，还是在小的事物中，不论在整体中，还是在一切部分中，都是无穷无尽的”^③，客观事物处于不断发展之中。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一个事物、没有一个原子是可以彻底认识的。”^④ 狄慈根指出，正因为我们不能完全彻底穷尽事物的一切，我们对科学应该采取谦虚谨慎的态度，应该坚持天天学习，永远学习，不应该自满。

3. 论述相对真理与绝对真理的关系。

在真理问题上，狄慈根首先反对黑格尔把绝对真理了解为精神性的东西，认为这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根深蒂固的偏见。狄慈根说，绝对真理不是精神性的，而是可以看见、听见、嗅到、触到的，当然也是可以认识的。他认为宇宙就是自然，就是万有，也就是绝对真理。这样，他就把绝对真理等同于绝对自然界，等同于客观物质世界本身，这是不正确的。但他认为，相对真理是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19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8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52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67页。

绝对真理的一部分，人的认识过程是从相对真理走向绝对真理的无限深化的过程，这些论述则是正确的。狄慈根说：“相对与绝对之间并非有一条鸿沟，无法逾越，以致可以把一个捧上天而把另一个骂得一钱不值。……一切事物都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无限、永恒、神圣仅能生活在无常和个别之中，反之，世界的部分仅能生活在整体中，生活在绝对中。”^①就是说，相对与绝对是不可分割的，它们是辩证地联系在一起的。

狄慈根认为绝对真理就是宇宙万有，它是无所不包的。在他看来，无所不包的绝对真理本身是不可认识的，只能是借助于它的现象，或者说通过相对真理来认识它。他说：“人类的认识不是绝对，而仅是为真理作出真实的、实在的、正确的和逼真的图像的艺术家的，所以图画当然不能画尽对象中的一切，画家当然赶不上他的模特儿。”^②也就是说，人的认识只是对客观事物的近似的反映，人们所达到的真理是相对的。“我们只能相对地认识自然界及其部分；因为每一个部分虽然只是自然的一种关系，但也具有绝对的性质，也具有认识能力不能全部了解的自然整体自身的性质。”^③狄慈根批评了“永恒终极真理论”，认为追求永恒不变的终极真理只是无知的幻想，是形而上学的思想表现。他说，在人类的认识过程中，只有意识到我们认识的相对有效性这一点才是最有力的前进杠杆，也只有放弃追求“永恒真理”、“终极真理”的徒劳无益的探索，才有可能寻找到有空间性和时间性的真理。

四 在同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 提出哲学党性原则

坚持哲学的党性原则，这是狄慈根哲学思想的一个重要特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14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32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33页。

点。列宁很重视狄慈根这一思想，并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作了大量的引证，指出狄慈根的论述“击中了马赫、阿芬那留斯以及他们的整个学派的要害。”^①

狄慈根认为哲学是有阶级性的。他指出在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哲学不是科学，而是防御社会民主主义的手段”，尽管他们主张自由思想，“但总是或多或少地沉溺于偏见和神秘主义……他们形成了一个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动集团。”^② 哲学教授是“高谈‘理想的福利’并用生造的唯心主义来愚弄人民的有学位的奴仆”^③。这是资产阶级哲学的党性原则，表明它是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狄慈根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应该成为“被压迫的第四阶级，即劳动阶级”的斗争的武器。他在通信中告诉他的儿子，唯物辩证法“应得到无产阶级的这个别号”，要掌握和理解唯物辩证法，“就要克服维护资产阶级世界的一切成见。”^④

在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两条哲学路线的斗争中，狄慈根总是坚持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哲学路线，坚决反对一切调和或“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企图。列宁说，狄慈根从来没有企图在原则上脱离唯物主义而独树一帜“新的”旗帜，“在紧要关头他总是毅然决然地声明：我是唯物主义者，我的哲学是唯物主义哲学。”^⑤ 狄慈根特别讨厌哲学上的所谓“第三条路线”。他指出：“在一切党派之中，最可鄙的就是中间党派……正如政治上各党派日益集成两个阵营一样……科学也正在划分为两个基本集团：一边是形而上学者（指唯心主义者——引者注），另一边是物理学家或唯物主义者。名目繁多的中间分子和调和派的骗子，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1页。

②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0页。

③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60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02页。

⑤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9页。

如唯灵论者、感觉论者、实在论者等等，在他们的路途上一会儿卷入这个潮流，一会儿又卷入那个潮流。我们要求坚决性，我们要求明确性。反动的蒙昧主义者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而所有那些竭力把人类理性从形而上学的荒诞思想中解放出来的人应当称为唯物主义者……如果我们把这两个党派比作固体和液体，那末中间分子就是烂泥一类的东西。”^①狄慈根认为中间分子最终是要分化的，他们不可能成为超越于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上的“第三条路线”。列宁详细地引证狄慈根的话，批判俄国的马赫主义者。指出马赫主义“就是这样一种讨厌的烂泥，就是哲学上的可鄙的中间党派，它在每一个问题上都把唯物主义派别和唯心主义派别混淆起来。在哲学上企图超出这两个基本派别，这不过是玩弄‘调和派的骗人把戏’而已。”^②

五 狄慈根哲学思想中的混乱和错误

狄慈根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哲学家，由于缺乏必要的文化知识的修养，在他的哲学思想中确实存在一些混乱和错误。例如，他强调精神、意识是来自客观物质世界，坚持物质第一性的原理，这是正确的。可是，在论述物质与精神的相对性时，他认为必须扩大物质概念，即扩大到不仅包括物质现象，而且也包括精神现象，认为精神、思想也是物质的。比如，当他论述世界的统一性，讲到精神与物质的联系时，他说：“精神是物的，物是精神的”^③；当他论述一切事物都是大自然附属物，讲到人脑活动与客观物质世界的关系时，他说：“思想、思想的来源和思想的性质也同样是真实的物质，是象任何事物一样具有研究的材料”^④，

① 转引自《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9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59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19页。

④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47页。

当他讲到头脑的作用和心脏的作用时又说：“头脑的作用和心脏的作用同样是物质的。……由头脑工作产生的富于知识的学问，象由心脏活动维持的血液健康一样，都是一种物质的现象。”^①狄慈根把精神也看成是物质的，因此错误地把政治、宗教、道德等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东西也统统归结为物质的东西。这是狄慈根哲学思想中的一个重大错误。列宁说，扩大物质概念是错误的，是一个糊涂的思想，它抹煞了物质与精神的本质区别，模糊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界限，使他不可能彻底与唯心主义、庸俗唯物主义划清界线。

在认识问题上，狄慈根提出认识起源于经验，坚持了唯物主义的反映论认识路线。但是，他在论述人的认识能力的有限与无限的关系时，他又错误地提出有的知识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他说：“如果我说关于无限的、绝对的真理的意识是天生的，是一种，并且是唯一的先天的知识，那么连经验也证实了这种天生的意识。”^②狄慈根论证了人的认识的相对性、近似性，认为不可能完全穷尽客观事物的认识，这是正确的。但他把绝对真理等同于自然界，又认为“绝对真理是不可认识的，我们不能直接地认识它，只能借助于它的现象来认识它”^③。狄慈根这个说法，虽然与康德不同，但没有和康德的不可知论划清界限。因为康德认为只能认识现象，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狄慈根认为可以通过现象来认识自然界，但又认为自然界本身是不可认识的。这是对不可知论作了让步。

在哲学基本问题上，狄慈根坚持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的基本原理，同时批判旧唯物主义否定精神对物质的反作用的形而上学观点，论述了物质与精神的相互转化，这也是正确的，但在区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标准上他又是混乱的。他认为唯物主

①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337页。

②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33页。

③ 《狄慈根哲学著作选集》，第232页。

义的缺陷是重视物质享受，而唯心主义的积极方面是重视精神享受和思想理论研究。他错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者也重视思想理论研究，因而也可以称自己为唯心主义者。这样就在哲学基本问题上模糊了哲学上两条路线的对立，客观上为唯心主义作了辩护。

对于狄慈根哲学思想上的缺陷，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隐讳过，而总是公正地、实事求是地加以指出。1868年10月，马克思第一次读到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手稿，并介绍恩格斯阅读这本书，同时指出这本书的缺点是“缺少辩证发挥和重复过多”^①。过了两个月马克思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又一次指出狄慈根的手稿中“有些混乱的概念和过多的重复”^②。恩格斯遵照马克思的意见，在百忙中阅读了狄慈根《人脑活动的本质》手稿的全文，1868年11月6日致马克思的信中也指出了狄慈根这本书的缺点是在于术语上的混乱，“缺乏精确性，并且常常用不同的表达方式重复同样的东西”。恩格斯还指出狄慈根发生错误的原因是由于他“不是天生的哲学家，况且是一个一半靠自学出来的人”，“出现重复，部分是由于术语上的缺点，部分是由于缺乏逻辑修养。”^③

列宁在肯定狄慈根的功绩的同时，也一再指出他的缺点和错误，认为在狄慈根的哲学著作中往往“暧昧、模糊、混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④“狄慈根会为反动哲学家们所喜欢，是因为他有某些混乱的地方。哪里有混乱，哪里就有马赫主义者”^⑤。同时列宁也指出“事实上，在狄慈根的书中，与其说是基本思想错误，不如说是措词不当，他的基本思想是要指出旧唯物主义不能科学地（借助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观念。”^⑥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567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82—183页。

④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9页。

⑤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9页。

⑥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7页。

但是，约·狄慈根的不肖之子欧根·狄慈根，却利用他父亲的哲学思想中的缺点和错误，杜撰出所谓“狄慈根主义”，

“自然一元论”等等强加给约·狄慈根的头上。列宁严肃地指出：“‘狄慈根主义’不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它是一种混乱思想，是向反动哲学迈进一步，是想不根据约·狄慈根的伟大之处而利用他的弱点来创立一种路线的企图！”^①其目的是利用狄慈根主义来代替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

在狄慈根的哲学思想中，虽然存在某些方面的暧昧、模糊和混乱，但从他的全部著作和全部思想来看，他仍然是一个杰出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列宁说过：“撇开他的个别错误和叙述中的缺点不谈，他很好地捍卫了‘唯物主义认识论’和‘辩证唯物主义’。”^②“他九成是唯物主义者，他从来没有妄自标新立异，企图建立不同于唯物主义的特殊哲学。”^③

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发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工人哲学家”^④。狄慈根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一，狄慈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忠实的学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宣传、捍卫者。狄慈根非常刻苦地学习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67年，当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他非常振奋，认真攻读。他认为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使他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般本质，明确了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狄慈根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马克思的委托，以工人的身份为《资本论》写了书评。他写道：“《资本论》中充满着知识的光芒，光明，光明！一切都多么明亮，一切都多么光辉！”热情地歌颂了这部伟大的科学巨著，有力地回击了资产阶级反动文人对《资本论》的咒骂和攻击。马克思在谈到狄慈根的这篇书评时指出：德国资产阶级

①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61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59页。

③④ 《列宁全集》第14卷，第260页。

的博学的和不学无术的代言人，“在工人报刊上（例如约瑟夫·狄慈根在《人民国家报》上发表的文章）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至今还没有对这些对手作出答复。”^①梅林也赞扬狄慈根写的《资本论》书评，认为他是第一个掌握这部科学巨著的主要精神的德国工人，这位制革匠压倒了所有的德国教授。

第二，狄慈根以他的工人身份和独有的方式系统地阐述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在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产生广泛和深刻的影响。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中，对于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系统论述的，狄慈根是最早的一位，也是最有成绩的一位。上面所提到的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等四部主要哲学著作，对于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几乎都论述到了，特别是如果考虑他的《人脑活动的本质》写在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之前，《论逻辑书简》写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之前，狄慈根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贡献更是难能可贵的。

狄慈根作为一位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哲学家，他的哲学思想在工人群众中有着特殊的影响。1868年，马克思看了狄慈根的《人脑活动的本质》的手稿之后，称他为“最有天才的工人中的一个”，并指出“约·狄慈根如能用两印张阐明他的全部思想，亲自署名刊出，强调他是制革工人，那最好不过了。”^②恩格斯对狄慈根的哲学思想的作用也很重视。他说：“值得注意的是，不仅我们发现了这个多年来已成为我们最好的劳动工具和最锐利的武器的唯物主义辩证法，而且德国工人约瑟夫·狄慈根不依靠我们，甚至不依靠黑格尔也发现了它。”^③列宁把狄慈根作为一个很好的实例，“他表明了工人可以独立地掌握辩证唯物主义，即掌握马克思的哲学”^④，并号召工人们“要想成为有觉悟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2卷，第16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9页。

④ 《列宁全集》第19卷，第61页。

人，应该读一读约·狄慈根的著作”^①。从狄慈根的实例，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普通工人不但可以学习它，而且能系统掌握和弄通它。狄慈根对于哲学的解放，对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普及，起到了某种别人所不能代替的作用。因此，狄慈根及其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第二节 梅林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弗兰茨·梅林（1846—1919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社会活动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历史学家和文艺评论家。他出生于莱比锡市的一个普鲁士官吏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培养多方面的爱好和志趣。青年时代的梅林曾在莱比锡大学和柏林大学学习哲学和文学史，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大学毕业后，开始时从事新闻工作，从1869年起，在左翼资产阶级民主派魏斯领导下的《未来》半月刊和《天平》周刊担任撰稿和编辑工作。这时候梅林还是个唯心主义者。70年代，梅林在参加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治活动中，接受了费尔巴哈哲学影响，开始从唯心主义到唯物主义的转变，但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还是格格不入的。80年代以后，在反对俾斯麦的反动政策的斗争中，梅林逐渐抛弃资产阶级民主的幻想，走上了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道路，成为工人运动的辩护人。也是在这时候，梅林深入研究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在报刊上著文赞许共产主义。

1886年，梅林担任柏林《人民报》的主编。由于他在报上著文抨击俾斯麦的“非常法”，保护受迫害的社会民主党人，俾斯麦反动政府于1890年以触犯“反社会党人法”、“侮辱圣上”的罪名，查封了《人民报》，解除了梅林该报的主编职务。^②通过这场

① 《列宁全集》第19卷，第62页。

② 梅林：《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4卷，三联书店1964年版，第302、362页。

斗争更加坚定了梅林从事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决心。1891年，梅林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不久并担任了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编辑。90年代以后，梅林真正走上了与德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这时他的理论研究工作，无论是哲学方面，还是文学、史学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

梅林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在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都造诣很深的马克思主义者，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史的研究有着重大的贡献。梅林的重要著作有：《莱辛传奇》（1893年）、《论历史唯物主义》（1893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史》（1897年）、《中世纪以来的德国史》（1910—1911年）、《马克思传》（1918年）。此外，在批判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潮和哲学史的研究方面，写了大量的文章，其中主要的有：《康德和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康德和马克思》、《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希腊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约翰·洛克》、《康德和斯宾诺莎》等。1902年，梅林还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遗著》四卷集。

梅林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和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在他的后半生中，为宣传捍卫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忘我的劳动，恩格斯和列宁都对梅林的工作给以很高的评价。恩格斯认为梅林的《莱辛传奇》是“一篇出色的作品”，使他“感到十分满意”^①，它的巨大功绩是在“普鲁士历史这一摊污泥浊水里清出一条路来，并指出了事物的真正联系”。因此，这一著作“比一切现有的关于这一段德国历史的论述都好得多。”^②对于《论历史唯物主义》一书，恩格斯认为主要的事实都论述得很出色。“对每一个没有成见的人都是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310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64—65页。

有说服力的。”^① 列宁对梅林的一生给以很高的评价，认为他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史上“世界闻名的领袖和工人阶级忠诚的保卫者”，“梅林不仅是一个愿意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而且是一个善于当马克思主义者的人。”^②

一 对资产阶级哲学思想的研究和批判

随着资本主义从自由阶段向垄断阶段即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世界观上的斗争更趋尖锐复杂，在理论领域出现了各种资产阶级哲学流派。梅林很重视对资产阶级哲学动向的研究，19世纪末，他写了一系列的论文和著作，对庸俗唯物主义、叔本华和尼采的意志主义和新康德主义等当时流行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潮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19世纪50年代，庸俗唯物主义在德国境内流行起来，这种唯物主义标榜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他们到处叫卖“思想对大脑的关系就象胆汁和胆或尿和肾脏的关系一样”，“茶使人脑敏锐，而咖啡则鼓舞想象”等等。梅林指出，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产生后，庸俗唯物主义已是个“可笑的鬼怪”，“它不仅落后于德国唯心主义而且也退回到法国唯物主义的较早阶段。这种唯物主义促使把自己的政治理想放进烟囱，但对工业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感到十分高兴的正在发展的资产阶级，把唯物主义的力的词藻当作饭后的点心，正如拉美特利曾使老弗里茨把同样词藻当作饭后点心一样。当卡尔·福格特对饱食终日、只图享受的市民断言，思想同大脑的关系就和尿同肾脏的关系一样的时候，这些市民在他们的厕所里一定还以为是很了不起的！”^③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3页。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第376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29—230页。

梅林指出，庸俗唯物主义者的理论是混乱不堪的，他们根本不懂得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因此，在批判宗教神学唯心主义的时候，他们写不出像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那样的著作。梅林说，庸俗唯物主义者“不懂得正确区别哲学概念，在这种窘境里，他们的补救办法是把不是每个受过教育的人，也就是资产者都能马上理解的哲学一律取消。可是，正因为他们根本不懂得唯心主义，所以他们也就不能打中宗教的要害。他们在思维上栽了跟斗，正如唯心主义在存在上栽了跟斗一样。”^①这是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庸俗唯物主义的要害是混淆了物质和意识的界限，取消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根本对立。

梅林指出，在社会历史观上，庸俗唯物主义者是地地道道的历史唯心主义者。他们否定历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根本不懂得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性，他们所相信的是观念的力量，是伟大人物创造历史的精神魔力，而不去考察人的观念、意识在人类社会是由什么决定的，“因此，当它进入历史领域时，它就转化为自己最相反的对立物，即转化为最极端的唯心主义了。”^②甚至倒退回到“最陈腐的教会长老的怀抱里去”^③，成为宗教神学的辩护士。

庸俗唯物主义在德国的流行，是德国资产阶级思想在特殊条件下的表现。资产阶级致力于工业和与之相应的自然科学的发展，但他们又不愿意看到唯物主义的发展，特别是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发展。因此，只图享受、饱食终日的资产阶级把庸俗唯物主义当作“饭后点心”和“时新玩具”。梅林说，资产阶级“随时都可以粉碎这个玩具，而当用假虔诚比用假自由精神可以把生意做得更好的时候，它的确粉碎了这个玩具。”^④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30页。

② 梅林：《保卫马克思主义》，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30页。

④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31页。

对于叔本华和尼采的唯意志主义，也引起了梅林的重视。为什么被人遗忘了整整30年的叔本华哲学，突然成了德国资产阶级的精神珍品？尼采为什么成为19世纪后半叶德国资产阶级最时髦的哲学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梅林对当时德国的社会状况作了深刻的分析。他指出，叔本华所鼓吹的人世悲观主义和意志主义，是适合于资产阶级在50年代受官僚封建反革命势力打击之后所经受的余痛状态的。因为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无意于政治，所以甘愿让自己受那任何意志都被摧毁时所出现的“神志清醒”和“精神宁静”的诱人景象所欺骗。又说，叔本华哲学使德国资产阶级“摆脱了一切悔恨和羞愧的感情，因为它向他指出，他一切自私的和妒嫉的本能构成人类智慧的核心。”^①叔本华哲学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心理上的变化，同时又为资产阶级的自私本质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当然深受害怕和仇恨无产阶级革命的资产阶级的欢迎。

梅林指出，尼采是大资本的哲学家。他承袭了叔本华哲学，并且把叔本华的悲观主义和沮丧情绪变成了“超人哲学”和“权力意志”。尼采认为，客观实在和客观真理是没有的，一切都是权力意志，“除了意志和意志以外，根本没有别的因果联系。”尼采提出他的哲学的目标不是“人类”，而是超人。他把人分为“上等人”和“下等人”，认为资本家是善良的、具有理性的“上等人”，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却是邪恶和愚蠢的“下等人”。梅林指出，尼采所论证的“善与恶、理性与愚蠢之间的差别”，是“为了证明资本主义‘超人’的‘主人道德’是没有善与恶的差别的，是‘站在善恶以外’的资本主义先知，却以古老的童蒙笑话结束了对社会主义的诘难：人类的平等建立在资本主义的‘野蛮的自由’上，不过有一点小小的附带条件，那就是，善良和理性的人成为资本家，邪恶和愚蠢的人成为无产阶级而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28页。

已。”^①尼采哲学就是美化资本主义，咒骂社会主义的胡言乱语。

至于新康德主义在德国的流行，更是引起了梅林的注意。在90年代初，梅林写了一系列文章，如《康德和社会主义》、《新康德主义者》、《康德和马克思》、《仿效者》、《康德，狄慈根，马赫和历史唯物主义》等，揭露新康德主义的实质，批判它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修正。梅林指出，新康德主义者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即是（当然，那是纯然幻想而已）绞杀整个社会主义，是一种——幸亏是想象的——想回到18世纪的极其不幸的自欺中去的垂死挣扎，而根本地铲除了这种自欺则正是19世纪的最光荣的功绩之一。”^②

梅林还揭露了新康德主义者用“伦理社会主义”来取代科学社会主义的企图。梅林说，新康德主义者所宣扬的“伦理社会主义”并不是什么新货色，而是康德伦理学的翻版，是把康德的“绝对命令”当成社会主义道德的最后标准。梅林指出，从康德的思想中逻辑地推论出社会主义，是荒唐可笑的。“在任何地方康德都不如在他的伦理学中那样是市侩，而且还是一个血管中奔流着神学的全部毒血的市侩。他的关于义务以及他的绝对命令的学说不是旁的，只是摩西的十诫，而关于人的天性中的绝对的恶的学说，只是关于原罪的教义而已。”^③梅林还指出，康德的伦理学是完完全全相应于康德本人所生活的那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条件而剪裁出来的，对于资本主义大生产每天数以百计地制造出来的伦理冲突，这种伦理学就完全不能适用，并且也不能有助于它们的解决，至于把这种伦理学搬到社会主义社会，那就更是荒谬绝伦了。

梅林对新康德主义的揭露和批判是深刻的，但在个别问题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49页。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06页。

③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21页。

上，也有认识不足之处。如对新康德主义的创始人之一朗格，除了一些必要的批评之外，更多的是对他的赞赏和正面肯定。梅林说朗格是个“诚实和坦白”的年轻人，是“一个天生的教育家”、“一个博学的研究工作者”，“在科学理论和实际活动方面，他是全面的，他是一个均衡发展的人的形象”，“完全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私偏见”等等。这种评论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二 批驳资产阶级的各种谬论， 捍卫和论证历史唯物主义

随着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历史唯物主义也越来越显示出它的威力。19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资产阶级哲学流派在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候，主要是集中在攻击和歪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上。梅林在跟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哲学流派作斗争中，不但捍卫和论证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而且在唯物史观的理论探讨和实际运用上，也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1. 驳斥把历史唯物主义诬蔑为“任意的历史编造”的谬论， 论述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资产阶级学者诬蔑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任意的历史编造”，是几个“天才的煽动家”所捏造的“幻想”，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产生和存在是没有历史根据的。

梅林义正辞严地驳斥了这种无耻的攻击和诽谤。他指出，今天资产阶级世界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差不多就象它在前一代对待达尔文主义，在半代前对待社会主义一样。“它辱骂历史唯物主义，而不了解它。”^①梅林指出，唯物史观是伟大的科学发现，是社会观的一个伟大变革，它不是凭空杜撰的产物，而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服从于它自己所制定的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3页。

那个历史运动规律。它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在较早的时代，它是不会被任何最有天才的头脑凭空想出来的。只有达到一定高度时，人类历史才能揭开它自己的秘密。”^①什么是历史发展的一定高度呢？梅林追述西欧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引证了恩格斯的论述，指出从19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发展，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和斗争，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的历史中升到了首要地位，从而为唯物史观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历史条件。至于创立唯物史观的主观条件，梅林也作了深刻的分析。他说，费尔巴哈虽是黑格尔与马克思之间的中间环节，但由于德国情况的恶劣而使他在半途停步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却不同，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家，不但懂得德国的哲学，而且也懂得法国革命和英国的大工业，他们在这个人类的课题差不多还未提出，在解决这个课题的物质条件刚只处于形成过程中的时候，就解答了这个人类历史之谜。梅林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真正光荣其实是在于，用历史唯物主义本身对它的正确性作出了最光辉的证明。”^②

梅林在1897年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用一章的篇幅专门论述了历史唯物主义，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在社会观上实现的伟大的革命变革。梅林说：“无论是马克思还是恩格斯，都从来没有说过他们凭空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假如他们这样断言，那么他们自己就否定了按照其全部意义，只有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定阶段才能发现的历史唯物主义。”^③梅林在论述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容时，驳斥了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说成是马克思把黑格尔的辩证法与费尔巴哈的唯物论的简单捏合的论调。梅林反复强调，马克思不是盲目地接受黑格尔的辩证方法和费尔巴哈的抽象的孤立的唯物主义。黑格尔的辩证法是唯心主义的，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3页。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9页。

③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316页。

义。在黑格尔那里，辩证法与历史是分离的，历史的发展要服从于他的观念辩证法的发展。在费尔巴哈那里，历史却在他的视野之外。马克思“证明不是思想具体化为事物，而是事物反映在思想之中，于是他就颠倒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当马克思发现“川流不息的辩证过程怎样在历史唯物主义中发生作用时，就把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扩展为历史唯物主义。”^①在梅林看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历史的唯物主义和历史的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是唯一正确的社会历史观。

2. 驳斥把历史唯物主义攻击为“空洞的公式”的谬论，论述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梅林在反驳资产阶级学者把历史唯物主义污蔑为“任意的历史结构”、“死板的公式”时说，事情正好相反，“历史唯物主义消灭了每一种任意的历史结构；它排斥了每一种想把多变的人类生活视为一律的死板公式。”^②梅林引证了恩格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论述：“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作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作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末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③，说明了唯物史观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一贯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当作现成公式到处乱套的。梅林指出，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待每一个历史时期和每一个历史问题，都不带任何预先的假定，而是从客观事实出发，实事求是地对它进行从基础到最上层的研究，从它的经济结构起一直向上研究到它的精神观念。梅林指出，历史唯心主义才是最令人吃惊的任意的历史结构，因为它认为社会存在是由社会意识来决定的，认为人必需先经过思维才能吃、喝、住，通过哲学才能达到经济的假定。伟大的辩证法家黑格尔，由于他把结果当作了原因，把事物当作了观念的映象，在历史观上也只能是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315—316页。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0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2页。

唯心主义的。

梅林在反驳对唯物史观的非难时还指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不是一个封闭的、最后的绝对真理体系，它只是从人类社会生活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研究人类发展过程的科学方法。因此它不可能是一个死板的现成的公式，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过程不断地得到丰富和发展。“只要把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当作模版来滥用，——这也已经有了，——它就会象一切历史观的模版一样导致到同样的颠倒是非，而且，就是把它正确地作为方法来使用，也会随着使用者的才能和学力的不同，或是随着他们所处理的材料来源的种类和方面的不同，而导致许多见解上的差异。”^① 怎么样判明唯物史观是正确的科学的研究方法呢？只能通过社会实践本身的进程才能得到检验，在历史科学这样一个变化无常复杂的领域，不可能象数学那样精确的证明，要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作出正确的评价，就必须了解科学共产主义的全部文献。^②

3. 驳斥把历史唯物主义歪曲为“否认一切观念的力量”的谬论，论述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

90年代初，德国的反动社会学者保尔·巴尔特写了《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以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等著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大肆歪曲和攻击，污蔑历史唯物主义否认一切观念力量，否认一切道德标准，把一切思想动力从人类的历史发展中驱逐出去，把人变成服从于一种机械发展的无抵抗力的玩具。

梅林从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表述出发，全面阐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驳斥了巴爾特的非难。梅林说：历史唯物主义“从人类并不只生活在自然界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74页。

② 参看《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1卷，第404页。

里而且也生活在社会里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出发。与世隔绝的人是从来也没有过的；如果偶然脱离了人类社会，任何人都会很快地衰竭而死去。由此知道，历史唯物主义是承认最广义的观念力量的。”^①历史唯物主义并不否认观念的力量，而是追究观念为什么有力量，观念从那里获得力量。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是社会的人，人只有处身于社会组织中才能获得意识，而一切社会组织的基础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因此，归根到底是生产方式决定着精神生活过程的各种各样的表现形式。梅林说：“观念不是从无中产生，而是社会生产过程的产物，所以，一个观念愈精确反映这个过程，这个观念就愈有力量。人的精神并不超乎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之上，而是在其中；人的精神是从物质生产里成长的，随着物质生产并和物质生产一同成长的。”^②唯心史观只看人的思想动机，只注重人的精神力量，否定人的精神、观念的物质根源，把精神夸大为超乎社会历史的发展的东西，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梅林正确地指出：“人类精神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父亲，物质生产方式倒反是人类精神的母亲，这种关系当然在人类的原始社会里最清楚地呈现出来。”^③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基本前提，研究了人类精神发展的规律，这个规律的根源存在于“生活本身的生产和再生产中。”梅林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和实际材料，论述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说明政治、法律、宗教等观念形态对经济的依赖性，进一步丰富了唯物史观的内容。

关于道德标准问题，梅林说，那种用主观道德标准来研究历史的做法，历史唯物主义是要把它从整个历史研究范围中排斥出去的，因为这种做法使任何科学的历史研究成为不可能。但是，“历史唯物主义不但不否认道德力量，甚至还是最先使人能够解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5页。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7页。

③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29页。

释道德力量的。”^①因为道德本身归根结底是生产方式的产物，只有用物质生产和社会的经济关系来解释道德，才能对道德观念的存在和发展，对它的历史作用作出科学的分析和正确的评价。

三 对哲学史的研究和著述

在梅林一生的理论生涯中，对哲学史的研究是很突出的。他写了很多哲学史方面的论文，如《希腊哲学发展的三个阶段》、《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约翰·洛克》、《伊曼努尔·康德》、《康德和斯宾诺莎》、《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等等。从这些论文中可以看出，梅林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南来研究哲学史。他对古希腊哲学和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的哲学思想都作了评述。他认为德谟克利特的学说是一种严整完备的唯物主义，伊壁鸠鲁派是所有古代哲学派别中最完善的一个；洛克是17、18世纪之交英国资产阶级的古典性的典型人物；康德从德谟克利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理论出发，发展出自己的时代的宇宙理论。梅林认为哲学的发展有它的继承性，有它内在的规律性，但是主要是由它那个时代的经济和政治所决定的。梅林说：

“在传统的哲学史教科书里，现代哲学关于经济和政治所说的一切，通常都被推到后面去了，而认为关于政治、经济的抽象空论和各种各样的‘主义’具有头等意义，其实，这些空论和‘主义’并不是它们对待当时实际问题的实际态度的原因，而是其结果。”^②

由于生产规模的狭小限制了人们的眼界，看不到经济因素在社会历史中的决定作用，由于阶级的偏见，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梅林认为由于这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一部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40页。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3页。

真正的哲学史。要写出一部真正的哲学史，“首先必须把哲学倒过来，使它用脚站着；哲学直到如今，在阐述它的历史中，是用头倒立着的。”^①就是说，必须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哲学基本前提，坚持从经济关系出发来分析历史，反对从哲学体系的杜撰中去找哲学重心。梅林说：“建立起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哲学体系是相应于它的时代而发生、而发展的；那末，就可以写出一部作为人类通史中有意义、有教益的部分的这种哲学史来了。”^②

在哲学史的研究中，梅林强调要作阶级分析。他指出，在人类社会出现阶级斗争以前，并没有任何哲学的存在，在阶级斗争被消除掉的时候，也不会有从这个词的历史意义上来说的哲学了。“哲学是阶级斗争的思想意识伴随现象，是人们在其中意识到这一斗争，并在其中把斗争进行到底的那些思想意识形式之一。”^③在阶级社会里，哲学是随着阶级斗争的发展而发展，由于不同阶级的需要，而形成不同的哲学流派。梅林主张对哲学观点要作阶级分析，因为“只有阶级斗争的历史，才能阐明似乎完全不可看清的各种哲学体系的大混乱，只有在它的光亮下，才能把那些哲学体系划分开来，归出类别来。到那时候才会发现（叔本华也曾经指出过这点，但也没有由此得出必要的结论）任何哲学的为数不多的几条基本论点，老是在无数的哲学变种中重复而又重复，甚至最杰出的哲学家的最杰出的著作，都充斥着永恒的老调子。这一切，是多多少少不能被处身于早已剥去任何思想意识外衣的阶级斗争最中心的现代人所消化的。”^④

梅林还指出，哲学史的研究必须以恩格斯所提出的哲学基本问题为出发点，作为确定哲学派别的标准。他说：^⑤“唯心主义和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1页。

②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2页。

③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1页。

④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91—192页。

唯物主义是对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精神与自然界那一个是本源的这一哲学上重大的基本问题的互相敌对的答案。”^①只有抓住哲学基本问题，才能对哲学史上的纷纭复杂的斗争清理出基本线索，了解各派的哲学实质。梅林说，哲学上的不同派别是由于对世界本原的不同回答而区分开来，它们本身原与道德理想没有丝毫关系。但是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本来意义歪曲了。他们把唯物主义理解为贪吃、酗酒、娱目、肉欲、虚荣、爱财、吝啬、贪婪、牟利、投机等等，总之唯物主义这个词被加上了一层暗指着不道德的附加意义；而把唯心主义理解为对美德、普遍的人类爱的信仰，总之，是对“美好世界”的信仰。梅林认为，必须为这种被歪曲了的历史“正名”，如果今天还有人用不道德的说法来污损历史唯物主义，那就必须对这种愚蠢无耻的陷诬加以驳斥。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梅林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最早研究者之一，并富有成就。他写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四卷本）、《马克思传》以及由他编辑整理的《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遗著》，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中，梅林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研究了德国工人运动的前提和开端，探讨了德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深刻地论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和其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实践活动和理论活动。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些重要著作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伟大意义作了系统的介绍和评述，提供了大量的实际材料和马克思恩格斯的丰富手稿资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实际上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第一部系统论述马克思主义史的书。《马克思传》是梅林的一部意义重大、流传极广的著作。梅林说：“由于以往多年研究而在我脑海里已经成型的卡尔·马克思的形象，变得更为鲜明突出了。因此，不由地想写一部

^① 《保卫马克思主义》，第16页。

传记来刻画这个形象。”^①在这部著作中，不仅塑造了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马克思的光辉形象，而且更重要的是全面地论述了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过程，对马克思的青少年时代、世界观的转变、家庭生活、革命生涯、理论研究等各个方面都作了深刻的和基本正确的介绍，这是我们研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马克思主义思想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宝贵的参考书。1902年，梅林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的遗著》。在这四卷本的大部头著作中，收集了马克思恩格斯和拉萨尔19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的一些重要著作及其书信，并且做了许多评述和注释，为我们研究马克思恩格斯早期哲学思想，研究马克思主义形成史提供宝贵的文献资料。

梅林作为马克思主义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的杰出先驱者之一，他对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及其特点，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的具体的历史研究，并试图揭示马克思主义思想史发展的规律。梅林的这些论著引起了过去和当代各国哲学工作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工作者的极大兴趣并不是偶然的。

四 梅林在理论研究中的缺陷和错误

梅林是德国工人运动的著名理论家、历史学家，为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而耗费了一生的精力，他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但在他的理论工作中也存在一些缺点和错误，其中有的是严重的错误。在梅林的哲学中，很少研究辩证唯物主义，也很少使用“辩证唯物主义”这个术语，他对自然辩证法是持否定态度的，他忽视了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辩证法传统和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巨大意义，他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简单地归结为唯

^① 梅林：《马克思传》，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页。

物史观。梅林在论述马克思世界观的转变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形成的时候，过分地夸大了费尔巴哈哲学的作用，有时把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唯物主义混为一谈。他把庸俗唯物主义称为“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而有时也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叫作“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这是使用概念上的混乱。这些情况说明，梅林还没有完全摆脱第二国际中那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只是创立了一种研究社会的新的科学方法，但并没有创立一种新的世界观的观点。

梅林在对拉萨尔和巴枯宁的评价上，有着严重的错误，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为机会主义的错误作了理论上的辩护。例如，拉萨尔写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一书，马克思认为“根本是一部非常幼稚的粗糙的作品”，正象“小学生发这一类空空洞洞的议论”一样。^①但是，梅林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史》一书中却对拉萨尔和他的这部著作，大加赞扬，说拉萨尔具有预言家的眼光，以伟大的精神执行自己的任务，“这个著作是黑格尔的学生的优秀毕业论文，是他赖以走进生活大学的资格证明书。”^②后来，列宁在读拉萨尔这本书时也不同意梅林的觀點。列宁说：“为什么马克思把拉萨尔的这本著作叫做‘小學生的’作文，这是显而易见的。拉萨尔简单地重弹黑格尔的调子，抄袭他的话，无数次地反复咀嚼黑格尔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个别论点，用无数的学究气、书呆子气十足的废话来充塞自己的著作。”^③

对于机会主义的观点，梅林有时作无原则的让步和吹嘘。他把充满机会主义观点的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说成“是一部伟大杰作”，是“反映德国状况的《共产党宣言》。”甚至说：“在现实情况下，《共产党宣言》对德国无产阶级群众必然是一本难懂的书。按他们当时的理解程度来说，它至多只在德国工人阶

①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97—98页。

②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255页。

③ 《哲学笔记》，第385—386页。

级必然要走的历史道路上投下暗淡的光辉。相反地，拉萨尔的《工人纲领》虽然只给德国工人阶级指出这条道路的最初几站，但指得却十分明确。”^①梅林对拉萨尔的这种吹捧和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贬低，都是很不应该的。

梅林对于马克思在70年代中期批判《哥达纲领》十分不满，认为马克思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是“由于马克思一向对拉萨尔以及与拉萨尔的名字连在一起的一切东西怀着不可抑制的厌憎”^②。否定马克思恩格斯对《哥达纲领》的批判，是否定马克思主义观点与机会主义观点的斗争。列宁曾批评过梅林，认为他总是力图缓和马克思以及后来恩格斯对机会主义的抨击。

第三节 考茨基早期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是第二国际著名的思想家和理论家。他早期曾是马克思主义者，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做出了贡献。后来，他成为第二国际和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机会主义首领之一，背叛了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

考茨基生于布拉格（当时属奥匈帝国）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文采尔·考茨基和父亲约翰·考茨基都是舞台美术家，母亲明娜·考茨基是演员和作家。考茨基从小有着很好的文化教养。1863年，考茨基随父母从布拉格迁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1874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哲学系学习，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党，随后又转入德国社会民主党。在参加社会民主党之前，考茨基主要是信奉斯宾塞的实证主义、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社会达尔文主义。同时，路易·勃朗、朗格、拉萨尔和杜林等人的思想也对考茨基有过深刻的影响，使他形成比较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激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当时，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还是格格

^① 《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第2卷，第344页。

^② 《马克思传》下册，第596页。

不入的。据他自己说，在研究社会主义的初期，“极不同情马克思的理论”，“对于马克思理论曾采取批评的和不信任的态度”^①。1875年9月，考茨基用“辛马霍斯”的笔名在《人民国家报》上连续发表了题为《从一个脑力劳动者的角度看社会问题》的长篇论文，曾受恩格斯的严厉批评，指出他经济学上的错误和对社会主义文献的一无所知。

1880年，考茨基大学毕业后，应赫希柏格的邀请从维也纳迁居苏黎世，与伯恩施坦一起从事《社会科学和社会政治年鉴》、《政治经济论丛》的撰稿和出版工作。这时，他与伯恩施坦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也比较广泛地接触了社会主义活动家，开始较多地阅读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1881年，在倍倍尔的帮助下，在伦敦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久并担任了恩格斯的私人秘书。从1883年至1917年，考茨基一直担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杂志的主编职务。由于工作关系，考茨基与恩格斯有着密切的交往，从各个方面得到恩格斯的许多具体帮助，特别是1885年移居伦敦后，直接受到恩格斯的指导。这时期他写过大量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婚姻和家庭的起源》（1882年）、《马克思的经济学说》（1887年）、《托马斯·莫尔及其乌托邦》（1888年）、《1789年的阶级矛盾》（1889年）、《爱尔福特纲领解说》（1892年）、《近代社会主义的先驱者》（1894年）、《基督教之基础》（1908年）、《卡尔·马克思的历史贡献》（1908年）、《土地问题》（1899年）、《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纲领》（1899年）、《社会革命》（1902年）、《伦理学和唯物史观》（1906年）等。这些著作尽管有着不同程度的缺点和错误，其中有的还是严重的，曾受过恩格斯的多次严肃的批评，特别是他在恩格斯逝世后所写的一些著作，有的明显地表现出修正主义的倾向，或者是对修正主义作无原则的让步，但是总的说来，上列的著作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起到过

① 考茨基：《土地问题》，三联书店1955年版，第9页。

积极的有益的作用。

1891年，考茨基协助恩格斯整理和出版了被压16年之久的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他受恩格斯的委托，编辑和出版了马克思《资本论》第四卷手稿，即《剩余价值学说史》。所有这一切，使考茨基博得了“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声誉，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公认的有权威的理论家，并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负有盛名。

但是，考茨基是一个学究式的知识分子，满身沾染着德国小市民的庸俗习气。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彻底脱掉了“中派”的外衣，全面地背叛马克思主义，成为无产阶级的叛徒，受到列宁尖锐的批判。他写了许多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无产阶级专政》（1918年）、《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1919年）、《从民主制到国家奴隶制》（1921年）、《陷于绝境的布尔什维主义》（1930年）等，咒骂俄国的十月革命，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攻击和诽谤布尔什维克。1927年写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他的修正主义哲学代表作，公开地、全面地篡改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

考茨基在成为无产阶级叛徒之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唯物史观的宣传和解释

考茨基在1883年担任《新时代》主编以后，写过一些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文章，特别是在阐述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和唯物史观方面较为突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按照马克思的方法，用历史的观点来研究经济学，用经济学的观点来研究历史，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政治生活。他认为在分析社会历史的各种现象时，一方面要反对只承认经济必然性而否定意志自由、否定个人对社会历史的巨大作用的形而上学机械论的观点；另一方面

也要反对否定经济必然性，主张意志支配历史的唯意志论的观点。考茨基说，有人认为“既然经济发展受一定规律的支配，那末它就是能动的个人无从插手的自动的、独立的过程。”这是不正确的。“只有那些完全用经院哲学的态度来看待经济的人，只有那些光靠书本汲取知识并且极其抽象地玩弄这些知识、而对现实经济过程一窍不通的人，才会提出这样的看法。”^①考茨基批驳了那些否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阐述的经济必然性，把自由意志看作任何经济过程的动力的观点，指出：这不过是“批评家们的头脑混乱、他们的无法摆脱的不可救药的昏聩的结果。”^②考茨基认为，坚持用唯物史观来分析社会现象，必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生活条件决定着愿望的性质、活动的形式和活动的成功与否。这个原理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发点。”^③

1886年，考茨基发表了《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这是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来研究经济学的一本重要著作。他以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为基础，同时又联系《哲学的贫困》、《政治经济学批判》、《雇佣劳动与资本》和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等著作中经济学思想，比较全面地叙述和通俗地解释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说，同时也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基本原理作了概括和说明。恩格斯曾审阅了这本书的手稿，认为考茨基这本书是马克思的经济理论的提要，“或者确切些说，是对这些理论的独立叙述，尽管不总是十分准确，但是还不坏”^④。怎样才能正确理解《资本论》这部巨著的基本思想呢？考茨基说，要以唯物史观的观点来读这部著作。他在讲到商品、货币和资本时指出：“首先不应该被商品的拜物教性质迷惑住，不应该把商品所表现的社会现象，当作是商品的自然属性。如果我们始终记住

① 考茨基：《取得政权的道路》，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45页。

② 《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5页。

③ 《取得政权的道路》，第46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9页。

商品生产是一种社会生产，其中每个经济单位虽然不是共同地从事生产，但它们是为对方的需要进行生产，记住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掩盖在物质外壳下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果我们记住所有这些事实，那末，我们就将知道应该怎样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这本学术著作中的基本原理。”^①在考茨基看来，假如不用唯物史观来观察社会，对各种经济现象的实质就无法了解。在解释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时，考茨基同样强调唯物史观的方法论的作用。他说，要寻找价值的内在规律，只有摒弃实验的办法，运用唯物史观把引起各种社会现象的本质原因和非本质原因、经常原因和偶然原因严格区别开来才有可能。

考茨基高度评价了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经济学思想，同时也对马克思《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作了精辟的概括。他说，马克思的《资本论》创立了一个“新的经济学和历史学体系”，马克思“第一次研究了资本的运动和发展规律。他第一次证明当前社会运动的目的是过去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并不是人们良心发现‘永恒正义’后随便提出来的。”^②

此外，考茨基还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了原始社会的历史，探讨了婚姻、家庭、宗教和道德的起源和发展，写下了《婚姻和家庭的起源》、《基督教之基础》、《圣经原始故事的起源》等著作，对史前社会历史的研究和探讨作了一些有益的工作。恩格斯对考茨基这方面的工作基本上是肯定的。1883年9月18日恩格斯在给考茨基的信中说：“我高兴的是，您为最近一段时间的学术研究，选了圣经原始故事（即考茨基的《圣经原始故事的起源》——引者注）和殖民活动（即考茨基的《移民和殖民活动》——引者注）这类题目，在这方面即使对详细情节进行较小程度的充分研究，也能做出点成绩，而且具有现实意义。论殖民活动一

① 考茨基：《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19页。

②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209页。

文，我很喜欢。”^①同时，恩格斯还对考茨基的史前社会研究提供一些参考材料，并给予方法论上的指导，对考茨基研究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也作了严肃的批评和指正。

考茨基的《伦理学和唯物史观》一书，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考察了伦理学的历史，研究了社会的道德、伦理问题，对于帮助人们了解马克思主义的伦理学思想，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二 运用唯物史观，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

考茨基在他的前期著作中，运用历史辩证法的观点，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矛盾的分析，论述了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客观必然性。他在《土地问题》一书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资产阶级与雇佣无产阶级间的矛盾是对我们这一世纪发生影响的动力。”^②他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虽然不是唯一的社会生产方式，但它是主要的对社会的发片起着决定作用的生产方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矛盾虽然还不是现代社会里的唯一的矛盾，但它是主要的矛盾，在社会生活中影响和决定着其他方面的矛盾。考茨基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生和发展的过程进行了历史的考察，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不可避免性，社会主义革命的必然性。他在《马克思的经济学说》一书中指出：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固有的矛盾，“必然会引起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激起工人的阶级觉悟，推动他们从事政治活动，并且促使工人政党在一切资本主义国家里纷纷建立起来。但是，这些情况还造成了各种各样的苦难。这些苦难并不仅仅落在工人阶级身上的，而且还使雇佣工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61页。

② 《土地问题》，第13页。

阶级以外的愈来愈多的人民群众对现状感到难以容忍。”^①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劳动群众的冲突日益尖锐，迫切要求解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即劳动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和产品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这就使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1902年6月，考茨基在《社会革命》一书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分析了社会革命的基本条件，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在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不能把生物界的生存斗争的规律来解释社会革命。考茨基还分析了社会革命与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斗争以及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改良的根本区别，“诸统治阶级之间的内部纷争，即便可能采取内战这样最残酷的暴力形式，仍不是社会革命。”^②社会革命其主要的特征是在于：“它是由一个迄今一直受压迫的阶级来夺取国家权力的政治革命”^③。机会主义者所主张的社会改良却是“在原则上否认政治革命是社会革命的手段并力图使变革局限于实现统治阶级所允许的措施”^④。考茨基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无产阶级不是通过社会改良，而只能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来夺取政权，因为“资本关系一天不消灭，两个阶级之间的斗争就不会也不可能结束。要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求得社会和平，那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是根据知识分子的实际需要产生的，在现实生活中根本没有实现它的任何基础，资本主义逐步长入社会主义，这同样也是一种空想。”^⑤

考茨基说，社会革命不能单靠主观愿望，而要深入分析它有没有具备一定的必要的条件，不具备一定的条件，革命不可能发生，发生了也不可能取得胜利。考茨基认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

① 《马克思的经济学说》，第207页。

② 考茨基：《社会革命》，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页。

③ 《社会革命》，第9页。

④ 《社会革命》，第9页。

⑤ 《社会革命》，第59页。

革命要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高度发达的地方，才有借助于国家政权把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转变为公有制的经济可能性。”第二，“只有当无产阶级已变为人数众多的阶级、变为社会经济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而无产阶级的大多数又已经很好地组织起来，并且既通晓本阶级的状况，又洞悉国家和社会的本质，无产阶级才有可能夺得并保持国家政权。”^①考茨基深入地分析了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矛盾，分析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历史条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然引起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化，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不可避免地到来。他提出：“我们已经进入到革命的时代了”，无产阶级革命“将开始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但是，对于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国家这样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考茨基却避而不谈。他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是不彻底的，这不但是对机会主义的让步，同时也为他后来背叛马克思主义通向修正主义留下祸根。

三 对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批判

早年的考茨基，在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保卫马克思主义的斗争中，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过一定的贡献。90年代初，德国社会民主党从经历12年的非法地位后重新转到合法地位上来，恩格斯为了反击机会主义对无产阶级的侵蚀，肃清拉萨尔主义的影响，决定发表马克思在1875年写的《哥达纲领批判》。在恩格斯的督促和推动之下，考茨基于1891年1月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上发表了马克思的手稿，并反驳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党团对发表马克思手稿的责难。考茨基的行动受到恩格斯的称赞，认为他“在整个事件中

^① 《取得政权的道路》，第22页。

一直表现得很勇敢”^①。尽管考茨基表现出对拉萨尔的同情，对拉萨尔主义的批判采取调和的态度，但是，正如恩格斯说的：“既然手稿是发表在《新时代》上，……马克思严厉地谴责了神圣的斐迪南·拉萨尔，为我们提供了范例，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②

《哥达纲领批判》的公开发表，引起了党内外的极大震动，对批判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巩固党的理论基础起了重大的作用。

1891年6月，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为即将召开的爱尔福特党代表大会起草了党纲草案。由于其中包含着“现代的社会正在长入社会主义”等机会主义观点，受到了恩格斯的严肃批判。指出这个党纲草案是“为了眼前暂时的利益而忘记根本大计，只图一时的成就而不顾后果，为了运动的现在而牺牲运动的未来”^③。在讨论党纲草案的过程中，考茨基所主持下的《新时代》编辑部，提出了自己的纲领草案，其前三部分关于理论原则是考茨基起草的。恩格斯认为，考茨基的草案“要比正式草案好得多”^④。1891年10月，召开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福特代表大会所通过的新的党纲——《爱尔福特纲领》，是以考茨基《新时代》所提供的草案为蓝本而最后制定的。《爱尔福特纲领》比《哥达纲领》前进了一大步，它基本上消除了拉萨尔主义和庸俗社会主义的观点，也比较明确地表述了党的政治要求~~和~~经济要求，阐述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任务。1892年，考茨基还对爱尔福特纲领的原则部分作了通俗的说明，出版了《爱尔福特纲领解说》，对在党内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教育和党的基本知识的教育起了一定的作用。

恩格斯逝世后，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猖狂起来，他们反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宣扬用改良、妥协的办法，通过议会道路“和

①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哥达纲领批判》，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53页。

②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倍倍尔》，同上书，第6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74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8卷，第151页。

平地”实现“社会主义”，其主要代表人物是伯恩施坦和福尔马尔。起初，考茨基对伯恩施坦的观点“深有同感”，从1896年10月起，在《新时代》杂志上不加评论地连续发表了伯恩施坦的《社会主义问题》为总标题的一组宣扬修正主义观点的文章。这些文章引起广大党员和各级地方的党组织的极大愤慨，在广大左派的积极推动下，考茨基才开始对伯恩施坦的批判。尽管批判是温和的、暧昧的，有时甚至为伯恩施坦的错误解脱，但是，作为第二国际的正统的、权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考茨基公开批判伯恩施坦，对当时的德国党内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都产生重大的影响。

1899年，在伯恩施坦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一书后，考茨基发表了《伯恩施坦和社会民主党的纲领》一书，驳斥了伯恩施坦对马克思主义的攻击和“修正”，反对伯恩施坦把革命的社会民主党变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党。随后考茨基发表的《土地问题》、《社会革命》、《论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评》和《取得政权的道路》等著作，都是为了批判福尔马尔和伯恩施坦的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而写的。考茨基指出，认为有了民主就不要革命，认为社会民主党能够进入议会就能使资本主义逐渐和平长入社会主义，这是机会主义为了反对革命，企图给人们描绘的、令人神往的田园景色。其实，这是要“劝告无产阶级立即解除武装，以便争取到资产阶级的所谓让步与和解。在目前形势下，这不意味着任何别的，只意味着把无产阶级交给资产阶级任其摆布，让无产阶级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依赖资产阶级，使无产阶级意志衰退和蜕化变质，没有能力去担当它的伟大历史任务。”^①考茨基还指出，修正主义所宣扬的革命是已经过了时的、野蛮的手段，只能从经济上逐渐长入未来国家的理论，“不过是反政治的空想主义和蒲鲁东主义的老调重弹”，

① 《社会革命》，第71页。

“这种观点是和社会民主党的策略不相容的”，“如果让它占了上风，那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制定的社会民主党的全部策略就将被尽行推翻”^①。

考茨基对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批判，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是应该肯定的。但也应指出，当时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批判是很不彻底的。他在《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成长》自传中也承认，他对伯恩施坦的批判是不得已的、不感兴趣的。考茨基认为伯恩施坦是他信仰马克思主义的“一位强有力的引路人”，不能同一个“曾经与之处于亲密的战友关系达十八年之久的人”进行争论。1898年10月，在斯图加特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代表大会上讨论伯恩施坦的修正主义问题时，考茨基态度暧昧，避开问题的实质，并认为伯恩施坦的文章“探讨了很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对于我们的精神生活的发展是有益的和必要的”。考茨基甚至说：“伯恩施坦没有使我们丧失勇气，而只是促使我们深思熟虑，为此我们要感谢他。”大会结束后，考茨基还建议伯恩施坦集中精力去写书，系统阐述自己的观点。考茨基对伯恩施坦修正主义的袒护和辩解，引起普列汉诺夫等左派的强烈不满。普列汉诺夫指出：“今天的问题就是谁埋葬谁的问题：是伯恩施坦埋葬社会民主党，还是社会民主党埋葬伯恩施坦？”^② 1899年，当伯恩施坦抛出《社会主义的前提和社会民主党的任务》这部系统的修正主义著作之后，考茨基虽曾写了一系列文章进行批判，但对修正主义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篡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问题却避而不谈。考茨基说：“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我们可以十分放心地留待将来去解决。”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一书中批判了考茨基，认为他“把阵地让给机会主义”^③。1899年10月，德国社会民主党汉诺威代表大会上，当左派强烈谴责伯恩施坦的修正

① 《取得政权的道路》，第25—26页。

② 普列汉诺夫：《反对哲学中的修正主义》，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37—38页。

③ 《列宁选集》第3卷，第263页。

主义的时候，考茨基却采取温情脉脉的态度，说什么当伯恩施坦“发表了可能把党引入歧途的观点时，人们必须反对他，但是在没有必要的时候，不要使他痛苦”。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考茨基就完全倒向伯恩施坦一边，与伯恩施坦一起篡改和攻击马克思主义。

早年考茨基，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方面有过一定的贡献，在批判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方面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但考茨基从来不曾真正理解革命的、战斗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对他进行过严肃的批判：马克思曾说他是一个“平凡而无远见的人”、“是个天生的俗种”；恩格斯也说他是一个纯粹的学究和经院哲学家，他的“不幸在于，他不是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而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① 1885年7月24日，恩格斯致倍倍尔的信中批评考茨基在历史研究中的华而不实的作风。恩格斯说，对于那种“明知材料不充分，也得把它看作充分的，因而，写的东西明知不对，也得认为是正确的”恶劣的历史研究方法，考茨基是“干得很出色的”。但对于“什么叫做真正科学的工作，他一无所知”，他“就是为稿费而写作，而且写得很多。”^② 考茨基在参加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造，在他的早期的著作中，虽然大部分是属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但在许多理论问题上是不彻底的，对马克思主义作了片面的不确切的解释，有的甚至是对马克思主义中某些重要原理的阉割和背弃。这都说明，后来考茨基完全脱掉“中派”的外衣，全面背叛马克思主义绝非偶然的。

第四节 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保尔·拉法格（1842—1911年）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5卷，第44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343页。

一位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和杰出的宣传鼓动家，是法国工人党的创始人之一。

拉法格出生于古巴的圣地亚哥市一位法国酒商的家庭里。1851年，在他九岁的时候随家回到了法国，定居于波尔多。青年时代的拉法格曾在巴黎高等医科学院学医，由于他追求进步，向往革命，积极参加反对波拿巴君主专制制度的进步学潮，在巴黎的大学生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同学们把他比喻为反对波拿巴政权的一头“雄狮”。第一国际巴黎支部成立后，拉法格成为它的活跃的领导人之一。但这时候的拉法格还是个蒲鲁东思想的追随者，孔德的思想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1865年2月，拉法格作为巴黎支部的代表到伦敦向国际总委员会汇报工作时结识了马克思。当时，拉法格虽然非常敬佩马克思的渊博的学识、高度的智慧和令人折服的逻辑，但是马克思主义对他来说还是陌生的。1866年，马克思曾经写信给劳拉，指出拉法格深受蒲鲁东主义的毒害。他说：“拉法格这个讨厌的小伙子以它的蒲鲁东主义来折磨我，而且，我要是不用一根结实的棍子揍他的克里奥洛人的脑袋，想必他是不会安静下来的。”^①此后，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直接帮助下，加上自己的勤奋学习，拉法格逐渐抛弃了蒲鲁东主义和孔德的实证主义，成为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和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拉法格参加过1871年的巴黎公社的斗争，公社失败后，他遭受梯也尔反动政府的迫害和追捕，被迫流亡国外。90年代初，拉法格代表工人阶级进入了议会，当选为法国国会议员。他利用了议会的讲坛无情地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性，宣传了马克思主义，人们热情地称赞他为“社会主义推销员”。拉法格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对资产阶级思潮、机会主义、修正主义作了坚决的斗争，为法国工人运动和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传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恩格斯称赞拉法格为“巴黎这个光明之城的一盏明灯”，是“我们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第510页。

当中最好的著作家”^①。列宁认为拉法格是“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最有天才、最渊博的传播者之一”^②。

拉法格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直接培育下成长起来的革命家和理论家。他胸怀大志，头脑敏捷，知识渊博，文才出众，他的理论爱好和理论研究是多方面的。在社会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文艺评论等方面，拉法格写了大量的文章，对于历史、宗教、语言学和人种学等方面也有相当深的造诣。1866年秋，拉法格在《左岸》报上发表一篇题为《社会斗争》的文章，这是他的第一篇马克思主义的著作。这篇文章在向法国工人和急进知识分子介绍马克思主义方面起了巨大的作用。在哲学方面，拉法格的主要成就是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对唯物史观的论证；对唯心主义先验论的批判，对辩证唯物主义反映论的论述。他的主要哲学著作有：《马克思的经济唯物主义》（1885年）、《宗教和资本》（1887年）、《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1895年）、《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1900年）、《思想起源论》（1909年）等。在拉法格的哲学著作中，他以鲜明的观点，明快的笔调和严密的逻辑，宣传、论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他的主要著作，几乎欧洲各国都翻译出版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产生重大的影响，社会主义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拉法格文章的威力。正如梅林所指出的：拉法格和狄德罗、莱辛这些作家一样，是善于启发读者去进行思考的一位作家，这比把一书包的个人才智全部抖落在读者面前不知要强多少倍。（拉法格还与读者一起品尝一种美味一样，品尝着自己明快而简洁的文笔。）他向读者叙述了自己思想中的那些还没有为日后作坊里的灰尘所掩盖的种种成果。梅林说，拉法格的著作“都属于那些有永久意义的马克思主义的文献之列”。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第118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第286页。

一 批判唯心史观，论证唯物史观

对唯心史观的批判和对唯物史观的论证，是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个重要贡献，其中主要表现在19世纪末，拉法格对让·饶勒斯的唯心史观的批判。这个批判，对法国工人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饶勒斯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法国的一位重要的机会主义思想家、“独立社会主义者同盟”的主要领导人、哲学教授。1894年12月，饶勒斯在巴黎的集体主义者学生小组组织的集会上，作了《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的演讲，公开提出要把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调和起来。他认为，从逻辑上和从理性上来看，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是“同一真理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我们的任务是探索唯物史观同唯心史观能不能调和，事实上由于社会主义意识的也许是盲目的本能，这种调和已在我国实现。”^①为了调和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饶勒斯采用了歪曲辩证法的手段，企图从理论上进行证明。他说，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是相互对立又彼此相互渗透的，黑格尔说过，真理在于矛盾之中，因此我们应当根据“对立面的综合、借助合理的和理想的同一性来调和矛盾这个伟大的公式”来消除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对立。饶勒斯还歪曲历史，宣称“要说明并想证实人的思想三个世纪以来、从文艺复兴时期以来就努力调和和综合对立的甚至是矛盾的东西：这是整个哲学运动和理性运动的标志和特点。”^②

饶勒斯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关于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原理，他认为人类社会更替和历史进步的决定因素，不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和

① 转引自拉法格：《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6—27页。

② 转引自：《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27页。

经济的进步，而是在于“博爱和正义的概念”。他说：“人类还在获得历史经验之前，还在组织这样那样的经济制度之前早就有了正义和权利的先验的观念，他们正是追求这个先验的理想，进入越来越高的文明状态；人类的进步不是由于生产方式的机械的和自动的改变，而是由于人类模糊地或清楚地感觉到的这种理想的影响。”^①也就是说，不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而是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思想、观念的精神力量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

拉法格对饶勒斯的演讲作了深刻的批判，指出它的唯心主义实质，论述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内容。拉法格说，饶勒斯认为“博爱”和“正义”这些道德观念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那末，这些观念是从那里来的呢？是先天就有的还是后天才获得的？拉法格指出，饶勒斯把博爱、正义这些道德观念看作是先天就有的，他所使用的论证方法是柏拉图的先验的方法。“柏拉图把在分析观念和划分观念的等级时，溯源到善的绝对和最高观念。饶勒斯在把我们这些文明人所掌握的正义和博爱的观念加以分析和分类时，并没有达到正义和博爱的绝对观念，而达到它的最小的表现，他把它放进野蛮人的头脑里去，在那里这观念处于无意识的睡眠状态。但是当它一旦开始意识到自己的时候，它就与外在世界发生矛盾并与之进行斗争，直到矛盾解决为止”^②。在饶勒斯看来，历史只不过就是这些先天的意识、观念不断地冲突的系列，总是以正义的观念的胜利告终。所以，饶勒斯得出结论说：“与社会环境发生矛盾的博爱和正义的概念，导至人类的发展。”^③拉法格指出，柏拉图关于正义的概念是绝对的善的概念的回忆，而饶勒斯关于正义的概念是无意识地沉睡在野蛮人的头脑中。不管是什么说法，总之认为这些观念是先天的。

① 转引自：《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26页。

②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4页。

③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11页。

正义、博爱这些道德观念这是属于意识形态的东西，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一定经济基础的产物。它的产生和存在，当然对社会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但它根本不可能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拉法格说，如果按饶勒斯的说法，博爱和正义的概念可以导致人类社会的发展，那末就不会有历史的进化，人类也永远不能走出原始共产主义的阶段。因为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不存在而且也不可能存在正义的概念，但博爱的感情在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却比在任何其他的社会环境更能自由地表现出来。拉法格考察了历史，指出正义和道德的观念，不是任何时候、任何社会都是存在的。野蛮人没有任何正义的概念，他们甚至还没有用来表示这样一个概念的字眼。拉法格说：“唯心主义者，特别是实证主义者，断言说正义和道德的概念是在不断进步中。这种理论是为投合资本家的心意而制造出来的，资本家把他们在商业中所作所为都说成德行。”^① 统治阶级往往把一切有利于它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都宣称为正义，而把一切违反其利益的东西都看作非正义。其实是用“正义”这包头巾来为它的卑污和肮脏的行为服务。“正义，照哲学家的说法，在过去创造了奇迹，现在充满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它引导人们去追求和平的和幸福的未来。其实恰恰相反，它是一切社会的非正义的多产的母亲。在过去，正义使奴隶主有权占有人，象占有牲畜一样；现在它使资本家有权剥削无产阶级的儿童、妇女和男子，比剥削牲畜还要坏。正义把用来对付奴隶的鞭子交给奴隶主并点燃了他们的心，当他们用雨点般的拳头打在奴隶身上的时候；现在仍然还是它允许资本家强占雇佣工人的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并且使他们在以微薄的工资来酬报那给资本家带来全部财富的劳动的时候竟然问心无愧。”^② 拉法格的这些分析，说明了正义和道德观念是一定的经济基础的产物，又是为一定经济基础服务的，它随着历史的变化而变化。

①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11页。

② 拉法格：《思想起源论》，三联书店1963年版，第17—18页。

拉法格用大量的历史事实，论证了生产方式、经济必然性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决定因素。他说，人的活动是受着两种环境的制约：一种是自然环境，一种是人为的（或社会的）环境。社会环境中最主要的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生产方式经济必然性。“一切人都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受着生产方式对他们的肉体的和精神的生活的影响”。^①“人类社会的民事的和政治的制度、宗教、哲学体系和文学都是植根于经济环境里。它们在经济的土壤里获得自己盛衰的因素。”^②人们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这场合下，经济生产是天。拉法格指出，是经济的必然性、物质的生产方式引导人类的前进，而决不是什么自觉的或不自觉的正义、道德观念引导人类前进。“人们想发现历史运动的基本原因时，就必须到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去寻找，如马克思所说，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一般地规定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③“历史哲学家应当在经济的环境里——也只有在这中间——找出社会进化和革命的基本原因。”^④

拉法格考察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现象，说明经济关系在社会生活中的决定性作用。唯心主义者说，奴隶制社会是从博爱中导引出来的，又因博爱而消灭。拉法格说，这是完全违反历史事实的。在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的低下，人吃自己的同类这是常见的现象。他们吃掉某一个年老的亲属，为的是把他从衰老和野蛮生活的烦恼中解脱出来，吃掉他这是爱他的最好的证明。但是，当人们定居在野兽和鱼类丰富的地区，开始了牲畜的饲养和土地的耕种，生活资料比较丰富的时候，老年人就可以终享天年。拉法格说，人类社会第一个剥削制度的出现，不是什么正义和博爱的产物，而是“只有

① 《思想起源论》，第36页。

②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39页。

③ 《思想起源论》，第36页。

④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39页。

当农业和工业生产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人用自己的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不仅能够维持自己的生存，而且还有某些剩余可供别人夺取，这时候奴隶制才能产生。”^① 奴隶制消灭的原因，同样也在于经济的发展。当“生产工具一旦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使奴隶制已成为对人的剥削的靠不住的和赔本的形式，它就归于消灭。”^② 为什么无情地残酷剥削自由的男女工人的资本家会成为废除奴隶制的热心的战士？拉法格说，这不是由于资本家的博爱观念，也不是用好心肠的唯心主义的幻想能够解释的，只有用经济理由才能说明。经济现象比资产阶级的意志更有力量，资产阶级的愿望是受着资产阶级的经济必然性所支配的。

拉法格还用经济的必然性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他说，我们不是乌托邦主义者，不是梦想家，我们不去发明新的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理想已经不是一种回忆，“它是从现实的腹内产生出来的，它是经济世界的反映”，“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因为我们相信资本主义生产的经济力量必不可免地要把社会引到共产主义。”^③

拉法格把生产力、经济必然性作为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和社会制度更替的根本原因，这说明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蒂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的理论有着透彻的了解。拉法格在和唯心史观的斗争中，不但捍卫了唯物史观的基本理论，而且在论证过程中有着重大的发挥。

二 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 论述思想观念的起源

为了更彻底地批判唯心史观，拉法格深入地研究了人类思想

①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16页。

②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17—18页。

③ 《唯心史观和唯物史观》，第22页。

史，探讨了观念的起源问题。1909年，他写了《思想起源论》，也叫做《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深入地研究了抽象思想、正义思想、善的思想和灵魂观念等的产生及其对社会发展的作用，指出思想、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不是先天就有的，它们是对社会存在的反映，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从社会需要中产生出来的。梅林在为这部著作所写的评论中指出，“拉法格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研究那些经过非常严格地选择的历史问题，其文体的简洁明确是人所不及的。”^①并认为它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

拉法格指出，关于思想、观念的起源和形成的问题，是哲学史上长期来争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他从古希腊哲学开始，一直追述到近代资产阶级哲学，总结二千年来西方哲学史上两条认识路线的斗争。指出斗争的实质是思想观念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是与生俱来的还是在实践经验中形成的。拉法格说，抽象思想的起源的唯物主义理论，本来在古希腊的思想家中就提出来了，后来又被英国17世纪的哲学家和法国18世纪的哲学家所采纳。但是，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就抛弃了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而积极地宣扬唯心主义先验论，这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统治的需要。

拉法格批评唯心主义者，不去研究思想的起源，也不知道思想是从那儿来的，只肯定说思想是“自身”存在的，思想的发展能改变历史和社会现象，导致人类的进步。实际上就是把思想、观念看成先验的、万能的东西，用“思想”来代替上帝，把思想、观念看作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决定性力量。这就完全颠倒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真实关系，夸大了思想、观念的作用，把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独立性。拉法格指出，人在思维的过程中是要借助于概念进行分析综合、判断推理，才能形成理论的，因而概念在人的认识中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唯心主义者

^① 《思想起源论》，第1页。

不去研究人们最初的概念是怎样产生的，是怎样受着社会存在所制约的，就片面地把现有的概念歪曲为先天的。拉法格引证了哲学史上的大量事实，批驳了这种唯心主义谬论。他说，思想、观念是属于社会意识形态，它们不是存在于社会经验之外，也不是存在于社会经验之前，而是起源于社会经验，并由社会经验所决定的。“物体的性质只有靠经验才能暴露，而有关物体性质的概念只是由于人同自然界的物体发生了接触才在头脑里产生出来。”^① 进步、自由、正义、祖国等等这些思想观念，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出来的，社会环境在发展中创造、改变和消灭它们。拉法格说，我们的任务不是在头脑中寻找什么先验的思想、观念，而是“要揭发是什么社会原因产生思想并给予思想以影响某一时代的人类智慧的力量。”^②

为什么我们现在人的头脑中有些概念可以不通过直接经验而获得呢？拉法格指出，这并不证明先验论和唯心史观的正确，而是因为思想具有继承性的特点。由于“文明人的脑子是经过许多世纪耕作过和经过几千代播下概念和思想种子的一块田地”^③，所以在文明化了的社会里，人“一生下地就继承了传统的习惯，一有可能就获得这些概念。”^④ 但是并不是说这些抽象的思想、概念本身是先验的，是在人的头脑里自发地生长起来。它们是人类祖先几千年间积累起来的经验的结果。拉法格得出结论说：

“脑具有思维的机能，正如胃具有消化的机能一样；脑子只有靠观念才能思想，而观念则是它从自然环境和人赖以发展的社会环境或人为环境所提供的材料中制造出来的。”^⑤ 这是对唯物主义反映论思想的正确阐述。

① 《思想起源论》，第12页。

② 《思想起源论》，第13页。

③ 《思想起源论》，第54页。

④ 《思想起源论》，第53页。

⑤ 《思想起源论》，第66页。

为了论证观念起源于经验，拉法格历史地考察了抽象思想的形成。他指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不懂得抽象思维，也没有抽象的概念。原始人的认识是从象形文字开始的，也即用物象的描写来代表物，或是借用一种具体的事物来代表一个思想：狗表现为狗的图画。而后过渡到象征文字，动物的全身只用它的某一部分来表现：用动物的头来表现它的全身。而后又上升到借喻的文字，根据某物同被表现的思想有着真实的或假想的类似之点而作出描写：狮子的前部被用来表示首位的思想，前臂被用来表示正义和真理，兀鹰被用来表示母性之道等等。^①美洲的红种人用一头狮子比喻为勇敢的战士；用一只鹰比喻为一个眼光锐敏的人；为了肯定他已忘记了屈辱，他就声言把它埋入地下等等。由于经过许多世代人的实践，才逐渐地在人的脑子中形成抽象的概念。

拉法格指出，正因为人类创造的抽象概念是表示一个实物或它的某一实物的属性，所以概念、词等虽是抽象的思想，其实是物的属性变成自身，转变为它的抽象的实质，抽象是不能脱离实物的。那么，实物是如何在人的头脑中转变为抽象的概念呢？拉法格说：“这转变正是靠借喻来完成；借喻是抽象思想借以钻入人脑的主要方法之一。在原始的借喻里说：洞口，火舌，因为口表现为一个窟窿，而舌有长的形式。就靠这样的方法，随着人们对这个需要的增加，便积累了新的比较的词。”^②在野蛮人那里不说硬的，而说“象石头”；不说圆的，而说“象月亮”；不说热的，而说“象太阳”。野蛮人为什么这样表示呢？因为硬的、圆的、热的这些属性在野蛮人的脑子里还没有与石头、月亮和太阳分离开来，他们还没有形成抽象的概念。在人的认识史上，从具体实物上升到抽象的概念，经历着漫长而曲折的历史过程。只有经过长期的社会实践活动和人们的脑机能发达到一定的程度，在人们的认识中才能形成抽象的概念。

① 参看《思想起源论》，第58页。

② 《思想起源论》，第61—62页。

数学这门学科具有脱离个别人的特殊经验而独立存在这个特点，唯心主义者一直把它赞美为先验主义的光辉榜样，是证明知识先天性的实例。为了彻底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拉法格对数学的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也作了历史的考察。他说，由于数是一切物的共同属性，而这个属性又是计算的起点，所以数是在人的脑子里形成的最早的抽象观念之一。但是数绝不是先天就有的，数学与其他科学一样，都是由于生产实践的需要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在野蛮人的头脑里，数是有形物的反映，是具体之物。比如“当他们说二、三、五时，他们要看见二、三、五个指头，石子或者不论其它的任何的东 西；在许多野蛮民族的语言中最初的五个数都带着五个指头的名称。”^①有的民族没有五以上的一切数字的名称，十就是两只手，二十就是两只手加上两只脚。或者说二十就是指一个人，一百就是指五个人。最初，人们是借助于实物来计算数的，数和有形物是不可分离的。只是通过无数世代人们脑力的发展，才使文明人的脑子中的数失去与任何具体东西相似的一切形式，只保留着有条件的符号的图形。数的抽象的符号是从具体事物中得来的，离开了具体事物就不可能抽象出数的概念。

拉法格指出，数学虽然是一门极为抽象的科学，它独立于个别人的经验而存在，但它绝不是离开人类的经验而存在。相反，它的产生、存在和发展都是依赖于人类的实践经验的。尼罗河的泛滥，迫使埃及人发明了几何学的初步原理；群的计算，巩固了数的概念和发展了计算的方法；分配土地产生了测量的概念；器皿的发明则引起容量的概念等等。离开了人们的实践的需要，数学这门学科是不可能产生也不可能存在和发展的。

为了说明人的思想观念和聪明才智是在后天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拉法格以非洲黑人为例进行了历史考证。14、15世纪的非洲黑人与文明世界相比落后了好几个世纪，他们还只是个半开化的民族，但是殖民主义者把他们运往欧洲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教

① 《思想起源论》，第65页。

育和训练，他们就学会了文明民族的工作。瓜拉尼人原是赤身“裸体在森林里游荡；仅仅以弓和粗木棍作武器；他们不懂得种植玉蜀黍，他们的智力还只处于萌芽状态，他们不会计算二十以上的数目，并且计算时手指和脚指一起用上”^①。但是，对这些人经过一段时间的教育和训练之后，他们就成为手巧的工人，能胜任各种乐器、地球仪的制作和装饰的雕刻、绘画等复杂的工作。拉法格说：“这些手艺和这些艺术连同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不是瓜拉尼人的手和脑天生就有的；就是说，它们是由耶稣教徒带给它们的，如像把新歌放在手摇风琴里一样。”^②拉法格的论述是风趣、生动和深刻的，有一定的说服力。

三 批判新康德主义和修正主义， 保卫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拉法格从事于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解释的时候，也正是资产阶级的时髦哲学和修正主义的理论在法国泛滥的时候，反对新康德主义和哲学上的修正主义，保卫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拉法格理论工作的重要任务。

新康德主义是19世纪60年代首先出现于德国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流派，适应着日趋反动的资产阶级需要，于80年代和90年代在欧洲流行起来，成为资产阶级反对工人运动、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器。新康德主义者提出“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反动口号，从右的方面来批判康德，否定康德哲学中的唯物主义因素，宣扬康德的不可知论。拉法格敏锐地看出这种资产阶级思潮对无产阶级革命的危害，指出，无论是古代的怀疑论（例如皮浪），还是休谟或康德的不可知论，都会把无产阶级引向怀疑客观真理，放弃马克思主义，涣散无产阶级革命意志，使无产阶级屈从于资产阶级

① 《思想起源论》，第55页。

② 《思想起源论》，第55页。

的统治。1900年，拉法格写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和康德的唯心主义》，指出了新康德主义复活康德哲学的实质是“企图借助康德哲学来粉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①拉法格说，开始于德国的新康德主义的思潮传入法国，说明了法国资产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便抛弃了法国大革命前夕曾起过革命作用的伏尔泰主义哲学，抛弃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传统，而倡导主观唯心主义，这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走向反动的必然结果。

拉法格批判了康德主义者所宣扬的“自在之物”是不可认识的观点。他指出：为了认识客体，人首先必须检验一下他的感觉是不是欺骗他。化学家向前迈进了一步，他们深入到物体内部，分析了物体，把物体分解为元素，然后作了相反的工作，即进行综合，用元素再组成物体。“从人能够用这些元素制造出东西来供自己使用的那个时候起，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人就可以认为他认识了自在之物。”^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也是批判不可知论最有力的武器。列宁很欣赏拉法格对新康德主义的批判，认为拉法格是理解恩格斯的，是从左边批判康德。“他不是批判康德主义和休谟主义不同的那些方面，而是批判康德和休谟共同的那些方面；不是批判康德承认自在之物，而是批判康德对于自在之物的看法不够唯物。”^③

拉法格对于工人运动内部的机会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他是法国马克思主义者中第一个对伯恩斯坦修正主义进行尖锐批判的人。拉法格指出，新康德主义者所提出的“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乃是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哲学基础。认为饶勒斯的機會主义、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在理论上都是源于新康德主义。拉法格指出，用修正主义来反对马克思主义这个反动的思想运动，最早始于19世纪70年代末的德国的“苏黎世三人团”。拉法格对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批判是有功绩的，但由于对考茨基的中派

①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205页。

② 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206页。

③ 《列宁选集》第2卷，第206页。

主义认识不足，因此在与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斗争中也犯了这样或那样的错误。

综上所述，拉法格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但是，在他的理论中也存在一些严重的缺陷。他的早年的著作，由于受蒲鲁东思想的影响，有着华而不实夸夸其谈和教条主义的毛病。在晚年的著作中对唯物史观的论述绝大部分是正确的，但是，他有时又把唯物史观称之为“经济决定论”，这是不妥当的，没有彻底划清历史唯物主义和机械论的界限，给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以可乘之机，认为唯物史观有否定思想观念的作用。拉法格对恩格斯晚年在通信中关于上层建筑的反作用这一原理的阐述，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在民族问题上，拉法格曾经犯过严重的错误。例如，他同意蒲鲁东关于民族差异应当尽快地予以排除的观点，赞同蒲鲁东所宣称的“民族”、“祖国”、“爱国主义”等概念没有任何合理内容的说法。因此，在奥地利侵略意大利的战争问题上，拉法格站在蒲鲁东主义的立场，否认民族解放运动的意义。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的例会上，马克思批评了这种民族的虚无主义，批评了拉法格的错误。

第五节 拉布里奥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

安东尼奥·拉布里奥拉（1843—1904年）是第二国际时期杰出的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是意大利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最初在政治上是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哲学上是个左派黑格尔主义者，是那不勒斯黑格尔派斯巴芬达兄弟的学生。拉布里奥拉在70年代末转向空想社会主义，80年代末、90年代初经过艰苦的探索从黑格尔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从空想社会主义转向科学社会主义。他撰写了许多理论文章，并利用大学教授的地位，积极地宣传和解释马克思主义，为意大利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做出了

重大的贡献。恩格斯在1893年12月30日致阿道夫·左尔格的信中谈到拉布里奥拉时说：“罗马的拉布里奥拉教授，几年来我和他一直在通信，而且在苏黎世见过他，正在大学里讲授马克思理论产生的历史。他是一个严肃的马克思主义者。”^①

拉布里奥拉的理论兴趣是多方面的，对于道德、宗教、历史和哲学都有著述，其中主要的有：《反对蔡勒所宣布的回到康德那里去的口号》（1862年写，1906年发表）、《论道德自由》、《道德和宗教》（1873年）、《历史哲学问题》（1887年）、《论社会主义》（1889年）。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的最主要著作是《唯物史观论丛》。这部著作篇幅很大，共分四个部分：一《纪念〈共产党宣言〉》（1895年）；二《论历史唯物主义》；三《社会主义和哲学丛谈》（1897年）；第四部分只写了前五章。列宁在1897年读了拉布里奥拉的《唯物史观论丛》，并把这部著作称为“名著”^②。同年12月列宁从舒申斯克给他的妹妹安娜·伊里奇的信中再次谈论和评价这本书。认为这本书“写得很有条理、很有趣味”，是一部捍卫马克思主义的卓越著作。^③列宁建议他的妹妹把它翻译为俄文。普列汉诺夫在1897年写了《论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是为拉布里奥拉的《唯物史观论丛》一书所写的书评。普列汉诺夫指出：“拉布里奥拉坚定地、相当彻底地坚持着唯物主义历史观”，他“乃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的“历史观点与历史唯心主义正好相反。”^④

一 论述唯物史观的产生及其本质

对唯物史观的阐述和解释，是拉布里奥拉宣传马克思主义哲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183页。

② 《列宁全集》第2卷，第427页。

③ 《列宁家信集》，人民出版社，第82—83页。

④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60—261页。

学的主要内容。他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时，首先追述了唯物史观产生的历史条件及其它在实现哲学变革中的重大意义。拉布里奥拉说，唯物主义历史观是一种崭新的思维形式的理论，这种理论的产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两位著作家个人的、可以商榷的意见，而是思维的新胜利，是一种新的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他认为这一崭新的科学世界观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条件，它是在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达到成熟的地步，对社会主义理论有了正确的认识的基础上产生的。拉布里奥拉说，如果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可以出现在任何时候和任何地方，这就等于在自己的科学探索中把荒谬当作常规，任意地把思想从产生它的历史土壤和历史条件中移到任何土壤上去，这就等于把某种完全非理性的东西当作自己立论的根据。

拉布里奥拉认为，唯物主义历史观作为新的思维形式的理论，也是科学发展的成果，是科学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科学的进步，没有对科学发展过程作全面的考察和总结，唯物主义历史观也是不可能产生的。他说，唯物史观作为结果和补充也是整个历史科学和整个社会学的简化。它从许许多多的纷繁复杂的各种社会现象中引出社会的基本职能，找到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

拉布里奥拉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史观、宗教神学以及各种非科学的历史学说是根本对立的。唯物史观的基本任务是从纷繁复杂的、混乱不堪的各种历史观念的迷宫里引出正确的思想，揭示历史发展的真正本质，揭示人类发展的真正原则和动力，使人类的历史过程的说明能够客观化和一定意义上的自然化。拉布里奥拉认为唯物史观是观察研究社会历史问题的唯一科学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从社会现象和事实的内部联系和外部表现来了解它们的交错和综合，从表面深入到内部，再从内部返回到表面。这也是从现象到本质，又从本质到现象；从具体到一般，又从一般到具体的方法。拉布里奥拉认为这个方法是分析社会历史现象的唯一的科学方法，也是最难掌握的方法。拉布里奥拉对

“政治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持否定的态度，认为用动物的生命所服从的规律和原则来说明人和人类历史的起源这是错误的。对于那些致力于把唯物主义历史观与一般进化论结合起来的“可爱的不学无术者”也同样持否定的态度，他严正地指出，这种进化论大部分已经变成了一个空洞的形而上学的隐喻了。^①拉布里奥拉说，人与动物不同，动物只能适应环境，人却能创造和改进自己的劳动工具，并借助这些工具创造出人为的环境，然后这个环境又通过复杂的途径对人本身发生影响，并成为人的发展的原因和条件。为了说明人类社会发展的特点，他还详细地探索和研究了原始社会的发生和发展以及如何过渡到阶级社会的历史过程。

拉布里奥拉坚持恩格斯关于唯物主义历史观不是现成的公式，而是研究历史的指南的思想。1898—1899年，他给法国哲学家若·索列尔的十封信中明确地阐述了这个观点。拉布里奥拉说，唯物史观不是新的教条，也不是能够回答宇宙一切问题的新的神话，它只是无产阶级的新型的世界观，是引导人们正确地认识社会历史问题的新的思维方法。我们研究唯物史观不是要在其中寻找现成的公式，而是要了解它的精神实质，求得自己理论的支柱，以便指导实践活动。

拉布里奥拉还对唯物史观创立的伟大历史意义作了深刻的说明。他在1895年写的《纪念〈共产党宣言〉》中，热情地歌颂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伟大历史意义，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新时代的开端”。同时又指出《共产党宣言》的“中枢”、“本质”和“决定性特点”是在于它“完全贯穿着新的历史观”，即是唯物史观。拉布里奥拉指出，由于唯物史观的创立，“共产主义不再是一种希望，一种思念，一种回忆，一种猜想，一种出路，它第一次适当地表现为意识到它的必然性，也就是意识到它是结束或解决当前阶级斗争的办法。”^②唯物史观和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71页。

② 拉布里奥拉：《关于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页。

剩余价值学说的发现，找到了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和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特殊规律，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

二 关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论

拉布里奥拉在《唯物史观论丛》的第二部分《历史唯物主义》中，从哲学的基本问题出发，探索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道德、艺术、宗教、科学等社会意识的关系，提出了社会发展层次的理论，揭示了社会发展的规律性，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

拉布里奥拉说：“我们认为，不是人们的意识的形式决定他们的社会存在，而是相反，他们的存在决定他们的意识（马克思语），这一论点是无可争辩的。”^①他认为，这一论点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前提，它击中了唯心史观的要害，因为唯心主义者正相反，认为现实客观世界的存在只不过是某种精神、观念的反映、复制或异化的结果。

拉布里奥拉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历史过程的决定因素，经济关系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最终原因。他分析了劳动及其生产资料的发展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得出了两个重要结论：“第一，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消费品的生产方式在这种人为的环境中直接规定着社会成员的全部其余的实际活动，以及这种活动在我们称之为历史的那个过程中不同形式的发展。这就是阶级的形成、冲突、斗争和消灭，法和道德领域的协调关系的相应发展，以及一些人通过暴力和强力控制另一些人的种种原因和形式，也就是所有最终构成国家的基础和本质的东西。第二，经济结构规定着艺术、宗教和科学领域中想象的和思想的方向和（一

^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3页。

定的程度上是间接的)对象。”^①

拉布里奥拉的两个重要结论，说明了在社会形态或社会结构中，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决定艺术、宗教、科学、道德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内容和变化。说明了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在1895年写的《纪念〈共产党宣言〉》中进一步地表达了这个思想。他说，经济本身溶化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并且在许多历史阶段上表现出来，而且在每一阶段，经济关系都成了其余一切东西的基础。国家和法、艺术和道德等上层建筑和思想观念的东西，都是根源于经济，并且由于经济的变化而引起它们的内容和形式的变化。

当拉布里奥拉在意大利热心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庸俗经济主义和实证主义在意大利也流行起来。在与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中，拉布里奥拉坚定不移地捍卫了唯物史观。他一方面反对夸大思想、观念的作用，否定经济关系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起基础作用的唯心史观；另一面也反对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庸俗化观点。拉布里奥拉指出，“经济唯物主义”的拥护者把经济基础当作一把万能的钥匙，认为有了这把钥匙，就能够获得了全部认识，就能解决社会发展的全部问题。其实，这种做法正象一个头脑简单的人要把整个历史从科学降低为单纯的算数一样。拉布里奥拉说，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从经济基础出发来解释所有的历史现象的，但并不把历史归结为经济关系；是从生产力发展的高度，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来研究上层建筑的，但并不把上层建筑归结为经济基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不仅唯物地研究历史，而且也辩证地研究历史。

拉布里奥拉在反驳庸俗经济唯物主义的理论时说，我们的学说不是要把历史发展的整个复杂的进程归结为经济范畴，而只是要用构成历史事实的基础的经济结构（马克思语）来归根到底

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19页。

(恩格斯语)解释每一个历史事实。影响社会历史发展的因素很多,而且各种因素又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约,错综复杂的。在每个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同一历史时期的不同历史阶段,各种因素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又是不同的。如果把影响社会发展的多种因素,仅仅归结为单一的经济因素,只能用经济因素来说明社会的一切、决定社会的一切,那就是对唯物史观的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他反复强调和论证恩格斯所一再肯定的观点:“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①,认为恩格斯这个观点是既坚持了历史的唯物论,又坚持历史的辩证法的。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现象的原始起因和最终的基础,它对各种社会现象的产生、存在和发展起到重要的制约的作用。但是,历史决不是赤裸裸的经济关系的骨头架子,而是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一个复杂历史过程。普列汉诺夫曾指出:“拉布里奥拉坚定地、相当彻底地坚持着唯物主义历史观;但是他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经济唯物主义者’。”^②**“经济唯物主义不排斥历史唯心主义。”**然而我们说它并不排斥唯心主义,这还是不十分精确的,我们应该说:**也许直到现在为止,经济唯物主义大都不过是唯心主义的简单变种。**明白了这一点之后,为什么拉布里奥拉之类的人不承认自己是经济唯物主义者就很清楚了”^③。应当说,这个评论是符合实际的。

拉布里奥拉运用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来考察社会历史,把人类社会生活分为四个层次:第一是劳动和劳动工具;第二是直接的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也即是社会经济结构;第三是阶级、国家、法律和道德;第四是宗教、艺术和科学。在这四个层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页。

②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60页。

③ 《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2卷,第261页。

次中，拉布里奥拉认为第二层次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是主要的、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最后因素。但是，其他层次在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中不是不起作用，而且各社会层次之间也相互作用着、相互影响着。拉布里奥拉认为道德与经济结构的关系要密切些，而宗教、艺术和科学与经济结构的关系是疏远些。并且认为宗教、艺术和科学的对象并不只是由经济结构决定的，它本身发展规律的要求以及经济以外因素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样，拉布里奥拉就不仅对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同时又有他自己的独立的见解。

三 阐述历史辩证法的思想

拉布里奥拉没有专门论述唯物辩证法文章，但他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贯彻了辩证法思想。拉布里奥拉认为要深入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本质，就必须掌握辩证方法。他指出，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庸俗进化论是根本对立的。辩证法是在运动中，在发展中，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来考察对象，辩证法是一种新型思维形式的科学。

19世纪90年代，拉布里奥拉对使用“辩证法”和“辩证方法”等概念有过错误的理解。他认为辩证法一词，一般通用是被归结为修辞艺术和律师艺术，这很容易把辩证法和诡辩法混淆起来，他写信给恩格斯建议把“辩证法”概念改为“发生法”。拉布里奥拉说：“我认为发生概念这个名称更明确些，当然它是包罗更广的，因为它既包括处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实在内容，也包括把这些事物理解为形式中的东西的逻辑形式技巧。辩证法一词只是指形式方面（对于黑格尔这个思想家说来，形式就是一切）。如果说发生概念，那么达尔文主义、唯物主义历史观以及对尚在形成过程中的事物的其他一切解释，都有了具体形式并取得了自

己的地位。”^①恩格斯批评了拉布里奥拉的错误观点，在他后来的有关历史唯物主义的著作中有了一定程度的改变。

拉布里奥拉在分析社会历史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辩证法思想是很丰富的。例如，他对国家本质的揭示，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分析和对无产阶级革命的阐述等都是如此。在国家问题上，拉布里奥拉既反对唯心主义者把国家看作某种观念的现实，同时也反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把国家想象为不过是社会机体上或自由联合会的一块息肉或附属品。拉布里奥拉追溯了国家的起源，阐述了国家的本质。他指出，在生产低下的原始社会里，既没有阶级也没有国家，人们按照血缘关系和风俗习惯结成共同生活的纽带。在原始社会的后期，由于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程度，经济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社会集团之间也开始分化，人们争相利用已有的生产工具来取得一个优越的地位。于是社会上出现了富人和穷人、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征服者与被征服者，这就是阶级。各阶级为了各自的物质利益进行着各种形式的斗争，随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出现，必然产生国家。拉布里奥拉指出，国家的产生是由于社会本身需要这种力量和权力的补充，所以国家是一种非常现实的东西，是保持均势或者用暴力镇压制造均势的力量体系。他还指出，国家作为一种力量体系的存在，它不可能脱离社会的经济力量，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也就是在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这个阶级的国家就是利用它在经济上的威力作为它行动的基础。同时，国家也为保护本阶级的经济利益而发挥作用。拉布里奥拉认为，为了克服把国家和法看作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本质，看作是社会存在的基础的错误观点，必须解决两个问题：“第一，必须承认国家的职能的产生、发展、减弱、改变和更替取决于一定的社会条件的更替。第二，必须意识到国家的存在和保留仅仅是由于它要保护一定的利益——社会的一部分人反

^① 转引自敦尼克等著《哲学史》第3卷下册，三联书店版，第569页。

对社会所有其余的人的利益，而这个社会整个说来应当安排得使被支配的、被压迫的和被剥削的人的反抗，或者成为分散的无数的小冲突，或者由于被分到被压迫者头上的局部的、那怕是微不足道的一点利益而有所缓和”。^①拉布里奥拉说，国家的本质可以归结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公式：“用暴力或暴力系统对抗整个反抗”。

拉布里奥拉还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深入的矛盾分析。他指出，这个社会由于建立在对抗的基础之上，因而在它内部就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和斗争，然后通过向新的形式过渡来克服矛盾。这个矛盾注定要由无产阶级来解决，因为无产阶级本身和他们的贫困是新的社会革命的基本原因。拉布里奥拉说，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矛盾和斗争是很多的，但主要地可以归结为一种斗争，即资本主义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化的工人之间的斗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已经叙述了这两个阶级斗争的形成过程，确定了它的发展的节奏，预言了它的最终结果。他很赞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观点，指出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到达共产主义社会以后才能消除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拉布里奥拉还分析了无产阶级的地位和历史作用，指出无产阶级将有力量去摧毁、打碎和瓦解资本主义制度，也将有力量去创造一个新的社会制度。

对于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拉布里奥拉也有所论述。他写道：将以生产资料社会化为己任的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由几个人领导的一群人的行动，无产阶级专政必然是而且将是那些由于其内在条件和经过长期实践而变成了政治组织的无产者本身的事业，把无产阶级专政只看成是少数人的事情，就不可能认识共产主义事业的实质。

当然，拉布里奥拉对社会历史问题的分析和对无产阶级革命

^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107—108页。

的论述，并不都是完全正确的。例如，在民族问题上，他把世界上的民族分为积极的民族和消极的民族，认为非洲、远东和近东的民族都是消极的民族，而西欧和意大利的民族都是积极民族。并认为，积极民族对消极民族实行殖民统治这是理所当然的，而且对消极民族也有利，可以为它们带来革新。这一理论显然是极其错误的，不管主观意愿如何，在客观上是为资产阶级的殖民政策作辩护。普列汉诺夫对拉布里奥拉的这一错误作过严肃的批评。

四 论社会意识的相对独立性

恩格斯晚年的历史唯物主义书信中，曾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根源性和相对独立性作过全面精辟的论述。拉布里奥拉在恩格斯论述的基础上，作进一步的补充和发挥。拉布里奥拉首先肯定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个唯物史观的基本前提，认为这是考察社会意识相对独立性的出发点。他在《关于社会主义和哲学的对话》中明确地写道：实践哲学，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神经。对于那些从哲学上进行研究的事物来说，它是内在的。又说，是从生活到思想，而不是从思想到生活。真理的道路就是这样，从作为活动认识的劳动到作为抽象理论的认识，而不是相反。拉布里奥拉反复强调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依赖性，同时又肯定了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他在考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复杂关系时指出，经济基础不是一个简单的机体，不是从它那里直接地、自动地产生出政治制度、法律、习俗、思想感情和各种意识形态，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有时是隐蔽而曲折的。他认为，国家、法律等政治上层建筑，宗教、艺术、哲学、思想观念等社会意识形态，虽然根源于经济基础，受一定经济关系的制约，但它们一经产生又具有相对独立性，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性。它们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并且彼此之间也发生相互作用。拉布里奥

拉说：“没有一个历史事实不是依赖于作为基础的经济结构的种种条件而产生的；同时，也没有一个历史事件不是以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为先导的、由它相伴随和由它所跟随的，而不论这种意识是以迷信或经验为基础，是以直接感受或反射为基础，是充分发展的或不彻底的，是心血来潮的或自我控制的，是幻想的或纯理论的。”^①

拉布里奥拉还具体地指出，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决定作用是不同的。政治、法律制度与经济基础的关系更为直接些，艺术、宗教、哲学等社会意识形态和经济基础的关系更为间接些。同时，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样或那样地影响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

拉布里奥拉在考察社会意识形态时，特别注重考察了科学的起源和作用。他指出科学是从生产实践中来的，社会的经济关系、政治制度可以推动或阻碍科学的发展。但是，科学理论一旦产生之后，对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又有着巨大的反作用。拉布里奥拉指出，宗教神学、唯心主义是反科学的，这种社会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也有反作用，只不过是起着破坏的作用，阻碍社会的发展。

简短的结论

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热情帮助下，通过革命实践的锻炼，19世纪60年代以来，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战士成长起来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仅是无产阶级理论家，而且也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领袖人物。他们善于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在实际斗争中，努力运用、解释马克思主义，并且有所发挥和创新。狄慈根、梅林、考茨基、拉法格、拉布里奥拉是哲

^① 《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第63页。

学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为宣传、捍卫、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不同程度上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们的哲学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时代的特点和实际斗争的需要有关，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较多地注重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他们善于把唯物主义和辩证法应用于社会历史，他们善于把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具体化、民族化，因而他们的著作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他们的思想为各国无产阶级和人民群众所拥护。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自然观、认识论却研究不多，这是一个重大的缺陷。难能可贵的是，狄慈根注重辩证唯物主义的研究，并按自己的方式发现了唯物辩证法这思想武器。狄慈根的哲学思想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有着特殊的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的战友和学生，热爱和敬仰自己的导师和领袖。他们追随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出于盲目崇拜，更不是为了某种私利而结合的宗派集团，而是为追求真理，为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而奋斗。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叛徒除外），光明磊落，坚韧不拔，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为本国和世界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奋斗了一生。